

哈利波特 与死亡之影

Eliezer Yudkowsky



英文原作地址: <http://hpmor.com/>

作者: Eliezer Yudkowsky (a.k.a. Less Wrong)

译文连载地址: <http://hpmor.lofter.com/>

翻译 / 校对 (按章节顺序) : 王婆的一千零一夜, 猩猩, 浮世戏言, 潜水艇君, 游灵, Bobby Liu, Fiammandra, 你说, 三丁包, 雪糕喵, Arcturus, Dr. Ø, 老火鸡汤, pkuworm, 林海雪原, 大大糖, La Nieve, Ravens, Lily Lu, 哈密瓜

电子书制作: 潜水艇君, Lily Lu

电子书封面: Lily Lu

总编辑: 潜水艇君

版权声明

本书为艾利泽·尤德科夫斯基（又名 Less Wrong）所著《Harry Potter and the Method of Rationality》的电子书 1.0 版，一切权益归于作者 Eliezer Yudkowsky 和 Harry Potter 系列原作者 J.K. Rowling。

在尊重作者和翻译组劳动的前提下，我们邀请大家无偿分享这本电子书，让更多人有机会接触到这本有趣的小说。

同时，翻译组严厉禁止对这本书任何形式的剽窃、商用和盈利行为，包括（但不限于）：

- 未标明出处和版权声明的转载 / 转帖 / 复制 / 发表
- 出版物的出版，以及对此出版物的贩售和盈利
- 在未经翻译组同意的前提下，将译文制作成 TXT/PDF/EPUB/DOC/DOCX/RTF 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网络文档另行发布
- 以论坛币下载，VIP 付费阅读等方式获取利益。

如发现任何错别字 / 标点 / 排版错误，请务必通知 hpmor.lofter.com，我们将在下一版电子书修正。

“哈利·波特归 J·K·罗琳所有，而理性的思考方式不专属于任何人。”

——艾利泽·尤德科夫斯基

祝大家阅读愉快！

目录

第三十八章：大忌	5
第三十九章：故作睿智，第一部分	15
第四十章：故作睿智，第二部分	37
第四十一章：额叶超驰	42
第四十二章：勇气	51
第四十三章：人文主义，第一部分	61
第四十四章：人文主义，第二部分	83
第四十五章：人文主义，第三部分	88
第四十六章：人文主义，第四部分	100
第四十七章：人格假说	113
第四十八章：功利主义优先级	147
第四十九章：先验信息	156
第五十章：自我中心主义	169
第五十一章：斯坦福监狱实验，第一部分	180
第五十二章：斯坦福监狱实验，第二部分	190
第五十三章：斯坦福监狱实验，第三部分	201
第五十四章：斯坦福监狱实验，第四部分	206

第五十五章：斯坦福监狱实验，第五部分	223
第五十六章：斯坦福监狱实验，约束优化，第六部分	244
第五十七章：斯坦福监狱实验，受限认知，第七部分	256
第五十八章：斯坦福监狱实验，受限认知，第八部分	270
第五十九章：斯坦福监狱实验，好奇心，第九部分	284
第六十章：斯坦福监狱实验，第十部分	299
第六十一章：斯坦福监狱实验，保密性与开放性，第十一部分	310
第六十二章：斯坦福监狱实验，终章	330
第六十三章：斯坦福监狱实验，余波	345
第六十四章：平行世界	393
题外话	412

第三十八章 大忌¹

阳光明媚，空气清新，欢快的学生和欢快的家长，9.75 站台铺就的路面一尘不染；这是一九九二年一月五日早晨 9 点 45 分，冬天的太阳低悬在空中。一些年纪比较小的学生戴着帽子和围巾，但是多数人只穿着袍子；毕竟，他们是巫师。

哈利在离开站台入口的区域之后，脱下了围巾和大衣，打开行李箱的一个抽屉，把冬天的衣服放了回去。

有好一会儿，他只是站着，任由一月寒冷的空气刺痛他的身体，只为感受一下那是什么感觉。

哈利取出巫师的袍子，穿上了。

终于，哈利拔出了魔杖；他不禁想起了刚刚吻别的父母，想起了被他抛在身后的这个世界的各种问题……

带着对必将发生的事的一种奇怪的负疚感，哈利说道，“*和暖如春*”。

温暖流过他的身体。

大难不死的男孩回来了。

哈利打了个哈欠，伸伸懒腰，在这个假期结束的时候只觉得困倦。今天上午他不想读课本，连严肃的科幻小说都不乐意读；他需要一些完全无足轻重的事来占据他的注意力……

哎，这倒不难，只要他肯花四个铜纳特就行。

再说了，如果《预言家日报》腐化堕落，而《唱唱反调》是唯一与它竞争的报纸，那么里面也许会有些被封锁的真实新闻。

¹ 大忌：原文是 cardinal sin, 有多种含义，一般用于指代圣经里的七宗罪：<http://zh.wikipedia.org/wiki/七宗罪>；在天主教教义中，这些被认为是重大的罪孽，因为这些恶行会引起其他罪行的发生。这里似为引申义，指随口乱编是很多错误和伪科学的根源，也是理性思考方法中的大忌。

哈利回头走向上次那个报摊，想看看《唱唱反调》能否超越他上次读到的头条。

哈利走近的时候，摊主开始微笑，然后当他看见那个伤疤时，表情忽然变了。

“哈利·波特？” 摊主倒抽了一口凉气。

“不，德瑞恩先生，” 哈利迅速地瞟了一眼这个男人的姓名标签，说道，“只是模仿得很逼真——”

然后哈利看见了《唱唱反调》的头版，声音在喉咙里卡住了。

**醉醺醺的先知透露秘密：
黑魔王即将回归，**

有一瞬间，哈利试图控制脸上的表情，然后意识到，不显得震惊在某种意义上同样会露出马脚——

“劳驾。” 哈利说道。他的声音听上去有点警觉，他都不知道这样是会露出太多马脚，还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正常的正常反应。他在斯莱特林身边呆得太久了，已经忘了该如何对普通人保密。四个铜纳特拍上了柜台。“请给我来一份《唱唱反调》。”

“哦，不用麻烦了，波特先生！” 摊主连忙摇手说道，“这——不必，只是——”

一份报纸飞向空中，落到哈利手里，他打开了。

**醉醺醺的先知透露秘密：
黑魔王即将回归，
迎娶德拉科·马尔福**

“这是免费的，” 摊主说道，“我是说，如果是你的话——”

“不必了，”哈利说道，“我本来也要买的。”

摊主收下那几个硬币，哈利继续阅读。

“我的天，”哈利在半分钟之后说道，“你给一个先知灌下六小杯格苏格兰威士忌，她就会泄露各式各样的秘密。我是说，谁会想到西里斯·布莱克和彼得·佩蒂格鲁其实是同一个人？”

“我就想不到。”摊主说道。

“他们甚至登了一张两人站在一起的照片，好让我们知道到底谁跟谁是同一个人。”

“是啊，”摊主说，“装得还挺像，是不是？”

“而我实际上已经六十五岁了。”

“你看上去还没有那一半老。”摊主好心安慰道。

“而且我和赫敏·格兰杰订了婚，和贝拉特里克斯·布莱克也订了婚，还有卢娜·洛夫古德，哦，对了，还有德拉科·马尔福……”

“婚礼一定很有意思。”摊主说道。

哈利从报纸上抬起视线，用愉快的口吻说道，“你知道吗，我最早听说卢娜·洛夫古德疯了的时候，还在疑惑她到底是真疯，还是一直都在一边随口胡编，一边对自己咯咯偷笑。在读到第二条《唱唱反调》的标题的时候，我认为她不可能是疯子，我是说，能编出这些玩意也不容易，你不可能在无意的情况下做到。你知道我现在怎么想吗？我想她毕竟还是疯了。普通人在随口胡编的时候编不出这些玩意。如果有谁随口胡编的时候编出来的是这些玩意，脑子绝对很不正常！”

摊主瞪着哈利。

“说实在的，”哈利说道，“谁会看这些啊？”

“你。”摊主说道。

哈利走开了，去读他的报纸。

他没有坐在第一次准备上这辆火车的时候，和德拉科见面时坐的那张桌边。那似乎是在诱惑历史重演。

这倒不只是因为按照《唱唱反调》的理论，他在霍格沃茨的第一个星期有五十四年那么长。因为，依照哈利的愚见，他的生活实在不必再添加新的复杂因素了。

所以哈利从别处找了一张小小的铁椅子，远离人群和偶尔传来的家长带着孩子换影移形时发出的闷闷的爆裂声，坐下来阅读《唱唱反调》，看看里面有没有被封锁的新闻。

除了那些明显的疯话（如果里面有任何一条是真的话，愿上天帮帮他们所有人）以外，还有很多不实的绯闻八卦；但是没有一条是那种如果是真的话会很重要的新闻。

哈利正在阅读魔法部提出的婚姻提案，也就是禁止所有婚姻，在这个时候——

“哈利·波特。”一个丝绸般的声音说道，令一股肾上腺素冲进了哈利的血液。

哈利抬起头来。

“卢修斯·马尔福。”哈利说道，声音里带着疲惫。下次他会放聪明点，在国王十字火车站的麻瓜站台上一直等到 10 点 55 分。

卢修斯彬彬有礼地低头致意，白色的长发随着他的动作在肩头飘拂。这个男人仍然带着那根手杖，黑漆的杖身，银蛇头杖柄；他握住手杖的方式无声地表明‘这是一件致命的武器’，而不是‘我很虚弱，需要倚靠它’。他的脸上毫无表情。

他的身侧站着两个男人，眼睛一直在警觉地巡视，手里低低地握着魔杖。两人的行动就像是一只拥有四条胳膊和四条腿的生物，老克拉布和高尔的组合，哈利认为他能猜出谁是谁，但是这其实无所谓。他们只是卢修斯的附属物，就好像他们是他左脚的两根最靠右的脚趾一样。

“抱歉打扰你，波特先生，”那个丝绸般平滑的声音说道，“但是你没有回复我用猫头鹰寄给你的任何邮件；我想这也许是我见到你的唯一机会了。”

“我没有收到过你的邮件，”哈利镇静地说道，“我估计是邓布利多截下来了。但是即使收到了，我也不会回信，除非通过德拉科。对我来说，瞒着德拉科直接和你接触，是在践踏我们的友情。”

拜托快走开，拜托快走开……

灰色的眼睛目光炯炯地盯着他。“那么，这就是你的伪装吗……”老马尔福说道，“好吧。我配合你演会儿戏就是了。你摆布你的好朋友，我的儿子，让他公开和那个女孩结盟，是出于什么目的？”

“哦，”哈利轻松地说道，“这很明显，不是吗？让德拉科和格兰杰合作会令他明白麻瓜出身的巫师也是人。嘆。哈。哈。”

卢修斯的嘴边掠过一个淡淡的微笑。“是的，这确实很像邓布利多的一个计划。然而并不是。”

“没错，”哈利说道，“这是我和德拉科的游戏的一部分，不是邓布利多的手笔，我只会说这么多。”

“让我们先放下这个游戏吧，”老马尔福说道，灰色的眼睛忽然显得强硬起来，“如果我的猜想没错的话，你无论如何也不会接受邓布利多的指挥，波特先生。”

略微的停顿。

“所以你知道了，”哈利冷冷地说道，“告诉我。你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发现的？”

“在阅读你对奇洛教授小小讲话的回应的时候，”白发男人冷笑了一声，说道，“我先是感到奇怪，因为这似乎不符合你本人的利益；几天以后我才明白这是在为谁的利益服务，然后一切终于清楚了。同样清楚的是，你至少在某些方面还很弱。”

“你很聪明，”哈利依然冷冷地说道，“但是你也许错估了我的利益。”

“也许是这样。”丝绸般平滑的声音中出现了宛如钢铁般的强硬意味，“事实上，我正是担心这一点。你在和我的儿子玩奇怪的游戏，而我猜不出是出于什么目的。这不是友好的举动，你无法认为我会不感到忧虑！”

卢修斯双手握着手杖靠在上面，指关节都发白了，他的保镖们忽然绷紧了身体。

哈利心里的某种本能断言，表现出他的恐惧是很糟糕的主意，决不能让卢修斯看到他可以被吓倒。无论如何，他们是在一个公共火车站——

“我觉得很有意思，”哈利让自己的声音也带上了钢铁般的强硬，“你认为我可以通过伤害德拉科获得利益。但是这无关紧要，卢修斯。**他是我的朋友，我不会背叛我的朋友。**”

“什么？”卢修斯低声说道，脸上显出彻底的震惊表情。

然后——

“有人来了。”一个跟班说道，从声音上判断，哈利认为这是老克拉布先生。

卢修斯站直身体，转过身，不悦地哼了一声。

纳威正在向他们走来，表情害怕而坚决，和他在一起的是一位看上去一点也不害怕的高个子女人。

“隆巴顿夫人。”卢修斯冰冷地说道。

“马尔福先生，”女人的声音同样冰冷，“你在惹我们的哈利·波特讨厌吗？”

卢修斯发出的笑声带着奇怪的苦涩。“哦，我不这么认为。你是过来保护他的，是不是？”白发的头转向了纳威，“而这就是波特先生忠实的部下，隆巴顿家族最后的血脉，自称为混沌军团的纳威。这个世界变得多奇怪啊。我有时觉得它一定是疯了。”

哈利不知道该对此做何评论，而纳威看起来又迷惑，又害怕。

“我恐怕疯掉的不是这个世界，”隆巴顿女士洋洋得意地说道，“你看起来心情不太好，马尔福先生。亲爱的奇洛教授的讲话是不是让你失去了几个盟友？”

“那是对我的能力的中伤，倒是相当机智，”卢修斯冷冷地说道，“但只对那些相信我真是食死徒的傻瓜才会有效。”

“什么？”纳威脱口而出。

“我被施展了**夺魂咒**，年轻人，”卢修斯说道，听起来变得很疲惫，“如果没有马尔福家族的支持，黑魔王是不可能在纯血家族中得到拥护的。我反对了，而他控制了我。他的食死徒是事后才得知这件事的，因此我身上带着假的黑魔标记；但是我并没有真正同意，所以它对我没有约束。有些食死徒仍然相信我是他们的领头人，为了这个国家的和平，我任由他们相信这一点，好控制他们。但是我才没那么傻，不会出于自己的意愿支持那个倒霉的投机分子——”

“别理他，”隆巴顿女士对哈利和纳威同时指示道，“他一辈子都必须这样说谎，以防你会在吐真剂下作证。”她的声音里带着恶意的满足。

卢修斯转过身背对着她，再次面对哈利。“你能让这个泼妇走开吗，波特先生？”

“我不这么认为，”哈利不冷不热地说道，“我更愿意和马尔福家族里与我同龄的那个成员打交道。”

随后是一个长长的停顿。灰色的眼睛审视着他。

“当然……”卢修斯慢慢说道，“我现在确实感到自己在犯傻了。你从头到尾都只是在假装对我们在谈什么一无所知。”

哈利迎向他的视线，一言不发。

卢修斯把手杖举起几厘米，在地上狠狠顿了一下。

整个世界消失在一片淡淡的迷雾中，所有的声音都安静了，宇宙里只剩下哈利，卢修斯·马尔福和他的蛇头手杖。

“我的儿子是我的心肝，”老马尔福说道，“是我在世上剩下的最后一件宝贵的东西。出于友谊，我向你忠告：如果他受了伤害，我会不惜一切报复。但是只要我的儿子不受伤，我就祝你在你的努力中一切顺利。就如你没有向我要求过什么，我也不会向你要求更多。”

淡淡的迷雾消失了，出现了义愤填膺的隆巴顿女士，她正在努力设法上前，却被老克拉布挡住了；她的手已经握住了魔杖。

“你怎么敢！”她愤怒地尖声说道。

卢修斯转过身，黑袍和白发随着他的动作飞扬起来。他对老高尔回道，“我们回马尔福庄园。”

三声换影移形的爆裂声，他们不见了。

接下来是一阵沉默。

“我的天，”隆巴顿女士说道，“刚才那是怎么回事？”

哈利无可奈何地耸耸肩。然后他看着纳威。

纳威的前额沁出了汗水。

“非常感谢，纳威，”哈利说道，“我非常感激你的帮助，纳威。现在，纳威，我想你应该坐下来。”

“是，将军。”纳威说道，没有走过来坐在哈利身边的其他椅子上，而

是以一个半崩溃的动作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你令我的孙子改变了很多，”隆巴顿女士说道，“我很赞赏其中的一些，但是也有一些不敢苟同。”

“请给我一个单子，告诉我哪些是哪些，”哈利说道，“我来想想办法。”

纳威哀嚎了一声，但是没说什么。

隆巴顿女士笑了一声。“我会的，年轻人，谢谢你。”她压低了声音。“波特先生……奇洛教授的演讲是我们的国家需要已久的。你的评论我就给不出那么高的评价了。”

“我会认真考虑你的意见。”哈利温和地说道。

“我非常希望你考虑一下，”隆巴顿女士说道，然后转向了她的孙子，“还需不需要我——”

“你可以走的，奶奶，”纳威说道，“这次我一个人也没问题。”

“这部分是我赞赏的。”她说道，然后像肥皂泡一样爆裂消失了。

两个男孩静静地坐了一会儿。

纳威首先说话了，声音里带着疲惫。“你会改掉她赞赏的所有变化，对不对？”

“也不是所有啦，”哈利无辜地说道，“我只想确定我没有带坏你。”

德拉科看上去非常焦虑。他的头一直在转来转去，虽然事实上在德拉科的坚持下，他们是在哈利的行李箱里说话的，而且还会使用真正的静音法术，而不只是令声音模糊的屏障法术。

“你跟父亲说了什么？”静音法术一生效，九又四分之三站台的声音刚刚消失，德拉科就马上脱口而出。

“我……说起来，你能不能告诉我他在送你走的时候，对你说过了什么？”哈利问道。

“他说，如果你似乎在威胁我的话，我要立刻告诉他，”德拉科说道，“而且如果我做的什么事可能对你造成威胁的话，也要立刻告诉他！父亲认为你很危险，哈利，你今天对他说的话把他吓到了！吓唬父亲可不是一个好主意！”

哦，该死……

“你们到底说了什么？”德拉科追问道。

哈利疲惫地向后靠在他行李箱地下室的小折叠椅上。“你知道吗，德拉科，就像理性的基本问题是‘我认为我知道什么，我又认为我是怎么知道的’一样，也存在一种大忌，一种与它完全相反的思考方式。比如古代的希腊哲学家。他们完全不知道在发生什么，就随口胡编说‘一切都是水’或者‘一切都是火’²。他们从来不问自己，‘等一下，就算一切都是水，我怎么可能知道这一点呢？’他们不去问自己，他们是否拥有能在所有你能想到的其他可能性中把这个可能性挑出来的证据，在他们的假说不正确的情况下会很难遇到的证据——”

“哈利，”德拉科声音发干地问道，“你到底和父亲说了什么？”

“事实上，我不知道，”哈利说道，“所以我不能随口胡编，这是很重要的——”

哈利从未听见过德拉科发出如此刺耳的恐怖尖叫。

² 水本源说 / 火本源说 (all is water/all is fire)：前者由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提出，他认为“水生万物，万物复归于水”，水是万物的本原，详见 <http://baike.baidu.com/view/9514480.htm>；后者由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斯提出，他认为万物的本原是火，而宇宙是永恒的活火，详见 <http://baike.baidu.com/view/9517333.htm?fr=aladdin>。除此之外还有四元素说等等。

第三十九章 故作睿智，第一部分

咻咻。滴答。吱吱。叮。咕噜。啵。啪嗒。铃铃。嘟嘟。噗。叮当。啪噗。哔。砰。噼啪。嗖嗖。嘶嘶。呼呼。呜呜。

周一的魔咒课上，弗立维教授默默递给哈利一张折起的羊皮纸，上面写着让哈利方便时去找校长谈谈，用某种不会让人注意到的方式，尤其是不让德拉科·马尔福和奇洛教授注意到。通过石像鬼的一次性口令是“大惊小怪的鹗”。字条边上用墨水画了一幅颇具艺术性的弗立维教授的肖像，肖像严厉地看着他，间或眨一眨眼睛；底端写了一句话，下面划了三条线：**不要惹麻烦。**

于是哈利上完了变形课，和赫敏一起学习，吃过晚餐，跟自己的副官们谈了谈话，然后终于，在时钟敲响了九下之后，他披上隐身衣，退回到下午6点，疲惫地拖着步子走向石像鬼，爬上螺旋楼梯，迈进木门，走进摆满了琐碎小玩意的屋子，看到了留着银白胡子的校长的身影。

这一次，邓布利多看上去相当严肃，惯常带着的微笑消失了；并且，他身上的睡衣也换成了比平常更深、更暗沉的紫色。

“多谢你能过来，哈利。”校长说道。老巫师从他的王座上站起身，开始在房间里的奇怪装置之间缓缓踱步，“首先，你身上带着昨天与卢修斯·马尔福会面的笔记吗？”

“笔记？”哈利脱口问道。

“你当然会记下来……”老巫师的声音渐渐小了下去。

哈利颇为尴尬。是的，如果你正在琢磨一场神秘的谈话，谈话里充满了你听不懂的暗喻，那显然你要赶在忘记之前立刻把谈话的内容写下来，这样你就能在事后想办法弄明白了。

“好吧，”校长说道，“那就凭记忆说说吧。”

哈利尴尬地尽力复述起来，都快说到一半了，他才想到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这个可能疯了的校长是不明智的，至少他不~~该想~~~~不想~~就说了，但之后他又想到，卢修斯肯定是个坏人，也是邓布利多的对头，所以告诉他也许是个好主意，而且既然哈利已经开了话头，再想算计着说话也太晚了……

哈利诚实地结束了他的回忆。

邓布利多的面色随着哈利的叙述越来越疏离，到了最后，他的表情显得十分苍老，气氛变得严肃起来。

“那么，”邓布利多说道，“我建议你尽最大努力，不要让马尔福家的继承人受伤。我也会这么做。”校长皱起眉，手指无声地在一个墨黑的板子表面轻敲，板子上刻着单词“雷里尔”¹。“而且我认为对你来说之后避免与马尔福阁下的一切交流是极其明智的。”

“你真的截了他给我的猫头鹰吗？”哈利说道。

校长盯着哈利看了许久，然后才勉强点了点头。

不知为何，哈利并没像他应该感觉到的那么愤怒。或许只是因为哈利发现自己现在很容易理解校长的观点。就连哈利都明白为什么邓布利多不想让他和卢修斯·马尔福打交道；这似乎并不是什么邪恶的举动。

不像校长对扎比尼的讹诈……这也只是扎比尼的一面之词，而扎比尼是相当不可信的，实际上，如果扎比尼不把这个故事说出来获取奇洛教授的最大同情，那才令人费解呢。

“那如果——我不是反对，我理解您的想法——”哈利说道，“您继续拦截我的猫头鹰，但告诉我是谁给我发的信，这样可以吗？”

“恐怕我拦下了一大票给你送信的猫头鹰，”邓布利多严肃地说道，“你是个名人，哈利，如果不把它们退回去的话，你一天就能收到好几打信，有

¹ 雷里尔 (Leliel)，希伯来语“夜”的意思，在一些犹太法典和神话中意为夜晚的天使。这里也可能是指《新世纪福音战士》里的第十二使徒雷里尔：<http://wiki.evageeks.org/Leliel>

的还来自国外。”

“那，”哈利说道，现在开始感觉有点愤怒了，“似乎有点太过——”

“那些信中有很多，”老巫师沉静地说道，“都会向你索求你给不了的东西。我当然没有看过，只是将它们当成未送达信件退回给了寄件人。但我知道，因为我也收到这种信。你还太年轻，哈利，承受不来每天早上还没吃早饭就心碎六次。”

哈利低头盯着自己的鞋。他应该坚持要看那些信，自己来做判断，但……他心底一直有一个叫做常识的小声音，现在正大声尖叫着。

“谢谢您。”哈利低语道。

“我请你过来还有一个原因，”老巫师说道，“我希望请教一下你独特的天分。”

“变形术吗？”哈利问道，既惊讶又荣幸。

“不，不是那方面的独特天分，”邓布利多说道，“告诉我，哈利，如果让一只摄魂怪进入霍格沃茨，你能做出什么坏事来？”

事情的起因是，奇洛教授请求——或者更像是要求——在学习了守护神咒的念法和施放动作之后，使用真的摄魂怪来测试他学生们的能力。

“奇洛教授自己施展不出守护神咒，”邓布利多一边在满屋装置之间慢慢踱步，一边说道，“这素来就不是个好迹象。不过，在要求请校外指导来教授所有想要学习守护神咒的学生的时候，他主动告知了我这一事实；如果我不愿意的话，他可以自己支付费用。这让我印象深刻。但现在他执意要带进来一只摄魂怪——”

“校长，”哈利镇静地说道，“奇洛教授十分相信在真实战斗条件下实战测验的效果。希望带进一个真的摄魂怪完全符合他的角色。”

校长奇怪地看了哈利一眼。

“他的角色？”老巫师问道。

“我是说，”哈利说道，“这和奇洛教授平时的行为是完全一致的……”哈利的声音弱了下去。他干嘛这么说啊？

校长点了点头。“所以你和我有相同的感觉；这是一个借口。诚然，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借口；恐怕比你意识到的还要合理。经常，当真实的摄魂怪在场时，那些看上去施展不出守护神咒的巫师们都能成功放出完整的肉身守护神形态，而通常情况下连一道闪光都放不出来。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没有人知道；但事实如此。”

哈利皱起了眉头。“那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你在怀疑——”

校长状似无可奈何地摊了摊手。“哈利，防御术教授要我把世上最黑暗的生物带进霍格沃茨的大门。我当然会起疑心。”校长叹了口气，“但是摄魂怪会被关在一个力量强大的笼子里，被监控、把守着，我自己也会一直看着它——我想不到能出什么事。但也许只是我没想到。所以我来问你。”

哈利张大了嘴瞪着校长，震惊到甚至没感觉到荣幸。

“我？”哈利说道。

“是啊，”邓布利多微微一笑，“我竭力去揣测我的敌人们，涵括他们邪恶的思想，预测他们黑暗的想法。但我可永远想不到能把赫奇帕奇的骨头打磨成武器。”

哈利是不是永远没办法让他们忘了这件事儿了？

“校长，”哈利疲倦地说道，“我知道那句话听起来不好，但我要认真地说一句：我不邪恶，我只是非常有创造力——”

“我没有说你邪恶，”邓布利多正色说道，“有人说，理解邪恶即是成为邪恶；但这些人不过是故作睿智罢了。事实上，邪恶是不懂爱，不敢想象爱，

在不摒弃邪恶的情况下永远不能理解爱。我猜你比我更能以自己的方式揣摩黑巫师们的心理，同时依旧懂得爱。所以，哈利，”校长专注地看着他，“如果你是奇洛教授，在你骗得我的允许，让一只摄魂怪进入霍格沃茨之后，你能做出什么坏事来？”

“等一下。”哈利说道，有些茫然地拖着步子走到校长办公桌对面的椅子前，坐了下去。这次的椅子宽大舒服，不是个木凳子，哈利感觉像是陷进了椅子里的似的，整个人都被裹住了。

邓布利多在要求他在智谋上胜过奇洛教授。

第一：比起邓布利多来，哈利更喜欢奇洛教授。

第二：假设防御术教授确实在策划什么阴谋，在这个前提下，哈利应当帮助校长防止此事发生。

第三……

“校长，”哈利说道，“即使奇洛教授真的在谋划什么事，我也不敢肯定我能想得比他多。他比我老练多了。”

老巫师摇了摇头，虽然他微笑着，但不知何故显得很严肃。“你低估自己了。”

这还是第一次有人对哈利说这种话。

“我还记得，”老巫师继续说道，“一个年轻人，也是在这间办公室里，冷静自持地面对斯莱特林学院院长，为保护他的同学们敲诈他的校长。我相信，这个年轻人比奇洛教授更机敏，比卢修斯·马尔福更机敏，他将成为能与伏地魔本人匹敌的人。他才是我想要咨询的人。”

哈利压下那个名字给他带来的一阵寒战，沉思着对校长皱起眉头。

他到底知道多少……？

校长曾见到过哈利被他神秘的黑暗面所掌控的样子，而且是他陷得最深的时候。哈利还记得那看起来是什么样子：在隐身并反转了时间之后，他看到过去挑战年长的几个斯莱特林学生的自己；额头上带着伤疤的男孩和别人的举动都不一样。校长当然会注意到在他办公室里的这个男孩有些古怪……

而邓布利多得出的结论是，他选中的英雄机敏狡诈，可与他的宿敌黑魔王相较。

这也没什么了不起，考虑到黑魔王给他的仆人们左臂上都打下了可见的黑魔标记，还屠杀了教授他想学习武术的寺院中的所有人。

而心机堪比奇洛教授，那又是完全另一回事了。

但是显然，除非哈利露出冷酷黑暗的一面，想出些听上去很惊人的诡计来，校长是不会满意的……最好也不要真的阻碍奇洛教授教防御术……

当然，哈利肯定会检视自己的黑暗面，从那个角度思考，只是为了诚实起见，并且以防万一。

“告诉我，”哈利说道，“关于摄魂怪会怎么被带进来，会怎样被看守，所有这一切。”

邓布利多挑了挑眉毛，然后，老巫师说了起来。

摄魂怪会由傲罗三人小组送入霍格沃茨场地内，三人均是校长熟识的人，并且都能够施放肉身守护神。他们会在霍格沃茨边界与邓布利多交接，邓布利多会允许摄魂怪通过霍格沃茨的警戒系统——

哈利问到这许可是永久性的还是暂时性的——是否有人能够在第二天将同样的摄魂怪再一次带进来。

传送是暂时性的（校长回答的时候赞同地点了下头），随后继续解释：摄魂怪会被关在一个固体钛棒所制的笼子中，不是被变形出来的，是真正由锻造制成的；假以时日，摄魂怪的存在会将金属腐蚀为灰尘，但不会是在一天之内。

学生们在摄魂怪后方安全地等待，按顺序上场，会有两只肉身守护神始终挡在学生前方，由三名傲罗中的两人维持。邓布利多会和自己的守护神一起站在摄魂怪的笼子旁等待。一名学生接近摄魂怪时，邓布利多将驱散自己的守护神，由学生尝试施放自己的守护神咒；如果他们失败了，邓布利多将在学生受到任何永久伤害前重新召唤出自己的守护神。前决斗冠军弗立维教授也会在学生附近露面，只为增加一层安全防护。

“为什么只有您在摄魂怪旁边守着？”哈利说道，“我是说，难道您不该再加一位傲罗——”

校长摇了摇头。“我每次驱散守护神时，他们将反复暴露于摄魂怪的影响之下，他们无法承受。”

而如果当一名学生还在摄魂怪附近时，邓布利多的守护神出于某些原因未能施放成功，第三位傲罗将施放肉身守护神并驱使它护卫学生……

哈利想了又想，但实在找不出安全上的一点漏洞。

于是哈利深吸了一口气，更深深地陷进扶手椅里，闭上眼睛，回想到：

“那么……五分？不，让我们为拉文克劳的顶嘴扣上十分。”

这一次，寒意来得更慢，更勉强，哈利最近没怎么唤起过自己的黑暗面

.....

哈利不得不在脑海中回放了一遍魔药课的场景，直到他的血液冷到如水晶般致命的透明。

然后他想到了摄魂怪。

事情显而易见。

“摄魂怪是个幌子。”哈利说道。他的声音带着清晰的寒意，这正是邓布利多想要、以及期望的。“一个巨大而显著的威胁，但说到底是直白明确的，并且易于防范。所以在你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摄魂怪身上的时候，真正的阴

谋会发生在别处。”

邓布利多盯着哈利看了一阵，然后缓缓地点了下头。“是的……”校长说道，“而我确实相信我知道如果奇洛教授意图不轨的话，这个幌子是为了什么……谢谢你，哈利。”

校长还是盯着哈利，苍老的眼睛中流露出古怪的神色。

“怎么？”哈利略带烦躁地问道。寒意依然徘徊在他的血液中。

“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这个年轻人，”校长说道，“很久以来我一直都在问自己，但一直都想不通。为什么？”他的声音中带着一丝痛苦。“为什么会有意把自己变成一个怪物？为什么要为恶而恶？为什么会出现伏地魔？”

呼呼，吱吱，滴答；叮，噗，啪嗒……

哈利惊讶地瞪着校长。

“我怎么会知道？”哈利说道，“就因为我是英雄什么的，我就该神奇地理解黑魔王吗？”

“是的！”邓布利多说道，“我最大的劲敌是格林迪沃，而他我再了解不过了。他是我黑暗的镜像，如果我屈服于诱惑，相信我自己是个好人，因此永远正确的话，我很容易就会成为他这样的人。为了更伟大的利益，这是他的口号；他自己也确实相信这一点，即使在他像一只受伤的野兽一样撕裂整个欧洲时也是如此。而他最终被我击败了。但继他之后，又来了一个伏地魔，想要摧毁我在英国所保护的一切。”邓布利多的声音中开始明白地写着痛苦，表情也暴露无遗。“他犯下的罪行比格林德沃做的最坏的事还要恶劣得多，为了恐怖而恐怖。我牺牲了一切，却只能暂时阻止他，可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为什么，哈利？为什么他要这么做？他从不是我的宿敌，却是你的宿敌，所以如果你有任何的猜想，哈利，请你告诉我！为什么？”

哈利盯着自己的手。事实是，哈利还没系统研究过黑魔王，眼下他实在摸不着头脑。不知怎么，这似乎不是校长想听到的答案。“也许是太多的黑暗仪式？一开始他以为自己只会进行一次，但这牺牲了一部分他好的一面，这让他更不犹豫地进行其它黑暗仪式，于是在正反馈循环之下他进行了越来越多的仪式，直到最终变成了一个无比强大的怪物——”

“不！”校长的声音开始变得痛苦不堪，“我不相信，哈利！一定还有别的什么原因的，不仅仅是这样！”

为什么会有？哈利想到，但他没说出来，因为显然校长心目中的宇宙是一个故事，有一定情节，除非有同等巨大、重要的原因，否则大悲剧是不该发生的。“很抱歉，校长。黑魔王似乎并不太像我黑暗的镜像，一点都不像。我一丁点都看不出把叶米·维伯一家人的皮钉在编辑部的墙上有什么吸引我的地方。”

“你完全没有什么见解要分享吗？”邓布利多问道。老巫师的声音中带着请求，几乎快成乞求了。

邪恶总会出现，哈利想到，这不意味着什么，也不包含什么教训。可能会教育我们不要变坏？黑魔王可能就只是个自私的混蛋，不在乎自己伤害了谁，或者是个傻瓜，犯了些本可以避免、然而却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多的愚蠢错误。这个世界的罪恶背后没有命运可言；如果希特勒像他希望的那样进入了建筑学院，整个欧洲的历史就将完全改写；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坏事都要有理由才会发生的宇宙中，那这些事从一开始就不会发生。

而显然，这些都不是校长想听到的话。

透过一个像是凝固烟尘般的精巧物件，老巫师仍旧看着哈利，那双年迈，期待的眼睛中透着痛苦的绝望。

嗯，让自己听上去很明智并不难，事实上，比真的聪明要容易得多，因为你不必说出什么令人震惊的东西，也不用想出什么新点子。你只要让你脑子里的模式匹配软件完成这套陈词滥调，使用你之前存储过的随便什么“深刻智

慧”就可以了。

“校长，”哈利正色说道，“我宁可不要用我的敌人来定义自己。”

不知怎么，甚至在这些嗖嗖和滴答声之间，也出现了一种沉寂。

这句话与哈利原本想表现出来的相比有点儿深刻过头了。

“你可能真的很聪慧，哈利……”校长慢慢地说道，“我的确希望……我能用我的朋友定义自己。”他声音中的痛楚加深了。

哈利在脑子里疯狂搜索着还有什么深刻的智慧能说，来缓解这意想不到的冲击力度——

“或者可能，”哈利的语气稍缓，“是仇敌造就了格兰芬多，一如朋友造就赫奇帕奇，野心造就斯莱特林。而我确实知道的是，在每一代，一直都是谜题造就科学家。”

“你为我学院宣判的宿命很可怕，哈利。”校长说道，声音中仍旧带着痛苦，“经你一言，我的确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我的敌人造就了我。”

哈利看着自己放在腿上的双手。也许在已经领先的情况下，他该就此打住了。

“但你已经回答了我的问题，”邓布利多更加轻柔地说道，如同自语一般，“我本该意识到那会是一个斯莱特林的关键。因为他的野心，全都是因为他的野心；这我知道，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一阵子，邓布利多只是茫然地望向远方；然后他坐直了身子，双眼似乎重新聚焦在了哈利的身上。

“而你，哈利，”校长说道，“你将自己定义为一个科学家？”他的声音带着惊讶，以及温和的不赞同。

“您不喜欢科学？”哈利有点没精打采地说。他本期待着邓布利多会喜欢麻瓜的事物的。

“我猜对那些没有魔杖的人来说，它很有用，”邓布利多皱起了眉头，“但

以此来定义你自己似乎是很奇怪的事情。科学和爱一样重要吗？和仁慈呢？和友谊呢？是科学让你喜欢米勒娃·麦格的吗？是科学让你关心赫敏·格兰杰的吗？是科学让你尝试在德拉科·马尔福的心里点亮温暖吗？”

你要知道，可悲的是，你可能以为你刚刚说出了某种机智得不可思议的压倒性论据。

现在，如何以这种形式修饰回答，让答复听起来也非常智慧呢……

“您不是拉文克劳，”哈利平静而庄重地说道，“因此，您可能想不到尊重并穷尽一生时光去寻找真理，也是一种高尚的行为。”

校长挑起了眉毛。然后他叹了口气：“你怎么这么年轻，就变得如此睿智……？”老巫师语带伤感地说道，“也许这会是你的财富。”

只能用来打动某些自视过高的老巫师罢了，哈利想道。邓布利多如此轻信，他真的感到有些失望；不是说哈利说谎了，但邓布利多似乎过于感慨哈利粉饰言辞、使其听上去深奥无比的能力，而不是像理查德·费曼²所做的那样，把他的智慧用直白的英语描述出来……

“爱比智慧更为重要，”哈利说道，只是为了测试邓布利多对于经过纯粹模式匹配、没有任何详细分析、明显是不加思考的套路回答的容忍限度。

校长严肃地点了点头，然后说道：“的确如此。”

哈利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伸了个懒腰。好吧，那么，我最好出去爱点什么，那必然会帮助我打败黑魔王。还有下次你再问我意见的时候，我就给你个拥抱

“今天你对我帮助良多，哈利，”校长说道，“所以，我还有最后一个
问题要问那个年轻人。”

很好。

² 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如前文所提，《费曼物理学讲义》的作者，致力于科普物理知识的物理学家。详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Richard_Feynman

“告诉我，哈利，”校长说道（而现在他的声音听起来只是迷惑，虽然眼中还含着一缕痛苦），“为什么黑巫师们如此惧怕死亡？”

“呃，”哈利说道，“对不起，在这个问题上，我站在黑巫师一边。”

呼呼，嘶嘶，叮铃；咕噜，啪，咕嘟——

“什么？”邓布利多说道。

“死亡是坏事，”哈利说道，为了能清楚交流放弃了故作高深，“非常坏。极端糟糕。害怕死亡就像害怕一只长着带毒利齿的巨大怪兽一样。这其实是很合理，而且事实上，这并不证明你有心理问题。”

校长瞪着他，就好像他忽然变成了一只猫。

“好吧，”哈利说道，“我这么说吧。你想死吗？因为如果你想，有个麻瓜东西叫做自杀预防热线——”

“当那个时刻到来时，”老巫师安静地说道，“在此之前，不。我从未希求尽快了结，但也不会在死亡到来时加以抗拒。”

哈利皱紧了眉头。“听起来您的求生欲望并不强啊，校长！”

“哈利……”老巫师的声音听起来开始有些无助了；他踱着步子，毫不知觉自己银白色的胡须飘到了一个金鱼缸里，一抹绿色慢慢爬了上去。“我想也许我没有说明白我的意思。黑巫师们没有对活着的渴望，他们恐惧死亡。他们不去追求阳光，却在夜晚来临时逃进他们自己开凿的无月无星、无限黑暗的巨窟。他们渴望的不是活着，而是永生；他们太过执迷于此，以至牺牲了自己的灵魂！你想要永远活着吗，哈利？”

“是的，而且你也是。”哈利说道，“我想要再活一天。明天我还会想要再活一天。因此由对正整数的归纳法可证，我想要永远活着。如果你不想死，那就意味着你想要永远活下去。如果你不想永生，那就意味着你想死。你只能

在两者之间择其一……我没讲明白，是不是。”

两种文化互相瞪着对方，中间隔着一条不可通约³ 的浩瀚鸿沟。

“我活了一百一十年了，”老巫师轻声说道（一边拎出泡在鱼缸里的胡子，甩了甩，把上面的颜色抖掉），“我已经见过、也做过很多很多事情了，其中有太多事，我希望自己从没见过，也没做过。然而我并不后悔活着，看着我的学生们渐渐长大是一种长盛不衰的喜悦。但我并不想活到连这种喜悦都不复存在的时候！不朽之后，你还会做什么呢，哈利？”

哈利深吸了一口气，说道：“见全世界所有有趣的人，读所有的好书，然后写出比它们还好的作品来，在月球上庆祝我第一个孙子的十岁生日，在土星环上庆祝我第一个云孙的一百岁生日，学习最深刻、最终极的自然法则，理解意识的本质，寻求万物之初何以存在，造访其他的星球，发现外星人，创造异种生命，在我们探索了整个银河系之后，我们就和所有人约定在它的另一头开个派对，和其他所有在旧地球上出生的人聚在一起看太阳最终熄灭，还有，我曾经担心过在这个宇宙因负熵⁴ 而消耗殆尽之前找不到从中逃离的途径，但现在我的希望要大多了，因为我发现了所谓的物理学定律只是仅供参考的指导路线而已。”

“大部分我都没听懂，”邓布利多说道，“但我必须问一句，你是真的如此不顾一切地渴望这些东西，还是你想象这些，只是为了想象你自己在不停地逃离死亡得时候，不会觉得厌倦而已？”

“生活不是一个有穷尽的列表，完成了就可以去死了，”哈利严肃地说道，“这是生活，你只需要活在其中。如果我没有去做那些事情，那就是因为我找到了别的更好的事情去做。”

³ 不可通约（incommensurability）：科学哲学概念。如果人们可以通过比较不同的几种科学理论来确定哪种理论更准确，我们就说这几种科学理论是可以通约的；反之，如果没有办法比较哪种理论更准确，则这几种科学理论不可以通约。详见：<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AF%E9%80%9A%E7%BA%A6%E6%80%A7>

⁴ 负熵（negentropy）的概念是在1944年由薛定谔出版的《生命是什么》提出。按热力学第二定律，大自然会由有序变为无序，即熵会不断增加。与之相反，生物会吸收环境中的功，而减少自身的熵，因而变得有序。例如不同之代谢过程，就是负熵的程序。详见：[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6%B5_\(%E7%94%9F%E7%89%A9%E5%AD%B8\)](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6%B5_(%E7%94%9F%E7%89%A9%E5%AD%B8))

邓布利多叹了口气。他的手指在一个钟表上面敲打着；当手指碰到钟表的时候，数字变成了难懂的笔迹，几只表针在各个地方闪现。“万一我能活得到一百五十岁，”老巫师说道，“我觉得我不会介意。但两百岁就实在是过头了。”

“是啊，嗯。”哈利说道，声音有些干涩。他想到了自己的妈妈和爸爸，还有他们的寿命期限——如果哈利不做些什么的话，“我想，校长，如果你来自一个人们通常能活四百岁的地方，那在两百岁的时候去世可能就太早了，就像，比如说，在八十岁去世一样悲惨。”最后几个字哈利说得有些困难。

“也许吧，”老巫师平静地说道，“我不想死在我的朋友们前面，也不想在他们都去了之后还继续活着。最痛苦的时候是，你最爱的人在你之前走了，而其他人还活着，为了他们你必须留下来……”邓布利多凝视着哈利，神色逐渐变得忧伤起来，“等那个时刻到来的时候，哈利，别太为我悲伤；我会和那些长久想念的人一起，继续我们的下一次伟大冒险。”

“哦！”哈利恍然大悟，“您相信有死后世界。我还以为巫师们是没有信仰的？”

嘟嘟。哔。砰。

“你怎么能不相信呢？”校长说道，看上去被彻底震惊了。“哈利，你是个巫师！你见过鬼魂的！”

“鬼魂，”哈利说道，声音没有一丝波澜，“你是说像那些肖像一样的东西，保留着生前的记忆和行为，没有意识或生命；伴随着一名巫师的横死，爆发的魔力将其意外印入周围的材料中——”

“我听过这个理论，”校长说道，声音变得尖锐起来，“一些巫师也复述过。这些人将愤世嫉俗错认为智慧，以为鄙夷其他人就是抬高自己。这是一百一十年里我听说过的最愚蠢的想法之一！是的，鬼魂不会学习或者成长，因为这里

不是他们的归宿！灵魂本该继续前行，这里已经没有他们的生活了！而如果没有鬼魂，那帷幕是什么？复活石是什么？”

“好吧，”哈利说道，努力保持自己的声音平静，“我会听完你的论据，因为这是一个科学家会做的事情。但首先，校长，让我给你讲个小故事。”哈利的声音有些颤抖，“你知道，在我来到这里的时候，在我走下从国王十字车站发车的那列火车的时候，我不是说昨天，而是回溯到九月，直到我走下火车之前，校长，我还从没有见过鬼魂。我从没预料到有鬼魂。所以当我看见它们的时候，校长，我做了一件着实很愚蠢的事情。我想当然了。我，我以为有死后的世界，我以为没有人会真的死去，我以为人类失去的每一个人终究还过得很好，我以为巫师可以和逝者交谈，只要用对了咒语就能召唤它们，巫师们能做到，我以为我能见到为我而死的父母，告诉他们我听说了他们的牺牲，我已经开始称他们为我的母亲和父亲——”

“哈利。”邓布利多低语道。老巫师的眼中水光闪烁。他在办公室的另一头向他走近了一步——

“然后，”哈利怒道，声音中渐渐充满了愤怒，冰冷的愤怒，对这样一个宇宙，对自己表现得这么愚蠢，“我问了赫敏，她说它们只是余像而已，因为巫师的死亡而烙印在城堡的石头中，就像广岛墙上的轮廓一样。而我本该知道的！就算不问我也该知道的！我原本不该相信，哪怕只有三十秒！因为如果人们有灵魂，那就不该有脑损伤这回事，如果当你的全脑都没了的时候你的灵魂还能继续说话，那大脑左半球的损伤又怎么会剥夺你说话的能力呢？还有麦格教授，当她告诉我我的父母去世的时候，她并没表现得像是他们只是去另一个国家长途旅行了，像是在只有帆船的年代移民去了澳大利亚那样；如果人们确实知道死亡只是去了别的地方，他们就会这样表现，如果他们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有死后世界，而不是虚构什么东西来自我安慰，那会改变一切，所有人在战争中失去什么人都不要紧，会有一点伤心，但并不可怕！而我已经看见巫师界的人们不是这样表现的！所以我该更明白些的！而那时我才明白，我的父母是真的死了，永远永远地离开了，他们什么也没有留下，我永远也没有机会再

见到他们了，然后，然后，其他的孩子以为我是因为怕鬼才哭的——”

老巫师的表情震惊，他张了张嘴想要说话——

“所以告诉我，校长！告诉我证据！但你不许有一丁点夸张，因为如果你再次给了我错误的希望，而之后我发现你在说谎，抑或只是夸大了一点点事实，我也永远不会原谅你！帷幕是什么？”

哈利抬手擦了擦脸，身边的玻璃器物在他吼出最后一个词之后，全部停止了振动。

“帷幕，”老巫师的声音只有一丝轻微的颤抖，“是神秘事物司中存放的一道巨大的石拱门；那是通往死亡之境的入口。”

“那人们是怎么知道的？”哈利说道，“别告诉我你相信什么，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

两个世界间屏障的物质具现是一道巨大的石拱门，古老，高大，顶端渐尖，一幅残破的黑色帷幕像一潭水的水面，舒展在石柱之间；它永不停息地波动着，是固定的灵魂单行道。如果你站在帷幕旁边，你就能听见亡者的呼唤，不停地低语着一些令人难以理解的话，如果你试图驻足倾听，那低语声就会越来越响，越来越密集，就像它们想要与你交流似的；而如果你听的时间太长了，你就会去见他们，当你碰到帷幕的那一刻，你就会被吸进去，再无声息了。

“这听上去甚至不像是个新奇的骗局，”哈利说道，他的声音更平静了，因为这里没什么东西能让他燃起希望，或是因为希望破灭而气愤。“有人造了道拱门，在中间做了个黑色波动的面，会令一切碰到它的東西消失，然后施魔法让它能对人耳语并催眠他们。”

“哈利……”校长说道，看起来更多的是担忧。“我能告诉你事实，但如果你不听的话……”

这也不新奇了。“复活石是什么？”

“我本来不会告诉你，”校长缓缓说道，“只是我怕这份怀疑会如何影响你……所以听着，哈利，请听吧……”

复活石是传说中三件死亡圣器中的一件，与哈利的隐身衣并称。复活石能将灵魂从死境唤回——把他们带回这个生者的世界，虽然和他们生前不一样。卡德摩斯·佩弗利尔曾用这块石头唤回过他亡故的爱人，但她的心却留在了死亡之境，并没有回到活人的世界中。没过多久，他就被逼疯了，他自杀了，只为能再次和她真正在一起……

哈利十分礼貌地举起了手。

“怎么？”校长不情愿地说道。

“想看看复活石是否真的能唤回死者，还是只是在使用者的心中投射一个影像，最浅显的测试就是问那个人一个你不知道答案、但那个死人知道的问题，而且答案可以在这个世界明确验证。比如说，唤回——”

哈利顿了一下，因为这次他设法先过了脑子再说话，没有把脑子里已经蹦出来的名字和测试说出来。

“……你死去的妻子，然后问她，她把她丢的耳环放在哪儿了，或者其他类似的事，”哈利最后说道，“有人做过这种测试吗？”

“复活石已经遗失了好几个世纪了，哈利。”校长安静地说道。

哈利耸了耸肩。“嗯，我是个科学家，我总是希望被说服。如果你真的相信复活石能唤回死者——那么你一定相信这样一个测试会成功的，对不对？所以你知道在哪里能找到复活石吗？我已经在相当神秘的情况下得到了一件死亡圣器，而且，好吧，我们都知道世界的韵律在这类事情上是如何运作的。”

邓布利多盯着哈利。

哈利毫不示弱地看了回去。

老巫师单手扶额，嘟囔道：“这真是疯了。”

(哈利不知道他是怎么忍住大笑的，但他确实忍住了。)

然后邓布利多告诉哈利让他从口袋里拿出隐身衣；在校长的指点下，哈利一直盯着兜帽内侧的背面，然后他看见了，在银色的网格上，隐约画着一个像是干掉的血迹般黯淡的猩红色，是死亡圣器的符号；一个三角形，里面画着一个圆圈，一条直线把它们分成两半。

“谢谢您，”哈利礼貌地说道，“我一定会留意有这种标记的石头的。你还有别的什么证据吗？”

邓布利多看起来像是在心里做自我斗争。“哈利，”老巫师提高了声音说道，“你在走的是一条危险的道路，我不确定我说这些是做了正确的事情，但我必须把你从这条路上拉回来！哈利，如果伏地魔没有灵魂的话，他是怎么从躯体的死亡中幸存的？”

这时，哈利才终于意识到，在一开始，只有这么一个人告诉了麦格教授黑魔王还活着；那就是他们这个疯人院学校的疯子校长，以为世界还是基于滥俗桥段运作的。

“好问题，”哈利在内心斗争了一阵自己该如何表述后说，“也许他找到了什么方法，能够复制复活石的力量，只不过他是事先使用这种力量来装载他脑形态的完全拷贝。或者诸如此类的事情。”哈利突然完全不敢肯定自己是不是在试图找出一个已经真实发生的事情的解释。“说真的，你能不能直接继续说下去，告诉我你所知道的关于黑魔王是怎么活下来的一切，以及用什么办法可能杀了他？”如果在《唱唱反调》的大标题之外他还真的存在的话。

“你骗不了我，哈利，”老巫师说道；他看上去变得苍老了起来，那些皱纹不仅仅因为岁月而生，“我知道你问这个问题的真正目的。不，我没有读你的心，我不需要，你的犹豫已经出卖了你！你在寻找黑魔王永生的秘密，以期为己所用！”

“错！我想知道黑魔王永生的秘密，以期为所有人所用！”

滴答，噼啪，吱……

阿不思·珀西瓦尔·伍尔弗里克·布赖恩·邓布利多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瞪着哈利，一言不发地张大了嘴。

（哈利给自己周一的表现奖了一分，因为他设法在今天结束之前让人目瞪口呆了。）

“以防我没说清楚，”哈利说道，“说‘所有人’，我的意思是也包括所有的麻瓜们，不仅仅是巫师们。”

“不，”老巫师摇着头，提高了声音说道，“不，不，不！这太疯狂了！”

“啊哈哈！”哈利说道。

老巫师的脸因为愤怒和忧虑绷紧了。“伏地魔从他偷的那本书里搜集到了他的秘密；当去找的时候，它已经不在那里了。但就算我只知道这么多，我也要告诉你这些：他的永生源于一种可怕的黑暗仪式，比沥青黑还黑！桃金娘，可怜又可爱的桃金娘，为此而死；他的永生需要牺牲，需要谋杀——”

“那么显然我不会普及一种需要杀人才会永生的方法！那就失去了全部意义！”

一阵惊愕的停顿。

渐渐地，老巫师脸上的愤怒消散了，虽然忧虑仍在。“你不会实施任何需要人类牺牲的仪式。”

“我不知道您是怎么看我的，校长，”哈利冷冷地说道，他这边开始冒火了，“但别忘了我才是想让人们活着的人！是想要拯救所有人的！而您才是那个觉得死亡是个棒极了的玩意，而且每个人都该死的人！”

“我很困惑，哈利。”老巫师说道。他又开始在他奇怪的办公室里拖着

步子走来走去，“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拿起一只水晶球，里面似乎有一只火焰里的手，伤感地看着它。“但是你对我的误解很深……我不希望所有人都去死，哈利！”

“你只是不想让任何人永生。”哈利带着些许讽刺说道。看起来“所有 x : 死(x) = 不存在 x : 不死(x)”⁵这种基本逻辑同义重复超出了世界上最强大巫师的推理能力。

老巫师点了点头。“我现在没有之前那么害怕了，但我仍然很为你担心，哈利。”他轻声说道。他因岁月而有些许皱缩但仍旧强壮的手稳稳地把那水晶球放回了底座上。“因为对死亡的恐惧是一件痛苦的事，是一种会扭曲人类的灵魂上的疾病。伏地魔不是唯一一个走上这条荒寂道路的黑巫师，但我恐怕他是走得最远的一个。”

“你觉得你不怕死？”哈利说道，甚至没遮掩声音中的怀疑之意。

老巫师面色平和地说道：“我不是完人，哈利，但我想我已经接纳了死亡是我自己的一部分。”

“啊哈，”哈利说道，“看，这就是叫做认知失调的小东西，或者再直白点，酸葡萄心态。如果人们每个月都被警棍打一次头，而且任何人也不能做什么事来改变这一点，很快就会涌现出过各种各样的哲学家，如你所说的那样，假装睿智，找出各种各样被警棍每月打一次头的不可思议的好处。比如说，这会让你更坚强，或者让你在不被警棍打头的日子里更开心。但如果你找到了一个没挨警棍打的人，你去问他想不想开始被打，来换取那些不可思议的好处，他们会说不要。而如果你不一定要死，如果你来自一个甚至没有人听说过死的地方，然后我告诉你人们长皱纹、会变老、最终会不复存在是个不可思议的奇妙的好主意，哎哟，你会立刻把我拖到疯人院去的！所以怎么可能有人有这么愚蠢的想法，认为死是件好事？因为你怕死，因为你不是真想死，那想法在你心里太过痛苦，所以你必须把它合理化，做些什么来麻痹痛苦，这样你就不必去想它

⁵ 这个式子是逻辑表达式的格式。

了——”

“不，哈利。”老巫师说道。他的表情很温和，伸手拂过明亮的一池水，随着手指的搅动，水中发出悦耳的钟乐声。“虽然我能理解你为何一定会这么想。”

“你想了解黑巫师吗？”哈利说道，他的声音强硬而冷酷，“那就去看看你自己内心不是逃避死亡、而是逃避对死亡的**恐惧**的地方，那个感到这种恐惧是如此难以忍受，以至于把死亡当作朋友来哄骗自己的部分，试图成为与黑夜伴行的一员，如此就可认为自己是深渊之主了。你已经接受了所有邪恶中最糟的一个，还将其称之为好事！只要有一点扭曲，你心里的那部分就会谋杀无辜者，并称其为友谊。如果你能说死比生更好，那你就能扭曲你的道德指南，让它指向任何地方——”

“我想，”邓布利多说道，他手上的水珠颤抖着落下，像铃铛似的叮当作响，“你太了解黑巫师了，虽然你自己没有变成这样的人。”他的语气无比严肃，然而并非指责。“但我恐怕你太缺乏对我的了解了。”老巫师先是露出了微笑，然后轻轻笑出了声。

哈利努力不让自己变得比现在更冷酷；怨恨的熊熊怒火不知从何处升起，涌进了脑海，因为邓布利多的高傲态度，还有故作聪明的老傻瓜一直用来代替辩论的笑声。“有趣的是，你知道，我原以为德拉科·马尔福是最没办法和他讲道理的人，然而我错了，他幼稚无知，但他比你坚强一百倍。”

迷惑的表情浮现在老巫师的脸上。“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哈利尖刻地说道，“德拉科真的能**严肃对待自己的信念**，并且**思考**我的话，而不是带着无上的优越感微笑着把它们抛到一边。你很年长，很智慧，但甚至没有留意我在说什么！不是理解，是留心！”

“我有听你说，哈利，”邓布利多说道，看起来更郑重了，“但聆听不一定总能赞同。抛开分歧不谈，是什么让你认为我并不理解？”

如果你真的相信有死后世界这回事，你就会去圣芒戈医院，杀了纳威的爸爸妈妈、艾丽丝和弗兰克·隆巴顿，这样他们就可以继续他们的下一个伟大冒险了，而不是让他们拖着残躯在这里虚耗时光——

哈利险些，险些就把这些话大声说出来了。

“那好，”哈利冰冷地说道，“我就回答你最开始提出的问题。你问为什么黑巫师们害怕死亡。假如说，校长，你真的相信有灵魂这回事。假如说每个人都能在任何时候证明灵魂的存在，假如没有人会在葬礼上哭泣，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爱的人还会继续存在。现在，你能想象一下摧毁一个灵魂吗？把它撕成碎片，什么都不剩，无法再继续它的下一次伟大冒险？你能想象那会是多可怕的一件事吗？那是有史以来宇宙中最恶劣的罪行，而你会不惜一切阻止这桩罪行的发生，哪怕只有一次。因为这才是死亡的真相——灵魂的湮灭！”

老巫师注视着他，眼中浮现出伤感。“我想现在我确实明白了。”他静静地说道。

“哦？”哈利说道，“明白什么？”

“伏地魔，”老巫师说道，“我现在终于理解他了。因为相信世界真的就像那样，你必定相信其中没有正义，核心由黑暗编织而成。我问过你为什么他会变成一个怪物，你没有给出原因。而如果我问他的话，我想，他的回答会是：为什么不呢？”

他们站在那里对视了一阵，老巫师穿着长袍，小男孩的额头上带着闪电形状的伤疤。

“告诉我，哈利，”老巫师说道，“你会变成一个怪物吗？”

“不。”男孩说道，声音确凿无疑。

“为什么不？”老巫师问道。

男孩站得笔直，骄傲地扬起下巴，说道：“在大自然的法则中不存在正义，校长，在运动方程里没有代表公平的一项。宇宙既非邪恶，亦非善良，它仅仅是不在乎而已。星星不在乎，太阳不在乎，天空也不在乎。但他们不必在乎！我们在乎！世界中确有光明，而那就是我们！”

“我想知道你会变成什么样子，哈利。”老巫师说道。他的声音很温和，带着一种奇异的惊叹和遗憾，“这足以让我希望活到看见的那天了。”

男孩带着浓浓的讽刺意味朝他鞠了一躬，然后离开了；橡木门在他背后轰然关闭。

第四十章 故作睿智，第二部分

哈利，用奇洛教授示范了三次他才学会的方式准确无误地拿着茶杯，小心地浅啜了一口。玛丽的房间中央摆着一张宽大的长桌，在桌子另一头，奇洛教授从自己的杯子里啜了一口，看起来自然优雅得多。这茶的名字哈利不会发音，或者至少，每次哈利努力重复那几个中国字的时候，奇洛教授都会纠正他，直到最后哈利放弃了为止。

哈利上次巧妙地让自己瞄到了一眼账单，奇洛教授没有阻拦他。

他之前有想喝笑话茶的冲动。

即使算上这一点，哈利还是着实被吓了一跳。

而对他来说，这玩意尝起来还是像，呃，茶。

哈利脑袋里有个微弱的怀疑声音在念叨，奇洛教授知道这点，他故意买哈利不能欣赏、贵得离谱的茶，就为故意整他。奇洛教授自己可能也没那么爱喝。也许没人真的喜欢这茶，它的意义就在于贵得离谱，而且让受害者感觉自己不会品。实际上，也许它真的就是普通的茶，只是如果你点茶的时候给出一个暗号，他们就会在账单上伪造巨额价格……

奇洛教授疲惫的表情中带着沉思。“不，”奇洛教授说道，“你不该告诉校长关于你和马尔福阁下的对话。下次请尽力想得快点，波特先生。”

“很抱歉，奇洛教授，”哈利温顺地说道，“我还是不明白。”有很多次哈利都觉得自己像个骗子，在奇洛教授的面前装聪明。

“马尔福阁下是邓布利多的对头，”奇洛教授说道，“至少现在是。整个英国都是他们的棋盘，所有的巫师都是棋子。考虑一下：马尔福阁下威胁，只要马尔福先生受伤，他就要舍弃一切，抛弃棋局来向你复仇。在这种情况下，波特先生……？”

哈利花了好一会儿来理解其中深意，但显然奇洛教授是不会再给出任何线索了——倒不是说哈利想要。

然后哈利终于想明白了个中关系，他皱起了眉头，说道：“邓布利多杀掉德拉科，让那看起来像是我做的，这样卢修斯就会舍弃与邓布利多的博弈转而对付我？那……似乎不太像校长的风格，奇洛教授……”哈利的脑海中闪过来自德拉科类似的警告，那时哈利也是这么说的。

奇洛教授耸了耸肩，啜了一口茶。

哈利啜了一口自己的茶，沉默地坐着。铺在桌上的桌布上带着静谧的花纹，起初看上去就像一张普通的布，但如果你盯着它看了足够久，或者沉默了足够久，就会开始看到一组细线绣成的鲜花在上面发出隐约的光；房间的窗帘也变成了与之搭配的图案，在静谧的微风吹拂下闪着光。看起来奇洛教授这周六很喜欢沉思，哈利也是，而玛丽的房间似乎没有忽视这一点。

“奇洛教授，”哈利突然开口说道，“死后世界存在吗？”

哈利谨慎选择了问题。不是你相信有死后世界的存在吗？而仅仅是死后世界存在吗？人们真正相信的事情对他们来说就不再是一种信念了。人们不会说“我绝对相信天空是蓝色的！”他们只会说，“天空是蓝色的”。你内心对世界的描绘是什么样子，你会感觉内心对世界的描述就是世界本身的样子……

防御术教授将杯子举到唇边，带着沉思的表情回答道：“如果有的话，波特先生，”奇洛教授说道，“那么就有很多巫师浪费了极大精力来追寻永生。”

“这算不上个答案。”哈利评论道。他现在学到了在和奇洛教授谈话的时候要注意这种事情。

奇洛教授把他的茶杯放回茶碟上，发出一声小小的清脆碰撞声。“其中一些巫师相当聪明，波特先生，所以你可以理解为死后世界的存在并不是显而易见的。我自己也做了些调查。有很多由于希望和恐惧而导致的说法。即使是最真实性毋庸置疑的报告，也没有什么是无法通过单纯的魔法引发的。据说有某些装置可以与死者交流，但我怀疑这些都只能造出心中的投影罢了；其结果似

乎与记忆没什么区别，因为那就是记忆。所谓的魂灵没有说出任何他们生前所知的秘密，亦没有死后得悉的知识，不知道任何操控者所不知道的——”

“这就是为什么复活石不是世界上最珍贵的魔法制品。”哈利说道。

“一点不错，”奇洛教授说道，“但如果有机会让我试用一下，我也不拒绝。”他的嘴唇弯成一个浅浅的、不冷不热的微笑；眼中的神色则更冰冷疏离。“这么说，你和邓布利多也谈过了。”

哈利点了点头。

窗帘染上了一抹浅蓝的色调，桌布上则出现了淡而精巧的雪花绣纹。奇洛教授的声音听上去十分平静。“校长可以非常有说服力，波特先生，我希望他没有说服你。”

“喊，当然没有，”哈利说道，“一秒钟都没糊弄住我。”

“我也希望没有。”奇洛教授说道，声音仍然非常平静。“要是我发现校长通过告诉你死亡是下一场伟大冒险，从而说服了你为了什么愚蠢的计谋而抛弃生命，我会极为恼怒的。”

“事实上，我认为校长自己都不相信这一说法。”哈利说道，又啜了一口茶，“他问我永生的话我能做什么，跟我说了那会很无聊之类的老台词，而他似乎并没发现这与他自己坚持的灵魂不朽之间有什么矛盾。事实上，他在声称灵魂不朽之前，给我长篇大论地讲了一堆想要永生是多么不好。我不太能想象他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但我并不认为他真的在脑子里有个自己会在死后世界永远存在下去的概念……”

屋子里的温度似乎开始下降。

“你注意到，”桌子另一端一个冷得像冰一样的声音说道，“邓布利多并不真的相信自己所说的。他不是在原则上妥协了，他是从一开始就没有原则。你已经变得愤世嫉俗了吗，波特先生？”

哈利低下头看着茶杯。“有一点，”哈利盯着他那杯可能品质极高、或

是贵得离谱的中国茶说道，“我确实有点懊恼，关于……人们的脑子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是的，”那个冰冷的声音说道，“我也发现那令人懊恼。”

“有什么办法能让人们不那么做吗？”哈利对着茶杯说道。

“确实有一个有用的咒语能解决这个问题。”

哈利满怀希望地抬起头，只见一个冰冷的、冷酷的微笑浮现在防御术教授的脸上。

然后哈利明白了。“我是说，除了阿瓦达索命咒之外。”

防御术教授大笑起来。哈利没有。

“不管怎么说，”哈利急忙说道，“我是多想了一下，没有把关于复活石最明显的建议提给邓布利多。你曾经见过一块上面画着一个三角，三角里有一个圆，圆里有一根线的石头吗？”

死一般的寒意似乎撤了回去，折叠收拢，平常的奇洛教授又回来了。“我没有印象。”过了一会儿，奇洛教授说道，然后沉思地皱起了眉，“那就是复活石？”

哈利把茶杯放在一边，然后在茶碟上画了那个在自己的隐形衣里看到的符号。然后，还没等哈利拿出自己的魔杖施个漂浮咒，茶碟就自己朝桌子那头的奇洛教授热切地飘了过去。哈利真的很想学无杖魔法，但是那显然大大超前于他现在的课程了。

奇洛教授仔细看了一阵哈利的茶碟，然后摇了摇头；过了一会儿，茶碟又飘回了哈利这边。

哈利把茶杯重新放回碟子上，一边心不在焉地注意到他之前画的符号消失了。“如果你碰巧看到了带这个符号的石头，”哈利说道，“而它真能和死后世界中的灵魂对话，一定要让我知道。我有几个问题要问梅林，或者哪个住

在亚特兰蒂斯附近的人。”

“一定。”奇洛教授说道。然后防御术教授重新举起了茶杯，像是要倒空杯子一样一饮而尽。“顺便说一句，波特先生，恐怕我们要提前结束今天的对角巷之行了。我本来希望会——算了。我只想说我今天下午还有另外的事情必须要做。”

哈利点了点头，喝掉了自己的茶，然后和奇洛教授一齐站了起来。

“最后一个问題。”哈利说道。奇洛教授的外套自己从衣帽架上飘了起来，朝防御术教授飞了过去。“因为世界上存在魔法，我也不再像起初那样相信自己的猜想了。所以在你最客观合理的推测中，不带任何痴心妄想地说，**你相信死后世界存在吗？**”

“如果我相信的话，波特先生，”奇洛教授一边披上外套，一边说道，“我还会在这里吗？”

第四十一章 额叶超驰¹

广阔而空旷的石墙划定出霍格沃兹城堡的界限，一月刺骨的寒风在周围怒啸，在刮过紧闭的窗和石头塔楼时发出奇怪的低吟与笛哨。新近落下的雪被吹走了大半，但仍有再度冻结的冰块一片片零散地附着在石块表面，反射出刺目的阳光。从远处看，绝似霍格沃茨眨动着成百只眼睛。

一阵突袭的狂风令德拉科瑟缩起来，试图更紧地贴住石墙，尽管已经不可能贴得更紧了。石墙感觉起来、闻起来都像极了冰块。某些完全无意义的本能似乎坚信他将会被刮下霍格沃茨的外墙，而免于坠落的最好办法是把时间浪费在这种无法抑制的条件反射上，多半还得去吐上一场。

德拉科尽力不去想他脚下那六层楼高的虚空，而是认真地考虑起自己该怎么杀了哈利·波特。

“你知道吗，马尔福先生，”他身旁的年轻女孩用聊天的语气说道，“如果一位先知告诉我，有朝一日我会徒手挂在城堡边缘，努力不往下看，也不去想我妈要是在场她会尖叫得多大声，我一定猜不出这种事是如何发生的，除了那一定是哈利·波特的错。”

早些时候：

两名盟军首领同时跨过隆巴顿的身体，他们的靴子以几乎相同的步调落了地。

现在他们与哈利之间只站着一个士兵，一位名叫赛缪尔·克莱蒙斯的斯莱特林男孩，他的手捏魔杖捏得发白，向上举起，支撑着他的虹光法墙²。男

1 额叶超驰：作者将大脑比作自动化控制系统，而大脑额叶则被比作超驰开关。<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2%9D%E5%8F%B6>

2 虹光法墙：来自于一款奇幻背景的角色扮演游戏《龙与地下城》（Dungeon and Dragons，也做D&D）的防护系法术设定，它能在任何形式的攻击中保护你。

孩的呼吸急促，但他的脸色显现出冷酷的决心，同样的冷酷决心正在他的长官眼中燃烧。哈利·波特站在虹光法墙之后，在走廊尽头一扇打开的窗边，他的双手神秘地背在身后。

他们拥有两倍于敌军的兵力，这场战役却艰难得几近荒谬。本应很轻松的，飞龙战队和阳光兵团在练习时配合得毫不费力，他们敌对了太长时间，以至于对彼此十分了解。士气高昂，两军都明白这次他们不仅仅是为自己而战，更是为了一个没有叛徒的世界而战斗。尽管两位长官惊讶地作出抗议，盟军士兵依然坚持自称为德赫的阳光龙骑士战队，并且制作了缭绕着火焰的笑脸标识作为他们的徽章。

但哈利的士兵们将自己的徽章变黑了——那不像是涂抹黑的，更像是他们把制服的一部分烧焦了——他们怀着不顾一切的愤怒在霍格沃茨城堡高处的各个地方作战。德拉科有时在哈利脸上看到的冷酷和怒火似乎传染给了这些士兵，他们作战时表现得这仿佛不是一个游戏。哈利已经把他的诡计倾囊而出，地板上和楼梯上滚动着一些小金属球（格兰杰认出那是“滚珠轴承”），若不清除那些球，他们就无法通行。只有哈利的军队练习过互相配合着施展悬停咒，使自己人飞起，恰好越过他们设置的障碍物……

你不能将游戏以外的设备带入游戏，但在游戏当中你可以任意施加变形咒，只要它们是安全的。当你的对手是个科学家抚养长大的男孩时，这太不公平了。谁知道滚珠轴承，滑板，或者高空绳索这类东西啊？

所以情况就变成了这样。

盟军的幸存兵力把哈利·波特军的最后残余力量逼到了死胡同。

韦斯莱和文森特同时突袭了隆巴顿，动作默契得不像是只练习了几小时，反倒像训练了几周似的，不过隆巴顿不知怎么做到了在自己倒下前诅咒了他们俩人。

于是现在还剩德拉科和格兰杰和帕德玛和塞缪尔和哈利，从塞缪尔的样子看起来，他的虹光法墙支撑不了多久了。

德拉科早已把魔杖对准了哈利，等着虹光法墙自然而然地倒下；在那之前不必浪费一个破盾钻咒。帕德玛将她的魔杖指向塞缪尔，格兰杰将魔杖瞄准哈利……

哈利仍然把手藏在背后，没有将魔杖指向任何目标；他望着他们，面若寒冰。

也许是虚张声势，但多半不是。

一阵短暂，紧张的沉默。

然后哈利开口说话了。

“我如今是反派了，”年轻的男孩冷酷地说，“如果你们觉得解决反派这么容易的话，最好三思。你们若能在我认真战斗的时候打败我，我就服输；而一旦你们输了，我们下次还会重头再来。”

男孩伸出手，德拉科看到他带着怪异的手套，指尖以特殊的浅灰色材料制成，搭扣将手套紧紧地束在他手腕上。

德拉科身侧，阳光将军惊惶不已地倒吸了口凉气。德拉科连问都没问，就念了破盾钻咒。

塞缪尔摇晃了一下，摇晃时发出一声尖叫，但他维持住了法墙；如果帕德玛或格兰杰即刻攻击，他们将会耗尽自己的力量，也许会直接惨败。

“哈利！”格兰杰叫道，“你开什么玩笑！”

哈利已经行动了。

当他从打开的窗户跃出的时候，他冷冷的声音说道，“如果你们敢，就跟过来。”

冰冷的寒风在他们周围肆虐。

德拉科的胳膊已经开始疲惫。

……原来，昨天，哈利仔细地向格兰杰精确地演示了如何变形他正戴着的手套，这用到了一种名为“壁虎刚毛”的材料；以及如何将变形出来的这种材质的碎块粘贴到鞋头上；而后哈利和格兰杰孩子气地玩了起来，试着在墙上和天花板上稍微乱爬了一阵。

并且，同样在昨天，哈利给了赫敏总共恰好两剂的羽落魔药，叫她装在口袋里，“以防万一”。

不管怎样，帕德玛反正不会跟着他们。她又没疯。

德拉科小心地把他的右手从墙上撕下来，伸得尽可能得远，又重新拍上石墙。在他旁边，格兰杰做着同样的事。

他们已经服用了羽落魔药。这打了游戏规则的擦边球，但除非他们之中的某一个确实跌落了下来，魔药不会起作用，因此只要他们不跌倒，就不能算是用上了这件道具。

奇洛教授注视着他们。

他们两人此刻绝对，彻底，全然是安全的。

另一方面，哈利·波特则死定了。

“我很好奇哈利为什么要这么做。”格兰杰将军深思地说道，她缓慢地将一只手的指尖从墙上撕下来，发出长长的粘糊糊的声响。她的手随即啪地拍回了墙上。“在杀了他之后，我一定要问他。”

令人惊奇的是他们俩原来拥有如此之多的共同点。

德拉科现在不是特别想说话，但他还是咬牙切齿地说，“可能是报仇。为了那次约会。”

“真的吗，”格兰杰说，“都过去这么久了。”

嘶吼粘上。噗喝撕下。

“他真是个小甜心啊。”格兰杰嘟哝。

嘶吼粘上。噗喝撕下。

“我一定要找个特别浪漫的方式来感谢他。”

嘶吼粘上。噗喝撕下。

“你又怎么得罪他了？”格兰杰问道。

嘶吼粘上。噗喝撕下。

冰冷的寒风在他们周围肆虐着。

有人或许会觉得再次脚踏实地后会更有安全感。

但若是那所谓实地是铺着粗糙木板的倾斜屋顶，而且上面结着比石墙上多得多的冰，而且你还得以极高的速度跑过去的话……

那么非常不幸，你会发现你大错特错。

“荧光附体！”德拉科喊道。

“荧光附体！”格兰杰咆哮。

“荧光附体！”德拉科嚎叫。

“荧光附体！”格兰杰怒吼。

那个遥远的身影边跑边闪避，同时手忙脚乱地继续攀爬，虽然没有击中过，但他们的距离渐渐拉近了。

直到格兰杰滑倒。

回想起来，这是必然的，在现实生活中你不可能高速跑过结冰的倾斜屋顶。

同样不可避免地，因为事出突然，不及思考，德拉科转身一把抓住格兰杰的右胳膊，拉住了她，只是她已经完全失去了平衡，向下滑去，还拉着德拉科一起，这一切都发生得太快——

紧接着是沉重而疼痛的倒地，落在屋顶上的除了德拉科自己的重量之外，还有一部分格兰杰的重量，如果她的落点离屋顶边沿再近点儿，他们估计就稳住了，可惜她的身体又倾斜了，腿也跌滑下去，另一只手疯狂地胡乱抓着……

这就是为什么德拉科最后会紧紧抓着格兰杰的手臂，握得指节都发白了。她的另一只手疯狂地朝屋顶边沿探去，而德拉科的鞋尖紧扣着屋顶的木板边缘。

“赫敏！”哈利在远处尖声大喊道。

“德拉科。”格兰杰低声轻语道，于是德拉科低头看她。

这或许是个错误。她身下是广阔的空旷，除了空气一无所有，他们悬挂在伸出霍格沃茨主楼石墙的屋顶边沿。

“他会来帮我的，”女孩低声轻语道，“但他会首先对我们俩施**荧光附体咒**，他不可能不这么做。你必须放开我。”

这本该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了。

她只是个泥巴种，只是个泥巴种，**只是个泥巴种！**

她甚至都不会受伤！

……德拉科的大脑听不进他此刻告诉自己的任何事。

“快放手，”赫敏·格兰杰低声说，她的眼睛闪烁着，毫无畏惧，“放手，德拉科，放手，你能够自己去打败他**我们必须赢德拉科！**”

有动静，什么人在向这边跑来，他越来越近了。

哦，理智点儿……

德拉科大脑中的声音太像哈利·波特在给他上课了。

……你难道要让你的大脑来掌控你的人生吗？

余波， |

当米里森·伯斯德在斯莱特林女孩儿们的公共休息室里重述那个故事时，达芙妮·格林格拉斯费了好大力气才忍住没有插话（休息室位于霍格沃茨湖底地窖，舒适而炫酷，每扇窗户的窗外都有游鱼悠然游过，并且摆满了让你随便躺的沙发）。主要是因为，在达芙妮看来，即便没有米里森的添油加醋，那仍然是个非常棒的故事。

“那么然后呢？”弗洛拉和赫斯提亚·卡罗屏住了呼吸。

“格兰杰将军朝上看着他，”米里森夸张地说，“然后她说，‘德拉科！你必须放开我！别替我担心，德拉科，我保证我会安然无恙！’你们觉得，马尔福那时怎么做的？”

“他说‘绝不！’，”夏洛特·威兰德叫道，“然后更紧地拉住了她！”

除了潘西·帕金森以外，所有听故事的女孩都点头称是。

“不是的！”米里森说，“他放开了她。然后他跳起来，击中了波特将军。结束了。”

一阵惊呆了的 默。

“他怎么能那么做！”夏洛特惊呼。

“她是个泥巴种，”潘西说道，听起来十分困惑，“他当然放手啊！”

“行吧，那么，一开始马尔福就不该抓着她！”夏洛特回击道，“但他

一旦抓住了她，他必须坚持到最后！尤其是在面临正在逼近的厄运之时！”坐在达芙妮身边的特蕾西·戴维斯边听边重重点头，表示非常赞成。

“我不明白为啥。”潘西说。

“因为你一丁点的浪漫细胞都没有，”特蕾西说道，“另外，你不能就那么让女孩掉下去。一个像那样放弃了女孩的男生……他能放弃任何人。他也会放弃你，潘西。”

“你啥意思，放弃我？”潘西问。

达芙妮再也不能忍了。“你知道的，”达芙妮阴沉地说，“某天你坐在咱们长桌哪儿吃早餐，紧接着你就发现，马尔福放弃了你，任你从霍格沃茨塔顶掉了下去。就是这个意思！”

“是的！”夏洛特说，“他是个能弃女巫于不顾的人。”

“你知道亚特兰蒂斯为什么衰落了吗？”特蕾西说，“因为某个跟马尔福一样的人放弃了它，这就是原因！”

达芙妮压低了嗓音。“实际上……若是一开始就是马尔福令赫敏，我是说格兰杰将军，滑倒呢？若是他原本是要令所有的麻瓜出身的人绊倒并摔下去呢？”

“你是说——”特蕾西大气都不敢出。

“正是如此！”达芙妮戏剧化地说，“假如马尔福是——斯滑特溜（斯莱特林）的继承人呢？”³

“下一任堕天魔王！”

这个槽吐得太绝了，憋着不说都可惜，因此当夜幕降临时，它早已传遍了霍格沃茨，第二天还上了《唱唱反调》的头条。

³ The Heir of Slipperin：这里的 Slipperin 是个谐音梗，跟 Slytherin 谐音。

余波，||

那天晚上，赫敏确保自己赶早到了他们通常呆着的教室，以便当哈利到那儿的时候，她正独自坐在椅子上，平静地读着书。

如果一扇门能被满怀歉意地推开的话，它正是被这样嘎吱嘎吱被打开的。

“呃。”哈利·波特清了清嗓子。

赫敏继续读着书。

“我，呃，有点抱歉，我没想让你真掉下屋顶什么的……”

实际上，那还是个蛮有趣的经历。

“我，啊……我没啥道歉的经验，假如你想我也能跪下，或者给你买点贵重的东西，赫敏我不知道咋向你道歉我该咋办你能直接告诉我不？”

她继续一声不吭地阅读。

其实，她也不知道哈利能怎么道歉。

此刻她只是对接下来的事怀有一种怪异的好奇，如果她再读一会儿书，会发生什么呢？

第四十二章 勇气

“浪漫？”赫敏说。“他们都是男孩好不好！”

“哇哦，”达芙妮说，听上去有点震惊，“你的意思是麻瓜们的确很厌恶这个吗？我从前还以为那是食死徒编出来的。”

“没编，”一个赫敏不认识的高年级斯莱特林女孩说，“是真的，他们必须秘密结婚，并且一旦他们被发现了，就要被一起烧死在火刑柱上。如果哪个女孩觉得这很浪漫，他们也会把她烧死。”

“这不对吧！”赫敏还想不出该如何作出回应时，一位格兰芬多女孩反对道，“这样就不可能有几个麻瓜少女活下来了！”

当时，她一直在安静地读着书，而哈利·波特继续努力试图道歉，赫敏很快明白过来，哈利意识到了，或许是他人生中头一回意识到，他干了件十分令人恼火的事；而哈利，绝对是人生中头一回，极度害怕会失去她这个朋友；她开始感到(a)愧疚和(b)哈利越来越焦急绝望的提议在走向令人担忧的方向。但她仍旧不知道什么样的道歉才是合适的，因此她建议让拉文克劳的女孩们对此投票表决——这回她不会操纵投票结果，不过这话她并没有说出来——哈利立即同意了。

第二天，几乎每个十三岁以上的拉文克劳女孩都投票让德拉科把哈利也扔下去一次。

赫敏感觉有点失落，这也太简单了吧，虽说这方式显然是公平的。

然而此刻，她站在城堡大门外，周围是霍格沃茨半数的女生，赫敏开始怀疑有些她不理解的事正悄悄上演，并且她极度不希望另外两位将军中的任何一位听说这些。

站在那种高度，不可能真看到下面的什么细节，只能在总体上看到一片由女生期待的脸构成的海洋。

“你根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对吧？”德拉科问道，听上去有点想笑。

哈利读过相当多他根本不该读的书，更别提还有那几条《唱唱反调》的头条了。

“大难不死的男孩令德拉科·马尔福怀孕？”哈利说道。

“好吧，你确实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德拉科说，“我还以为麻瓜厌恶这种事呢？”

“只有蠢货才会，”哈利说，“但是，呃，我们是不是有点，额，年龄有点小？”

“对她们来说不小了。”德拉科说。他轻蔑地哼了一声，“女孩！”

他们默默地走向屋顶的边沿。

“说起来，我这么做是为了报复你，”德拉科说道，“但你干嘛要来？”

哈利的大脑闪电般计算了一下，考虑各种因素，现在是否还太早……

“实话实说？”哈利说，“因为我是故意让她爬冰墙的，但我没想让她从屋顶掉下去。还有，呃，我是真的觉得有点过意不去。我是说，我猜我的确渐渐把她当作友好的竞争对手了。所以这是对她真诚的道歉，而不是阴谋或者别的什么。”

一阵停顿。

然后——

“好吧，”德拉科说，“我理解。”

哈利没有笑。这大概是他这辈子迄今为止最费劲的一次压下自己的笑容。

德拉科看了看屋顶的边沿，做了个鬼脸：“故意把人扔下去可比不小心掉下去困难得多，不是吗。”

出于本能的恐惧，哈利的另一只手抓紧了屋顶，他的指节在冰凉的石块上泛白。

你可以在意识里清楚地知道已经喝下了羽落魔药。但潜意识却全然是另一回事。

“德拉科，”哈利说，控制住声音不容易，但那帮拉文克劳女生早已给他们写好了剧本，“你必须放开我！”

“好哇！”德拉科说，松开了哈利的胳膊。

哈利的另一只手竭力抓着屋顶边沿，然后，没来得及做任何决定，他的手指坚持不住了，哈利掉了下去。

有那么短短一瞬，哈利的胃差点儿跳到他喉咙里，他的身体绝望地试图调整姿势，虽然没有任何可能的方式能够做到。

有那么短短一瞬，哈利能感觉到羽落魔药起了作用，他开始减速，一种摇晃，缓冲的感觉。

继而有什么东西拉了哈利一把，他又开始向下加速，比重力加速度还快

哈利张开嘴，开始尖叫。同时他的一部分大脑试图想出些创造性的事来做，一部分大脑试图计算出他还剩多久来进行创造性思维，剩下的一丁点则意识到他会在完成剩余时间计算之前撞到地面上——

哈利拼命努力想让呼吸平静下来，但同时他能听到所有女孩的尖叫，她们都倒在了地上或是彼此身上，而这完全无法帮助他控制自己。

“我的老天。”把哈利抱在怀中的那位陌生男人说道。他穿着陈旧的衣服，脸上有着淡淡的疤痕。“我想象过我们某天会再次碰面，但在所有可能的碰面方式中，我从没想过你会从天上掉下来。”

哈利记起了他看到的最后的景象，那个倒下的身体，他喘着气努力说道，“奇洛……教授……”

“过几小时他就会好起来的，”抱着哈利的陌生男人说，“他只是累坏了。要不是亲眼看见，我会以为这是不可能的……他放倒了足足两百名学生，为了确保不放过那个对你施放恶咒的人……”

那个男人很温柔地扶着哈利站在地上，支撑着他。

哈利小心地保持着平衡，朝那男人点了点头。

他一松手，哈利立刻倒了下来。

男人再次帮他站了起来。自始至终，他都隔在哈利和那些正从地上爬起来的女孩们中间，头一直瞥向女孩们的方向。

“哈利，”男人轻声地说，但非常严肃，“你知道这些女孩中有哪个可能会想杀了你吗？”

“这不是谋杀，”一个声音吃力地说道，“只是愚蠢。”

这回轮到陌生的男人似乎差点摔倒了，他脸上写满了震惊。

奇洛教授已经从他摔倒的草地上坐了起来。

“我的天啊！”男人倒抽了一口凉气，“你不该——”

“卢平先生，你多虑了。再强大的巫师也不可能单凭力量施这样的魔咒。你需要的是效率。”

不过，奇洛教授仍然没能站起来。

“谢谢您。”哈利轻声说。然后，“谢谢您。”他也对站在他身边的男人说道。

“发生了什么？”那人疑惑地问。

“我早该事先想到的，”奇洛教授说，他的声音干脆利落，带着谴责的意味，“有相当一部分女孩试图把波特先生召唤到她们自己的，专属的怀抱里。如果单独来看的话，我想，她们中的每个人一定都觉得自己非常温柔。”

哦。

“把它当做一堂关于事先筹备的教学课吧，波特先生，”奇洛教授说，“如果不是我坚持必须由至少两个成年人来见证这个小小的活动，而且我们俩都要拿着魔杖的话，卢平先生就不会在这里减慢你跌落的速度了，你就会受很严重的伤。”

“先生！”那个男人说道——显然，他就是卢平先生，“你不该对这孩子说这种话！”

“谁是——”哈利开口问道。

“除我以外，唯一有空过来观看这次事件的人，”奇洛教授说道，“我来介绍莱姆斯·卢平给你认识，他会在这儿留一段时间，教学生施放守护神咒。不过我听说你俩已经见过面了。”

哈利观察着那个男人，感到有些困惑。如果他见过这张带着淡淡疤痕的脸，那奇怪的，温柔的微笑的话，他应该记得的。

“我们在哪儿见过？”哈利问。

“在戈德里克山谷，”那人答道，“我可是给你换了不少尿布。”

卢平先生的临时办公室是一个小小的石头房间，里面有张小小的木质桌子，哈利看不见卢平教授坐着的是什么，估计是张小小的凳子，就像在桌子前放的那张一样。哈利猜想卢平先生不会在霍格沃茨呆太久，也不太会使用这间办公室，因此他告诉家养小精灵别浪费力气收拾了。他是一个连家养小精灵都

不愿意麻烦的人，这就说明了他的一些品格。具体地说，这说明他被分到了赫奇帕奇，因为，据哈利目前所知，赫敏是唯一一个担心会麻烦家养小精灵的非赫奇帕奇人。（哈利本人觉得她的良心不安有些傻气。起初创造家养小精灵的人当然是邪恶得无法言表，这很明显；但这并不意味着赫敏现在应该拒绝让这些智慧生物做苦工，毕竟他们被创造者赋予了把苦工当作享受的天性。）

“请坐，哈利。”男人轻声说。他的正式长袍质量很差，并不是很破烂，但看得出来经历了时间的磨损，已经无法用简单的恢复魔咒修复如初。让人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词就是潦倒。然而，不知道为什么，他身上却显露出一种尊严，是无法通过质地优良、价格昂贵的长袍获得的，它与华美的长袍格格不入，只属于破旧的衣衫。哈利以前听说过谦逊一词，但他从没见过真正的谦逊——他只见过人们为自己的谦虚态度感到自得，把它当成自己的风格，以期吸引别人的注意。

哈利在卢平先生短小的书桌前那张小小的木头凳子上坐下了。

“谢谢你来我这儿。”男人说。

“不，应该谢谢您救了我，”哈利说，“如果您需要做任何不可能的事，请务必让我知道。”

男人似乎犹豫了一下。“哈利，我能……问你一个私人问题吗？”

“当然了，请问吧。”哈利说，“我也有好多问题想问您。”

卢平先生点了点头。“哈利，你的继父继母对你好吗？”

“我的父母，”哈利纠正道，“我有四位父母。迈克，詹姆，佩妮，和莉莉。”

“啊。”卢平先生应道。继而他又说了声“啊”。他似乎在用力眨眼，“我……听到你这样说我很高兴，哈利，邓布利多不肯告诉我们你在哪儿……我担心他觉得你应当有一对邪恶的继父继母，或者诸如此类……”

考虑到他跟邓布利多的首次接触，哈利不确定卢平的忧虑是多余的；但他事实上一切顺利，所以他什么都没说。“我的……”哈利在寻找一个合适的

词，既不抬高也不贬低……“另一对父母是怎样的呢？我想要知道关于他们的，嗯，全部。”

“要求不低啊。”卢平先生说道。他的一只手擦过前额，“好吧，让我们从最开始讲起。当你出生的时候，詹姆太高兴了，每次拿起魔杖都金光闪闪，这持续了整整一周。即便在这之后，他只要抱起你来，或者看见莉莉抱着你，或者哪怕一想起你，魔杖又会发出金灿灿的光芒——”

哈利每次看表，都发现又是半个小时过去了。让莱姆斯错过了晚餐，他感到有点不好意思，尤其是因为哈利自己等会儿可以把时间拨回晚上七点，但他们俩都不愿意因为错过晚餐这种小事停下来。

终于，在莱姆斯兴致勃勃地详细描绘詹姆如何在魁地奇比赛中创造奇迹时，哈利不忍心直接打断他，而是鼓足勇气问出了那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就在这时，”莱姆斯说道，他的眼睛明亮地闪烁着，“詹姆完成了一记**反身翻腾三周转体跳！**全部观众都疯狂了，甚至有的赫奇帕奇都在叫好——”

亲历现场的话也许能受到感染吧，哈利暗想——虽然对他来说估计不会有什么效果——然后说：“卢平先生？”

哈利语气中的某些东西一定传达给了对方，他一句话没说完就停了下来。

“我爸爸欺负过人吗？”哈利问。

莱姆斯看了哈利好一会儿。“有过那么一阵子，”莱姆斯回答道，“但他很快就长大懂事了。你从哪儿听说的？”

哈利没回答，他试图去想一些能转移怀疑目标的实话，但想得不够快。

“算了，”莱姆斯叹了口气，“我能猜出来是谁。”那张有着淡淡疤痕的脸不满地皱了起来，“这种事怎么能对——”

“我爸爸有什么可以解释他这种行为的借口吗？”哈利问道，“比如悲惨的家庭生活，或者其他类似的事？还是他只是……生性恶劣？”或者冷酷？

莱姆斯用手把头发梳到脑后，这是哈利第一次看到他表现出紧张的姿势。

“哈利，”莱姆斯说，“你不能仅仅凭你父亲还是个年轻男孩的时候做的事来评判他！”

“我也是个年轻的男孩，”哈利说，“但我会评判我自己。”

听到这话，莱姆斯眨了两次眼睛。

“我想知道为什么，”哈利说，“我想试着去理解，因为在我看来，这似乎没有任何借口可言！”他的声音有些颤抖，“请告诉我你知道的所有原因，他为什么要那样做，哪怕听起来不大好。”好让我不会落入同样的陷阱，无论是何种陷阱。

“如果你身在格兰芬多，当时就流行做那种事，”莱姆斯缓慢地，不大情愿地说道，“而且……我当时并没有想到这点，我还以为是反过来的，但……也许事实上是布莱克拉着詹姆要做出些事的……布莱克太迫切的想向大家表明他反对斯莱特林了，你要明白，我们都希望相信血统并不意味着宿命——”

“不，哈利，”莱姆斯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布莱克不逃命，反而去追捕彼得。那天，布莱克似乎是为了悲剧而去制造悲剧。”男人的声音颤抖了，“根本没有任何迹象，毫无预警，我们都以为——想到他要——”莱姆斯的声音戛然而止。

哈利在哭，他没法控制，从莱姆斯那里听到事情始末比他自己的感受还痛苦。哈利失去了双亲，但并不记得，他只是从故事中听说过他们。莱姆斯·卢平在不到二十四小时内失去了所有的好朋友；而他失去最后那位朋友，彼得·佩蒂格鲁，实在是毫无理由。

“有时想起他在阿兹卡班，依然让人伤心，”莱姆斯停了下来，几乎是用耳语的声音说道，“我很庆幸，哈利，食死徒不允许探监。那意味着我不必为自己不去看他感到羞耻。”

哈利使劲吞了几下才能开口说话。“你能跟我讲讲关于彼得·佩蒂格鲁的事吗？他是我爸爸的朋友，似乎——我应该知道，应该记住——”

莱姆斯点了点头，他的眼中也盈满了泪水。“我想，哈利，如果彼得知道他会以那种方式死去的话——”男人的声音哽咽了，“彼得比我们任何人都更害怕黑魔王，如果他知道自己会以那种方式死去的话，我想他不会去做的。但是彼得知道其中的危险，哈利，他知道危险是真实存在的，这一切可能会发生，而他还是留在了詹姆和莉莉的身边。在霍格沃茨的时候，我一直奇怪为什么彼得没有被分进斯莱特林，或者拉文克劳，因为彼得是如此热爱秘密，简直无法拒绝秘密的诱惑。他会去发掘他人的私事，那些人们想要藏起来的隐私——”莱姆斯短暂地苦笑了一下，“但他不会利用这些秘密，哈利。他只是想知道而已。之后黑魔王的阴影笼罩了一切，彼得选择跟詹姆和莉莉并肩作战，绝妙地利用了他的天赋，于是我明白了分院帽为什么会把他分到格兰芬多。”莱姆斯的声音激昂起来，洋溢着骄傲，“如果你是像戈德里克那样的英雄，勇敢，强大，就像一般人心目中的格兰芬多那样，那么与朋友并肩作战是件很容易的事。但如果彼得比我们所有人都更加恐惧，这不也意味着他是最勇敢的人吗？”

“是的，”哈利回应道。他的声音哽咽了，几乎无法说话，“如果你能，卢平先生，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我想另一个人也该听听彼得·佩蒂格鲁的故事，他是赫奇帕奇一年级的新生，名叫纳威·隆巴顿。”

“爱丽丝和弗兰克的孩子，”莱姆斯说，他的声音变得很悲伤，“我明白了。这不是个幸福的故事，哈利，但我可以再讲一遍，如果你觉得能帮到他的话。”

哈利点了点头。

一阵短暂的沉默降临。

“布莱克和彼得·佩蒂格鲁之间有任何没解决的纠葛吗？”哈利问道，“有

任何理由让他去找佩蒂格鲁先生吗，哪怕没有严重到杀人的程度？比如有什么彼得·佩蒂格鲁知道的秘密，布莱克也想知道，或者想通过杀死彼得隐瞒起来？”

莱姆斯的双眼中闪烁着一些光芒，但他摇了摇头，说道：“其实没什么。”

“也就是说的确有点什么。”哈利说道。

苦涩的微笑再次浮现在那花白的髭须下。“你身上有一部分彼得的特质，我看得出来。但那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哈利。”

“我是个拉文克劳，我本来就不该试图抵抗秘密的诱惑。而且，”哈利换更严肃的语气说，“如果布莱克愿意为此付出被逮捕的代价，我实在没法不认为它很可能事关重大。”

莱姆斯看起来十分不自在。“我觉得应该等你长大些再告诉你，但说实在的，哈利，那不重要！只是我们学生时代的一些往事。”

哈利无法准确地指出他究竟找到了什么线索，或许是莱姆斯声音中那种紧张的调子，或许是他说等你长大些时的语气，让哈利心中突然灵光乍现，凭直觉跳到了结论……

“事实上，”哈利说，“我想我大概已经猜到了，对不起。”

莱姆斯抬起他的眉毛：“你猜到了？”他听上去有些怀疑。

“他们曾经是恋人，是不是？”

一阵尴尬的停顿。

莱姆斯缓慢地，黯然地点了下头。

“曾经是，”莱姆斯说，“很久以前。那是一段可悲的关系，以巨大的悲剧做结，至少在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是这么想的。”悲哀的困惑在他脸上显现，“但我以为一切都早已结束，已经埋葬在成年人的友谊之下，直到布莱克杀了彼得的那天。”

第四十三章 人文主义，第一部分¹

一月和暖的阳光照耀在霍格沃茨校外寒冷的原野上。

对于某些学生来说正是自习时间，另外一些则提前下课了。对于报名了一年级生来说这是练习某个特定咒语的时间。这个咒语最好在室外，在澄澈的蓝天和明媚的阳光下学习，而不是限制在教室之中。曲奇和柠檬水也被认为是有助学习的。

这个咒语的预备动作复杂而精细；你要以正确的角度精确地转动魔杖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然后食指和拇指精确地移动正确的距离……

魔法部认为这意味着在五年级前尝试传授这个咒语只会是徒劳无功。更小的孩子学习这个咒语的案例只有几个，而这些例外都被解释成了“天赋异禀”。

或许这样说并不是很礼貌，但哈利开始理解为何奇洛教授曾声称把魔法部课程委员会作为垃圾填埋能对全体巫师做出更大的贡献。

这些动作确实复杂而精细。但这并不能阻止你在十一岁的时候学习这个咒语。这只意味着你需要更加小心，并在练习各个动作上花费比平常多的多的时间，仅此而已。

大多数高年级学生才能学会的魔咒需要的魔力比低年级学生能召集到的更多。但守护神咒并非如此，它的难度并不是因为需要太多魔法，而是它需要的不仅是魔法。

它需要你内心深处的温暖而幸福的感觉，那些充满爱的回忆，这种力量与通常咒语所需要的不同。

哈利转动魔杖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手指滑过了精确的距离……

“祝你在学校里一切顺利，哈利。我给你买的书够用了吗？”

¹ 人文主义：（亦作人本主义）是一种强调人的价值的世界观。以理性推理为思想基础，提倡维护人性的尊严，反对暴力，主张自由平等和自我价值体现。详见：<http://baike.baidu.com/view/6542.htm>

“书是永远不够的……但是你真的努力了，是非常，非常，非常接近成功的努力。”

当哈利第一次回忆这段记忆，尝试将之注入咒语时，他不禁热泪盈眶。

哈利举起魔杖挥舞着，这部分动作不需要精确，只要大胆而坚定。

“呼神护卫！”哈利喊道。

什么也没发生。

连一点闪光也没有。

当哈利抬头看时，莱姆斯·卢平还在研究哈利的魔杖，略显苦恼的表情出现在他那依稀带着伤痕的脸上。

最后，莱姆斯摇摇头。“我很抱歉，哈利。”这个男人轻声说道，“你挥舞魔杖的动作完全正确。”

此时各处都没有闪烁光亮，因为其他本应在练习守护神咒的一年级生都在用眼角瞥视哈利。

眼泪又开始在哈利的眼中打转。这次可不是幸福的泪水。哈利想过了，什么都想过了，却从未料到会是这样。

被告知你不够幸福竟是如此羞耻。

是什么安东尼·戈德斯坦拥有而哈利没有的东西使得安东尼的魔杖能够发出明亮的光芒？

难道安东尼更爱他自己的父亲吗？

“你用了什么想法施法？”莱姆斯说。

“我爸爸，”哈利用颤抖的声音说，“我让他给我买些书带到霍格沃茨来，而他照做了，而且那些书很贵，之后他问那些书够用吗——”

哈利没有试着解释维瑞斯家族的座右铭。

“在尝试另一个想法前先休息一下，哈利。”莱姆斯说。他指了指坐在地上的一些其他学生，他们的表情或失望，或尴尬，或悔恨，不一而足。“在你觉得因为不够感恩而羞愧的时候你是没法施放守护神咒的。”卢平先生的声音里含着一丝温柔的同情，有那么一会儿，哈利想要殴打什么东西。

哈利转过身，悄悄走近那些施放失败的学生坐着的地方。那些学生的施法动作经过确认没有问题，目前正应该寻找更幸福的想法；从他们的表情来看似乎没什么进展。他们中许多人的法袍镶着深蓝色的边，有几个是红色的，只有孤零零的一个赫奇帕奇女孩还在哭泣。斯莱特林们根本懒得出席，除了达美妮·格林格拉斯和特蕾西·戴维斯，她们还在试着学会施法动作。

哈利扑通一声坐在冬季寒冷而干枯的草地上，坐在最让他惊讶地失败了的学生身边。

“哦，你也没能成功。”赫敏说。她先是从练习场跑掉了，但在那之后又回来了。你需要靠近看到她通红的双眼才能确认她刚刚哭过。

“我，”哈利说，“我，我大概会比现在感觉糟得多，如果你没失败的话。你是我，我所知道的，我所认识的，最好的人。赫敏，既然你也不能成功，这意味着我也许，还可能是，还是善良的……”

“我真应该去格兰芬多的。”赫敏呢喃道。她用力眨了眨眼，没让泪水流出来。

男孩和女孩并排向前走，绝没有拉着手，但彼此从对方的存在上获得了某种力量，让他们在沿着通往霍格沃茨大门的通道向前走的时候，能忽视同年级同学们的窃窃私语。

哈利无论用什么幸福的念头都无法施放守护神咒。但让他更难受的是人们对这似乎并不吃惊。赫敏也没能成功。人们对此非常吃惊。哈利看到她和他一样，也开始收到一些警视。其他失败了的拉文克劳没有收到这种目光。但赫

敏是阳光将军，而她的粉丝们把这件事当作她在某种意义上辜负了他们，就像是她背叛了一个她从未许下的诺言。

他们两人进入了图书馆研究守护神咒。这是赫敏用来处理苦恼的方法，有时候这也是哈利的方法。调查，学习，试图去理解为什么……

书上的说法证实了校长告诉哈利的事情；常有在练习中无法施放守护神咒的法师可以在真正的摄魂怪面前成功施放，从彻底失败一路达到完整肉身的守护神。这违背了所有逻辑。摄魂怪的恐惧光环应该会让人更难保持幸福的想法；但这就是事实情况。

于是两人都要最后尝试一次，他们绝不可能不去最后试一次。

摄魂怪来霍格沃茨的日子到了。

哈利预先将他父亲的石头——这块石头平时都以小钻石的形态镶在他小指的戒指上——变回原样，并将这块巨大的灰石头放进他的储物袋里。以防哈利的魔法在他面对世上最黑暗的生物时完全失效。

哈利已经开始感到悲观消极了，而他甚至还没有面对摄魂怪。

“我打赌你可以做到，而我不行。”哈利小声说道。“我打赌这就是会发生的情况。”

“我觉得不太对劲。”赫敏说。她的音量比他还小。“我今天早上尝试的时候发现的。当我最后扬起魔杖的时候，就在我说出魔咒之前，就觉得不太对劲。”

哈利什么也没说。打从一开始，他就有同样的感觉，尽管他尝试了五次，用了五种不同的想法才最终确认了这一点。每当他试着扬起魔杖，就感觉咒语是空洞的；他正在尝试学习的咒语不适合他。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将成为黑巫师。”哈利说。“许多不能施放守护神咒的人都不是黑巫师。戈德里克·格兰芬多就不是黑巫师……”

戈德里克打败了黑魔王们，努力使平民免受贵族欺凌，麻瓜不受巫师迫害。他有许多杰出而忠诚的朋友，并因为这样那样的正义使命失去了其中的一半多。他听过伤员的尖叫，就在他召集起来保护无辜者的军队中；年轻而勇敢的巫师们响应他的号召而来，而他之后埋葬了他们。直到最后，当他的巫术在他老年时期开始衰退时，他聚集了另外三个同时代最强大的巫师从平地建起了霍格沃茨；这是戈德里克名下唯一一个无关战争——任何类型的战争，无论多么正义——的伟大成就。是萨拉查，而不是戈德里克，在霍格沃茨开设第一门战斗魔法课。戈德里克开设了霍格沃茨的第一门草药学课程，教授关于成长中的绿色生命的魔法。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他也从未能够施放守护神咒。

戈德里克·格兰芬多是个好人，但不是个幸福的人。

哈利并不相信存在主义焦虑²，他不能忍受阅读爱抱怨的英雄，他知道有上亿人乐于用一切换取他的位置，而且……

而且在他临终之时，戈德里克告诉赫尔加（萨拉查离弃了他，而罗伊纳已经去世了）他完全不后悔，而且他没有告诫他的学生不要追随他的脚步，永远没人能说他劝过谁不要追随他的脚步。如果对他来说是正确的，那么哪怕是霍格沃茨最小的学生，他也不会叫他们做出错误的选择。而对于那些确实追随他脚步的人，他希望他们能够记住，格兰芬多曾嘱咐过他的学院，他们应当过得比他幸福。金色与红色从此以后会是明亮而温暖的颜色。

赫尔加抽泣着向他发誓，当她成为校长之时一定会传达到。

随后戈德里克死去了，没有留下幽灵。而哈利把书还给赫敏，走开了一小段距离。这样她就不会看到他在哭泣。

难以想象一本有着无害的标题：“守护神咒：能与不能施放的巫师”会是哈利所读过的最悲伤的书。

² 存在主义焦虑：原文是 Angst，出自存在主义哲学，详见：<http://zh.wikipedia.org/zh/%E5%AD%98%E5%9C%A8%E4%B8%BB%E4%B9%89>

哈利……

哈利不愿意……

被写进那本书里。

哈利绝不愿意。

学校里其他人似乎都认为不能施放守护神的人就是坏人，简单明了。不知为何，戈德里克·格兰芬多也无法施放守护神咒这件事似乎没人提起。或许人们不去谈论这一点是为了尊重他的遗愿。弗雷德和乔治大概不知道这一点，而哈利当然不会告诉他们。也可能其他失败者不提这一点，是因为和被认为不幸福相比，被当作黑巫师要没那么丢脸，对名誉和地位的损失要小些。

哈利看到赫敏坐在他旁边，正在用力眨眼；他好奇她是不是想到了罗伊纳·拉文克劳，那也是个爱书的人。

“好吧。”哈利小声说。“想些开心的事换换脑子。如果你能放出一个完整肉身的守护神，你认为那会是什么动物？”

“一只水獭。”赫敏立刻回答。

“一只水獭？”哈利难以置信地小声问道。

“是的，一只水獭。”赫敏说。“你的又会是什么？”

“游隼。”哈利毫不犹豫地说。“它俯冲速度可以超过三百公里每小时，是速度最快的生物。”游隼一直以来都是哈利最喜欢的动物。哈利决意将来要成为阿尼玛格斯，只为变成这种形态，然后用自己的翅膀的力量飞翔，用更锐利的目光俯视大地……“但为什么是水獭？”

赫敏笑了笑，没有说话。

霍格沃茨宏伟的大门打开了。

孩子们一起走着，沿着通往未禁森林的道路一直走，穿过了森林。太阳

逐渐降低到地平线上，影子被拉长，阳光穿过冬季树林的光秃树枝；已经是一月，而在这天，一年级的学生被安排最后到摄魂怪面前学习。

道路突然转弯，转向另一个方向，而他们都看到了远处那森林中的一片空地。那是枯萎的冬季土地，逐渐变黄的干草上覆盖着少许余雪。

那几个人影从这里看仍然很小。两个微亮的白光点是傲罗们的守护神们，一个更亮的银色光点是校长的守护神，靠近一个……

哈利眯起眼。

一个……

这一定纯粹是哈利的想象，因为摄魂怪绝不可能越过三个肉身守护神还能产生影响，但他觉得自己能够感觉到那空虚的接触，扫过他的心灵，径直扫到他柔软的内心之中，完全无视大脑封闭术的壁垒。

西莫·斐尼甘的脸色灰败，颤抖着回到在星星点点地洒着积雪的枯黄草地上熙熙攘攘的学生们中间。西莫的守护神咒是成功的，但在校长消除自己的守护神后到你施放你自己的守护神之前有一段时间间隔，你会毫无保护地面对摄魂怪的恐惧。

哪怕十一岁的巫师抗性较弱，大脑也还在发育，在五步的距离上暴露至多二十秒也一定是安全的。摄魂怪的力量对于人们的影响强度变数很大，这一点目前也还没有被充分搞清，但是二十秒钟一定是安全的。

在五步的距离上面对摄魂怪暴露四十秒钟有可能造成永久性损害，虽然只对于那些最敏感的对象有效。

哪怕是以霍格沃茨的标准这也是一个严酷的训练。这里学习驾驭鹰头马身有翼兽飞行的方式是把你扔到一头的身上然后叫你开始飞行。哈利不是过度保护的支持者。而且如果你考虑霍格沃茨四年级学生和十四岁的麻瓜之间的成熟性的差异，显然麻瓜过于溺爱他们的孩子了……但即使是哈利也开始怀疑这

是不是有些拔苗助长。不是每个伤口事后都能痊愈。

但如果你不能在这种情况下施放咒语，那么这意味着你不能依靠守护神咒来保护自己；过于自信对于巫师要比对于麻瓜更危险。摄魂怪不仅会吸取你幸福的想法，还会吸取你的魔法和肉体活力，这意味着如果等待的时间太长，或者你没有认出接近的恐惧感，直到摄魂怪进入它的攻击距离，你有可能会无法幻影移形逃走。（在他阅读到的内容中哈利相当惊恐地发现，有些书声称摄魂怪的吻会**吃掉你的灵魂**，从而导致受害者进入永久性无意识的昏迷状态。而相信这一点的巫师故意用摄魂怪之吻来处决罪犯。显然某些所谓的罪犯是无辜的，况且就算他们不是无辜的，**毁掉他们的灵魂**？如果哈利相信灵魂存在的话，他会……大脑一片空白，他实在是不知该对此如何评论。）

校长很注重安全，因此有三个傲罗在此守卫。他们的首领是一位亚洲人长相的男性，表情严肃，但还不到冷酷——科莫多傲罗。他的魔杖始终握在手中。他的守护神，一只像凝固月光般的猩猩，在摄魂怪和等待中的一年级生之间来回踱步；和猩猩一起移动的明亮白色猎豹是巴特纳鲁傲罗的。这个人有着尖锐的目光，他黑色的长发束成了马尾，蓄着编成辫子的山羊胡子。这两位傲罗，以及他们的两尊守护神，时刻监视着摄魂怪。在笼子与学生相反的一侧是正在休息的戈雅诺夫傲罗，又高又瘦，面色苍白，胡子拉碴。他坐在自己无声无杖召唤出的一张椅子上，保持着漫不经心的扑克脸，扫视着全局。奇洛教授在一年级生开始尝试之后不久就到场了，他的视线从未远离哈利。小个子的弗立维教授——前决斗冠军——正心不在焉地转着他的魔杖；而他的目光，从占满他的脸的巨大而蓬松的胡须之间向外凝视，一直集中在奇洛教授身上。

这一定是哈利的想象，但每当校长的守护神消失，下一个学生进行测试时，奇洛教授似乎都会微微畏缩一下。也许奇洛教授也在想象和哈利相同的安慰剂效应³，有如空虚的回流轻抚过他的心灵。

“安东尼·戈德斯坦。”校长的声音叫道。

哈利静静地走向西莫，与此同时，安东尼开始走向闪光银色凤凰，以及

³ 安慰剂效应：这里实际上强调的是对于摄魂怪的认知带来的效果，而不是摄魂怪本身的力量。安慰剂效应本身详见 <http://baike.baidu.com/view/6270.htm>

……那个在破斗篷之下的东西。

“你看到了什么？”哈利低声向西莫问道。

当哈利尝试收集数据的时候，许多学生都没有回答哈利；但是西莫是混沌军团的斐尼甘，哈利手下的一名中尉。也许这不太公平，但是……

“死尸，”西莫悄声说道，“灰暗而粘滑……泡在水里死去多时……”

哈利点点头。“许多人看到了相同的景象。”哈利说。尽管是虚假的，他还是装出充满信心的样子，因为西莫需要这个。“去吃点巧克力，你会感觉好些的。”

西莫点点头，蹒跚走向放着用于治疗的糖果的桌子。

“呼神护卫！”一个男孩的声音喊道。

然后是一片震惊的抽气声，有些甚至来自傲罗。

哈利转过身来看——

一只明亮的银色鸟儿站在安东尼·戈德斯坦和笼子之间。那只鸟儿扬起头放声啼鸣，而那啼鸣也是银色的，像金属一样明亮、坚硬而美丽。

哈利大脑深处的一个声音说道，如果那是游隼，我就在他睡觉时勒死他。

闭嘴。哈利对那个想法说，你想让我们成为黑巫师吗？

那又如何？反正你终究会成为黑巫师的。

这个……不是哈利通常会有的想法……

这是安慰剂效应，哈利再次对自己说，摄魂怪不可能真的越过三个肉身守护神影响到我，我只是在按我的猜测进行想象。当我真的面对摄魂怪时，那会是完全不同的感觉，然后我就会知道我之前只是在犯傻。

这时哈利的后背微微一凉，因为他有预感，没错，确实会完全不同，而

且不是积极的方向。

银光闪耀的凤凰从校长的魔杖中一跃而出。那只小一些的鸟消失了，安东尼·戈德斯坦开始往回走。

校长没有继续叫下一个人，而是走向安东尼。他的守护神留在原地守着摄魂怪。

哈利瞥了一眼在闪光的猎豹身后赫敏原先站着的地方。下一个轮到的是赫敏，但现在稍微推迟了。

她看上去很紧张。

之前她曾礼貌地请求哈利停止尝试替她排解紧张情绪。

邓布利多护送安东尼归队的时候一直在微笑；笑容很浅，因为校长看上去非常，非常疲惫。

“难以置信。”邓布利多用远弱于平时的声音说道。“一年级学生施放出一个肉身守护神。其他成功施放的年轻学生数量也令人惊讶。奎里纳斯，我必须承认你已经证实了你的观点。”

奇洛教授低头致意。“我只是做了一个足够简单的猜测。摄魂怪通过恐惧来进行攻击，而儿童不那么害怕。”

“不那么害怕？”戈雅诺夫傲罗在他的座位上说。

“我也这样问过。”邓布利多说。“而奇洛教授指出成年人有更多的勇气，而不是更少的恐惧；这个想法，我承认，从未出现在我脑海里。”

“这不是我原来的准确措辞。”奇洛教授不冷不热地说道。“但这么说也可以。那么校长，我们的协议剩下的内容呢？”

“如你所言。”邓布利多无奈地说，“我承认我没想到会输掉赌注，奎里纳斯，但你已经证明了你的睿智。”

所有学生都困惑地看着他们，除了赫敏，她正在盯着笼子的方向，盯着那高高的破败的长袍；而哈利，他正在看着所有人，因为他在想象着自己陷入神经质的状态。

奇洛教授用毋庸置疑的口吻说：“现在我被许可传授死咒给想要学习这个咒语的学生。这将使得他们在面对黑巫师或其他害虫时会安全得多。只有蠢货才会认为他们不会另行学会致命魔法。”奇洛教授停了一下，眯起眼睛。“校长，我恭敬地指出您似乎状态不佳。我建议您把今天剩余的任务交给弗立维教授。”

邓布利多摇摇头。“今天的任务马上就要完成了。奎里纳斯，我会坚持下来。”

赫敏走向安东尼。“戈德斯坦上校，”她说道，声音有一点颤抖，“你能给我些建议吗？”

“不要害怕。”安东尼坚定地说。“不要考虑任何它让你去想的东西，你不能只是把魔杖举在身前当作抵抗恐惧的盾牌，你要扬起你的魔杖以赶走恐惧。就这样，把幸福的想法凝聚成形……”安东尼无奈地耸耸肩。“我是说，这些话我都听过，但是……”

其他学生开始聚集在安东尼身边，问着他们自己的问题。

“格兰杰小姐？”校长说道。他的声音很和缓，不过也许只是因为虚弱。

赫敏挺直了她的肩膀，跟着校长走开了。

“你看到在那斗篷下有什么了吗？”哈利对安东尼说。

安东尼惊讶地看着哈利，然后说道：“一个个子非常高的死人，我是说，有着死人的形状和死人的颜色……只是看着他就让人痛苦，而且我知道那是因为摄魂怪在试图伤到我。”

哈利回头，看到赫敏正面对着那座笼子和笼子里的斗篷。

赫敏举起魔杖，摆出起手势。

校长的凤凰闪烁着消失了。

而赫敏可怜巴巴地小声尖叫了一声，畏缩了——

后退了一步，哈利可以看到她的魔杖挥动起来，然后她扬起魔杖喊道：“呼神护卫！”

什么也没发生。

赫敏转身就跑。

“呼神护卫！”校长用深沉的声音说道，银色的凤凰在一阵光芒中重新出现。

这个年轻女孩绊了一下，继续向前跑，嗓子里传来奇怪的声音。

“赫敏！”苏珊、汉娜、达芙妮、厄尼喊道。他们都立刻跑向她。哈利也不例外，但他考虑的更多，他先转身冲向放着巧克力的桌子。

当哈利把巧克力塞进赫敏的嘴里，巧克力被咀嚼咽下之后，赫敏还在大口吸气，不停的抽泣着。她的眼神有些涣散了。

她不可能被永久性摄魂了。哈利在内心的慌乱中绝望地想，巨大的惊恐和致命的愤怒相互缠绕混淆在一起。她不可能，她甚至只暴露了不到十秒钟，远不到四十——

但她仍然可能被临时性地摄魂了，哈利立即意识到这一点。并没有哪条规则说你不会在十秒钟内被摄魂怪临时性地伤害到，如果你足够敏感的话。

赫敏的眼神重新汇聚起来，望向四周，停在他身上。

“哈利，”她喘了口气，所有其他学生都安静了下来，“哈利，不要，不要！”

哈利突然不敢问他不要做什么，莫非他在她最糟糕的回忆里，或者在她

正回想起的梦魔里？

“不要接近它！”赫敏说。她伸手抓住他的袍子的翻领。“你绝不能接近它，哈利！它对我说了，哈利，它知道你，它知道你在这里！”

“什——”哈利问，然后暗骂自己居然还在问问题。

“摄魂怪！”赫敏说，她的音调升高成尖叫。“奇洛教授要让它吃了你！”

奇洛教授在一片寂静中向前走了几步，但没有继续靠近（毕竟哈利在那里）。“格兰杰小姐，”他用严肃的声音说，“我认为你应该再多吃些巧克力。”

“弗立维教授，不要让哈利尝试，让他回去！”

随即校长赶到了，他和弗立维教授面面相觑，脸上都充满担忧。

“我没听到摄魂怪在说话。”校长说。“尽管如此……”

“问吧。”奇洛教授说，听上去有些厌倦。

“摄魂怪说过他会怎样对付到哈利了么？”校长问。

“首先是他最美味的部分，”赫敏说，“它要——它要吃——”

赫敏眨眨眼，眼神中恢复了一些神智。

然后她开始大哭起来。

“你过于勇敢了，赫敏·格兰杰。”校长说道。音调温柔而清晰。“比我所了解到的勇敢太多了。你应该转身跑开，而不是忍耐着尝试完成魔咒。当你年龄再大些，力量更强时，格兰杰小姐，我知道你会再次尝试，而且我知道到时候你会成功的。”

“对不起。”赫敏抽泣着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哈利，我没法说出我看到了什么，我没有看它，我不敢看它，我知道它实在是太可怕了而不敢看它……”

本来应该是哈利上前，但是他犹豫了，因为他的手上沾满了巧克力；于是厄尼和苏珊走上去，帮助赫敏从她摔倒的草地站起来，领着她走向甜点桌。

五条巧克力之后，赫敏似乎恢复正常了。然后她走过去向奇洛教授道歉；另外每当哈利瞥向她，她都一直在观察哈利。他也曾走向她，但当她走开时他停下了。她的眼神中有无声的歉意，也有无声的恳求，请求他让她自己静一静。

纳威·隆巴顿看到了一个半溶化的死人，滴滴答答地渗着水，它的脸仿佛是压扁的海绵。

这是目前所有人描述看到的东西中最糟的。纳威之前还可以用他的魔杖发出些火花。但他在此，明智而且完全出于意识地，转身逃开而不是尝试施放他自己的守护神咒。

(校长没有对其他学生说什么，没有告诫任何人不要太有勇气；但是奇洛教授曾冷静地指出，如果你在警告之后还犯错误，那么无知就变成了愚蠢。)

“奇洛教授？”哈利尽可能地接近防御术教授，低声问道。“你看到了什么，在——”

“别问。”回答的声音毫无起伏。

哈利恭敬地点点头。“我能问问，你原本给校长的表述是什么吗？”

不冷不热的回答。“我们最糟糕的回忆只可能随年龄增长变得更糟。”

“啊，”哈利说，“很有逻辑性。”

奇洛教授的眼中闪过一丝奇怪的光芒，然后他看向哈利。“让我们期待，”奇洛教授说，“你这一次能够成功，波特先生。因为如果你成功了，校长会教给你他利用守护神传递不可伪造、不可拦截的信息的技巧，这在军事上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会极大地有益于混沌军团，而假以时日，我猜想，会有益于整个国家。但如果你没成功，波特先生……我能理解。”

摩那吉·麦克多戈用动摇的声音说了句“哎哟”，于是邓布利多立刻重新施放了他的守护神。

帕瓦蒂·佩蒂尔制造出一个老虎形态的肉身守护神，比邓布利多的凤凰还大，尽管远没有那么亮。观众爆发出巨大的掌声，但没有安东尼那时那么震惊了。

接下来轮到哈利了。

校长叫了哈利·波特的名字，而哈利在害怕。

哈利知道，他知道他会失败，而且他知道这会受伤。

但他还是必须试试：因为偶尔在摄魂怪面前，一个巫师可以从火花都放不出来直接达到完整肉身守护神的程度。没人知道这是为什么。

而且如果哈利**不能**在摄魂怪面前保护自己，他必须能够认出它们的接近，认出它们在他心里产生的那种感觉，然后及时逃离。

我最糟糕的记忆是什么呢……？

哈利曾期待校长给他一个担忧的表情，或者一个充满希望的表情，或者充满智慧的建议；但阿不思·邓布利多只是冷静地观察他。

他认为我会失败。但是他不想因为告诉我这一点而破坏我的情绪。哈利想道。如果他有什么真正鼓励的话要说，他会说出来……

离笼子越来越近了，那笼子已经黯淡无光了，但还没有锈蚀殆尽，暂时还没有。

离那个斗篷越来越近了。斗篷已经散开了，上面有好几个没补的洞；据戈雅诺夫傲罗所说，今天早上那个斗篷还是新的。

“校长？”哈利说。“你看到了什么？”

校长的声音也很冷静。“摄魂怪是由恐惧化成的生物，因此当你对摄魂怪的恐惧减弱时，它的形象也就不那么令人恐惧了。我看到一个又高又瘦的裸体男人。他并没有开始腐烂，只是看着他会略微让人痛苦。仅此而已。你看到了什么，哈利？”

……哈利看不到那斗篷下面的东西。

也可能并非如此，只是他的心智**拒绝**看到那斗篷下面的东西。

不，他的心智正尝试看到的是在斗篷之下的错误的形象。哈利可以感觉到，他的眼睛正试图强行制造一个假象。但哈利尽其所能的训练自己注意到微小的混淆感，从而自动停止捏造形象；而每当他的心智试图开始发明关于关于斗篷之下的东西的谎言，这条反射弧会及时阻止。

哈利看向斗篷之下，看到了……

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哈利无法让他的心智看到错误的形象，因此他什么都看不见，就好像他接收到那个信号的视觉中枢停止存在了。斗篷之下只有一个盲点⁴。哈利无法得知下面有什么。

他只知道那远比一个正在腐烂的木乃伊更糟。

现在，斗篷之下不可见的恐怖已经很近了。但闪耀着月光的鸟儿，那只白色的凤凰，还阻隔在他们之间。

哈利想要像其他一些学生那样逃跑。那些从没有成功施放出守护神咒的人中有半数今天根本就没来。对于剩下的人，半数在校长解除他的守护神之前就离开了，没有人对此说一个字。轮到泰瑞的时候，他没有尝试就转身回来了，遭到了一点嘲笑；但是比他先轮到的苏珊和汉娜大声呵斥了那些笑他的人，让他们住嘴。

但哈利是大难不死的男孩，他如果不尝试就放弃会非常丢脸。

⁴ 盲点：人眼的视网膜上有一个点没有相应的感光细胞，视神经从这个点穿出视网膜连接大脑。而投影到这个点上的图像就不会被感知，从而造成“视而不见”的效果。这里是描述哈利的眼睛看到了摄魂怪，而视觉中枢意识不到。

在那斗篷之下的无论什么东西面前，骄傲和角色感似乎减弱消失了。

我为什么还在这里？

让哈利还站在这里的并不是可能被其他人看作懦夫的羞愧。

让他举起魔杖的并不是对修复名誉的期待。

让他的手指移到起手势的并不是想要掌握守护神咒的欲望。

是别的原因，出于别的原因他无论如何都要与斗篷之下的事物斗争。这是真正的黑暗，而哈利必须知道他是否有将其击退的力量。

哈利原计划最后尝试一次他和父亲购书大扫荡的记忆。但在最后一刻，面对摄魂怪，想起了另外一个记忆，他之前没有试过的记忆，这念头通常意义上并不是温暖而幸福的，但不知怎么感觉上更合适。

于是哈利回忆起群星，回忆它们在平安夜坚定而明亮地燃烧着。他让这想象填充自己，充满自己形成一道包围他的全部心智的大脑封闭术壁垒，再一次成为虚空中无肉体的意识。

发出明亮银光的凤凰消失了。

摄魂怪如同上帝之拳一般冲入他的心智。

恐惧 / 寒冷 / 黑暗

霎时间两种力量对撞在一起，平和的星光闪耀的记忆抵抗着恐惧，哈利的手指因为多次练习而自动地开始施法动作。那些在纯黑背景上的耀眼光点并不是温暖而幸福的记忆，但这图景让摄魂怪无法轻易刺穿。静静燃烧的星辰巨大而且无所畏惧，在黑暗寒冷的环境中放射光芒正是它们的自然状态。

但在抵抗着无坚不摧之力的不可撼动之物上有一个瑕疵，一个裂缝，一个断层。哈利对于试图吞噬他的摄魂怪感觉到一丝恼怒，就像在湿滑的冰上滑倒。哈利的心智开始滑向一旁，滑向苦涩，黑色的愠怒，致命的憎恨——

哈利的魔杖在最后一步扬起。

这感觉不对。

“呼神护卫。”他的声音讲道，词句空洞不得要领。

而后哈利落向他的黑暗面，一直坠落进入他的黑暗面，比以往更远更快更深，向下向下向下滑动不断加速，而摄魂怪也抓住了暴露在外的脆弱的部分开始吞食，吃掉了光明。一个越来越弱的条件反射摸索着寻求温暖，但当赫敏的形象，或者妈妈和爸爸的形象被回忆起来时，摄魂怪会扭曲它，展现给他的 是赫敏倒地而死，还有他的父母的尸体。然后甚至连这些也被吸走了。

在这一片真空中，一个记忆升起，最糟的记忆，这些记忆被遗忘了如此之久，其神经模式应该早已不存在了。

“莉莉，带着哈利快走！是他！”一个男人的声音喊道。“快走！跑！我来挡住他！”

而在他黑暗面空荡的深渊之中，哈利忍不住地想，詹姆·波特要有多么荒谬的自负。挡住伏地魔？凭什么？

这时传来另一个声音，像开水壶的鸣叫一样尖利，好似在哈利的每根神经上撒上干冰，又像是冷却到液氮温度的烙铁贴在他的每个部分上。这声音说：

“阿瓦达索命。”

（随着他的身体痉挛着倒下，魔杖从男孩无力的手指间飞出。校长的眼睛惊恐地睁大了，开始施放他自己的守护神咒。）

“别杀哈利，别杀哈利，求求你别杀哈利！”女人的声音尖叫着。

哈利的剩余部分倾听着，心中所有的光明都被吸走了，心中一片死寂的虚空，他好奇她是否认为伏地魔会因为她礼貌地请求而停手。

“闪开，女人！”极度冷酷的尖锐的声音说道。“我不是来找你的，只

要那个男孩。”

“别杀哈利！求求你……发发慈悲……发发慈悲……”

莉莉·波特，哈利想到，似乎根本不理解什么人会成为黑魔王；而如果这是她能想到的救下她孩子性命的最佳策略的话，这就是她作为母亲的最后一个失败。

“我给了你这个珍贵的逃走机会，”尖锐的声音说。“但是我不费心制服你，而且你的死也救不了你的孩子。站开，愚蠢的女人，如果你还有一点判断力的话！”

“别杀哈利，求求你，换我吧，杀我吧！”

那个曾是哈利的空洞之物好奇莉莉·波特是不是真的想象过伏地魔会说，好的，杀了她，然后离开，不去伤害她的儿子。

“很好，”死亡的声音说道，听上去被冷冷地逗乐了。“我接受这个交易。你自己去死，那个孩子活着。现在扔掉你的魔杖，让我杀了你。”

骇人的静寂。

伏地魔开始大笑，极为轻蔑的大笑。

之后，最终，莉莉·波特的声音以绝望的憎恨尖叫道，“阿瓦达索

——”

那致命的声音比她先说完，咒语念得快速而精确。

“阿瓦达索命。”

炫目的绿色闪光标志着莉莉·波特的结局。

婴儿床上的男孩看到了那双眼睛，那双鲜红的眼睛，似乎闪耀着耀眼的

红光，如同微型的太阳，充满了哈利的全部视野，锁定在他自己——

其他孩子看到了哈利·波特倒下去，他们听到哈利·波特的尖叫，尖锐的声音像小刀一样刺穿了他们的耳膜。

校长吼出“呼神护卫！”明亮的银光闪烁，耀眼的凤凰再次出现。

但哈利·波特的可怕的尖叫还一直在持续着，甚至当校长用双臂抱起那个男孩，把他带离摄魂怪身边，甚至当纳威·隆巴顿还有弗立维教授双双跑去拿巧克力时，还有——

赫敏知道会这样，她一看就知道了。她知道她的梦魇成为了现实，噩梦成真了，不知为何噩梦成真了。

“给他巧克力！”奇洛教授毫无意义地要求道，因为弗立维教授的小个子躯体已经像炮弹一样冲向校长跑向学生的地方。

赫敏也向前移动着，尽管她不知道她还能做什么——

“施放守护神！”校长喊道，他把哈利带到傲罗身后。“所有能施放的人！让守护神隔在哈利和摄魂怪之间！它还在吸食他！”

有片刻所有人都在恐怖中僵住了。

“呼神护卫！”弗立维教授喊道，还有戈雅诺夫傲罗；还有安东尼·戈德斯坦，但是他的第一次尝试失败了；还有帕瓦蒂·佩蒂尔，她成功了；之后安东尼再次尝试，他的银色鸟儿展开双翼向摄魂怪尖叫；还有迪安·托马斯咆哮着喊出咒语，仿佛它们是用火焰书写的字母，而他的魔杖放出了一头高塔一般的白熊。共有八个耀眼的守护神站成一排拦在哈利和摄魂怪之间，而哈利在校长把他放在干草地上时还在不停地尖叫着。

赫敏不能施放守护神咒，她跑向哈利躺着的地方。在她心中有一些部分在猜测已经过去了多长时间。有二十秒了吗？或者更长？

阿不思·邓布利多的脸上浮现出巨大的痛苦和困惑。他黑色的长魔杖握在手中，但并没有说出咒语，只是惊恐地低头看着哈利痉挛的身体——

赫敏不知道该做什么，她不知道该做什么，她不能理解发生了什么事。而这世界上最强大的巫师似乎同样不知所措。

“用你的凤凰！”奇洛教授吼道，“带他远离摄魂怪！”

校长一言不发地抱起哈利，随着突然出现的福克斯一起消失在一团火光中。校长的守护神也从守卫摄魂怪的地方上熄灭了。

恐怖，还有迷惑，以及众人的喋喋不休。

“波特先生会康复的，”奇洛教授高声说，音调已经恢复冷静了，“我认为这只是刚过二十秒。”

这时耀眼的白色凤凰再次出现，如同从别处飞来。这个月光般的生物飞向赫敏·格兰杰，用阿不思·邓布利多的声音叫道：

“它还在吸食他，甚至从这里！怎么回事？如果你知道，赫敏·格兰杰，你必须告诉我！告诉我！”

高阶傲罗转过身来盯着她，许多学生也是如此。弗立维教授没有转身，他举起他的魔杖对准奇洛教授，而奇洛教授亮出空空如也的双手。

时间滴答滴答的过去，数不清了。

她记不起来了。她不能清楚地回忆起那个梦魇。她记不得为何她会认为那是可能的，为何她会害怕——

赫敏意识到接下来她该做什么了。这是她人生中最艰难的抉择。

假如发生在哈利身上的一切，也发生在她身上的话怎么办？

她的四肢冰冷，仿佛死人，她的视野变暗，恐惧超越了一切；她看到哈利死去，爸爸妈妈死去，所有的朋友死去，所有人死去，而到最后，当她死去，

她会是一个人。这是她的秘密梦魔，她从未对任何人提过这个。而这给了摄魂怪凌驾于她的力量，最孤独的事情是孤独死去。

她不愿意再去那个地方，她，她不要，她不要在那里永远待下去——

你有足够当格兰芬多的勇气，她记忆中的分院帽用平静的语气说道，但无论我把你分到哪个学院你都会在那里做正确的事。你将会学习，你将忠于你的朋友，无论你选择哪个学院。因此不必担心，赫敏·格兰杰，只要决定你属于哪里……

没时间抉择了，哈利正在死去。

“我记不得是怎样了，”赫敏声音颤抖地说，“但稍等一下，我会去再次面对摄魂怪……”

她开始跑向摄魂怪。

“格兰杰小姐！”弗立维教授尖叫道，但他没有做任何动作去阻止她，只是继续用魔杖对准奇洛教授。

“所有人听好！”科莫多傲罗用军事命令的语调喊道，“让你们的守护神给她让路！”

“弗立维！”奇洛教授咆哮道，“召唤波特的魔杖！”

就在赫敏理解这句话的时刻，弗立维教授已经喊出了“飞来！”。她看到了一根木棍从几乎接触到摄魂怪的笼子的地方飞了过来。

那双眼睛睁开，死寂而空洞。

“哈利！”黑白世界中一个声音吸了一口凉气，“哈利！说话啊！”

阿不思·邓布利多弯下身子，他的脸进入被大理石花纹天花板占据的视野。

“你真讨厌。”这个空洞的声音说，“你去死。”

第四十四章 人文主义，第二部分

“福克斯，”阿不思·邓布利多哑声说道，“请帮帮他——”

一个耀眼的金红色生物闯入视野，疑惑地向下望着；然后它开始低声吟唱。

毫无意义的鸟鸣声在虚无中滑落了，那里没有任何可以附着的地方。

“你真吵，”声音说，“你去死。”

“巧克力，”阿不思·邓布利多说道，“你需要巧克力，还有你的朋友们——但我不敢就这样把你带回去——”

一只闪光的乌鸦突然飞来，用弗立维教授的声音说了几句；阿不思·邓布利多倒吸了一口凉气，同时大声诅咒自己的愚蠢。

那空洞的东西对此嘲笑了一番，因为它仍然保留了发笑的能力。

然后他们一起消失在另一团火光中。

弗立维教授的乌鸦刚飞走没一会儿，阿不思·邓布利多抱着哈利在一团金红色火光中重新出现了。就在这一会儿工夫内，赫敏已经在手中抓满了巧克力。

赫敏还没跑过来，一块巧克力从桌上飞起，径直冲进哈利的嘴里。这让赫敏的脑中有一小部分产生了不公平的感觉：他曾有机会给她喂巧克力——

哈利吐掉了巧克力。

“滚开。”这声音如此空虚，甚至连冷酷都谈不上了。

.....

一切仿佛都被冰冻住了。每个冲向哈利的人都停了下来，他们的动作都

被这两个死气沉沉的字打断了。

这时，“不，”阿不思·邓布利多说道，“我不会。”然后时间重新开始流动，另一块巧克力从桌上飞起来，进入哈利嘴里。

赫敏距离哈利足够近，可以看到哈利以一种非自然的机械节奏咀嚼着巧克力，脸上憎恨的表情不断加深。

校长以钢铁般凝重的声音说道：“菲利乌斯，通知米勒娃，告诉她必须尽快赶来。”

弗立维教授低声向他的银色乌鸦说了几句，鸟儿立刻飞起，消失了。

另一块巧克力飘进哈利嘴里，他继续机械地咀嚼着。

校长眼神严峻地注视着哈利，更多的学生聚集过来：纳威、西莫、迪安、拉文德、厄尼、泰瑞、安东尼。但他们都不敢像赫敏那样靠的那么近。

“我们能做什么？”迪安用战栗的声音说道。

“退后，多给他点空间——”奇洛教授用干巴巴的声音说。

“不对！”校长打断道，“让他被他的朋友包围住。”

哈利咽下巧克力，用空洞的声音说：“他们真笨。他们去死嗯嗯嗯嗯”另一块巧克力冲进了他的嘴。

赫敏看到同学们脸上露出震惊的神情。

“他并不是那个意思，对吧？”西莫用乞求的语气说道。

“你不了解，”赫敏的声音哽咽了，“那不是哈利——”然后她在说的更多之前停下了，但她必须说这么多。

从同学的表情来看，赫敏知道纳威理解了，但其他人还没有。他们大概在想，如果哈利真的从来没想过这样的事，那么在摄魂怪面前暴露不到一分钟也不会让他说出这样的话。

在摄魂怪面前暴露不到一分钟并不会无中生有地创造出一个邪恶人格。

但如果那个人格已经存在——

校长知道这件事吗？

赫敏向校长看去，发现阿不思·邓布利多正在看向她，他蓝色的眼睛中的目光突然变得锐利起来——

她脑中响起一个声音。

不要说出来，邓布利多的意志向她说道。

你知道，赫敏想。他的黑暗面。

我知道。但是现在的情况严重得多。他已经迷失在连福克斯的歌声都无法触及的深度了。

我们能做什——

我有个计划，校长发来的信息说。耐心等待。

这个想法的基调中有什么东西让赫敏觉得有些紧张。什么样的计划？

你最好不要知道。校长发送道。

现在赫敏真的开始紧张起来了。她不知道校长究竟对哈利的黑暗面了解多少——

有道理，校长发送道。我会告诉你，你先保持镇定，不要做出什么反应。准备好了么？很好。我会假装向麦格教授释放死咒——不要有反应，赫敏！

这可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校长果然是疯的！这不会把哈利带出他的黑暗面，相反哈利会完全狂暴，他会杀掉校长——

但那不是完全的黑暗，阿不思·邓布利多发送道。那是保护欲，那是爱。

这样福克斯就能够接触到他。然后当哈利发现米勒娃终究还活着，就能完全把他带回来。

赫敏突然有了个想法——

我怀疑这么做会不会起作用，校长发送道，而且如果尝试了，你可能不会喜欢他的反应。但如果你想要这样做的话，你可以试试。

她并不是认真的！这也太——

然后她移开眼神，中止和校长的对视，转向那个男孩；他正用空洞而充满厌恶的眼神环视四周，吃掉了一块又一块巧克力，却毫无起色。她感到心如刀绞，于是瞬间许多事情似乎都不重要了，除了那一线希望。

有人强迫让他咀嚼并吞咽巧克力。对强迫的回应是杀掉。

人们包围过来盯着看。真烦人。对烦扰的回应是杀掉。

剩下的人在背后嘀嘀咕咕。真无礼。对无礼的回应是施加痛苦。但既然这些人没什么用处，杀掉会简单些。

杀光这群人有些难度。但其中不少人都不信任奇洛，一个强者。找到合适的诱因就能让他们自相残杀。

这时有一个人俯身进入视野，做了件非常奇怪的事，完全属于异质思维模式的事。在某处储存着对于此事的唯一反应——

她听到周围人群倒吸气的声音，但那些人并不重要。她持续地吻着那双沾染着巧克力的嘴唇，眼中充满泪水。

然后哈利抬起双手把她推开，嘴里喊道：“我和你说过了，不许亲！”

“我认为他已经没事了。”看到哈利在福克斯的吟唱中嚎啕大哭，校长说道。“干的漂亮，格兰杰小姐。你知道吗，连我都没指望这方法真的能成功？”

凤凰的歌声并不是给她的，赫敏知道这一点。但她仍然可以从歌声中感受到安慰。她现在很有这个需要，因为她的人生正式地终结了。

第四十五章 人文主义，第三部分

福克斯的歌声渐渐变轻，终于消失了。

哈利从冬日凋敝的草坪上坐起身来，福克斯仍然停在他肩上。

四周全是倒吸凉气的声音。

“哈利，”西莫用发抖的声音问道，“你没事吧？”

凤凰带来的宁静仍然留在他的心里，还有温暖，从福克斯停着的地方传来。遍布全身的温暖，凤凰还在身边时仍然萦绕在回忆里的歌声。他刚刚经历了一些可怕的事，一些可怕的想法从他的思想中穿过。他重新获得了一段原本不可能存在的回忆，虽然摄魂怪亵渎了那段回忆。一个奇异的词一直在他的脑海里回响。而这一切都可以暂时抛开，只要凤凰仍在夕阳下闪耀着金红色的光芒。

福克斯对他叫了一声。

“有我必须去做的事？”哈利问福克斯，“是什么？”

福克斯朝着摄魂怪的方向点点头。

哈利朝笼子看了一眼，无法看见的恐怖仍在里面，又回头看了看凤凰，神情迷惑。

“波特先生？”麦格教授的声音在他身后说道，“你还好吧？”

哈利爬了起来，转过身。

米勒娃·麦格正看着他，看上去非常担心；她身边的阿不思·邓布利多仔细打量着他；菲力乌斯·弗立维一副如释重负的庆幸样子；所有的学生只是呆呆地盯着他。

“我想是的，麦格教授。”哈利平静地说道。他差点脱口叫出米勒娃，还好及时停住了。至少当福克斯停在他肩上的时候，哈利感觉没问题。也许福

克斯离开之后片刻他就会倒下，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想法好像并不重要。
“我想我没事了。”

应该有人欢呼，或者松一口气，或者无论什么也好，但是似乎没有人知道该说什么，一个也没有。

凤凰带来的宁静仍然萦绕在他心里。

哈利转回身。“赫敏？”他说道。

心里哪怕有一丁点儿浪漫情怀的人都屏住了呼吸。

“我不知道该如何优雅地道谢，”哈利静静地说道，“也不知道如何道歉。我只能说，如果你心里在疑惑这件事做得对不对的话，你做的是对的。”

男孩和女孩互相凝视着对方的眼睛。

“对于这件事会造成的影响，”哈利说道，“我感到很抱歉。如果我能做些什么——”

“不，”赫敏答道，“你什么都做不了。不过，没关系。”然后她转过身背对哈利，沿着通往霍格沃茨城堡大门的路离开了。

一群女孩莫名其妙地看着哈利，然后跟上了她。她们还没迈出几步，就已经有人开始激动地发问了。

哈利目送着她们离开，然后转身看着其他的学生。他们看见了他倒在地上尖叫的样子，还有……

福克斯蹭了蹭他的脸颊。

……他们现在知道了，大难不死的男孩也会受伤，也会痛苦，总有一天，这会对他们有好处的。这样，当他们自己受伤痛苦的时候，就会记起哈利·波特在地上打滚的样子，从而懂得痛苦和困难并不代表他们将一事无成。校长在让其他学生留下来围观的时候，是不是算到了这一点？

哈利的视线几乎是心不在焉地回到了破烂的高大斗篷上，下意识地说道，

“它不该存在的。”

“啊，”一个不露情绪的声音简明扼要地说道，“我猜到你会这么说。我很遗憾地告诉你，波特先生，摄魂怪是杀不死的。很多人都试过。”

“真的吗？”哈利问道，仍然有些心不在焉，“他们试过什么方法？”

“有一个极为危险、极具毁灭性的法术，”奇洛教授说道，“我在这里就不提名字了。它能造出诅咒之火，可以用来摧毁像分院帽这样的古代魔法宝物，但对摄魂怪完全没有效果。它们是不死之身。”

“它们并非不死之身，”校长说道，话语很温和，但是眼神非常犀利，“它们没有永恒的生命。它们是世界的伤口，攻击一道伤口只会令它越来越大。”

“嗯，”哈利说道，“如果把它扔到太阳里去呢？会被摧毁吗？”

“把它扔到太阳里去？”弗立维教授尖声说道，听起来像要晕倒了。

“不太可能，波特先生，”奇洛教授干巴巴地说道，“太阳毕竟很大，我猜摄魂怪不会对它造成太大影响。但是为了预防万一，波特先生，我不会做这样的实验。”

“我明白了。”哈利说道。

福克斯最后长鸣了一声，用翅膀拥抱了一下哈利的头，然后飞走了。它直接冲向摄魂怪，发出一声不屈的鸣叫，嘹亮尖锐的鸣声在整个操场上回荡。在所有人反应过来之前，火光一闪，福克斯消失了。

宁静消退了一点点。

温暖消退了一点点。

哈利深深吸了口气，又呼了出来。

“嗯，”哈利说道，“还活着。”

仍然是一片沉默，仍然没有欢呼的声音，似乎没人知道该怎么回应——

“很高兴你完全恢复了，波特先生，”奇洛教授坚决地说道，像在否认任何其它的可能性，“那么，我记得下一个兰塞姆小姐？”

这句话引发了一些争论（奇洛教授是对的，其他人都错了）。防御术教授指出，虽然大家担忧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类似的不幸发生在其他学生身上的可能几乎是无穷小，特别是他们现在已经知道要避免魔杖的意外了。与此同时，还有其他学生需要这个施展肉身守护神的绝佳机会，即使不成功，也能体验一下接近摄魂怪是什么感觉，了解自己能够忍耐的程度，以便今后能够及时逃跑……

结果最后只有格兰芬多的迪安·托马斯和罗恩·韦斯莱还愿意接近摄魂怪，这样问题就简单了。

哈利向摄魂怪的方向瞥了一眼。那个词再次在他的脑海里回响。

好吧，哈利心中想道，如果摄魂怪是一个谜语的话，它的答案是什么呢？

就这样，顿时一切都明显了。

哈利看着黯淡的，略微锈蚀的笼子。

他看见了破破烂烂的高大斗篷下面是什么。

原来如此。

麦格教授过来和哈利说了一会儿话。她没有见到最可怕的部分，所以眼里只有一点点泪光。哈利对她说，他等会儿想和她谈谈，有一个已经搁置了一段时间的问题要问她，但是如果她正忙的话，也不需要马上就问。从她的样子看来，她似乎是放下了一件重要的事匆匆赶来的。哈利向她指出了这一点，告诉她真的不必因为需要离开而内疚。这句话让麦格教授有些严厉地看了他一眼，但她果然匆匆离开了，并承诺事后和他谈话。

即便是在摄魂怪面前，迪安·托马斯仍然施放了他的白熊；罗恩·韦斯莱放出了一团闪亮的雾气，足以作为屏障。这样，对于其他所有人来说，这一天就结束了，弗立维教授开始把学生带回霍格沃茨。发觉哈利很明显打算留

下来的时候，弗立维教授用疑问的表情看着他，而哈利作为回应，意味深长地看了邓布利多一眼。哈利不知道弗立维教授是怎么解读这个眼色的，不过他的院长用锐利的目光警告地看了他一眼之后，也就离开了。

于是留下来的人只剩下哈利，奇洛教授，邓布利多校长和傲罗三人小队。

如果能支开傲罗三人小队就好了，但是哈利想不出什么好的借口。

“好了，”科莫多傲罗说道，“我们把它带回去吧。”

“对不起，”哈利说道，“我想到摄魂怪面前再试一次。”

哈利的要求遭到了一些反对，大家纷纷用各种委婉的方式表示你完全疯了，不过只有巴特纳鲁傲罗真的把这句话说了出来。

“是福克斯让我去的。”哈利说道。

这句话让邓布利多的脸上露出了震动的表情，但是仍然没能压下所有的反对意见。争论在继续，这让凤凰带来的宁静消退了一点，令哈利有些恼怒，不过只是一点点。

“你们看，”哈利说道，“我相当确定我知道之前错在哪里了。有类人必须运用一种不同的温暖和幸福的想法。就让我试试，好吗？”

显然这也不够有说服力。

“我认为，”奇洛教授最终眯起了眼睛，盯着哈利说道，“如果我们不让他在我们的监护下尝试的话，他迟早会偷偷溜走，自己去找摄魂怪。我有没有冤枉你，波特先生？”

震惊的停顿。这似乎是祭出王牌的好时机。

“我不介意让校长保持着他的守护神。”哈利说道。因为无论有没有守护神，我都同样会暴露在摄魂怪面前。

这句话引起了一阵迷惑，连奇洛教授看上去都糊涂了。但是校长终于表示了同意，因为哈利似乎不太可能在四个守护神咒的保护下受伤。

如果摄魂怪不能在某种程度上穿透过你的守护神咒的话，阿不思·邓布利多，你就不会见到看起来令人感到痛苦的赤裸男人……

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哈利没有把这话说出来。

他们开始走向摄魂怪。

“校长，”哈利说道，“假设拉文克劳的大门问你这个谜语：摄魂怪的本质是什么？你会怎么回答？”

“恐惧。”校长答道。

很合理的错误。摄魂怪接近了，恐惧淹没了你。恐惧令人痛苦，你感到恐惧在削弱你的力量，你想驱除这种恐惧。

人们会很自然地认为，恐惧就是问题所在。

于是他们得出结论说，摄魂怪是纯粹的恐怖化成的生物，而唯一需要害怕的只是恐惧本身。如果你不怕的话，摄魂怪就不能伤害你……

但是……

摄魂怪的本质是什么？

恐惧。

是什么如此可怕，令大脑拒绝面对？

恐惧。

有什么是无法杀死的？

恐惧。

……如果仔细想想的话，你就会发现其中不对劲的地方。

不过，大家不愿去探求其他答案，理由是很清楚的。

大家理解恐惧。

大家知道如何战胜恐惧。

所以，在面对摄魂怪的时候，以下这个问题只会令人不安：“如果恐惧只是副作用，而不是主要的问题呢？”

他们在四个守护神咒的保护下走到摄魂怪的笼子附近，这时三个傲罗和奇洛教授同时倒吸了一口凉气。每个人的脸都转向了摄魂怪，似乎在听。戈雅诺夫傲罗的脸上露出恐怖的表情。

然后奇洛教授脸色铁青地扬起头，向摄魂怪啐了一口。

“我想，它不喜欢眼睁睁地看着猎物被夺走，”邓布利多静静地说道，“好吧。如果需要的话，奎里纳斯，霍格沃茨会永远为你提供一个避难所。”

“它说了什么？”哈利问道。

所有人都转过头来瞪着他。

“你没听见……？”邓布利多问道。

哈利摇摇头。

“它对我说，”奇洛教授说道，“它认识我，无论我躲在哪里，它总有一天会抓住我。”他的脸绷得很紧，没有露出一丝惧色。

“啊，”哈利说道，“不用担心那个，奇洛教授。”摄魂怪其实不会说话，也不会思考；它们的结构是从你自己的意念与想象中借来的……

现在所有人看着他的眼光都非常奇怪了。几位傲罗紧张地交换了一下眼神，看了看摄魂怪，又看了看哈利。

他们站在摄魂怪笼子的正前方。

“它们是世界的伤口，”哈利说道，“我只是随便猜猜，说这句话的人是戈德里克·格兰芬多吧。”

“是的……”邓布利多说道，“你怎么知道？”

很多人对拉文克劳有所误解，哈利想道，以为所有的理性主义者都会被分到那里，一个也不留给其他学院。不是这样的。被分到拉文克劳意味着你最强的美德是好奇心，对真正的答案的好奇和渴望。但这不是理性主义者需要的唯一美德。有时候你必须在一个问题上付出努力，坚持足够久的时间。有时候你需要制定机智的计划，才能找到答案。也有的时候，为了看到答案，你最需要的是面对它的勇气……

哈利把视线转向斗篷下面的东西，那远比腐烂的木乃伊可怕得多的恐怖。罗伊纳·拉文克劳或许也知道，因为如果把它当成谜语来看的话，谜底是很明显的。

守护神都是动物的理由也是显而易见的。动物不懂，所以不会感到恐惧。

然而哈利懂得，一直都懂得，永远也不可能忘记。他一直在试着学会面对现实，绝不退缩。哈利还没有完全掌握这门艺术，但是这些训练已经在大脑里留下了烙印，形成了直面痛苦，绝不回避的条件反射。哈利永远不会因为他温暖和幸福的想法而忘记它的存在，这就是为什么他无法施展这个法术。

所以哈利需要想一件温暖而幸福的事，不能是别的，必须是关于它本身。

哈利拔出弗立维教授还给他的魔杖，把双脚放到了守护神咒的起始位置。

哈利丢开了凤凰留在他心里的最后一丝宁静，把这种平静的、如梦似幻的状态放在了一边，转而回忆起福克斯尖锐的长鸣，让自己进入战斗状态。唤醒身体的每一个部分，凝聚起发动守护神咒时可以凭借的所有力量，调整好精神状态，准备迎接最后那个温暖而幸福的想法。回想所有那些光明的事。

爸爸给他买的那些书。

妈妈在看到哈利为她手工制作的母亲节卡片时的微笑，那个复杂的装置用掉了足足半磅车库里的电子零件，会发光，会嘟嘟地演奏一个旋律，他花了三天的时间才做好。

麦格教授告诉他，他的父母为了保护他，死得非常勇敢。事实也确实如此。

意识到赫敏在和他齐头并进，甚至比他跑得更快，他们可以成为真正的对手和朋友。

把德拉科从黑暗里引出来，看着他慢慢走向光明。

纳威、西莫、拉文德、迪安，所有钦佩他的人；如果霍格沃茨受到任何威胁，他愿意通过战斗来保护的每一个人。

所有让人生具有价值的事。

他抬起魔杖，放到了守护神咒的起始位置。

哈利想到了星星。这幅图像在没有守护神的情况下都几乎挡住了摄魂怪的侵入。只不过这一次，哈利补上了缺少的部分。他没有亲眼见过它，但是见过照片和录影。地球，闪耀着光辉夺目的蓝色和白色，反射着太阳的光芒，悬在宇宙之中，悬在黑暗的真空和无数明亮的光点之间。它属于这里，属于这幅图像，因为是它把意义赋予了其它一切事物。是地球让星星变得重要，不再只是不可控的聚变反应而已，因为地球的居民总有一天会移民到整个银河系，实现夜空的允诺。

当人类遥远的后裔，他们的子孙的子孙的子孙从一颗星球飞跃向另一颗星球的时候，他们还会受到摄魂怪的困扰吗？不。当然不会。摄魂怪只是个小小的麻烦，在那个允诺的光辉下几乎不值一提。它不是无法杀死的，不是不可战胜的，远远不是。如果你属于那些幸运而又不幸的少数人，出生在地球上——或者，按照将来有一天人们的说法，出生在远古的地球上——就必须忍受这小小的麻烦。如果你属于极少数的那部分智慧生灵，生在一切的开始，生在智慧生命获得全部的力量之前，那么这样的麻烦也是活着的一部分。而在此时、此地、在这最初的黎明，面对这么多需要与之战斗的黑暗和摄魂怪这种暂时的

麻烦时，你现在所做的事会决定更广袤的未来。

妈妈和爸爸，赫敏的友谊和德拉科的旅程，纳威、西莫、拉文德和迪安，蓝天、艳阳和所有光明的事物，地球，群星，承诺，人类所有的过去和未来……

在魔杖上，哈利把手指放到了魔咒的起始位置。现在，他已经准备好了，去想那种正确的温暖而幸福的想法。

哈利的眼睛直视着那破破烂烂的斗篷下面的存在，直视着那名为摄魂怪的事物。它是虚无，空洞，宇宙的缺口，没有颜色和空间的地方，一道敞开的漏口，会让所有的温暖从世上流失。

它散发的恐怖会偷走所有快乐的思绪，它一靠近就会耗尽你的力量和精力，它的吻会毁灭你的全部存在。

我知道你是什么了，哈利想道，魔杖转动了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手指滑过了精确的距离，我理解了你的本质，你是死亡的象征，是死亡通过某种魔法规则在这个世界上投下的阴影。

而死亡是我永远不会接受的事情。

它只是年少时的无奈，人类只是还没有完全长大。

有一天……

我们会摆脱它……

人们就再也不需要永别……

魔杖举了起来，直指摄魂怪。

“呼神护卫！”

这个想法像决了堤的洪水一样喷薄而出，沿着手臂涌向他的魔杖，杖头迸发出耀眼的白光……光芒成形了，产生了形状和物质。

一个拥有两条胳膊，两条腿，一个头颅的形象，直立地站着。这是名为智人的动物，是人类的形象。

哈利把所有的力量都倾注到了法术当中，守护神越来越明亮，发出了炽烈的光芒，比西沉的夕阳还亮，傲罗们和奇洛教授震惊地遮住了眼睛——

总有一天，人类的子孙会遍布各个星球，到那时，他们要等到孩子长大，有足够的承受能力的时候，才会告诉他们远古的地球的历史；而他们在听说的时候，会因为死亡这样的事情竟然曾经存在过而悲伤流泪！

人类的身形变得比正午的太阳还要夺目，放射出的光芒令哈利的皮肤感到一阵温暖。哈利向死亡的阴影倾泄出了他全部的蔑视，打开了心中所有的闸门，让这个明亮的形象变得越来越耀眼，越来越耀眼。

你不是不可战胜的，总有一天人类会终结你。

如果我能，我会亲手终结你，凭着智慧和魔法和科学的力量。

我不会在死亡的恐惧下颤抖，只要我还有胜利的机会。

我不会任凭死亡碰到我，不会任凭死亡碰到我爱的人们。

即使你真的在我终结你之前终结了我，

也会有人代替我的位置，随后又会有人代替他们的位置，

直到世界的伤口最终被治愈……

哈利垂下魔杖，那个明亮的人类形象慢慢消失了。

缓缓地，他吐出了一口气。

像刚刚从梦中醒来，像在睡眠之后睁开眼睛，哈利的视线从笼子转开了，他转过头，发现所有人都在瞪着他。

阿不思·邓布利多正瞪着他。

奇洛教授正瞪着他。

傲罗三人小队正瞪着他。

他们看着他的样子就像看见他消灭了一只摄魂怪。

笼子里只剩下一件破破烂烂的斗篷。

第四十六章 人文主义，第四部分

最后一点夕阳正在向地平线下沉落，红色的光芒渐渐从树梢褪去，只有蓝天照亮了站在沾着雪的枯草上六人的身影，旁边是一个空笼子，笼子的底部有一件空荡荡的破烂斗篷。

哈利感到自己……嗯，又正常了。理性了。这个魔咒没有抹去这一天，也没有抹去这一天造成的破坏，没有让伤口彻底痊愈，但是他受的伤已经……包扎好了，开始恢复了？感觉很难描述。

邓布利多的气色也好些了，但还没有完全复原。老巫师把头转开了片刻，和奇洛教授交换了一个眼色，又回头看着哈利。“哈利，”邓布利多说道，“你是不是就要精疲力尽地倒下了，可能还会死掉？”

“很奇怪，没有，”哈利说道，“它确实对我有一些消耗，但是比我预料的少很多。”或者也许在消耗的同时，也有所回赠……“实话说，我估计我的身体就快咕咚一声倒在地上了。”

随即咕咚一响，传来了身体结结实实地倒在了地上的声音。

“谢谢你解决这件事，奎里纳斯，”邓布利多对站在三个昏迷不醒的傲罗后上方的奇洛教授说道，“我承认我仍然有点疲倦。不过我会自己施展记忆法术。”

奇洛教授低头致意，然后转向了哈利，“一大堆没用的惊叹之辞就先省了，”奇洛教授说道，“连梅林本人都做不到之类的。我们直接跳到最重要的问题吧。看在甜蜜蜿蜒而行的蛇的份上，那到底是什么？”

“守护神咒，”哈利说道，“2.0 版。”

“我很欣慰你又恢复了平常的样子，”邓布利多说道，“但是在告诉我这个温暖幸福的想法究竟是什么之前，你哪儿也不许去，年轻的拉文克劳。”

“嗯……”哈利说道，若有所思地用手指敲了敲脸颊，“我在想我要不要说呢？”

奇洛教授忽然咧嘴笑了。

“拜托？”校长说道，“拜托告诉我呗？”

哈利感到一阵冲动，决定服从它。这很危险，但是他也许永远都不会再有更好的机会了。

“三罐饮料。”哈利对他的莫克袋说道，然后抬起头看着霍格沃茨的防御术教授和校长。“先生们，”哈利说道，“这些饮料是我在霍格沃茨入学的那天在九又四分之三站台上买的。我一直留着，在特别的场合才喝；饮料上加持了一个小小的法术，保证你在正确的时机喝下去。这是最后几罐，但是我不认为还会有更好的机会了。来吧？”

邓布利多从哈利那里接过一罐，哈利又扔了一罐给奇洛教授。两位年长的男人各自对手里的罐子默念了相同的咒语，又一起因为结果皱了皱眉。就哈利而言，他只是打开饮料，喝了一口。

霍格沃茨的防御术教授和校长礼貌地跟着喝了一口。

哈利说道，“我想的是，我绝不接受死亡是自然规律。”

这也许不是施展守护神咒所需的那种温暖的情感，但是对于哈利来说仍然能排进前十。

当防御术教授和校长洒出来的笑话茶渐渐消失的时候，两人脸上的表情让哈利有点紧张；但是他们随即各自瞥了一眼对方，很明显地同时判定不能在对方在场情况下对哈利做任何真正过分的事。

“波特先生，”奇洛教授说道，“连我都知道守护神咒的原理不是这样的。”

“没错，”邓布利多说道，“解释一下。”

哈利张开嘴，随后，当他意识到的时候，又飞快地把嘴巴闭上了。戈德

里克没有告诉任何人，如果罗伊纳知道的话，她也没有说过；天知道还有多少巫师发现了这个秘密，但是他们全都保持了沉默。如果你知道自己在试图做什么，就再也不可能忘记；一旦明白了这个法术的原理，你就再也无法召唤动物形态的守护神了——而大多数巫师都没有受过正确的教育，无法直面摄魂怪，毁灭它们——

“嗯，对不起，”哈利说道，“但是就在刚才，我忽然意识到在你们自己弄明白一些事情之前就解释是个极度糟糕的做法。”

“真是这样吗，哈利？”邓布利多缓缓说道，“还是你只是在故作睿智——”

“校长！”奇洛教授说道，听上去非常震惊，“波特先生已经跟你说过了，不能把这个法术告诉不会施展的人！你不能在这种事情上向一个巫师施加压力！”

“如果我告诉你——”哈利开口说道。

“不，”奇洛教授语气严峻地说道，“你不用告诉我们为什么，波特先生，你只要说我们不能知道就行了。如果你想设计一个提示，请在空闲的时间小心设计，不要在谈话当中临时去想。”

哈利点点头。

“但是，”校长说道，“但是，我怎么跟魔法部交待呢？你不可能弄丢一个摄魂怪啊！”

“跟他们说被我吃了，”奇洛教授说道，哈利刚刚心不在焉地喝了一口饮料，闻言不禁呛了出来，“我不介意。我们回去吧，波特先生？”

两人开始沿着回霍格沃茨的土路向前走，把阿不思·邓布利多留在后面，孤零零地瞪着空荡荡的笼子和三个正在沉睡、还需要施展记忆法术的傲罗。

余波，哈利·波特和奇洛教授：

两人向前走了一会儿，奇洛教授才开始说话，在他开口的同时，背景的噪音完全消失了。

“你真是太擅长杀戮了，我的学生。”奇洛教授说道。

“谢谢你。”哈利真诚地说道。

“我不是想探听，”奇洛教授说道，“但是万一你不信任的人只有校长，不想向他泄露这个秘密……？”

哈利考虑了一下。反正奇洛教授也施展不出动物形态的守护神咒。

但是秘密说出去就收不回来了，哈利用得很快，他已经意识到向外面的世界揭露这个秘密之前，至少应该先考虑一下。

哈利摇摇头，奇洛教授点点头表示接受。

“出于好奇，奇洛教授，”哈利问道，“假如你把摄魂怪带到霍格沃茨来是阴谋的一部分，阴谋的目的会是什么？”

“趁邓布利多虚弱的时候刺杀他，”奇洛教授毫不犹豫地答道，“嗯。校长对你说他怀疑我？”

哈利沉默了一秒钟，考虑着该怎么回答，然后意识到他已经回答了，于是放弃了。

“有意思……”奇洛教授说道，“波特先生，今天发生的事确实有可能是一个阴谋。你的魔杖掉在离摄魂怪的笼子那么近的地方或许是个意外。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某个傲罗被施展了夺魂，混乱，或者摄神取念的法术，造成了这个局面。在你的计算中，弗立维教授和我也不能免除嫌疑。另外斯内普教授取消了今天的所有课程，而我疑心他强大到足以施展幻身咒；傲罗们在一开测试过幻身咒，但是在轮到你的时候没有立刻重复检查。但是最简单的解释，

波特先生，就是这个阴谋也许是邓布利多本人策划的；而且如果真的是他，哎，他多半也已经提前做好了准备，要把你的疑心引去别的方向。”

他们继续走了几步。

“但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哈利问道。

防御术教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问道，“波特先生，你采取过多少措施调查校长的品性？”

“不多，”哈利说道。他最近才刚刚意识到……“完全不够。”

“那么我要说，”奇洛教授说道，“如果你想完全了解一个人，就不能只去问他的朋友。”

现在轮到哈利沉默地沿着通往霍格沃茨的土路走上一会儿了。他确实早该想到这一点了。用术语来说这叫确认偏差，其中一个含义是当你选择信息来源的时候，你通常会倾向于选择和你目前意见一致的信息来源。

“谢谢你，”哈利说道，“事实上……我之前还没说过，是不是？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如果再有摄魂怪威胁你，或者就此而论，惹你讨厌的话，请告诉我，我会让它见见刚才那位发光的先生。我不喜欢摄魂怪惹我的朋友讨厌，哪怕只有一点点。”

奇洛教授用不可捉摸的眼神瞥了他一眼。“你消灭那个摄魂怪是因为它威胁我吗？”

“呃，”哈利说道，“事实上我在那之前就决定了，但是没错，这个理由本身就足够充分了。”

“我明白了，”奇洛教授说道，“那如果你的法术没有消灭摄魂怪的话，你会怎样应对它对我的威胁呢？”

“备选方案，”哈利说道，“把摄魂怪用高密度，高熔点的金属笼子关起来，比如钨，扔到活跃的火山里面，希望它会掉进地幔里。啊，整个地球的地壳下

面都是熔化的岩浆——”

“嗯，”奇洛教授说道，“我知道。”防御术教授脸上带着一个非常奇怪的笑容。“从各方面来看，我真应该自己想到这个办法的。告诉我，波特先生，如果你想把一样东西丢掉，让所有人都找不着，你会丢在哪里？”

哈利考虑了一下这个问题。“我猜我不该问你需要丢掉什么东西——”

“没错。”奇洛教授说道，在哈利的预料之中；然后，“也许等你大一点后会告诉你。”而这句在哈利的意料之外。

“嗯，”哈利说道，“除了设法把它送到熔化的地心之外，你也可以把它埋在某个随机的地点，地下一千米的岩石里面——如果可以盲目传送的话，就传送进去；不然就钻一个孔，之后再把孔补好；重点是不能留下任何指向那里的痕迹，这样它就只是地壳里某个毫无特点的立方米而已。你也可以把它扔进马里亚纳海沟，这个行星的海洋里最深的地方——或者随便选个别的海沟，这样更不明显。如果你能让它处于漂浮和隐形状态，那你可以把它扔进平流层。或者在理想的情况下，你可以把它送上太空，在上面施咒语以防被人发现，再给它一个随机变化的加速参数，让它飞出太阳系。当然，在那之后，你要把自己一忘皆空，这样就连你也不知道它到底在哪里了。”

防御术教授哈哈大笑，听上去甚至比他的微笑还要古怪。

“奇洛教授？”哈利说道。

“全是极好的建议，”奇洛教授说道，“但是告诉我，波特先生，为什么偏偏是这五个？”

“啊？”哈利答道，“这些看上去就是最明显的办法嘛。”

“哦？”奇洛教授说道，“但是你知道，其中有个有趣的规律，也许可以说像个谜语。我必须承认，波特先生，虽然经历了各种起伏和波折，但是从总体上来说，今天真是个出乎意料的好日子。”

他们继续沿着通往霍格沃茨大门的道路向前走，互相离得很远；哈利在

下意识地和防御术教授保持距离，以免触发那种大难临头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这种感觉现在尤其强烈。

余波，达芙妮·格林格拉斯：

赫敏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一到通往斯莱特林地窖的岔路口，达芙妮和特蕾西就和大家分手了，尽可能快地往回赶。霍格沃茨的流言传得飞快，所以如果她们想第一个把发生的事告诉大家的话，就必须马上回到地窖去。

“现在记住，”达芙妮说道，“不要刚进去就把那个吻说出来，知道吗？如果我们把整个故事从头到尾说一遍的话，效果会更好。”

特蕾西激动地点点头。

在她们走进斯莱特林公共休息室的瞬间，特蕾西·戴维斯深吸了一口气，喊道：“诸位！哈利·波特施展不出守护神咒差点被摄魂怪吃掉了奇洛教授救了他但是波特变得各种邪恶直到格兰杰用一个吻把他带回来！这绝对是真爱啊！”

这也勉强算是从头到尾说了，达芙妮想道。

这个新闻没有造成预期的效果。大多数女生向她们看了一眼，仍然坐在沙发上不动，而男生只是继续坐在椅子上看书。

“嗯，”潘西酸溜溜地说道，格雷戈里的脚架在她身上，她向后倚靠着，正在读一本疑似幼儿涂色的书，“米里森已经告诉过我们了。”

怎么可能——

“你为什么不先吻他，特蕾西？”弗洛拉·卡罗和赫斯提亚·卡罗坐在椅子上说道，“现在波特要和一个泥巴种女生结婚了！如果你先吻他的话，他的真爱就是你，你就可以嫁入一个有钱的贵族家之类的了！”

特蕾西的脸上一副后知后觉的震惊表情。

“什么？”达芙妮尖叫起来，“爱情不是这样的！”

“当然是，”米里森断言道，她正对着一扇窗户，一边看着窗外霍格沃茨湖旋转的水流，一边练习某个魔咒，“得初吻者得王子。”

“这不是他们的初吻！”达芙妮嚷道，“赫敏已经是他的真爱了！所以她才能把他带回来！”然后达芙妮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不禁恶寒了一下，但是就像俗语说的那样，跟什么人就得说什么话。

“哇，哇，哇，什么？”格雷戈里说道，把脚从潘西腿上收了回来。“怎么回事？伯斯德小姐没有提到这一部分。”

现在所有其他人都把目光转到达芙妮身上了。

“嗯，对啊，”达芙妮说道，“哈利把她推开，喊道，‘早跟你说过了，不许亲！’然后哈利就像要死了一样尖叫起来，福克斯开始对他唱歌——实际上，我不记得具体的顺序了——”

“我不觉得这听起来像真爱啊，”卡罗双胞胎说道，“听起来像他被错的人吻了。”

“原本应该是我的，”特蕾西悄声说道，还是一脸震惊，“我才是他的真爱。哈利·波特是我的将军。我本该，本该和格兰杰争夺他——”

达芙妮转向特蕾西，生气了。“你？从赫敏那里抢走哈利？”

“没错！”特蕾西说道，“我！”

“你疯了，”达芙妮斩钉截铁地说道，“就算你真的先亲了他，你知道你会因此成为什么吗？在第二幕结尾挂掉的那个可悲的痴情小女生。”

“你给我收回这句话！”特蕾西嚷道。

就在同时，格雷戈里穿过房间，走到了正在做作业的文森特旁边。“克拉布先生，”格雷戈里低声说道，“我认为马尔福先生需要知道这件事。”

余波，赫敏·格兰杰：

赫敏盯着那张滴了封蜡的纸，封蜡上只刻了 42¹ 这个数字。

我知道我们为什么施展不出守护神咒了，赫敏，这和我们是否足够幸福毫无关系。但是我不能告诉你。我连校长都不能说。此事的保密必须比部分变形术更严密，至少目前如此。但是为了以防万一你需要和摄魂怪战斗，我把这个秘密隐晦地写下来了，如果有人不知道这是关于摄魂怪和守护神咒的秘密，他们就不会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她告诉哈利，她看见他正在死去，爸爸妈妈正在死去，所有的朋友正在死去，每个人都在死去。她没有对他说她独自死去的恐怖，不知道为什么那仍然太过痛苦了。

哈利告诉她，他记起了父母是怎么死的，而他当时只是觉得很可笑。

摄魂怪带你去的地方没有光明，赫敏。没有温暖。没有关心。在那里，你甚至无法理解幸福。痛苦还在，恐惧也还在，这些仍然可以驱使你。你可以仇恨，并且通过消灭你仇恨的事物获得乐趣。你可以大笑，当你看见其他人遭受痛苦。但是你永远不会感到幸福，甚至连失去了什么都记不起来……我想我永远不可能描述清楚你把我从中拯救出来的那个地方是什么样子。我通常会因为给人添了麻烦而感到羞耻，我通常无法忍受别人为我做出牺牲，但是只此一次，我想说，无论你因为吻我付出了多大代价，请你一秒钟也不要怀疑，你做的是对的。

赫敏没有意识到摄魂怪原来只接触了她那么少的一点，带给她的黑暗原

¹ 42：梗出自《太空漫游指南》，42 这个数字是宇宙一切问题的答案。

来是那么微小而肤浅。

她看见每个人都在死去，但是仍然能够感到痛苦。

赫敏把那张纸放进了莫克袋，就像一个好孩子应该做的那样。

其实她真的很想读一下。

她很怕摄魂怪。

余波，米勒娃·麦格：

她感到整个人都冻住了；她本不该这样震惊，本不该感到如此难以面对哈利，然而在他经历过这一切之后……她曾在这个小男孩的脸上搜寻过被摄魂的迹象，但是没有找到。可是在他问出这样不祥的问题时，他的语气是如此平静，不知道为什么这让她深感忧虑。“波特先生，没有校长的允许，我不可能告诉你这种事！”

坐在她办公室里的男孩闻言表情没有丝毫改变。“我不希望在这件事上惊动校长，”哈利·波特平静地说道，“事实上，我坚持不要惊动他，而且你也承诺过对我们的谈话保密。我这么说吧。我知道确实有一个预言。我知道最初是你从特里劳妮教授那里听见的。我知道预言指出詹姆和莉莉的孩子会对黑魔王造成威胁。而且我也知道我是谁，实际上大家都知道我是谁，所以如果只告诉我这一点的话，你不会泄露任何新的或者危险的信息：在把我——詹姆和莉莉的孩子——指出来的那部分，具体的用词是什么？”

特里劳妮空洞的声音在她的脑海里回荡——

出生于曾三次抵御他之父母，

出生于第七个月份消失之时……

“哈利，”麦格教授说道，“我不可能把这件事告诉你！”哈利已经知

道了这么多，令她感到骨髓发冷，她想不出哈利是怎么发现的——

男孩用奇怪而悲伤的眼神看着她。“没有校长的许可，你连打个喷嚏都不行吗，麦格教授？我向你保证，我确实有很充分的理由需要问这个问题，也有很充分的理由要求对这个问题保密。”

“请不要这样，哈利。”她悄声说道。

“好吧，”哈利说道，“只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好吗。预言里提到波特家族的名字了吗？预言里有‘波特’这个词吗？”

她盯着哈利看了一会儿。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有这种感觉，也不知道这种感觉是从哪里来的，但是她感觉这一刻很关键，她不能轻易拒绝这个请求，也不能轻易同意——

“不，”她终于说道，“哈利，请不要再问了。”

男孩笑了笑，看上去有点悲伤，然后说道，“谢谢你，米勒娃。你是一个善良又忠诚的女人。”

她目瞪口呆地张开嘴，还没有合拢，哈利·波特就站起身来，离开了她的办公室；她这才意识到，哈利把她的拒绝当作了答案，而且恰恰是正确的答案——

哈利关上了他身后的门。

整个逻辑展现在他面前，像钻石一般奇异地明澈。哈利不记得自己是在福克斯唱歌的时候想到的，还是在那之前就想到了。

伏地魔杀死了詹姆·波特。他原本想饶莉莉·波特一命。因此，他继续攻击的唯一目的就是杀死他们襁褓之中的孩子。

黑魔王一般是不会害怕婴儿的。

所以有一个预言指出了哈利·波特对于伏地魔的危险性，而伏地魔知道了这个预言。

“我给了你这个珍贵的逃走机会。但是我不会费心制服你，而且你的死也救不了你的孩子。站开，愚蠢的女人，如果你还有一点判断力的话！”

他给她这个机会是一时心血来潮吗？但是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伏地魔就不会试图劝说她。是预言警告了伏地魔不能杀死莉莉·波特？如果是那样，伏地魔就会费心制伏她。伏地魔曾经略微倾向于不杀莉莉·波特。这个倾向比心血来潮要强，但是还不到警告的地步。

现在假设，伏地魔的一个不怎么重要的同盟或者仆人，一个对他来说有用，但是并非不可替代的人，恳求黑魔王不要杀死莉莉。放过莉莉，但是不必放过詹姆。

这个人知道伏地魔会去袭击波特家。他知道这个预言，并且知道黑魔王也知道了。否则他就不可能为莉莉求情。

按照麦格教授的说法，除她以外，只有阿不思·邓布利多和西弗勒斯·斯内普知道这个预言。

西弗勒斯·斯内普，他在莉莉成为莉莉·波特之前曾经爱过她，而且他恨詹姆。

所以，是西弗勒斯听说了这个预言，并且告诉了黑魔王。他这么做是因为预言里没有直接提到波特的名字。那是一个谜语，西弗勒斯解开这个谜语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但是如果是西弗勒斯首先听到这个预言，并把它泄露给了黑魔王的话，他何必又同时告诉了邓布利多或麦格教授呢？

所以，是邓布利多或麦格教授首先听到了这个预言。

霍格沃茨校长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需要告诉变形学教授一个极度敏感和至关重要的预言。但是变形学教授完全有理由告诉校长。

所以，很有可能，首先听到这个预言的是麦格教授。

先验概率认为，做出这个预言的是霍格沃茨的常驻先知，特里劳妮教授。先知很罕见，所以如果你算算麦格教授的一生里和先知共处的时间的话，那么其中大部分应该是和特里劳妮在一起。

麦格教授把预言告诉了邓布利多，而且在没有经过允许的情况下不会告诉任何其他人。

因此，是阿不思·邓布利多安排西弗勒斯·斯内普以某种方式得知了这个预言。邓布利多本人成功地理解了预言的意思；否则他就不会选择西弗勒斯，一个曾经爱过莉莉的人，作为中介。

邓布利多故意安排伏地魔听到了这个预言，希望引诱他走向灭亡。也许邓布利多故意让西弗勒斯只听见了一部分预言，或者也许还有别的西弗勒斯不知道的预言……不知道为什么，邓布利多知道，立刻攻击波特一家仍然会导致伏地魔立刻失败，虽然伏地魔本人并不相信这一点。或者这也许只是邓布利多的疯狂和对怪诞谋划的爱好，但他碰巧交了好运……

西弗勒斯在事后投靠了邓布利多；如果邓布利多把他在黑魔王的失败中扮演的角色曝光出来的话，食死徒对西弗勒斯恐怕不会很友善。

邓布利多曾经试图给哈利的母亲留一条生路。但是这部分的谋划失败了。而他故意造成了詹姆·波特的死亡。

邓布利多要为哈利父母的死负责。如果这一连串的推理没错的话。公正地说，鉴于这个选择成功地终结了巫师战争，哈利无法说这是不可原谅的。但是即使如此，这仍然……让他非常困扰。

所以是时候去问德拉科·马尔福了，事实上他早该问了，战争的另一方对阿不思·珀西瓦尔·伍尔弗里克·布赖恩·邓布利多的品性有什么看法。

第四十七章 人格假说

在每个阴谋里，都有那么一刻，受害人开始疑心；他们向前回顾，发现一连串的事件全都指向一个方向。在这个时刻到来的时候，父亲曾解释道，预计的损失可能让人如此难以忍受，承认受骗可能如此耻辱，以至于受害人会否认阴谋的存在，让骗局继续往下进行很久。

父亲警告过德拉科，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了。

不过，在此之前，他先让埃弗里先生吃掉了从德拉科那里骗走的所有曲奇饼。德拉科在旁边一边看，一边哭。那整整一罐可爱的曲奇饼是父亲几个小时前才给他的，德拉科却把它们全都输给了埃弗里先生，一块也没有剩下。

因此，当格雷戈里把那个吻告诉德拉科的时候，在德拉科胃里搅动的是一种熟悉的感觉。

有时候你向前回顾，才看清……

(在一间黑暗的教室里——你不能再说它是废弃不用的教室了，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每周都有人使用它——坐着一个裹着兜帽斗篷的男孩，面前的桌上放着一只没有点亮的水晶球。在寂静中沉思，在黑暗中沉思，等待打开的门带来光明。)

哈利推开格兰杰，说道，早跟你说过了，不许亲！

哈利也许会这么解释，她上次亲我只是为了惹我生气，就像她上次逼我约会一样。

然而经过证实的情况是，格兰杰为了帮助哈利，不惜再次面对摄魂怪；当哈利迷失在摄魂状态深处的时候，她痛哭着亲吻他；而她的吻把他带了回来。

这听起来不像对手之间的关系，甚至不像友好竞争对手之间的关系。

这听起来像是连在戏剧里都很罕见的深挚友谊。

那么，哈利为什么要让他的朋友攀爬霍格沃茨结冰的墙？

因为这就是哈利·波特会对朋友做的事？

父亲告诉过德拉科，要看穿一个奇怪的计谋，技巧之一是看看最终发生了什么，假设这就是预期的结果，然后问问谁会得利。

德拉科和格兰杰合力对战哈利·波特的最终结果……是德拉科对格兰杰感觉比以前友好多了。

如果马尔福的继承人和一个泥巴种女巫成为朋友，谁会得利？

谁会得利，而且恰巧以擅长这种计谋闻名？

谁会得利，而且可能在幕后秘密操纵哈利·波特？

邓布利多。

如果这是事实的话，德拉科必须去找父亲，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他，无论之后会发生什么。德拉科无法想象之后会发生什么，这可怕到无法想象。所以他想拼命抓住最后一丝希望，但愿事实和表面上不同……

……在埃弗里先生的那一课中，德拉科也记得这个部分。

德拉科还没有准备好面对哈利。他还在试图设计一个实验，一个哈利看不出来，因此无法伪装的实验。但是文森特递消息说哈利希望在这周提前见面，把星期六的会面改到星期五。

于是德拉科来了，在黑暗的教室里，桌上放着没有点亮的水晶球，默默地等着。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脚步声在接近。

教室的门轻柔地吱呀一声，朝里打开了，穿着兜帽斗篷的哈利·波特的身影出现在门口；哈利走进黑暗的教室，厚重的门在他身后咔嗒一声轻轻合上了。

德拉科敲了敲水晶球，明亮的绿色光线照亮了教室。绿色的光把桌子的影子投射在地上，又从弯曲的椅背上反射回来。光子从木头上反弹回来，入射角等于反射角。

至少他学到的这个部分不太可能是一个谎言。

哈利在灯光亮起的时候畏缩了一下，顿了一会儿，然后继续走上前来。“你好，德拉科，”他静静地说道，在走向德拉科的桌子的同时拉下了兜帽，“谢谢你来，我知道这不是我们平常会面的时间——”

“不客气。”德拉科语气平淡地回答。

哈利把一张椅子拖到德拉科的桌子对面，椅腿在地板上发出了轻微的刮擦声。他把椅子反转过来，椅背向前，反坐在上面，双臂交叉着放在椅背上。男孩的表情沉思而严肃，皱着眉头，即使对哈利·波特来说，这也算很成熟的表情了。

“我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想要问你，”哈利说道，“但是在那之前，我希望我们先做另外一件事。”

德拉科没有说话，心里感到一阵厌倦。他的一部分只想赶快一了百了算了。

“告诉我，德拉科，”哈利问道，“为什么麻瓜死的时候不会留下鬼魂？”

“因为麻瓜没有灵魂，显然的啊。”德拉科说道。他说完之后才想到这可能会和哈利的政治立场冲突，但是无所谓了。再说了，这本来就是显然的。

哈利没有露出丝毫惊讶的表情。“在问那个重要的问题之前，我想看看你是否能学会守护神咒。”

有一会儿，这句纯属没头没脑的话把德拉科搅糊涂了。又来了，那个无

法预测，不可理解的哈利·波特。德拉科有时怀疑这是哈利故意拿来迷惑别人的一种策略。

然后德拉科明白了，愤怒地推开桌子，站了起来。他受够了。一切都结束了。“像邓布利多的奴才一样。”他啐道。

“像萨拉查·斯莱特林一样。”哈利沉着地回应。

德拉科正朝门口的方向迈出第一步，闻言几乎绊倒。

德拉科缓缓转回身，面对哈利。

“我不知道你这个理论是从哪里来的，”德拉科说道，“但是那是错的，所有人都知道守护神咒是格兰芬多的魔咒——”

“萨拉查·斯莱特林能够施展肉身的守护神咒。”哈利说道。他把手伸进袍子里，取出一本绿皮白字的书，在绿色的光线下面几乎看不清书名；不过，书看起来很古老。“这是我在之前研究守护神咒的时候发现的。我找到了这本最早的参考文献，从图书馆里借出来了，以免你不相信我。还有，这本书的作者根本不觉得萨拉查能施展守护神咒有什么反常之处；斯莱特林施展不出守护神咒这个说法肯定是后来才有的。另外一个历史事实是，戈德里克·格兰芬多一直无法施展守护神咒，不过我没把那本书带过来。”

德拉科在六次试图抓住哈利骗人未果之后——情形一次比一次荒唐可笑——终于意识到哈利不会对书里的内容撒谎。不过，当哈利双手把书打开，翻到用书签做了记号的那一页时，德拉科还是弯下身子，读了一遍哈利用手指着的地方。

“然后拉文克劳的火焰落在恶魔王的左翼军队上，驱散了笼罩其上的黑暗，证明格兰芬多大人所言非虚；他们所有人感到的恐惧不是自然的反应，而是来自三打摄魂怪，恶魔王许诺了它们吞食败阵者的灵魂。赫奇帕奇大人和斯莱特林大人立刻召唤出了守护神，愤怒的大獾和明亮的银蛇；阴影从守卫者心头退却了，他们昂起头来。拉文克劳大人大笑起来，说恶魔王是一个十足的傻

瓜，因为现在他自己的军队会感到恐惧，而霍格沃茨的守卫者却不会了。然而斯莱特林大人说道，‘他可不傻，这我知道。’格兰芬多大人在他身边皱着眉头打量战场……”

德拉科再次抬起头来。“那又怎么样？”

哈利把书合上，放进莫克袋里。“混沌和阳光都有能够施展肉身守护神的士兵。肉身守护神可以传递消息。如果你不会这个法术，飞龙战队就会在军事上处于严重劣势——”

德拉科目前对此毫不在意，他就这么对哈利说了。他的语气恐怕过于尖锐了一些。

哈利连眼睛都没眨一下。“那么我要你用这件事来偿还之前欠我的人情，在我们的第一堂扫帚课上，我帮你阻止了一场暴乱。我想教你守护神咒。我希望你真正尽全力学习和施展这个法术，作为还我的人情。我相信，为了马尔福家族的荣誉，你会这么做。”

德拉科再次感到了厌倦。既然这其实不是格兰芬多的魔咒，哈利如果在其他任何时候提出这个要求，都可以算作对那份人情的合理报偿。然而……

“为什么？”德拉科问道。

“看看你能不能做到萨拉查·斯莱特林能做的事，”哈利平稳地说道，“这是一个实验，在实验前我不会告诉你这意味着什么。好吗？”

……用这种无关痛痒的事情还掉这个人情也许确实是个好主意，尤其在马上就要和哈利·波特绝交的情况下。“好吧。”

哈利从袍子里取出魔杖，放在水晶球上。“这个颜色用来学习守护神咒不太合适，”哈利说道，“我是说，绿色的光线正是死咒的颜色。不过斯莱特林的颜色还有银色，对不对？光消影散。”光芒熄灭了，哈利低声念出了不灭明光法术的头两节咒语，重新施展了这个法术的一部分——他们都还不能完整地施展这个法术。然后哈利再次敲了敲水晶球，整个房间被银色的光线照亮了，

明亮，但是仍然柔和。桌椅的颜色回来了，哈利的黑发下面汗津津的脸也恢复了颜色。

德拉科直到这时才想到其中的意味。“在我们上次见面之后，你见到有人施展死咒？什么时候——怎么会——”

“你先施展守护神咒，”哈利说道，看上去前所未有地认真，“然后我再告诉你。”

德拉科用双手捂住眼睛，遮住银色的光线。“你知道，我真的应该记住你这个人太诡异了，搞的都不是正常的阴谋！”

在自己造出的黑暗中，他听见了哈利偷笑的声音。

哈利仔细看着德拉科最后演练的这次魔咒起始动作。这是这个魔咒里比较难学的部分，最后的那一挥和咒语的发音倒不需要很精确。最近的三次演练在哈利看来已经很完美了。哈利还有一种奇怪的冲动，想要调整一些卢平先生没提到的部分，比如德拉科手肘的角度和脚掌的方向；这可能只是他的想象，恐怕就是他的想象，但是哈利决定还是纠正一下，以防万一。

“好了。”哈利静静地说话。他的胸口发紧，说话有些吃力。“我们这里没有摄魂怪，但是没关系。我们用不着。德拉科，你父亲在火车站和我谈话的时候，说你是他在这世上最宝贵的东西，而且威胁我说，如果你受了伤，他会抛弃所有其他计划对我进行报复。”

“他……什么？”德拉科的声音颤抖了一下，脸上露出了奇怪的表情，“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

“为什么不呢？”哈利的表情没有变化，尽管他能猜到德拉科在想什么；德拉科认为哈利在密谋让他疏远父亲，所以不应该说出任何令他们更亲近的话。

“总会有一个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人，而我确切地知道什么温暖幸福的想法能让你施展守护神咒。在入学之前你就在火车站对我说过了。有一次你从扫帚上掉

下来，摔断了肋骨。你从来没有那么痛过，以为你要死了。设想那种恐惧是从摄魂怪那里来的，站在你的面前，穿着破破烂烂的斗篷，看上去像水里的一具死尸。然后施展守护神咒，当你挥动魔杖赶走摄魂怪的时候，回想你的父亲是如何握着你的手，让你不再害怕；回想他是多么爱你，你是多么爱他，在说出‘呼神护卫’的时候，把这一切全都注入你的声音里去。为了马尔福家族的荣誉，而不只是因为你承诺还我一个人情。向我证明你在火车站告诉我卢修斯是个好父亲的那一天没有撒谎。向我证明你能做到萨拉查·斯莱特林能做的事。”

哈利向后退去，退到德拉科身后，站在德拉科的视线之外，好让德拉科只面对着这个废弃不用的教室前面布满灰尘的旧讲台和黑板。

德拉科往后看了一眼，脸上仍然带着那种奇怪的表情，又转回前面。哈利看到他呼气，吸气。魔杖转动了一次，二次，三次，四次。德拉科的手指滑过了精确的距离——

德拉科放下了魔杖。

“这也太——”德拉科说道，“你在旁边这么看着，我没办法好好想——”

哈利转过身，向门口走去。“我过会儿就回来，”哈利说，“一直保持着你幸福的想法，守护神就不会离开。”

从德拉科身后传来了开门的声音。

德拉科听见哈利的脚步声走进教室，但是没有回头去看。

哈利也没说话。沉默在延长。

终于——

“这意味着什么？”德拉科问道。他的声音有点发抖。

“这意味着你爱你的父亲。”哈利的声音说道。德拉科也正是这么想的，

而且努力不在哈利面前哭出来。这太对了，实在太对了——

德拉科面前的地上有一条闪闪发亮的蛇，德拉科认识这种蛇；这是一条印度环蛇，最初是由亚伯拉克斯·马尔福大人从一个遥远的地方带回马尔福庄园的，后来父亲一直在蛇馆里养着一条。印度环蛇的特点是，被它咬的感觉并不是很痛。父亲说过这一点，并告诉德拉科，无论有谁在旁边照看，都绝不可以去抚摸这种蛇。蛇毒会迅速杀死你的神经，以至于在毒素蔓延的时候，你都没时间感觉到痛。即使接受了治疗，你也可能会死。它的食物是其他的蛇。没有哪种生物能比它更斯莱特林了。

这就是为什么父亲的手杖上铸了一条印度环蛇。

明亮的蛇吐出蛇信，也是银色的；而且似乎以某种方式笑了，一种爬行动物不该有的温暖的笑容。

然后德拉科意识到——

“但是，”德拉科说道，仍然瞪着那条闪耀着美丽光芒的蛇，“你不会施展守护神咒。”在学会这个法术以后，德拉科理解了这件事的重要性。你可以很邪恶，像邓布利多那样，但是仍然可以施展守护神咒，只要心里还剩下一点明亮的东西就行了。但是如果哈利·波特的心里连一个像这样的明亮想法都没有——

“守护神咒比你想象的复杂，德拉科，”哈利严肃地说道，“并不是所有无法施展这个法术的人都是坏人，甚至不一定是不幸福的人。不过无论如何，我能施展。在意识到第一次面对摄魂怪时做错了什么以后，我的第二次尝试成功了。但是，呃，我的生活有时比较特别，我的守护神很奇怪，所以我目前还要对此保密——”

“你让我相信这个？”

“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可以去问奇洛教授，”哈利说道，“问他哈利·波特是否能够施展肉身的守护神咒，就说是让我让你问的。他会知道是我，因

为没有其他人知道这件事。”

哦，所以现在德拉科得信任奇洛教授了吗？不过，从他对哈利的了解来看，这很有可能是真的；而且奇洛教授不会因为小事撒谎。

发光的蛇把头转来转去，似乎在搜寻并不存在的猎物，然后盘成了一圈，好像在休息。

“我想知道，”哈利轻柔地说道，“究竟在什么时候，哪一年，哪一代，斯莱特林的学生开始不再学习守护神咒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认为，连斯莱特林们自己也认为，机智与野心勃勃和冷酷与不幸福是同义词。我想知道，如果萨拉查知道他的学生都不去学习守护神咒了，会不会宁可自己从来没有出生过？我想知道斯莱特林学院出问题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

发光的动物熄灭了，德拉科心里翻涌的情绪令他已经不可能继续维持这个法术。德拉科猛地向哈利转过身，必须克制着自己才没有对哈利举起魔杖。

“关于斯莱特林学院或者萨拉查·斯莱特林，你又知道什么？你又没被分到我的学院，你有什么权利——”

直到这时，德拉科才终于意识到。

“你确实被分到了斯莱特林学院！”德拉科说道，“你原本是的，但是之后你，你不知怎么搞的，你打了一个响指——”德拉科曾经问过父亲，如果设法分到其他学院去，让大家信任自己岂不是更聪明，父亲笑了，说他在德拉科这么大的时候也这样想过，但是没人能骗过分院帽……

……直到哈利·波特出现之前。

他怎么会有哪怕一分钟相信哈利是个拉文克劳？

“很有意思的假设，”哈利温和地说道，“你知道吗，你是霍格沃茨第二个往这方面想的人？至少你是第二个当面告诉我的——”

“斯内普。”德拉科确定地说道。他的学院院长可不是傻子。

“当然是奇洛教授，”哈利说道，“不过这么说起来，西弗勒斯确实问我是怎么躲开他的学院的，我是不是有分院帽想要的东西。所以你可以说是第三个。哦，但是奇洛教授的理论和你们的不完全一样。你能保证不说出去吗？”

德拉科下意识地点点头。他还能怎么办，说不吗？

“奇洛教授认为，邓布利多不喜欢帽子为大难不死的男孩做的选择。”

哈利刚说出口，德拉科就明白了，他明白这是事实，这实在太明显了。邓布利多以为他能骗过谁？

……呃，霍格沃茨的所有其他人，只有斯内普和奇洛除外，连哈利自己都可能相信……

在一阵茫然的眩惑中，德拉科磕磕绊绊地走回桌子，跌坐在椅子上，屁股都有点痛了。和哈利在一起，这样的事基本上每个月都会发生一次，而一月还没有发生过，所以也是时候了。

他的斯莱特林的同学，可能相信，也可能不相信自己是个拉文克劳，此刻坐回了刚才那张椅子，盘着腿，认真地抬头看着德拉科。

德拉科不知道现在该做什么了，是设法说服这个迷失的斯莱特林男孩，不，他其实不是拉文克劳……还是设法弄清楚哈利和邓布利多到底是不是一伙的，但是这个可能性忽然变小了……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哈利为什么要设计他和格兰杰……

他真的应该想到哈利太诡异了，搞的都不是正常的阴谋。

“哈利，”德拉科说道，“你是不是故意跟我和阳光将军做对，好让我们联合起来反对你？”

哈利毫不犹豫地点点头，就像这是世界上最正常的事，完全不必感到羞愧。

“你给我们准备手套，让我们攀爬霍格沃茨的墙壁，唯一的目的只是为了促进我和格兰杰的友谊。之前也是。你已经这么策划很久了。从一开始就是。”

再次点头。

“为什么什么？”

德拉科在关着门的教室里喊得那么大声，把自己的耳朵都震痛了，而哈利对此只是抬了抬眉毛作为回应。**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哈利·波特要做这种事……

然后哈利说道，“为了让斯莱特林的学生能够再次施展守护神咒。”

“这……不……合……理！”德拉科知道他的声音失控了，但他控制不住自己，“这和格兰杰有什么关系？”

“规律。”哈利说道。他的表情现在变得非常认真，非常凝重。“就像哑炮夫妇的孩子当中有四分之一是巫师一样。这是一个简单，不会被认错的规律，如果你知道你看的是什么的话，一眼就能发现。但是如果都不知道，你都不会意识到那是一个线索。毒害斯莱特林学院的事物在麻瓜世界里也出现过。这是一个事先预测，德拉科，根据你在国王十字火车站对我说的话，我在开学第一天之前就可以写下来给你。我会描述一下你父亲的政治集会里某些极其可悲的人，一些永远不会接到马尔福庄园晚餐邀请的纯血家庭。请记住，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我只是认出了在斯莱特林学院里发生的事的规律，据此做出推断——”

然后哈利·波特平静而直切要害地准确描述了帕金森一家，蒙太古一家和波尔一家，他说的话德拉科连想都不敢想，以防周围有摄神取念师，这已经超出了侮辱的范畴，如果被他们听见的话，他们会杀了哈利……

“总而言之，”哈利总结道，“他们没有任何力量。他们没有任何财富。如果不能憎恨麻瓜出身的巫师，如果麻瓜出身的巫师像他们号称希望的那样全部消失的话，他们就会在某天早上醒来，发现自己一无所有。但是只要能说纯血巫师高人一等，他们就能认为自己高人一等，把自己当成上层社会的一部分。即使你父亲做梦也不会想到邀请他们共进晚餐，即使他们的金库里没有一个金

加隆，即使他们的普通巫师等级考试成绩比霍格沃茨最差的麻瓜出身的巫师还差。即使他们再也无法施展守护神咒。一切都是麻瓜出身的巫师的错，他们可以把自己的失败归咎到别人头上，这令他们变得更弱。斯莱特林学院就在变成这种样子，可悲，而问题的根本就在于痛恨麻瓜出身的巫师。”

“萨拉查·斯莱特林本人也说过必须把泥巴种扔出去！说他们在削弱我们的血统——”德拉科的声音越来越高，开始大嚷大叫。

“萨拉查搞错了，就这么简单！你是知道的，德拉科！这种憎恨在毒害你的整个学院，用这种想法你是施展不出守护神咒的！”

“那为什么萨拉查·斯莱特林能施展守护神咒？”

哈利擦着前额上的汗。“因为在那之后有些事情改变了！听我说，德拉科，在三百年前，有些伟大的科学家——在他们专长的方面像斯莱特林一样伟大——会告诉你有些其他麻瓜是下等人，因为他们的肤色不同——”

“肤色？”德拉科说道。

“就是啊，肤色，而不是重要的血统，是不是很荒唐？但是后来，这个世界在有些方面改变了，现在再也没有伟大的科学家认为肤色很重要了，只有我刚才向你描述的废物才会这么认为。当萨拉查·斯莱特林犯这个错误的时候，所有其他人都在犯同样的错误，他是从小被灌输了这个观点，而不是迫切地需要去恨谁。也有少数人比周围的其他人都强，那些人是特别善良。但是单纯接受周围人观念的人并不是特别邪恶。一个令人悲伤的事实是，如果没有别人指出来，大部分人根本不会注意到道德问题；而当他们到了萨拉查遇见戈德里克的年龄的时候，已经失去了改变观点的能力。霍格沃茨是在那之后建成的，在戈德里克的坚持下，霍格沃茨开始录取麻瓜出身的学生，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麻瓜出身的巫师确实没有什么不同。现在这已经变成了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而不是每个人都会不加考虑地接受的答案。而正确的答案是麻瓜出身的巫师并不比纯血巫师弱。所以现在坚持萨拉查当年观点的人，要不就是像你这样在非常封闭的纯血巫师环境中长大的人，要不就是那些可悲到必须拼命寻找优越感

的人，那些热爱憎恨的人。”

“这不……这听起来不太对……”德拉科说道。他的耳朵听着，奇怪自己为什么想不出更好的话来说。

“不对吗？德拉科，你已经知道赫敏·格兰杰根本没有任何问题。我听说过，你不忍心放手让她从屋顶上掉下去。即使你知道她已经喝过羽落魔药，即使你知道她是安全的。你觉得什么人会想杀她，不是因为她对他们做了什么错事，而只是因为她是麻瓜出身的巫师？即使她是，她也只是一个无论谁去问她，都随时愿意辅导他们作业的小姑娘，”哈利的声音哽住了，“什么人会希望她死？”

父亲——

德拉科感到自己被劈成了两半，像是得了复视病，格兰杰是个泥巴种，她活该去死，和被他紧紧拉住的那个屋顶上的女孩，就像视物重影，视物重影

“而那些不希望赫敏·格兰杰死的人，不愿意和那些希望她死的人混在一起！这就是大家现在对斯莱特林的印象，不是机智的计划，不是雄心壮志，只是痛恨麻瓜出身的巫师！我曾付给莫拉格一个银西可，请她帮我打听帕德玛为什么没有选择斯莱特林，我们都知道她有这个选择。莫拉格对我说，帕德玛只是看了她一眼，说她又不是潘西·帕金森。你明白了吗？那些最好的学生，那些拥有不止一个学院的美德，有选择权的学生，在来到分院帽下面的时候心里想的是‘随便哪里都可以，只要不去斯莱特林’，于是帕德玛这样的人去了拉文克劳。而且……我认为分院帽会设法在学院的人数上保持平衡，所以它把不介意这种憎恨的人都分给了斯莱特林。就这样，斯莱特林没有得到帕德玛·佩蒂尔，而是得到了潘西·帕金森。她根本不机智，也没什么野心，但是她是那种不介意斯莱特林变成了什么样子的人。进入拉文克劳的帕德玛越多，进入斯莱特林的潘西越多，这个过程就越快。这在毁掉斯莱特林学院，德拉科！”

这话听起来可怕地真实，帕德玛确实属于斯莱特林……但是斯莱特林得

到的却是潘西……父亲向帕金森这类次一等的家族争取支持，因为争取他们的支持很容易，但是父亲没有意识到把斯莱特林的名字和他们连在一起的代价

……

“我不能——”德拉科说道，但是他连自己不能什么都不确定——“你想要我做什么？”

“我不知道该如何医治斯莱特林学院，”哈利慢慢说道，“但是我知道这是你和我必须完成的事情。在麻瓜世界里，科学花了几百年才走向昌明，发生得很缓慢，但是科学越昌明，这种憎恨就越消退。”哈利的声音安静了下来，“我不太清楚为什么会这样，然而这是历史上的事实。就好像科学和守护神咒一样包含一种光明，驱散了各种黑暗和疯狂，并非立竿见影，但却始终跟随着科学的脚步。在麻瓜世界里，这被称为启蒙运动。我想，这和追寻真理有关……和能够改变从小被灌输的观点有关……和逻辑思考有关，意识到因为肤色不同去痛恨一个人是没有理由的，就像痛恨赫敏·格兰杰是没有理由的……或者也许还有连我也不懂的原因。但我和你已经是属于启蒙运动的人了，我们都是。挽救斯莱特林学院是我们必须完成的事之一。”

“让我考虑一下，”德拉科哑着嗓子说道，“好吗。”然后把头埋在手心里，开始思考。

德拉科想了一会儿，用手捂着眼睛，隔绝了外面的世界，四周静悄悄的，只有他和哈利的呼吸声。哈利说的话里令人信服的合理性，其中包含的明显的真相；和与之相对的，那明显，完美，显而易见的关于真正事实的假设……

过了一段时间，德拉科终于抬起了头。

“听起来没错。”德拉科静静地说道。

哈利的脸上绽开了一个灿烂的笑容。

“那么，”德拉科继续说道，“接下来你要带我去邓布利多那里，好正

式确认吗？”

他这么说的时候，语气非常随意。

“哦，对了，”哈利说道，“实际上，这就是我想问你的事——”

德拉科的血在血管里冻住了，冻成了结实的冰块，粉碎了——

“奇洛教授对我说的一些话让我开始思考，而且，嗯，无论你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我没有早点问你都是很蠢的。格兰芬多的每个人都认为邓布利多是个圣人，赫奇帕奇的人认为他疯了，拉文克劳的人因为发现他只是在装疯而沾沾自喜，可是我从来没有问过斯莱特林的人。我本不该犯这种错误的。但是如果连你也认为可以和邓布利多合谋拯救斯莱特林学院的话，我想我大概没有错过什么重要的信息。”

.....

.....

.....

“你要知道，”德拉科说道，综合当时的情况来看，他的声音要算相当平静了，“每次我怀疑你是不是在故意气我的时候，我都对自己说，你一定是无心的，没有人能够有意做到这个程度，哪怕努力到耳朵流血也不可能。这是我现在没有把你掐死的唯一原因。”

“啊？”

然后再把自己掐死，因为哈利确实是在麻瓜家庭长大的，紧接着邓布利多就不露痕迹地把他从斯莱特林引到了拉文克劳，所以哈利是有可能什么都不知道，而德拉科从没想到告诉他。

或者也可能哈利已经猜到了德拉科不会这么爽快地加入邓布利多的阵营，而这件事本身就是邓布利多计划里的下一步……

但是如果哈利真的不了解邓布利多的话，那么警告他就是头等大事。

“好吧，”德拉科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思绪，然后说道，“我不知道该从何说起，所以我就随便开头好了。”德拉科深深吸了口气。这话说来就长了。

“邓布利多谋杀了他的妹妹，并且逃脱了法律制裁，因为他弟弟不肯作出对他不利的证言——”

哈利听着，感到越来越担忧惊愕。哈利原本以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对纯血主义者的说词必须打个折扣。问题在于，即使打上许许多多的折扣，这一切听起来仍然很糟。

邓布利多的父亲被指控对未成年人使用不可饶恕的咒语，死在阿兹卡班。这不是邓布利多的错，但是应该能在公开记录上查到。哈利会去查一下，看看是不是纯血主义者空口瞎编的。

根据傲罗的判定，邓布利多的妹妹死于谋杀，而邓布利多的母亲也在之前不久神秘去世。这个妹妹据说受过麻瓜的虐待，之后就再也没人提起了；关于这一点，德拉科指出，听起来很像一个笨手笨脚的一忘皆空法术。

在被哈利打断几次后，德拉科似乎理解了基本规则，开始先描述观察到的事实，再作推断。

“——所以你不必相信我的话，”德拉科说道，“你自己也能看出来，不是吗？任何一个斯莱特林都能看出来。邓布利多一直等到对他的形象最有利的时机才出面和格林德沃决斗，那时格林德沃已经毁掉了大部分欧洲，获得了史上最可怕的黑巫师的名声，又刚刚失去他的麻瓜卒子向他提供的黄金和鲜血祭品，正要开始走向衰落。如果邓布利多有他假装的那么高尚的话，他早就去和格林德沃战斗了。邓布利多很可能原本就想要毁掉欧洲，这恐怕是他们俩共同的计划，格林德沃只是他的傀儡，他是在这个傀儡令他失望之后才出的手。而且那场夸张的决斗根本就是假的，怎么可能有两个巫师能势均力敌到需要整整战斗二十个小时，直到其中一方因为力尽而倒下？这只是邓布利多为了让场

面更壮观使出的花招而已。”德拉科的声音更加义愤填膺了，“这场决斗让邓布利多当上了威森加摩的首席巫师！梅林的传承延续了一千五百年，就这样被他玷污了！然后他还同时兼任了国际巫师联盟的主席，而他已经有了霍格沃茨这个坚不可摧的堡垒——校长兼首席巫师兼国际巫师联盟主席，没有任何正常人会同时兼任这三个职位，怎么可能有人看不出来邓布利多想要主宰世界？”

“暂停一下。”哈利说道，闭上眼睛开始思考。

这并不比斯大林统治下的俄国对西方的描述更糟，而那些描述全是假的。但是纯血主义者不能凭空编造事实……他们能吗？《预言家日报》常有失实的报道……但是话说回来，在韦斯莱订婚事件里，他们的错误确实被发现了，而且为此颜面尽失……

哈利睁开眼睛，发现德拉科正用期待的眼神坚定地看着他。

“所以你在问我是不是该去加入邓布利多了的时候，那只是个测试。”

德拉科点点头。

“在那之前，你说听起来没错的时候——”

“听起来确实没错，”德拉科说道，“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信任你。你准备抱怨我试探你吗，波特先生？你想说我骗了你吗？说我误导你？”

哈利知道他应该像一个输得起的人那样微笑，但是他没能做到，他太失望了。

“你说得对，这很公平，我没什么好抱怨的，”哈利只是说道，“那么神秘人呢？也不像大家说得那么坏吗？”

德拉科闻言表情很苦涩。“所以你认为这只是为了让父亲的那边看起来正义，邓布利多那边看起来邪恶，而我相信这一切只是因为父亲是这么告诉我的。”

“这也是我在考虑的一种可能。”哈利平稳地说道。

德拉科的声音很低，很激烈。“他们知道。我父亲知道，他的朋友们也知道。他们知道黑魔王是邪恶的。**但是他是唯一可能战胜邓布利多的人！**唯一强大到可以和他一战的巫师！确实有些其他食死徒也是邪恶的，比如贝拉特里克斯·布莱克——父亲不是那样的——但是父亲和他的朋友们**别无选择**，哈利，他们**必须如此**，邓布利多在攫取一切，而黑魔王是大家仅存的希望了！”

德拉科用力盯着哈利，哈利迎向他的目光，思考着。没有人会把自己当成故事里的坏人——伏地魔也许会，贝拉特里克斯也许会，但是德拉科肯定没有。食死徒是坏人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是他们是否是唯一的坏人；这个故事里的坏人究竟是一个，还是两个……

“你不信。”德拉科说道，看起来很担心，而且有点愤怒。哈利对此并不感到奇怪。他相当确定德拉科本人相信他所说的一切。

“**我应该相信吗？**”哈利问道，没有移开目光，“只因为你相信？你是否已经是足够强的理性主义者，以至于对我来说，你所相信的事能够作为很强的证据？因为如果不是真相，你就不太可能相信？当我遇见你的时候，你还没有那么强。你告诉我的所有事情，你有没有在觉醒成为科学家后再次思考过，还是这些只是你从小相信的事？你能不能看着我的眼睛，以马尔福家族的荣誉发誓，说你的话里如果有任何不真实的部分，任何一件故意添上去破坏邓布利多形象的事情，你都能注意到？”

德拉科正要张开嘴，哈利说道，“别说了。不要玷污马尔福家族的荣誉。你还没有那么强大，你应该知道这一点。听我说，德拉科，我也注意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事。但是都不确定，都不肯定，全是推断，假说和不可靠的证人……你的故事里也没有任何肯定的事。邓布利多也许有其他充分的理由，才没有更早和格林德沃战斗——不过当然**必须**是一个相当好的理由，尤其是考虑到麻瓜那边发生的事……但是无论如何。有没有什么邓布利多**肯定**做过的显然很邪恶的事情，这样我就不必继续猜测了？”

德拉科的呼吸变得沉重起来。“行，”德拉科用发抖的声音说道，“我

来告诉你邓布利多做过什么。”德拉科从袍子里取出魔杖，念道“无声无息”，然后又念了一次“无声无息”，但是发音仍然不对，最后哈利取出自己的魔杖，施展了静音法术。

“曾经，”德拉科嘶哑地说道，“从前，曾经有一位名叫纳西莎的女孩，她是斯莱特林学院里最美，最聪明，最机智的女孩，我父亲爱上了她，他们结了婚，而她不是食死徒，她不是战士，她所做的一切不过是爱上了父亲——”德拉科说不下去了，他在哭。

哈利感到一阵反胃。德拉科从来没有提起过他的母亲，一次也没有，他早该注意到的。“她……被流咒打中了？”

德拉科尖叫起来。“邓布利多在她自己的卧室把她活活烧死了！”

在一个充满了柔和的银色光辉的教室里，一个男孩瞪着另外一个男孩，后者正在一边抽泣，一边拼命用袖子抹着眼睛。

哈利感到自己很难再保持客观，继续推迟自己的判断，这一切太情绪化了，有什么在催促他陪着德拉科流下同情的眼泪，或者确认这不是事实……

邓布利多在她自己的卧室把她活活烧死了！

这……

……听起来不像邓布利多的风格……

……但是如果你需要一再这么想的话，就该开始怀疑这所谓的‘风格’是否真的可靠了。

“那，那一定非常痛苦，”德拉科说道，声音在发抖，“父亲从来不提这件事，谁也不敢在他面前提起这件事，但是麦克尼尔先生告诉我了，卧室里全是焦黑的印子，一定是母亲被邓布利多活活烧死的时候挣扎留下的。这是邓布利多欠马尔福家族的血债，我们要他拿命来偿！”

“德拉科，”哈利说道，没有掩饰声音里的嘶哑，这时如果还能镇静是不对的，“很抱歉，我很抱歉这么问，但是我必须了解，你怎么知道是邓布——”

“邓布利多亲口承认是他做的，他对父亲说，这是一个警告！父亲不能在吐真剂下作证，因为他是个大脑封闭师，他甚至不能把邓布利多送上审判席，在邓布利多公开否认了所有指控之后，连父亲的同盟都不相信他，但是我们知道，食死徒都知道，父亲没有任何理由在这件事上撒谎，父亲会希望我们向真正的凶手复仇，你难道看不出这一点吗，哈利？”德拉科的声音变得狂乱起来。

当然，除非这是卢修斯自己干的，然后嫁祸给了邓布利多。

不过……这也不像卢修斯的风格。而且，如果他真的谋杀了纳西莎，更聪明的做法是嫁祸给一个比较好欺负的受害者，而不是损失政治资本和信誉，去攻击邓布利多……

过了一会儿，德拉科不哭了，看着哈利。“怎么样？”德拉科恶狠狠地说道，“这对你来说够邪恶了吧，波特先生？”

哈利垂下眼睛，看着放在椅背上的双臂。他无法再看德拉科的眼睛，那里面的痛苦太剧烈了。“我没想到会听到这些，”哈利轻柔地说道，“我不知道该怎么想了。”

“你不知道？”德拉科的声音提高了，变成了尖叫，他猛地从桌前站了起来——

“我记得黑魔王杀死我父母的过程，”哈利说道，“当我第一次站到摄魂怪面前的时候，这就是我想起的最可怕的回忆。虽然已经是很久以前了。我听见了他们是怎么死的。我母亲哀求黑魔王不要杀死我，‘别杀哈利，求求你不要，杀了我，杀我代替吧！’她是这么说的。黑魔王嘲笑了她，然后大笑起来。然后，我记得，那个绿色的闪光——”

哈利抬头看着德拉科。

“所以我们可以说，”哈利说道，“可以为同样的事一直争吵。你可以对我说，我母亲本就该死，因为她是詹姆的妻子，而詹姆杀死过食死徒。但是你的母亲不该死，因为她是无辜的。而我可以对你说，你母亲本就该死，邓布利多之所以把她关在她自己的卧房里活活烧死，一定有合理的原因；但是我母亲不该死。但是你知道，德拉科，无论如何我们两人都有偏见，这不是很明显吗？因为规则是不能杀死无辜的人，这个规则不可能适用于我的母亲而不适用于你的母亲，也不可能适用于你的母亲而不适用于我的母亲。如果你告诉我莉莉是食死徒的敌人，而杀死敌人没错的话，那么同样的规则会说，邓布利多杀死纳西莎也是对的，因为她是他的敌人。”哈利的嗓音嘶哑了，“所以我们俩如果最终想在在任何方面统一意见，就必须承认两次死亡都是错的，谁的母亲都不该再死去了。”

在德拉科心里沸腾的狂怒太可怕了，他几乎按捺不住地想要拂袖而去，离开这个房间；他之所以还没有这么做，只是因为他意识到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还有他们仅剩的一点友谊，一丝同情——因为他忘了，他居然忘了，哈利的母亲和父亲都是黑魔王亲手杀死的。

沉默在延长。

“你说话吧，”哈利说道，“德拉科，对我说话，我不会生气——你是不是在想，我不知道，纳西莎的死比莉莉的死要糟糕得多？所以我连做出这个比较都是错的？”

“我想我也很愚蠢，”德拉科说道，“一直以来，一直以来我都忘了你一定会因为你父母的死痛恨食死徒，就像我痛恨邓布利多一样。”哈利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在德拉科说起食死徒的时候从来没有反应，一直隐藏得很好——德拉科是个傻瓜。

“不，”哈利说道，“不是——不是这样的，德拉科。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解释，除了对你说，像这样的想法，不能，”哈利的声音哽咽了，“你不

能用这样的想法，去施展守护神咒……”

德拉科心里忽然感到一阵疼痛，他不希望这样，但是仍然感受到了。“你是在假装你会忘记你父母发生的事吗？你要说 I 应该忘记母亲发生的事吗？”

“那么你和我一定要成为敌人吗？”哈利的声音现在变得同样狂乱了，“我们究竟对彼此做过什么，让我们必须成为敌人？我拒绝受到这样的限制！正义不可能意味着我们两人应该互相攻击，这不合理！”哈利停下来，深吸了一口气，用手指捋了捋凌乱的头发——德拉科能看见手指被头发上的汗沾湿了。“德拉科，听我说，我们不可能预期在每件事上都马上达成一致，你和我。所以我不会要求你说黑魔王杀死我母亲是错的，你只要说那……令人难过就可以。我们不去讨论她的死是否是必须的，是否是应该的。我只想请你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令人难过，我母亲的生命也很宝贵，你现在只要这么说就好。而我会说纳西莎的死也令人难过，因为她的生命也有价值。我们不可能马上在所有的方面达成一致，但是如果我们将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开始，承认任何人死去都令人难过，那么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观点一致的。这就是我想让你说的话。不是谁正确，谁错了。只说你母亲的死令人难过，我母亲的死令人难过，如果赫敏·格兰杰死了会令人难过，所有的生命都是宝贵的，我们能不能同意这一点，暂时不去管其它的分歧，我们只同意这一点是不是就足够了？我们能做到吗，德拉科？这看起来……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可以用来施展守护神咒的想法。”

哈利的眼里噙着泪水。

德拉科又愤怒起来。“邓布利多杀害了母亲，说这令人难过是不够的！我不知道你认为你必须做什么，但是马尔福家的人必须报仇！”不为家人的死报仇不止是懦弱，不止是耻辱，简直不配活着。

“我不是在争辩这一点，”哈利静静地说道，“但是你愿意说莉莉·波特的死令人难过吗？只说这一件事？”

“这是……”德拉科又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了，“我知道，我知道你的感受，但是你不明白吗哈利，即使我只说莉莉·波特的死令人难过，也已经在反对

食死徒了！”

“德拉科，你必须能够承认食死徒在某些方面是错的！你必须能做到，否则就不能作为科学家取得进步，这会成为你的拦路石，一个你不能质疑的权威。并非所有的改变都是进步，但是所有的进步都是改变，如果你不能改变，你就不能进步，你必须允许自己比别人做得更好！甚至包括你的父亲，德拉科，连他也不例外。你必须能够指出你父亲做过的事里的错误，因为他不是完人，如果你不能说，你就不能超过他。”

父亲警告过他，在他来霍格沃茨上学之前的那一个月，在他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警告他，会有一些人抱着这个目的。

“你在设法让我疏远父亲。”

“只是让你的一部分疏远，”哈利说道，“设法让你改正你父亲弄错过的一些事。试图让你超过他。但不是……试图破坏你的守护神咒！”哈利的声音更轻柔了。“我不想破坏那么明亮的事物。谁知道呢，也许那也是医治斯莱特林学院需要的东西……”

德拉科被打动了，问题就在这里，他还是被打动了，在哈利·波特身边必须特别小心，因为即使在他错了的时候，他的争辩听起来也很有道理。“而你不肯承认的是邓布利多对你说过，你可以通过夺走马尔福阁下的儿子来报复你父母的死——”

“不。不是。这部分完全是错的。”哈利深深吸了一口气，“直到我来霍格沃茨上学的三天前，我还不知道邓布利多是谁，黑魔王是谁，也不知道食死徒是什么，或者我父母是怎么死的。我是在你和我在服装店里遇见的那天知道的。而且邓布利多甚至不喜欢麻瓜科学，至少他说他不喜欢，我找机会问过他一次。我从来没想过通过你报复食死徒，直到现在也没想过哪怕一次。我在服装店里遇见你的时候，并不知道马尔福家族是谁，而我那时就喜欢你了。”

长长的沉默。

“要是我能相信你就好了，”德拉科说道，声音在发抖，“如果我能确信你在说实话，这一切就简单多了——”

这时德拉科忽然想到一个方法。

验证哈利·波特说的是否是真心话，确认他是否真想拯救斯莱特林学院，并为母亲的死感到难过的方法。

这个方法是违法的，而且因为他不能向父亲求助，也是危险的，他甚至不能信任哈利，请他帮忙，但是……

“好吧，”德拉科说道，“我想到了一个决定性的实验。”

“是什么？”

“我想给你喝一滴吐真剂，”德拉科说道，“只喝一滴，让你无法撒谎，但是不至于让你问什么答什么。我还没想好去哪里弄，但是我会确保那是安全的——”

“呃，”哈利说道，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德拉科，呃——”

“别说了。”德拉科说道。他的声音坚定而镇静。“如果你拒绝，我的实验结果就已经得到了。”

“德拉科，我是大脑封闭师——”

“你就编吧——”

“是贝斯特先生给我做的培训。奇洛教授安排的。听我说，德拉科，如果你能弄到吐真剂的话，我愿意喝一滴，我只是在警告你我是大脑封闭师。我不是完美的大脑封闭师，但是贝斯特先生说我能竖起完全的屏障，所以我多半可以抵抗吐真剂的效力。”

“你才霍格沃茨一年级！这根本是发疯！”

“你认不认识你能信任的摄神取念师？我很乐意演示——你看，德拉科，

我很抱歉，但是我把这件事告诉你这个事实难道不算什么吗？你知道，我原本可以就这么让你给我服用吐真剂的。”

“为什么？你为什么老是这样，哈利？你为什么非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搞成一团糟，管它可能不可能？不要笑了，这有什么好笑！”

“对不起，对不起，我知道这没什么好笑，我——”

德拉科好一会儿才控制住自己。

但是哈利说得没错。哈利原本确实可以就这么让德拉科给他服用吐真剂。如果他真是个大脑封闭师……德拉科不知道可以请谁对哈利摄神取念，但是他至少可以问问奇洛教授是否确有其事……德拉科能信任奇洛教授吗？也许哈利想让奇洛教授说什么，他就会说什么。

然后德拉科想起哈利让他去问奇洛教授的另一件事，想到了另外一个实验。

“你知道，”德拉科说道，“你知道我会为这件事付出什么代价，如果我同意是对麻瓜出身的巫师的痛恨在毒害斯莱特林学院，承认莉莉·波特的死令人难过。这是你计划的一部分，不要告诉我不是。”

哈利没有回答，这是很明智的。

“我会向你要求一件事作为回报，”德拉科说道，“在那之前，我还想做一个实验——”

德拉科推开画像指给他们的那扇门，这次他们走对了。面前是一片小小的石头空地，头顶上就是夜空。这里和他把哈利扔下去的屋顶不同，有一片小小的院子，离地面距离很远。周围有栏杆，石块上的精美花纹在地板上天衣无缝地互相衔接着……霍格沃茨在建造的时候是如何融入了这么多艺术，德拉科每次想到的时候仍然惊叹不已。一定有什么办法把这些石块全部一次造出来，

没有人能够一块一块地加进去这么多细节，城堡一直在变化，新变出来的每块石头都有同样精美的花纹。在魔法衰落的今天，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巫师的能力范围，以至于如果没有霍格沃茨在眼前证明的话，谁都不会相信。

冬天的夜空万里无云，天气寒冷刺骨；在一月的最后几天，学生宵禁之前很久天就黑了。

在纯净的空气中，星星明亮地闪烁着。

哈利说，在星光下会对他有所帮助。

德拉科用魔杖点了点自己的胸口，手指熟练地滑动了一下，说道，“**和暖如春。**”温暖从心口涌出来，遍布全身；风继续吹在他脸上，但是他不再觉得冷了。

“**和暖如春。**”哈利的声音在他身后说道。

他们一起走到栏杆旁，看着脚下远处的地面。德拉科想知道他们是不是身处在从外面能看见的高塔之一，然后发现他现在似乎想象不出霍格沃茨的外观了。但是地面的景色一直是一样的；他可以看见远处禁林模糊的轮廓，和霍格沃茨湖中泛起的月光。

“你知道吗，”哈利把胳膊靠在德拉科旁边的栏杆上，在他身边静静地说道，“麻瓜们犯下的大错之一，是他们晚上从来不关掉所有的灯。每个月关一小时都做不到，每年关十五分钟都做不到。光子在大气中漫射，除了最明亮的星星之外，其它一切都冲淡了，夜空不复从前，除非你走到远离所有城市的地方。当你看过霍格沃茨的星空以后，会很难想象住在看不到星星的麻瓜城市里是什么感觉。你一旦见过霍格沃茨的夜空，就肯定不会再愿意一辈子呆在麻瓜城市了。”

德拉科瞥了哈利一眼，发现哈利正伸长了脖子，仰望着贯穿黑暗的银河。

“当然，”哈利继续说道，声音仍然很安静，“在地球上无论如何也看不到星星真实的样子，大气层总会碍事。如果你想看到真正的星星，你必须在

其它的地方看，在那里，星星猛烈而明亮地燃烧，就像它们真实的自己。德拉科，你是否曾经希望把自己送上夜空，去看看在其它的恒星周围有些什么？如果你的魔法无所不能，如果你能做到任何事的话，这会不会是你想做的事中的一件？”

一阵沉默，然后德拉科才意识到哈利在等他回答。“我以前没想过，”德拉科说道，声音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和哈利一样的轻柔低语，“你真的觉得有人能做到吗？”

“我想不会很容易，”哈利说道，“但是我知道，我可不打算一辈子都呆在地球上。”

要不是德拉科知道有些麻瓜已经离开过地球，而且连魔法都没用的话，这原本会是个可笑的想法。

“为了通过你的测试，”哈利说道，“我必须说出那个想法对我的意义，完整地陈述，而不是我之前解释的时候给出的那个简短的版本。但是你应该能看到这是同一个想法，只是更加全面。所以我那个版本的想法，德拉科，是我们在登上其他星球的时候，也许会看到其他人。如果说有的话，他们的外表肯定和我们不同。那里的生物也许是从水晶里长出来的，也许是从一团脉动的软泥里长出来的……这么一想的话，他们也可能是魔法构成的。所以在这样千奇百怪的情况下，你如何判断一个生物是否是人？不是根据形状，有几条胳膊，几条腿。也不是根据材质，是血肉，水晶，还是我无法想象的其它材料。你必须通过他们的思想来辨认。连他们思想的原理都不会和我们完全一样。但是任何活着的东西，如果会思考，有自我意识，不愿死去的话，德拉科，那么他们必须死亡的事实就是令人难过的，因为他们不想死。和外星可能会有的生命相比，所有曾经活着的人，我们就像兄弟姐妹，你几乎看不出我们的分别。那些在外星遇见我们的智慧生物，他们看不出我们是来自英国还是法国，看不出其中的区别，他们只会看到我们是人。会爱，会恨，会笑，会哭的人；对于他们，那些外星的智慧生物来说，我们就像同一个豆荚里的豌豆一样相似。不过，他们会很不同。完全不同。但是这拦不住我们，也拦不住他们，只要我们愿意成

为朋友。”

这时哈利抬起了魔杖，德拉科依照承诺转过身，望向了别处；他的视线落在了门四周的石板地面和石墙上。德拉科承诺不看，也不告诉任何人哈利说了什么，或者今天晚上发生了什么，虽然他不知道为什么要搞得这么神秘。

“我有一个梦想，”哈利的声音说道，“有一天，智慧生物会因他们的思维方式受到评判，而不是肤色，形状，材质，或者父母是谁。因为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和水晶生物和睦相处的话，无法和麻瓜出身的巫师和睦相处该有多么傻？他们与我们有相似的外表，相似的思维，和我们就像同一个豆荚里的豌豆一样相似——那些水晶生物都不可能看出分别。毒害斯莱特林学院的憎恨值得我们带去其他星球么？这简直无法想象。一切生命都是宝贵的，所有会思考，有自我意识，不愿死去的生命。莉莉·波特的生命是宝贵的，纳西莎·马尔福的生命是宝贵的，虽然对她们已经太晚了，她们的死令人难过。但是仍有其他活着的生命需要我们为之战斗。你的生命，我的生命，赫敏·格兰杰的生命，所有地球之上和地球之外的生命，都值得我们去保护，去捍卫。**呼神护卫！**”

就有了光。

在那样的光芒下面，一切都变成了银色，石板地面，石墙，门，栏杆，连反光都如此夺目，几乎什么都看不清，连空气似乎都在发亮，而那光芒还在变得越来越耀眼，越来越耀眼，越来越耀眼——

当光芒消失的时候，德拉科像被打击了一样，手下意识地伸进袍子里，取出了一块手帕，然后才意识到自己在哭。

“这就是你的实验结果，”哈利静静地说道，“关于那个想法，我说的是真话。”

德拉科慢慢转向已经放下了魔杖的哈利。

“那，那一定是假的，对不对？”德拉科问道。他再也经不起更多刺激了。“你的守护神——不可能真的那么明亮——”然而那确实是守护神的光芒，你一旦知道自己在看什么，就不可能弄错。

“这是守护神咒的真正形态，”哈利说道，“它能让你把全部的力量赋予守护神，完全不受内心的阻碍。还有不用问了，我不是从邓布利多那里学来的。他不知道这个秘密，即使知道了，也施展不出真正形态的守护神咒。这个谜题是我自己解开的。我在解开之后明白，这个法术决不能告诉别人。为了你的缘故，我接受了你的测试；但是你绝对不能外传，德拉科。”

德拉科不知道该怎么想才好，他不知道真正的力量在哪里，也不知道正义的一方究竟是谁了。视物重影，视物重影。德拉科想说哈利的理想主义是软弱的表现，是赫奇帕奇的愚昧，是统治者用来愚弄大众的谎言，而哈利居然傻到相信了，愚昧被当了真，拔高到荒唐的程度，投影到了群星上面——

某种隐藏而美丽，光明而神秘的事物——

“我会不会，”德拉科低语道，“有一天，也能施展那样的守护神咒？”

“如果你坚持追寻真相，”哈利说道，“而且不去拒绝你找到的温暖的想法的话，那么我确信你可以。我认为一个人只要坚持足够久，就可以去到任何地方，连星星上也不例外。”

德拉科又用手帕擦了擦眼睛。

“我们该进去了，”德拉科用不稳定的声音说道，“也许会有人看见，刚才太亮了——”

哈利点点头，走进门去；德拉科最后向夜空看了一眼，才跟上去。

大难不死的男孩究竟是谁，怎么会已经是大脑封闭师，能施展真正的守护神咒，还完成了各种其它奇怪的事情？哈利的守护神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不能让人看见？

德拉科没有问出上面这些问题，因为哈利也许会回答，而德拉科今天实在无法再承受其他刺激了。他真的受不了了。再来一次惊吓，他的头就会从肩膀上掉下来，沿着霍格沃茨的走廊扑通，扑通，扑通地蹦开去。

按照德拉科的要求，他们没有一路走回教室，而是躲进了一个小小的墙角；他太紧张了，再也等不下去了。

德拉科施展了一个无声无息的屏障，然后用沉默的疑问表情看着哈利。

“我想过了，”哈利说道，“我接受，但是有五个条件——”

“五个？”

“没错，五个。你看，德拉科，这样的誓言太容易莫名其妙地铸成大错了，你也知道，如果这是一出戏的话，这里一定会出岔子——”

“不，不是的！”德拉科说道，“邓布利多杀害了母亲。他很邪恶。你说过有些事情不必弄得太复杂，这就是其中之一。”

“德拉科，”哈利小心地说道，“我所知的只有一点：你说卢修斯说邓布利多说他杀害了纳西莎。为了确定无疑地相信这件事，我必须信任你和卢修斯和邓布利多。所以就像我之前说的那样，这个誓言是有条件的。第一个条件是，在任何时候你都可以取消这个誓言对我的约束，只要你不再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了。当然，这必须是你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有意的决定，而不是言语上的漏洞之类的东西。”

“可以。”德拉科说道。这个听起来没什么危险。

“第二个条件是，我发誓把事实上杀害了纳西莎的凶手作为敌人，无论凶手是邓布利多，还是其他人。我会尽我作为理性主义者的最大能力来判断谁是凶手。我向你保证，我会把它当作一个简单的事实问题，尽我作为理性主义者的最大努力，做出诚实的判断。你同意吗？”

“我不喜欢。”德拉科说道。他确实不喜欢，整件事就是为了确保哈利永远不会倒向邓布利多。不过，如果哈利真是诚实的，他很快就会认清邓布利多的嘴脸；而如果他撒谎，那么他就已经违背了誓言……“但是我同意。”

“第三个条件是，纳西莎必须是被活活烧死的。如果这个故事存在夸大渲染的部分，我就可以自己判定是否还要遵守这个誓言。有时候好人也必须杀人，但是他们永远不会把人折磨至死。我之所以知道凶手是邪恶的人，是因为纳西莎是被活活烧死的。”

德拉科勉强按捺住了没有发火。

“第四个条件是，如果纳西莎本人有罪，打个比方，如果她用~~铭心刻骨~~咒把谁的孩子折磨疯了，而那个人烧死了纳西莎作为复仇，那么这个誓言也有可能失效。在那种情况下，烧死她仍然是不对的，他们还是应该用不会造成痛苦的方式来杀死她；但是这和你说的那种她只是卢修斯的爱人，从来没犯过什么错的性质就不同了，没有那么邪恶。第五个条件是，如果杀害纳西莎的人是在受到蒙骗的情况下犯下了这个罪行的话，那么我的敌人是那个骗子，而不是受骗的人。”

“这些听起来根本就像你准备推诿——”

“德拉科，无论是为你还是为其他任何人，我都不能把好人当作敌人。我必须真正相信他们是邪恶的。但是我想过了，我觉得如果纳西莎从来没有做过坏事，只是爱上了卢修斯，选择做他的妻子的话，那么把她关在她自己的卧室里活活烧死的人就不太可能是个好人。我会发誓把任何做出这种事的人当作敌人，无论这个人是不是邓布利多，除非你经过深思熟虑，解除这个誓言对我的约束。我希望，这样就不会出现戏里的那些岔子了。”

“我不满意，”德拉科说道，“但是可以接受。你发誓把杀害我母亲的凶手当作敌人，我就——”

哈利等着，表情很耐心，等着德拉科恢复发出声音的能力。

“我就帮你解决斯莱特林学院痛恨麻瓜出身的巫师的问题，”德拉科低语道，“而且承认莉莉·波特的死亡是一件悲伤的事。”

“成交。”哈利说道。

于是契约完成了。

德拉科知道，那条裂痕又变宽了一点。不，不止一点，很多。他感觉自己漂远了，迷失了，离岸越来越远，离家越来越远……

“抱歉。”德拉科说道。他转身背对哈利，努力镇静下来，他必须做这个实验，他不希望因为紧张或者羞愧导致实验失败。

德拉科抬起魔杖，放在守护神咒的起始姿势上。

回想从扫帚上掉下来的感觉，那种痛苦，那种恐惧，想像它来自一个披着斗篷的高大身影，看上去像水里的一具死尸。

然后德拉科闭上眼睛，以便更好地回忆父亲把他冰冷的小手握在自己温暖有力的手里的情景。

不要害怕，我的儿子，我在这里……

魔杖向上抬起，大幅度地挥舞了一下，赶走了恐惧，德拉科被其中的力量吃了一惊；这时他想到了，父亲没有迷失，永远不会迷失，无论德拉科发生了什么，父亲一直都会在，一直那么强大，他喊道，“呼神护卫！”

德拉科睁开了眼睛。

一条发光的蛇正看着他，和刚才一样明亮。

在他身后，他听见哈利松了口气，似乎感到欣慰。

德拉科凝视着那白色的光芒。看来，他毕竟没有完全迷失。

“这倒提醒我了，”过了一会儿以后，哈利说道，“我们测试一下我那个用守护神送信的理论吧？”

“那会让我吃惊吗？”德拉科问道，“我今天不想再受惊了。”

哈利声称，这个理论一点也不奇怪，他想不出任何会令德拉科吃惊的可能，不知道为什么，这反倒令德拉科更紧张了；但是德拉科可以理解在紧急情况下送信的重要性。

诀窍在于——至少哈利是这样猜测的——希望散布这个好消息，希望接收方了解你用于施展守护神咒的幸福想法的真相。不过不是用言语去告诉接受方，守护神本身就是消息。如果你希望他们了解，守护神就会走向他们。

“告诉哈利，”德拉科对发光的蛇说道，虽然哈利就在房间另一头近在咫尺的地方，“呃，当心绿猴子。”这是德拉科看过的一部戏剧里的暗号。

然后，像在国王十字火车站一样，德拉科想让哈利知道父亲一直很关心他；不过这一次他没有用言语表达，而是用这个幸福的想法本身表达了。

发光的蛇蜿蜒着爬过房间，看上去与其说是在石板上爬行，不如说是在空中游动；穿过一段短短的距离之后，它到了哈利面前——

——用一种奇怪的声音对哈利说道，德拉科认出这大概就是在别人听来他平时说话的声音，“当心绿猴子。”

“『嘘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嘘嘶嘘嘶。』”哈利说道。

蛇蜿蜒着爬过地板，回到德拉科身边。

“哈利说他接到并确认了这个消息。”发光的印度环蛇用德拉科的声音说道。

“噢，”哈利说道，“和守护神说话感觉怪怪的。”

.....

.....

.....

.....

“你干吗用这种表情看着我？”斯莱特林的继承人问道。

余波：

哈利瞪着德拉科。

“你说的只是魔法蛇，对不对？”

“不——不是。”德拉科说道。他的脸色很苍白，说话的时候还在结巴，但是至少不再语无伦次了。“你是个蛇佬腔，你会说蛇语，这是全世界所有蛇类使用的语言。你能听懂任何一条蛇说的话，你对蛇说话的时候，它们也能听懂……哈利，你不可能相信自己被分到了拉文克劳！你是斯莱特林的继承人！”

.....

.....

.....

.....

.....

“蛇是智慧生物？”

第四十八章 功利主义优先级

那是二月一日，星期六的早晨，拉文克劳的长桌边上，一个男孩对着堆着高高的蔬菜的早餐盘，紧张地检查着其中是否有任何的肉类。

也许是反应过度。在最初的震惊之后，哈利的常识被唤醒了，然后提出了一个假设：“蛇语”可能仅仅是控制蛇类的一种用户语言界面罢了……

……不管怎么说，蛇不可能真的拥有人类水平的智力，要不然应该已经有人发现了。哈利听说过的拥有类似于语言功能的大脑最小的生物是艾琳·佩珀伯格训练出来的非洲灰鹦鹉¹。即使这个玩着复杂的通奸游戏从而需要模仿其他鹦鹉的物种，也只能掌握一种没有结构的原始语言。而根据德拉科能够记起的内容，蛇类对蛇佬腔说的是一种类似于正常的人类语言的语言——换言之，发展成熟、有着递归的句法和语法。即使有着巨大的大脑和强大的社会选择压，原始人类也花了很长时间才进化出来这样的语言。据哈利听说过的情况而言，蛇类根本没有什么社会结构。而且全世界有着成千上万种的蛇，它们所谓的语言怎么可能都是同一个版本，“蛇语”？

当然，这仅仅是常识而已，哈利开始对常识完全丧失信心了。

但哈利很确定他曾经从电视上听到过蛇发出“嘶嘶”的声音——无论如何，他从某个地方知道那听起来是怎么回事——而对他来说，那听起来一点儿也不像一种语言，这看起来让人安心多了……

……只是一开始而已。问题在于，德拉科又断言蛇佬腔能够指示蛇去完成时间的复杂的行动。如果那是真的，那么蛇佬腔就要通过蛇交谈让它们一直保持智慧。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交谈会让蛇产生自我意识，就像哈利意外地

¹ 艾琳·佩珀伯格（Irene Pepperberg）和她训练出来的非洲灰鹦鹉：艾琳·佩珀伯格是一位比较心理学家，以研究非灵长类语言出名。她训练出来的据称是全世界最聪明的鸟类的非洲灰鹦鹉 Alex，能够用原始语言进行双向交流，大概有 500 个单词的词汇量，能够进行简单加减法和分辨形状和颜色，去世前据称有 5 岁孩童的智商和 2 岁儿童的情商。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Irene_Pepperberg 和 http://en.wikipedia.org/wiki/Alex_%28parrot%29

对分院帽所做的那样。

当哈利提出这个假说的时候，德拉科声称他能够记起一个故事——哈利向克苏鲁²祈祷，这个故事仅仅是一个神话，它听上去如此，但的确有着这么一个故事——萨拉查·斯莱特林给了一条勇敢的青年蝰蛇一个任务，让它去向其他蛇类打探消息。

如果一条与蛇佬腔交谈过的蛇，能够通过与其它蛇交谈让它们也产生自我意识，那么……

那么……

哈利都不知道他的大脑里为何这样循环着“那么……那么……”，他完全知道指数增长是怎么回事，他只是被全然的道德恐惧感吓呆了。

如果有人发明了一种与奶牛交谈的语言，会发生什么？

如果存在“鸟语者”呢？

如此说来……

在将满满一叉子的胡萝卜送进口中之前，哈利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全身僵硬了。

不会的，不会的，当然不会有巫师会蠢到做那样的事……

而哈利怀着糟糕而又沮丧的心情意识到，他们当然会那么愚蠢。萨拉查·斯莱特林可能从来就没有花一秒钟时间思考过蛇类智慧的道德涵义，就像萨拉查没有意识到，麻瓜出身的巫师拥有的智慧足够配享人权。除非有人向他们指出来，否则绝大多数人根本不会意识到道德问题的存在……

“哈利？”哈利身边的特里问道，听上去似乎在担心他会后悔问出这个问题，“你为什么那么看着你的叉子？”

² 克苏鲁：如前文所提，克苏鲁(Cthulhu)是美国小说家霍华德·菲利普·洛夫克拉夫特所创造的克苏鲁神话中的一个邪恶存在，见：<http://baike.baidu.com/view/921209.htm>

“我开始想着，魔法应该是非法的，”哈利说，“顺便，你听说过能与植物交谈的巫师吗？”

特里没有听说过任何那样的事情。

哈利问的七年级拉文克劳们也都没听说过。

现在哈利回到了他的座位，用渴望的表情看着他的一盘蔬菜，却没有再次坐下。他更饿了，而今天晚些时候，他还会去玛丽居，面对那里极为美味的餐点……哈利发现他非常渴望变回昨天的进食习惯，让这件事不了了之。

你得吃点儿什么，他心中的斯莱特林说道，有人让鸟类产生自我意识的可能性不会比让植物产生自我意识的可能性大多少，既然你无论如何都会吃下可能会有自我意识的食物，为什么不吃那美味的炸球遁鸟片呢？

我不认为这是有效的功利主义逻辑，那——

哦，你想要功利主义逻辑？这是您点的一份功利主义逻辑：即使在极小的概率下，有什么白痴**真的**让鸡拥有自我意识了，**你的**研究是最有可能发现这一事实并就此做点儿什么的。如果你能通过**不去**打乱饮食习惯而快一点完成你的工作的话，那么尽管看上去违反直觉，你能拯救最多可能拥有自我意识的天知道什么东西的**最好**方法，就是**不要**在什么东西可能拥有智慧这件事上胡思乱想。无论如何，不管你往你的盘子上放什么，家养小精灵们都已经把食物准备好了。

哈利想了一会儿。这实在是非常有诱惑力的一种思辨——

很好！斯莱特林说，我很高兴你发现了，最道德的事情是为了你自己的方便而牺牲有自我意识的生命，为了满足你可怕的食欲，为了用牙齿撕开他们时那让人作呕的愉悦感——

什么？哈利忿忿不平地想，你到底是哪一派的？

他的内在的斯莱特林的声音颇为冷酷。某一天，你也会拥抱这一信条的……只要目的正当，就可以随便吃肉³。接下来，脑内一阵窃笑。

从哈利开始怀疑植物是否拥有自我意识开始，他的非拉文克劳的部分就很难严肃对待他道德上的警惕了。每次哈利试图想着任何食物的时候，赫奇帕奇都会喊着同类相食！，而格兰芬多则会想象他吃东西的时候食物在尖叫，连三明治也不例外——

同类相食！

嗷嗷嗷呀呀呀呀别吃我——

忽略那些尖叫，吃吧！在这里为了更高的目标牺牲你的道德感很安全，其余的人都认为吃三明治是可以接受的，因此你不能用你平时的合理化方法处理‘如果被抓到会带来极大副作用的小概率事件’——

哈利在头脑中叹了口气，想，如果你觉得巨大的怪物没有研究我们是否具有自我意识就把我们吃掉是可以接受的话。

我可以接受，斯莱特林说，大家都可以接受吗？（脑内点头。）很好，我们现在可以回去吃炸球遁鸟片了吗？

在我研究过什么有自我意识什么没有之前，不行。现在闭嘴。哈利坚定地从他装满非常诱人的蔬菜的盘子前转身，走向了图书馆——

吃那些学生吧，赫奇帕奇说，他们是否具有自我意识是毫无疑问的。

你知道你想吃，格兰芬多说，我打赌那些年纪小的是最可口的。

哈利开始怀疑，摄魂怪是不是以某种方式损害了他的想象人格。

³ 双关语。英文对于“只要目的正确，就可以不择手段”有个俗语：the ends justifies the means；而作者此处将 means（手段）改了一个字母，变成了 meats（肉的复数）。

“说真的。”赫敏说。当她扫视着霍格沃茨图书馆的草药学书架的时候，年轻的女孩的声音听上去有些尖刻。哈利给她留了个条，请她在早饭后来图书馆，哈利自己没有吃早饭；但当哈利介绍了今天主题的时候，她看上去有些无语。“哈利，你知道你的问题吗？你完全分不清事情的轻重缓急。你的脑子里进去一个主意，你就完全被它迷住了。”

“我对轻重缓急的理解非常清楚。”哈利说。他伸出手，拿了一本凯西·麦克纳马拉的《植物的智谋》，从起始页开始翻，寻找着目录。“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吃胡萝卜之前，先得确定植物能不能说话。”

“你不认为我们两个也许有更重要的事情要担心吗？”

你听上去简直就是德拉科，哈利想，但当然啦，他没有大声说出来。他大声说的是，“有什么可能比植物有自我意识更重要？”

在哈利的眼睛扫过目录的时候，他的身边是意味深长的寂静。确实有一章是关于植物语言的，那让哈利的心跳漏了一拍，然后他的手开始快速地翻页，寻找着相关的页码。

“有的时候，”赫敏·格兰杰说，“我真的，完全，对你脑袋里边到底想些什么毫无概念。”

“你看，这是个乘法问题，好吗？世界上有很多植物，如果它们没有自我意识，它们就不重要；但如果植物是人类，那么他们的道德价值就比世界上所有的人加起来更大。现在，当然你的大脑在直觉上认识不到，但那仅仅是因为大脑不会做乘法。就好像如果你问三组加拿大家庭，如果他们要拯救两千只、两万只或是二十万只在被石油污染的池塘里濒临死亡的鸟类，他们会付多少钱，那三组各自声称他们会付七十八、八十八和八十元。换句话说，没有区别。这被称为规模迟钝⁴。你的大脑想象着一只在油池中挣扎的小鸟，这个图像激发

⁴ 规模迟钝（scope insensitivity）：规模迟钝是一种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没有因问题的规模不同而应用乘法法则的认知偏差，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Scope_neglect

了一定量的感情，从而决定了你愿意支付的数额。但没人能够在头脑中构想仅仅两千个任何事物，所以数量这一问题被直接抛到了窗子外边。现在试试纠正这一偏见，想象一下几百万亿株具有自我意识的草叶，你就会意识到这可能会比我们平时思考的全人类重要上千倍……噢，感谢阿撒托斯⁵，这里写着只有曼德拉草能说话，而他们用普通的人类语言大声说话，不存在什么让人能与任何植物对话的魔咒——”

“罗恩昨天早餐的时候来找我。”赫敏说。现在她的声音听起来有些低沉、悲哀，也许还带有一丝恐惧。“他说他因为看到我吻你而感到震惊。他说，你在被摄魂怪影响的时候说出的话证明你的内心隐藏了多少邪恶。如果我要成为一名黑巫师的追随者的话，那么他不确定他还想留在我的军队里。”

哈利的手停止了翻页。似乎，尽管哈利的大脑拥有各种抽象的知识，但在真正的感情层次上他仍然无法正确处理规模问题，因为它刚刚强制性地将他的注意力由上万亿株可能有自我意识，在他们说话的功夫可能正在饱受折磨或濒临死亡的草上，转向了一个恰巧比较亲近和被重视的人的生活上。

“罗恩是世界上最大的混蛋，”哈利说，“他们不会在近期把这消息发表在报纸上，因为这不是新闻。这么说，在你开除他之后，你打断了他的几条胳膊腿？”

“我试图告诉他事情不是那样的，”赫敏继续用静静地说话，“我试图告诉你不是那样的，而且我们俩个之间也不是那样的，但看上去那只是让他更加……更加像他之前那样了。”

“哦，是的。”哈利说。他惊讶于自己没有对韦斯莱上尉感到更加愤怒，但现在，他对赫敏的关心压倒了那个。“你越是试图向那种人澄清自己，就越承认他们有质疑你的权力。这表明你认为他们可以成为你的审讯者，而一旦你给了他人那种权力，他们只会得寸进尺。”哈利认为这是德拉科·马尔福的课程中实际上非常聪明的一部分：试图为自己辩护的人会在每一小点上被反复拷

⁵ 阿撒托斯：阿撒托斯（Azathoth）是美国小说家霍华德·菲利普·洛夫克拉夫特所创造的克苏鲁神话中的一个邪恶存在，见：http://baike.baidu.com/link?url=asu9HdrvwCa-ZDsMJ_yeunQVRHW1ezR9rAPKxtKDNRsBRf6Dns4oT9MxzHZigwJ9

问，而且永远都没法让他们的审讯者满意；但如果你从一开始就表明你是一个名人，社会惯例对你不适用的话，人们的大脑就会忽略绝大多数冒犯了。“这就是为什么当我坐在拉文克劳桌边，罗恩来找我，让我离你远一点儿的时候，我将我的手放在地板上，说，‘你看到我的手的高度了吗？你的智商至少得有这么高，才能跟我说话。’然后他指控我，让我引用一下，将你吸入黑暗，引用结束，所以我抿起嘴唇，发出嘶溜溜溜溜的声音，那之后他的嘴里仍然在发出那些说话的噪音，故而我施了静音咒。我觉得他不会再次对我尝试说教了。”

“我理解你为什么那样做，”赫敏用绷紧的声音说，“我也想要让他走开，但我真的希望你没有那么做，那会让我的境遇变得更加艰难，哈利！”

哈利从《植物的智谋》上再次抬头，在这种情况下，他无法继续阅读；而他看见赫敏仍然在读着她刚刚的那本书，没有抬头看他。就在他观察的功夫，她的手又翻了一页。

“我认为你试图为自己辩护这件事完全是选错了方法，”哈利说，“我确实如此认为。你就是你。你与你所选择的人交友。让那些质疑你的人滚开。”

赫敏仅仅是摇头，然后又翻了一页。

“选项二，”哈利说，“去找弗雷德和乔治，让他们跟他们任性的兄弟来场小谈话，那俩真的是好人——”

“不仅仅是罗恩，”赫敏近乎是耳语道，“很多人都在那么说，哈利。甚至连曼迪，当她觉得觉得我没注意的时候，都用担忧的目光看着我。这不是很好笑吗？我一直在担忧着奇洛教授正在把你引向黑暗面，现在人们正在像我警告你一样警告我。”

“哦，是的，”哈利说，“那没让你对我和奇洛教授多少放心一点儿吗？”

“简而言之，”赫敏说，“没有。”

随后的安静久得足够让赫敏翻下一页的了，然后，她这次真的是耳语了，“而且，帕德玛正在四处跟每个人说，因为我不能施展守——守护神咒，我

一定是在假——假装善——善良……”

“帕德玛自己根本都没试！”哈利气愤地说，“如果你真的是一名装模作样的黑女巫，你根本不会在所有人面前尝试，他们觉得你蠢吗？”

赫敏稍稍微笑，眨了几次眼睛。

“嘿，我不得不担心自己真的变得邪恶。现在最糟糕的情形是人们觉得你比真实情况邪恶。那会要了你的命吗？我的意思是说，真的有那么糟吗？”

年轻的女孩点头，她的脸紧绷。

“你看，赫敏……如果你那么在乎别人的想法，如果你因为他在他人心中的形象与你在自己心中的形象不同而难过的话，那就已经注定了你永远无法快乐。没有人用我们看待自己的方式来看待我们。”

“我不知道该如何向你解释，”赫敏悲哀地轻声说，“我觉得你也许永远都无法理解这种事，哈利。我能想到要说的是，如果我觉得你是邪恶的，你会感觉如何？”

“嗯……”哈利想象了一下，“是的，那确实让人伤心。非常。但你是个明智思考那种事情的好人，对于我来说你挣得了那种权力，如果你觉得我做错了什么的话，那确实对我有意义。我想不到除了你之外的任何一名学生的想法会让我那么重视——”

“你能如此生活，”赫敏耳语说，“我不能。”

女孩安静地翻过了三页，哈利将眼睛转回了他自己的书上，试图重新集中注意，此时赫敏最后小声说，“你真的确定，我绝对不能知道如何施展守护神咒吗？”

“我……”哈利哽噎难言。他突然想象着他自己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施不出守护神咒，不能向德拉科演示，仅仅被告知有一个原因，再多就没有了。“赫敏，你的守护神会发出同样的光芒，但它不会是正常的，它看上去会与人们通

常认为的守护神不同，任何看见的人都会知道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即使我告诉了你那秘密，你也不能向任何人演示，除非你让人面对着另一个方向，让他们只能看到光芒，而且……而且对于任何秘密来说最重要的部分是秘密的存在，你只能向一两个发誓保密的朋友演示……”哈利的音量无助地减小了。

“我接受。”她的声音仍然很小。

不将秘密在这图书馆里脱口而出真的很难。

“我，我不应该，我真的不应该，那很危险，赫敏，如果秘密泄露的话会造成很大的危害的！你听说过那句谚语吗，三人死二人，秘密能保存。仅仅告诉你最好的朋友与告诉每个人是一样的，因为你不仅仅是在信任他们，你在信任他们信任的每个人。这太重要了，风险太大，这不是那种应该为了改善某人在学校的名声而做出的决定！”

“好吧。”赫敏说。她合上了书，把它放回书架。“我现在无法集中注意力，哈利，抱歉。”

“如果有其他我能做的任何事——”

“对每个人都好一点。”

女孩离开书架的时候没有向后看，这也许是件好事，因为男孩僵在了原地，一动不动。

过了一会儿，男孩开始继续翻页了。

第四十九章 先验信息¹

一名男孩在非禁林边缘的一小片林中空地等待着，他的身边是一条泥土小路，小路一边通向霍格沃茨大门，一边延伸至远方。附近有一架马车，男孩站得离它远远地，目不转睛地盯着它。

在远处，一个人影正沿着泥土小路走来：一个穿着教授长袍的男人，垂着肩膀拖步而行，正装鞋在行走之时踢起了小团的灰尘。

半分钟之后，男孩快速地瞥了一眼那个男人，又回头去监视他们的马车；从那一瞥中他得知男人的肩膀挺直了，他的脸不再松懈，而他的鞋现在正轻快地踩在土路上，不再在空气中留下飞尘的痕迹了。

“你好，奇洛教授。”哈利说，眼睛都没有离开他们马车的方向。

“向你致意，”奇洛教授用平静的声音说，“看上去你正在保持距离，波特先生。你不会是发现我们的运输工具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奇数²？”哈利回应说，“哦不，我不能说我看到了什么奇数的东西。一切似乎都是偶数的。四个座位，四个轮子，两只巨大的骷髅般的飞马……”

一个包着皮的颅骨转头看向他，呲了呲在那黑暗洞穴一样的嘴里坚固而又雪白的牙齿，就好像在暗示，它对他同样没有多少好感。另一只披着黑皮的马骨骼像嘶鸣一般地甩了甩头，但没有发出声音。

“它们是夜骐，一直是它们在拉马车，”奇洛教授在爬上马车前座的时候非常平静地说，他尽可能地坐在右边，“他们只能被那些见证并理解了死亡的生物看到，对于绝大多数的动物捕食者而言是一项有用的防御。嗯。我猜你第一次面对摄魂怪的时候，你最糟糕的记忆是你与神秘人相遇的那个晚上？”

哈利沉重地点头。猜测是正确的，尽管理由错了。那些见证过死亡的

1 先验信息：指获得样本的试验之前获得的经验和历史资料，见：<http://baike.baidu.com/view/3935034.htm>

2 Odd 在英文中是个双关语，可以指“奇怪”，也可以指奇数。

.....

“你因此想起来什么有意思的事情来了吗？”

“是的，”哈利说道，“我想起来了。”他只说了这么多，因为他还没准备好开始指责。

防御术教授不咸不淡地笑了一下，不耐烦地用手指示意。

哈利走上前，爬上马车，做了个苦脸。自从摄魂怪的那一天起，大祸临头的感觉变得强了许多，尽管在那之前这感觉曾经慢慢减弱过。马车允许的他和奇洛教授之间的最大距离现在看上去完全不够了。

然后骷髅似的马小跑前行，马车开始移动，将他们带向霍格沃茨的外边界。这时，奇洛教授萎靡回了僵尸状态，大祸临头的感觉消褪了，但是它仍然无法忽略地徘徊在哈利的意识边缘……

马车前行，森林如卷轴卷起一般，树木后退的速度与扫帚甚至是汽车比较起来都缓慢得多。这种缓慢的旅行方式有一种特质，哈利想，会给人带来一种奇异的放松。这显然让防御术教授放松了下来，他缩成一团，口水从他松弛的嘴里蜿蜒流出，洇湿了他的长袍。

哈利仍然没能决定他午餐能吃什么。

他在图书馆的研究没有发现任何巫师能够与非魔法植物交谈的迹象。或是任何除了蛇之外的非魔法生物，除了保罗·布雷德洛夫的《魔咒与语言》³描述了一个可能是神话的关于一名叫做飞鼠女士的女巫的故事。

哈利想要向奇洛教授询问。但问题是奇洛教授太聪明了。以德拉科说的话来判断，斯莱特林的继承人这档事会是一个重磅炸弹，而哈利不确定他想要任何其他人知道这件事。而哈利打听蛇语的一瞬间，奇洛教授就会用他那双浅蓝色的眼睛盯住哈利，说，“我明白了，波特先生，你教了马尔福先生守护神咒，意外地与他的蛇交谈了。”

³ 哈利读的书《魔咒与语言（Spell and Speak）》其实指的是一款儿童教学游戏“拼写与发音”，因为英语中“魔咒”和“拼写”是同一个词。

奇洛教授拥有的证据应该不足以找到和真正的解释对应的假说，更别说推翻先验的不可能性了，但是这一点儿都难不住他。不知道为什么，防御术教授无论如何都会推测出来。有时候哈利怀疑防御术教授知道的背景知识比他声称的多，他的先验信息太好了。有时候，即使他的理由是错的，他仍然能够做出惊人的正确推论。问题是哈利无法猜出奇洛教授是如何对他猜出的一半事情多塞进一条线索的。哈利希望有朝一日他也能够就奇洛教授的话做出什么惊人的推测，让他大吃一惊。

“我要一碗绿色小扁豆汤，加酱油，”奇洛教授对女服务员说，“而波特先生，来一盘泰诺曼的家庭风味辣酱汤⁴。”

哈利在突如其来的惊慌中犹豫起来了。他已经决心暂时只吃素食了，但在他下决心的时候忘记了奇洛教授才是那个真的点菜的人——而如果他现在抗议的话那就太尴尬了——

女服务员对他们鞠躬，转身要走——

“呃，对不起，那里边有蛇肉或者飞鼠肉吗？”

女服务员连眼睛都没眨，只是转身对着哈利，摇摇头，再次对他礼貌地鞠躬，继续向门口走去。

（哈利的其他部分正在嘲笑他。格兰芬多就一点点社交尴尬就足以让他接受同类相食！（赫奇帕奇在尖叫）这点做出了讽刺性的评论，斯莱特林则指出，在面对维持他与奇洛教授的关系这样的重要目标的时候，哈利的道德观表现出了灵活性，这真是太好了。）

在女服务员把身后的门关上之后，奇洛教授一挥手锁上了门叉，念出了四个用来保护隐私的常用咒语，然后说，“有趣的问题，波特先生。我想知道

⁴ “泰诺曼的家庭风味辣酱汤”（Tenorman’s family chili）是著名美国动画片《南方公园》中的一个关于吃人肉的梗。在第五季的《斯科特·泰诺曼必须死（Scott Tenorman Must Die）》一集中，十几岁的少年泰诺曼嘲弄了卡特曼（Cartman），为了报复，卡特曼设计杀死了泰诺曼的父母，并骗泰诺曼吃下了包含着他父母遗体的辣酱汤。

你为何这么问？”

哈利保持着不动声色的表情。“我之前查阅了关于守护神咒的一些信息，”他说，“根据《守护神咒：能施放的和不能施放的巫师》，戈德里克不能释放守护神咒，但萨拉查能。我十分惊奇，所以我查阅了参考文献，《四种生命之力》。然后我发现萨拉查·斯莱特林据说能够与蛇对话。”（时间顺序与因果关系并不相同，但如果奇洛教授忽视了这一点的话，那也不是哈利的错。）“更多的研究指出，在一个古老的故事里边，一位母亲型的女神能够与飞鼠对话。我对吃能够说话的物种感到一点儿疑虑。”

然后哈利随意地喝了一口水——

——就在这时，奇洛教授说，“波特先生，我猜你也是个蛇佬腔，我猜得对吗？”

哈利咳嗽完了，把玻璃水杯放回桌上，盯着奇洛教授的下巴而不是眼睛，说道，“这么说，你能透过我的大脑封闭术屏障施展摄神取念。”

奇洛教授咧嘴大笑。“我将把这当成赞美，波特先生，但不是。”

“我才不信，”哈利说，“从现有证据上，你不可能猜出这个结论。”

“当然不能，”奇洛教授心平气和地说，“我今天原本就计划问你那个问题，只是选择了那个凑巧的时机罢了。实际上，我从十二月份就开始怀疑了——”

“十二月？”哈利说，“我昨天才知道！”

“啊，所以你没意识到分院帽给你的信息是蛇语？”

防御术教授再次掐准了时机，刚好在哈利喝了一大口水来清第一次咳嗽呛住的喉咙时说出了这句话。

在此刻之前，哈利没有意识到。当然，奇洛教授一说出来，事情就很明显了。对了，麦格教授甚至告诉他不要在有人能看见他的时候与蛇说话，但他以为她的意思是不要被发觉与霍格沃茨内的任何看上去像蛇的雕塑或是建筑装

饰说话。双向洞悉错觉⁵，他以为他理解了她，她以为他理解了她——但见鬼的怎么会——

“所以，”哈利说，“在我第一堂防御术课的时候，你对我摄神取念了，为了查明与分院帽发生的事情——”

“那我就不会十二月份才发现了。”奇洛教授靠向后边，微笑着，“这不是一个你能自己解决的谜题，波特先生，所以我就来揭晓答案吧。在寒假，我被告知校长申请让一个秘密审查小组重新审理关于一位鲁伯·海格先生的案件，他以霍格沃茨的钥匙保管员和禁林看守的身份为你所知，他被控在1943年谋杀了阿比盖尔·桃金娘。”

“啊，当然，”哈利说，“因此显而易见我是个蛇佬腔，看在甜蜜蜿蜒而行的蛇的份上——”

“那场谋杀的另一个嫌犯是斯莱特林的怪物，传说中斯莱特林密室的居住者。这就是为什么某些消息来源告知了我这一事实，也是它为何吸引了我足够的注意力，让我花了大笔的贿赂以得知案件的详情。现在实际上，波特先生，海格先生是无辜的。他的无辜明显到了荒谬的地步。在格林德沃对纳威·张伯伦⁶使用混淆咒的事情被栽到阿曼达·诺克斯⁷身上之后，他是不列颠的司法系统判决有罪的最明显无辜的局外人。迪皮特校长让一个学生傀儡指控海格先生，因为迪皮特需要为桃金娘小姐的死寻找一个替罪羊，而我们了不起的司法系统同意，这种情况的可能性足以让海格先生被开除和折断魔杖了。我们现任的校长只需要提供某样足以重启案件的新证据；而当邓布利多而不是迪皮特施压的时候，结果就已成定局了。卢修斯·马尔福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去害怕海格先生被证明无辜；因此卢修斯·马尔福仅仅会在不付出代价的前提下反对，以便让邓布利多付出代价，而邓布利多明显愿意无论如何都重新审理这一案件。”

⁵ 洞悉错觉（illusion of transparency），指人们倾向于高估自己被理解的程度的错觉，参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Illusion_of_transparency

⁶ 纳威·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或译内维尔·张伯伦，是1937-1940年的英国首相，以对希特勒实施绥靖政策，容忍对方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养虎成患而备受批评。这里将二战中的这一史实解释成了格林德沃的混淆咒。

⁷ 阿曼达·诺克斯（Amanda Knox）是2007一起谋杀案的嫌疑人，关于她是否无辜以及受到的司法对待引发了极大的国际争议。

奇洛教授喝了一口他的水。“但我离题了。校长承诺提供的新证据是展示分院帽上从前未被发现的一个魔咒，校长声称，他个人判断这一魔咒仅仅对是蛇佬腔的斯莱特林有反应。校长进一步推论，这倾向于支持密室确实在1943年被打开了，那正是神秘人，一个已知的蛇佬腔，在霍格沃茨上学的时间段。虽然这逻辑很有问题，但审查小组也许会判定这已足以动摇案件，让海格先生的有罪判决变得可疑了，如果他们能一本正经地把这话说出口的话。现在我们就来到了关键问题：校长是如何发现分院帽上隐藏的魔咒的？”

奇洛教授现在淡淡一笑。“现在，让我们假设今年的学生中有一名蛇佬腔，一个潜在的斯莱特林的继承人。你必须承认，波特先生，说起非凡的人，你的可能性总是很突出。而如果我进一步问自己，哪一个斯莱特林新生的头脑隐私最有可能被校长侵犯，特别是寻找分院记忆这一段，啊，你的可能性更大了。”微笑消失了，“因此你看，波特先生，并不是我侵犯了你的头脑，但我不会要求你道歉的。你相信邓布利多对尊重你头脑隐私的声明，并不是你的错。”

“我真诚道歉。”哈利说，保持着面无表情。僵硬的控制本身就是一种供认了，他额头上的汗珠也是；但他不认为防御术教授能够从这上得出什么证据。奇洛教授仅仅会认为哈利因为被发现是斯莱特林的继承人而紧张，而不是因为他故意泄露了斯莱特林的秘密……现在那看上去可不像是一個聪明的举动了。

“因此，波特先生。寻找密室有进展么？”

没有，哈利想。但是为了保持合理推诿，你需要一个有时候即使你没什么可隐藏的也要避而不答的整体策略。“无意冒犯，奇洛教授，如果我有了什么进展，我不很确定我应该告诉你。”

奇洛教授再次从他的水杯啜饮了一口。“那么好吧，波特先生，我将毫无保留地告诉你我知道的或是我猜测的。第一，我相信密室是真的，斯莱特林的怪物也是。桃金娘小姐在去世数小时之后才被发现，而结界原本应该立刻通知校长的。因此她的谋杀或者是由迪皮特校长动手的，这不太可能，或者是由某种萨拉查·斯莱特林在结界中的等级设置高于校长的实体实施的。第二，我

怀疑，与大众传言相反，斯莱特林的怪物的目的并不是消灭霍格沃茨里的麻瓜种。除非斯莱特林的怪物强大到能够打败霍格沃茨的校长和所有教授，它不可能以武力获胜。多次的秘密谋杀会引起学校的关闭，在1943年就差点儿发生这种事，或者是引入新的结界。因此，为什么要有斯莱特林的怪物呢，波特先生？它是为了什么目的而存在呢？”

“啊……”哈利将目光降到了他的水杯，开始思考，“杀掉所有进入密室却不属于那里的人——”

“一个强大到能够打败一队打破了萨拉查能够在他的密室上所加的最强结界的巫师的怪物？不太可能。”

哈利感到一些压力了。“嗯，它被称为密室，因此也许那怪物有一个秘密，或是本身就是一个秘密？”就此而言，密室里边到底藏着哪种秘密？哈利没有就此深入研究过，部分原因是他觉得根本没人知道——

奇洛教授微笑起来了。“为什么不把秘密写下来？”

“啊啊……”哈利说，“因为如果那怪物说蛇语，那就能保证只有斯莱特林的真正后裔才能听到那秘密？”

“把进入结界的密码设置成一个用蛇语说出的词很简单。为什么要花大功夫创造斯莱特林的怪物？创造一个生命长达数个世纪的生灵恐怕不容易。拜托，波特先生，这应该很明显；只能被从一个活着的思想传到另一个，却不能写下来的秘密是什么？”

哈利这时想通了，一股肾上腺素让他的心狂跳起来了，他的呼吸变快了。
“噢。”

萨拉查·斯莱特林确实十分机智。机智到了想出绕过梅林禁令的办法的程度。

强大的魔法无法通过书籍或是鬼魂传递，但如果你能创造一个寿命足够长的有自我意识而且记忆力足够好的生物——

“我觉得很可能，”奇洛教授说，“神秘人是利用他从斯莱特林的怪物那里得到的秘密，开始攀向力量的高峰。萨拉查失传的知识是神秘人特别强大的魔法的来源。我对密室和海格先生案件的兴趣就是这么来的。”

“我明白了。”哈利说。而如果他，哈利，能够找到萨拉查的密室……那么伏地魔得到的所有失传的知识也都将是他的了。

是的。这正是故事应该的走向。

加上哈利超凡的智力、一些原创性的魔法研究以及一些麻瓜火箭发射器，最后的战斗将完全是一边倒，这正是哈利所希望的。

哈利现在开始咧嘴笑了，笑容非常邪恶。新的优先事项：寻找霍格沃茨内任何有一丝一毫像是蛇的东西，试着对它说话。从你已经试过的地方开始，这一次注意用蛇语而不是英语——让德拉科帮你进入斯莱特林的宿舍——

“不要太激动了，波特先生。”奇洛教授说。他自己的脸现在变得毫无表情了。“你必须继续思考。黑魔王对斯莱特林的怪物的告别语是什么？”

“什么？”哈利说。“我们怎么可能知道？”

“想象那场景，波特先生。让你的想象力填充细节。斯莱特林的怪物——可能是什么巨大的蛇类，这样只有蛇佬腔能够与他对话——结束了将它所有的知识传授给神秘人的过程。它向他传达了萨拉查最后的祝福，警告他密室必须重新关闭，直到萨拉查的下一名后裔证明自己机智到能够重启它的时候。而那将要成为黑魔王的人点了点头，对它说——”

“阿瓦达索命。”哈利说，忽然觉得胃里边犯恶心。

“第十二条规则，”奇洛教授安静地说，“绝不将你的力量源泉留在别人能够找到的地方。”

哈利的目光落到了桌布上，桌布上的装饰变成了表示哀悼的黑色花朵和阴影的图案。不知为何这看起来……悲哀得无法想象，斯莱特林的巨蛇仅仅想

要帮助伏地魔，而伏地魔就……这让人难以忍受的悲哀，哪一种人会对一个对他倾注的全然是友谊的生物那么做……“你觉得黑魔王会——”

“是的，”奇洛教授平板地说，“神秘人的身后留下了很多尸体，波特先生；我不认为他会忽视这个。如果那里留下了任何能够被移动的东西，黑魔王也都会带走的。密室里也许仍然有什么值得一瞧的东西，找到密室会证明你是真正的斯莱特林的继承人。但别把你的希望提得太高了。我怀疑你仅仅会发现在坟墓里安息的斯莱特林的怪物的遗体。”

他们安静地坐了一会儿。

“我可能是错的，”奇洛教授说，“说到底这只不过是个猜想。但我确实希望警告你，波特先生，好让你不至于太过失望。”

哈利简短地点头。

“你在婴儿时期的胜利甚至或许是件憾事，”奇洛教授说，他的微笑扭曲着，“如果神秘人活着，你也许能够说服他教你一些本来应该属于你的遗产，从一个斯莱特林的继承人传给另一个。”笑容更加扭曲了，就像是在嘲讽那明显的不可能性，即使前提是真的。

备忘录，哈利想，心中带着一丝寒冷和尖锐的愤怒，一定要把属于我的遗产从黑魔王的头脑中取出来，无论用什么方法。

又是一阵寂静。奇洛教授像是在等着哈利提问一般地看着他。

“这样，”哈利说，“既然我们说到这里了，我能不能问一下，你觉得蛇佬腔这档子事情到底——”

这时，门被敲响了。奇洛教授举起一根手指表示警戒，然后一挥手开了门。女服务生走了进来，举着装有他们食物的巨大托盘，就好像整个托盘轻如鸿毛一般（很可能真的如此）。她给了奇洛教授绿色的汤，一杯他通常的基安蒂红葡萄酒；然后在哈利面前放下了一盘被浓厚酱汁覆盖的小肉条，再加上一杯他习惯的糖浆苏打。然后她鞠躬，显得像是真正的尊敬而不是敷衍的礼貌，然后

离开了。

她离开之后，奇洛教授再次举起手指让他安静，然后抽出了魔杖。

然后奇洛教授开始施放一系列哈利认识的魔咒，这让他猛吸了一口气。那咒语的系列和顺序是贝斯特先生用过的，当你想要讨论什么真的重要的事情之前要施放的全套二十七个魔咒。

如果讨论密室的重要程度都达不到这种级别——

当奇洛教授结束之后——他释放了三十个魔咒，其中三个哈利此前没有听说过——防御术教授说，“现在我们有一段时间不会被打扰了。你能保守一个秘密吗，波特先生？”

哈利点点头。

“一个重要的秘密，波特先生。”奇洛教授说。他的双眼专注，脸十分严肃。“一个可能把我送进阿兹卡班的秘密。在回答之前要三思。”

一时间，哈利甚至不觉得这是多大的问题，考虑到他所收集的秘密已经越来越多。但是——

如果这个秘密能够将奇洛教授送进阿兹卡班，这意味着他做了什么不合法的事情……

哈利的大脑在进行一些计算。无论秘密是什么，奇洛教授不认为他的非法行动会在哈利的眼中留下坏印象。不听这秘密可没什么好处。而如果那确实暴露了奇洛教授的什么问题的话，哈利知道它是很有好处的，即使他保证不告诉任何人。

“我对权威从来就没有多少尊敬，”哈利说，“法律和政府权威也包括在内。我会保守你的秘密的。”

哈利没有费心去问揭开秘密是否值得它对奇洛教授造成的危险。防御术教授并不愚蠢。

“那么我必须验证一下你到底是不是萨拉查的真正后裔。”奇洛教授说，然后从椅子上站起来了。哈利，更多的出于反射和本能，而不是计算，也从自己的椅子上站起来了。

一片模糊，变形，一个突然的动作。

哈利半途停止了自己惊恐的向后跳跃，挥舞着双臂试图不要摔倒，一股肾上腺素在他的体内横冲直撞。

在房间的另一端，一条一米高的蛇左右摇晃，白色和蓝色的条带精致地点缀在亮绿色的底色上。哈利对蛇的研究不足以让他认出这种蛇，但他知道“鲜艳的颜色”意味着“有毒”。

足够讽刺的是，在霍格沃茨的防御术教授变成一条毒蛇之后，一直都有的大祸临头的感觉消失了。

哈利重重地咽了一口唾沫，然后说，“致意——啊，不，啊，『致意。』”

“『这么说，』”那蛇用蛇佬腔嘶声道，“『你说话，我能听懂。我说话，你能听懂？』”

“『是的，我能听懂，』”哈利用蛇语嘶语，“『你是阿尼玛格斯？』”

“『当然，』”蛇嘶语，“『三十七条规则，第三十四：成为阿尼玛格斯。只要可能，所有明智的人都会如此。因此，十分罕见。』”蛇的双眼如同黑暗的深洞中安置的平面，锐利的黑色的眼珠嵌在深灰色的眼白中。“『这是最安全的谈话方式。明白吗？其他人都无法理解我们。』”

“『即使他们是蛇类阿尼玛格斯？』”

“『除非斯莱特林的继承人希望如此。』”那条蛇发出了一系列简短的嘶声，哈利的大脑将之翻译为讽刺的笑声。“『斯莱特林不傻。蛇类阿尼玛格斯与蛇佬腔不同。否则会是计划中的巨大漏洞。』”

好吧，这绝对说明蛇佬腔是个人魔法，而不是蛇类作为一种有自我意识的生灵，拥有一种可以学习的语言——

“『我没有注册，』”蛇嘶嘶地说。它眼睛中的黑洞盯着哈利。“『阿尼玛格斯必须注册。惩罚是两年的监禁。你会保守我的秘密吗，男孩？』”

“『是的，』”哈利用蛇语嘶语，“『绝不违背承诺。』”

那条蛇看上去停住了，就好像被震惊了一样，然后又开始晃动。“『我们七天后再来这里。带上能不被看见的斗篷，带上能穿越时间的沙漏——』”

“『你知道？』”哈利震惊地嘶语，“『怎么——』”

再一次，简短的一系列嘶嘶声被翻译成了讽刺性的大笑。“『你到达我的第一堂课的时候还在其他的课堂里，用馅饼击倒敌人，两个记忆球——』”

“『别在意，』”哈利嘶语，“『愚蠢的问题，忘记你很聪明。』”

“『忘记这个很愚蠢。』”蛇说，但他的嘶声似乎没有受到冒犯的意思。

“『沙漏被限制了，』”哈利用蛇语说，“『在第九个小时之前无法使用。』”

蛇头扭动了一下，做出一个蛇类的点头。“『很多限制。只能你用，不能被偷窃。无法运输其他人类。但被放在口袋里的蛇，我怀疑可以。我认为，当你转动沙漏的时候，不惊动保护魔咒地将沙漏保持在壳里不动，是可能的。我们七天后会实验。对于计划不会说得更多。你不要对任何人说任何事。不要漏出期待的表现，一点儿也不。明白了吗？』”

哈利点头。

“『用语言回答。』”

“『好的。』”

“『会按照我说的做？』”

“『是的，但是，』”哈利发出了一个颤动的摩擦音，那是他的大脑将一个犹豫的“啊啊”翻译成蛇语的结果，“『我不保证去做任何你还没有说的事情——』”

蛇颤抖了一下，哈利的大脑将之翻译成了一个严肃的瞪视。“『当然不。下一次会面的时候会讨论细节。』”

模糊与运动反着来了一次，奇洛教授再一次站在了那里。一瞬间，防御术教授本人似乎在摇晃，就好像蛇在摇晃似的，而他的眼睛看上去冷酷而又毫无感情；然后他的肩膀直了起来，他又是人类了。

而大祸临头的感觉回来了。

奇洛教授的椅子为他向后挪了挪，他坐了下来。“没理由浪费这个，”奇洛教授一边拿起勺子一边说，“尽管现在我更喜欢一只活老鼠。一个人无法完全将思想从他所在的身体里边解脱出来，你看……”

哈利慢慢地回到座位上，开始吃饭。

“这么说，萨拉查的血统并没有跟着神秘人一起完蛋，”奇洛教授过了一会儿说道，“看上去，在我们优秀的学生群体中间，已经开始流传你是黑巫师的谣言了；我想知道，如果他们知道了这个的话，会怎么想。”

“或是他们知道我干掉了一个摄魂怪，”哈利耸耸肩说，“我觉得一切大惊小怪都会在我下一次做出什么惊人之举的时候结束。但是赫敏现在遇到麻烦了，我想知道你对她有什么建议。”

防御术教授安静地喝了几勺汤；当他再次说话的时候，他的声音平淡得古怪。“你真的关心那女孩。”

“是的。”哈利安静地说。

“我猜这就是为何她能将你从失魂中唤醒？”

“差不多吧。”哈利说。这句话从某种角度上说是真的，仅仅是不够准确罢了；他被夺魂的自我并不关心，但被弄糊涂了。

“当我年轻的时候我没有过那样的朋友，”仍然是毫无感情的声音，“我

想知道，如果你是孤独的话，你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哈利不禁打了个冷战。

“你一定很感激她。”

哈利仅仅点了点头。并不准确，但是事实。

“那么，如果我在你的年龄时有任何人值得我这样的话，我可能会这么做——”

第五十章 自我中心主义

帕德玛·帕蒂尔结束晚饭的时间有点儿晚，都快七点半了，她正快速地走出大厅，向拉文克劳的宿舍和学习室走去。八卦十分有趣，毁掉格兰杰的名誉就更有趣了，但这也会影响学习。她已经推后了一篇明早草药学课要交的六英寸长的关于罗米拉罗高木¹ 的论文，她今晚得写完它。

当她路过一条狭长蜿蜒的石头走廊的时候，那低语声出现了，听起来好像就在她背后。

“帕德玛·帕蒂尔……”

她如闪电一般转身，魔杖已经从她长袍的口袋里拽出，握在手中，如果哈利·波特以为他能悄悄地溜过来，轻而易举地吓到她——

那里一个人都没有。

帕德玛马上转身，看向另一个方向，如果是腹语咒——

那边也没有人。

耳语声再次出现，柔和而又危险，还带着轻轻的嘶嘶的底调。

“帕德玛·帕蒂尔，斯莱特林女孩……”

“哈利·波特，斯莱特林男孩。”她大声回应。

她已经与波特和他的混乱军团战斗过十几次了，她知道无论如何这一定是哈利·波特的手笔……

……但是腹语咒只能直线传播，而在蜿蜒的走廊里边，她能够轻易看见通向前后两个方向最近的转弯，但是根本没有人……

¹ 罗米拉罗高木 (lomillialor) 是奇幻小说系列《托马斯·卡伍南特传奇》中的一种植物，又被称为高木 (high wood)，见：<http://unbeliever.wikia.com/wiki/Lomillialor>

……无关紧要。她了解她的敌人。

这次一声轻笑出现在了她的身侧，她迅速转身，将魔杖指向低语出现的方向，大叫：“熐光闪烁！”

红色的光束飞出，击中了墙壁，墙壁先是发出红光，然后又黯淡下来。

她也没有真的指望这能成功。哈利·波特不可能真的隐身，绝大多数成年人都不能施放那样的魔法，关于他的那些传言中的九成她都从来不信。

轻语声再次发笑，现在出自于她的另外一边了。

“哈利·波特站在悬崖边上，”轻语声说，现在听起来就在她的耳边，“他在动摇，但你，你已经堕落了，斯莱特林女孩……”

“分院帽从来就没有对着我的名字叫出斯莱特林，波特！”她后退到墙边，这样她就不需要警戒她的身后了，再次举起魔杖摆出攻击的姿势。

轻笑声再次响起。“过去的半个小时里，哈利·波特在拉文克劳的公共休息室里，帮助凯文·恩特维斯特和迈克尔·科纳复习魔药配方。但这不重要。我是来警告你的，帕德玛·帕蒂尔，如果你选择忽视，后果自负。”

“好吧，”她冷冷地说，“尽管来警告我吧，波特。我不怕你。”

“曾经，斯莱特林是一个伟大的学院。”轻语说；现在，它听起来更悲哀了，“斯莱特林曾经是一个你会骄傲地选择的学院，帕德玛·帕蒂尔。但有些事出了错，有些事变糟了；你知道斯莱特林学院哪里出了问题吗，帕德玛·帕蒂尔？”

“不，而且我一点儿也不关心！”

“但你应该关心，”那轻语说，现在它听起来就好像是从她的脑袋后边发出来的，但她的脑袋几乎是紧紧地贴着墙的，“因为分院帽仍然向你提供了那个选项。你以为，只要选择了拉文克劳学院，无论你做了什么别的事，你都不是潘西·帕金森，而且无论永远也不会成为潘西·帕金森吗？”

尽管她不相信，现在，小股恐惧的寒潮开始从她的脊柱扩散开来，涌上

了她的皮肤。她也听说过哈利·波特的那些故事，比如说他是一个秘密的摄神取念师。但她仍然笔挺地站着，在她开口的时候将她所有的强硬都放进了她的声音：“斯莱特林为了力量走向黑暗，就像你所做的那样，波特。而我不会，永远不会。”

“但你会恶意传播关于一个无辜的女孩的谣言，”那声音低语，“即使那并不会帮助你实现自己的任何野心，也不顾她的一些强大的同盟可能会因此被激怒。那可不是旧日骄傲的斯莱特林会做的事情，帕德玛·帕蒂尔，那不是萨拉查的骄傲，那是堕落后的斯莱特林，帕德玛·帕金森，而不是帕德玛·马尔福……”

她这辈子还从没有这么害怕过，而这可能真的是鬼魂的可能性出现在了她的心中。她从来就没有听说过鬼魂能够像这样隐藏自己，但也许他们仅仅是平时不这样做罢了——更别提绝大多数鬼魂没有这么骇人，毕竟他们不过是死人而已——“你是谁？血人巴罗？”

“当哈利·波特被霸凌和殴打的时候，”那声音低语，“他要求他所有的盟友不要报复；你记得那件事吗，帕德玛·帕蒂尔？因为哈利·波特在动摇，但还没有迷失；他在挣扎，他知道自己的堕落的危险。但赫敏·格兰杰可没有对她自己的盟友提出这样的请求。哈利·波特现在对你十分愤怒，帕德玛·帕蒂尔，比他为他自身的事情能够做到的更加愤怒……而他有着自己的盟友。”

颤抖涌过了她的身体，她知道那能被看见，而她因此恨自己。

“哦，别害怕，”那声音呼吸般地说，“我不会伤害你。因为，你看，帕德玛·帕蒂尔，赫敏·格兰杰真的是无辜的。她没有站在悬崖边缘，她没有堕落。她没有禁止她的盟友报复你，因为她根本就没有想到这种可能性。而哈利·波特很清楚，如果他为了格兰杰伤害了你，或是导致了你被伤害，那么在太阳燃尽、夜空中最后一颗星星湮灭之前，她是不会与他说话的。”那声音现在十分悲伤，“她真是一个善良的女孩，一个我只能希望成为的人……”

“格兰杰不能施守护神咒！”帕德玛说，“如果她真的像她假装的那么

好——”

“你能施守护神咒吗，帕德玛·帕蒂尔？你甚至不敢尝试，你害怕结果会是什么。”

“没这回事！我仅仅是沒有时间罢了！”

耳语继续着。“但赫敏·格兰杰确实尝试了，在她的朋友们面前公开尝试，而当魔法失败的时候，她十分吃惊和沮丧。因为守护神咒有着一些少有人知的秘密，也许除了我之外没人知道。”一声轻柔的低笑，“让我们说清楚，并不是灵魂上的污点令她无法发出光芒。赫敏·格兰杰无法施守护神咒的原因与让这些厅堂平地而起的戈德里克·格兰芬多从来就不能施放的原因是一样的。”

走廊确实更冷了，她十分确定，就像什么人在用冰冻咒一样。

“而哈利·波特不是赫敏·格兰杰的唯一盟友，”现在低语中出现了一丝不冷不热的好笑的弦外之音，这让她突然惊恐地想起了奇洛教授，“我相信，菲利乌斯·弗利维和米勒娃·麦格都很喜欢她。你想过如果那两个人知道了你对赫敏·格兰杰正在做的事情，他们会减少对你的喜爱吗？也许，他们不会公开干预；但他们也许在给你学院分的时候会稍稍慢一点儿，给你机会的时候稍稍慢一点儿——”

“波特打我小报告了？”

一声鬼魂式的轻笑，一阵不冷不热的呵－呵－呵。“你觉得那两个人愚蠢而又耳聋眼瞎么？”一声更悲哀的轻语，“你觉得赫敏·格兰杰对他们不重要，他们看不见她的痛苦吗？他们也许曾经喜欢你，他们聪明的小帕德玛·帕蒂尔，但你正在把这喜爱丢走……”

帕德玛的喉咙干燥。她没有想到这个，一点儿也没。

“我想要知道，在你现在选择的路途上，最后会有多少人关心你，帕德玛·帕蒂尔。就为了拉开与你姐妹的距离，值得这么多吗？成为帕瓦蒂光芒下的影子？你最深的恐惧一直是与她相同，我应该说，重新与她相同；但仅仅为

了让自己更加不同，值得伤害一个无辜的女孩吗？你就一定要成为双胞胎中邪恶的那个吗，帕德玛·帕蒂尔，你就不能找到另外一种美德去追寻吗？”

她的心脏在她的胸中狂跳。她，她从来就没有对任何人谈起过这个——

“我一直奇怪学生们是如何彼此霸凌的，”那声音叹道，“孩子们是如何让他们自己的生活变得艰难，他们是如何亲手将他们的学校变成监狱的。为什么人类要将他们自己的生活变得如此不堪？我能够给你部分答案，帕德玛·帕蒂尔。因为如果人们不想象自己本人也会被伤害，不想象他们也许会因为自己的行径受到折磨的话，他们在造成伤害之前不会停下来思考。但你会被折磨的，哦，是的，帕德玛·帕蒂尔，如果你继续走这条路，你会被折磨的。你会被同样的孤独痛苦所折磨，你会被同样的他人的恐惧和不信任所折磨，就像你现在对赫敏所施加的那样。只是对你来说，一切都是自作自受。”

她的魔杖在手中颤抖着。

“当你去拉文克劳的时候，你没有选择要站在哪一边，女孩。你是通过自己生活的方式，对待他人的方式和对待自己的方式来选择的。你会照亮他人的人生，还是令他们黯淡？这才是黑暗和光明之间的选择，而不是分院帽喊出的任何词语。而困难的部分，帕德玛·帕蒂尔，不是说出‘光明’，困难的部分是决定哪个是哪个，而且当你开始走错路的时候对自己承认这点。”

一片寂静。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帕德玛意识到她被放走了。

当帕德玛试图将魔杖放回口袋里的时候，她几乎脱手丢掉了它。当她从墙边迈步前行，转身准备离开的时候，差点摔了一跤——

“我没有总是在光明与黑暗之间做出正确的选择，”那声音说，现在直接对着她的耳朵，大声并且刺耳，“不要将我的建议当成是最终答案，女孩，不要害怕质疑，因为虽然我努力过，但我有时会失败，哦，是的，我曾经失败过。但你正在伤害一个真正的无辜者，而你这样做无法达成你的任何野心，这也不是为了任何机智的谋划。你施加痛苦，纯粹是为了它给你带来的快乐。我不曾一直在光明与黑暗之间做出正确的选择，但是我知道这是黑暗，我确定。

你正在伤害一个无辜的女孩，而你没有受到责罚的原因仅仅因为她太过善良，不愿容忍她的盟友对你。所以我无法伤害你，记住我无法尊重这种行为就够了。你不配做斯莱特林；去做你的草药学作业吧，拉文克劳的女孩！”

最后的耳语中的嘶嘶声更响了，听起来几乎像是一条蛇，然后帕德玛逃跑了，她就像伏地蝠²追在她身后一般沿着走廊飞奔，不顾关于在走廊中奔跑的禁令，即使当她越过用惊讶的眼神看着她的其他学生时，她也没有停下来，她脖子里的脉搏突突狂跳，她一路狂奔回了拉文克劳宿舍，门问她“为何太阳在白天照耀而不是在夜晚？”，她试了三次，才能够条理清楚地回答，然后门开了，而她看见——几个女孩子和男孩子，一些年幼，一些年长，都看着她，而在五角桌的一角，哈利·波特、迈克·科纳和凯文·安特惠斯特尔，都从他们的课本上抬起头来看着她。

“甜蜜的梅林啊！”佩内洛·克里瓦特一边喊，一边从沙发上起身，“你怎么啦，帕德玛？”

“我，”她结巴道，“我，我听见了——一只鬼魂——”

“该不会是血人巴罗吧，是吗？”克里瓦特说。她取出魔杖，一会儿之后，她就端着一个杯子了，一个“清水如泉”之后，杯子里就充满了水。“哎，喝点水，坐下来——”

帕德玛已经走向五角桌了。她看着哈利·波特，而他也用平静、沉重而又有些悲哀的眼神回视着她。

“是你干的！”帕德玛说，“你——怎么——你怎么敢！”

拉文克劳宿舍忽然安静了下来。

哈利仅仅是看着她。

然后说，“我能帮你做点儿什么吗？”

“别否认了，”帕德玛声音颤抖地说，“你让那鬼魂去找我的，它说

² 伏地蝠是JK·罗琳的《神奇动物在哪里》中提到的生物，能够无声无息地爬上床窒息和吃掉熟睡中的巫师，守护神咒是已知的唯一可以赶走伏地蝠的魔咒。

——”

“我是认真的，”哈利说，“我能帮你做点儿什么吗？给你拿点儿吃的，或者拿杯汽水，或是帮你做作业，或是什么类似的？”

人人都盯着他们两个。

“为什么？”帕德玛问。她想不到任何别的话说，她无法理解。

“因为某人正站在悬崖边缘上，”哈利说，“而区别在于你为别人做了什么。你能让我帮你做点儿什么吗，帕德玛，求你了？”

她瞪着他，然后在那一刻知道了，和她一样，他也得到了自己的警告。

“我……”她说，“我得就罗米拉罗高木写六个英寸——”

“让我回宿舍拿一下我的草药学的东西。”哈利说。他从五角桌边站起来，看着安特惠斯特尔和科纳。“对不起，伙计们，一会儿见。”

他们什么都没说，仅仅是和宿舍中的其他人一样盯着哈利·波特，眼看着他走上楼梯。

就在他开始上楼的时候，他说，“除非她想说，别用问题打搅她，我希望人人都明白这点？”

“明白了。”绝大多数的一年级和部分高年级的学生说，有几个听上去被吓坏了。

她与哈利·波特谈了很多罗米拉罗高木之外的东西——甚至包括她对于与帕瓦蒂重新变得一样的恐惧，她之前没有与任何人说过这个，但哈利的鬼魂盟友已经知道了。哈利从他的口袋里拿出了一些奇怪的书，以完全保密为条件借给了她，他说如果她能够理解这些书的话，就足够让她的思考方式变得再也不会与帕瓦蒂相同了……

当九点钟哈利说他得离开的时候，作业只写完了一半。

而当哈利在走出去的半路上停下来看着她，说他觉得她配做一个斯莱特林的时候，她的感觉美妙了足足一分钟，才意识到是谁对她说过了什么。

当帕德玛那天早晨下去吃早饭的时候，她发现曼迪看到了她，然后对坐在拉文克劳长桌边的身边的女孩说了些什么。

她看见那女孩从长凳上站起来，走向了她。

昨天晚上，帕德玛对那女孩在另外一个寝室颇感庆幸；但现在她一想，这实际上更糟糕，现在她得在所有人面前这么做了。

但尽管帕德玛正在出汗，她知道她必须要做什么。

那女孩更近了——

“对不起。”

“什么？”帕德玛说。那是她的台词。

“对不起。”赫敏重复说。她的声音大到足够让每个人都听见。“我……我没有让哈利那样做，而我发现的时候，我对他十分生气，我让他保证不会再对任何人那么做了，同时我一周都不会跟他讲话了……我非常，非常地抱歉，帕蒂尔小姐。”

赫敏·格兰杰的后背僵硬着，她的脸僵硬着，你能看见她脸上的汗水。

“呃。”帕德玛说。她自己的思绪现在十分混乱……

帕德玛的目光闪向拉文克劳长桌，那里，一名男孩正紧盯着他们，而他的双手在大腿上紧握成拳。

稍早时候：

“我是叫你对人好一点！”赫敏尖叫。

哈利开始出汗了。他从来没有听赫敏对他尖叫过，而在空教室里声音显得很大。

“我——但是——但是我确实挺好的！”哈利抗议说，“我实际上救赎了她，帕德玛走在错误的道路上，而我把她拉回来了！我可能让她的整个人生变得更加快乐了！另外，你应该听听奇洛教授给我的原版建议——”在那一刻，哈利意识到他说了什么，接着为时已晚地闭上了嘴。

赫敏握着她栗色的卷发，这是一个哈利此前没有从她身上见过的姿势。“**他建议做什么？杀了她？**”

防御术教授建议哈利找出他年级之内和之外的所有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学生，然后试图控制整个霍格沃茨的流言圈，指出这是一项对任何在霍格沃茨就读的真正的斯莱特林来说具有广泛用途而又有趣的挑战。

“不是**那种事**，”哈利快速说，“**他只是泛泛地建议我应该对传播流言的人有影响力，而我决定那建议比较善良的版本是直接告诉帕德玛她的行为意味着什么，而不是试图威胁她或是类似什么的——**”

“**你这还不算威胁人？**”赫敏的手现在开始拽她的头发了。

“呃……”哈利说，“我猜她也许被吓着了一点儿，但赫敏，人们会做任何他们觉得不会被惩罚的事情，如果自己不受伤害，他们不在乎会让他人多么受伤，如果帕德玛认为传播关于你的谎言没有后果的话，那么自然地，她会继续——”

“而你觉得你的所作所为不会有后果？”

哈利忽然觉得胃里犯恶心。

赫敏脸上的表情怒不可遏。“你觉得其他学生现在会怎么想你，哈利？或是我？如果哈利不喜欢你们讨论赫敏的方式，你就会被鬼魂找上门，你是想要让他们这么想吗？”

哈利张开了嘴，但什么都没说出来，实际上，他只是……没那么想过

……

赫敏俯下身，把她之前重重地拍在桌上的书本拿起来。“我这一周都不会跟你说话了，而我会告诉每个人我一周都不会跟你说话了，而且我还会告诉他们为什么，也许这会弥补一些你所带来的破坏。一周之后，我会——我那时再决定怎么做，我猜——”

“赫敏！”哈利自己的声音上升到了绝望的尖叫，“**我是在试图帮你！**”

女孩正在打开教室的门，她转过身，看着他。

“哈利，”她的声音在愤怒之下有一丝颤抖，“奇洛教授正在把你吸入黑暗，他是真的如此，我是认真的，哈利。”

“这……不怪他，这不是他建议的，这只是我——”

赫敏的声音现在近乎是耳语了。“有一天你会跟他出去吃午饭，而回来的将会是你的黑暗面，或者也许，你根本就不会回来了。”

“我向你保证，”哈利说，“我午饭后**一定会**回来的。”

他连想都沒想就这么说了。

而赫敏仅仅是转身，大步走出，然后把门在她的身后摔上了。

真是引发戏剧性反讽规则的好方法，白痴，哈利的内在批评家说。下面你会在本周六死去，你最后的遗言会是“对不起，赫敏”，而她会永远后悔她做的最后一件事是摔门——

哦，闭嘴。

当帕德玛坐在赫敏身边吃早饭，用大到足够让别人听到的声音说，鬼魂刚刚告诉了她一些重要的事情，而且哈利·波特那样做是正确的时候，有些人之后不那么害怕了，而有些人更害怕了。

那之后，人们确实不那么说赫敏的坏话了，至少在一年级，至少在哈利·波特可能会听到的公众场合。

弗利维教授问哈利，他是否对帕德玛身上发生的事情负责任，哈利回答是的，弗利维教授告诉他，他将要被罚两天的劳动服务。即使那仅仅是个鬼魂而且帕德玛没有被伤害，但是，那不是一名拉文克劳学生的可以被接受的行为。哈利点头，说他理解教授为什么不得不这么做，因而不会抗议；但考虑到这件事看上去确实让帕德玛改邪归正了，弗利维教授私下里真的认为他做错了么？弗利维教授停下来，看上去确实思考了一下，然后庄重地用尖利的声音对哈利说，他需要学习如何正常地与其他学生交流。

哈利不可抑制地想，这是奇洛教授永远都不会给他的建议。

哈利不可抑制地想，如果他按照奇洛教授的方法做了，按照正常的斯莱特林的方式，用正向和负向激励结合的办法把帕德玛和其他传播谣言的人捏在手心里的话，那么帕德玛就不会谈论这件事，而赫敏永远都无法发现……

……那样的话，帕德玛就无法被救赎，她会停留在那错误的道路上，她自己最终也会受害。当哈利用了时间转换器，隐身之后又用上了腹语咒的时候，他并没有在任何意义上欺骗帕德玛。

哈利仍然不确定他是否做了那件正确的事，或者说正确的事中的一种，而赫敏坚持拒绝和他说话——尽管她与帕德玛说了很多。回到一个人学习的状态比哈利预料到的更难受；就好像他的大脑已经开始忘记了它长久以来被训练得到的独来独往的技能一般。

在与奇洛教授的周六午餐之前的日子过得似乎非常、非常慢。

周六。

哈利周五晚上失眠了：他已经预料到自己可能会失眠，于是早就已经决定要做好最理所当然的预防措施，准备了睡眠魔药；为了防止这成为自己情绪焦虑的可见信号，他早在几个月之前就在弗雷德和乔治那里买好了药。（做好准备，这是男童子军的行军曲……）

因此哈利休息得很好，他的随身包里囊括了几乎所有他所拥有的、能想到的可能会派上用场的东西。实际上，哈利已经快把随身包里的空间用完了；考虑到他还需要存下一条巨大的蛇，以及鬼知道还得往里面塞些其它什么玩意儿，他把一些更加笨重的东西挪了出来，比如汽车电池。他已经熟练到可以在短短四分钟之内把某样和汽车电池尺寸相似的东西变形成汽车电池了，所以这算不上什么损失。

哈利还是保留了紧急照明弹，氧乙炔焊炬和燃料箱，因为不能把其它东西变成可燃物。

(做好准备，就像在生命里行军……)

玛丽居餐厅。

在侍者拿着他们点的单，鞠躬退出房间后，奇洛教授只施展了四个咒语。随后他们谈了些无关紧要的事，只是一些奇洛教授的关于“黑魔王对防御术教授一职的诅咒如何使得传统决斗走向衰败，以及这如何改变了英国魔法界的社会习俗”的复杂理论。哈利边听边点头，一边说些机灵话，一边试着控制心跳。

随后侍者再次进入房间，带来了他们的食物，而这次，侍者刚离开房间一分钟，奇洛教授就向门做了个手势，关上门，把门锁住，然后开始念那二十九个安全魔咒；贝斯特先生的那一系列咒语中，有一个没有出现，这让哈利有些困惑。

奇洛教授施完了咒语——

——从他的椅子上站了起来——

——化成了一条绿色的蛇，带着蓝白相间的条纹——

——嘶声说，『饿了，孩子？快快填饱肚子，我们需要力量，也需要时间。』

哈利微微睁大了眼睛，但还是用蛇语嘶声答道，『我早饭吃得挺好的。』随后开始迅速把面条叉进嘴里。

蛇用扁平的双眼看了他一会儿，随后嘶声道，『不想在这里解释。最好先去其它地方。需要不被注意地离开，不能留一丝我们曾离开过这个房间的痕迹。』

『这样就没人能跟踪我们了。』哈利用蛇语嘶声道。

『没错。你有这么相信我吗，孩子？回答之前想一想。我有一个重要的请求，需要你的信任；如果你无论如何都会拒绝，那现在就拒绝。』

哈利垂下眼，将视线从蛇扁平的双目上移开，然后回到他沾满了酱的面条上，吃了一口，然后又吃了一口，一边吃，一边思索。

防御术教授……往轻了说，是个难以定义的人物；哈利觉得自己已经看出了他的一些目的，但其它目的依然是谜。

但奇洛教授敲晕了两百个女生，就为了阻止她们召唤哈利。奇洛教授推测出摄魂怪正在通过哈利的魔杖吞噬哈利。防御术教授救了哈利两次命，两次，在两周之内。

这也可能意味着奇洛教授只是把哈利留到以后，他另有所图。当然，另有所图是肯定的。奇洛教授可不会心血来潮做这些事。但奇洛教授还让哈利学了大脑封闭术，他教了哈利如何认输……如果防御术教授想利用哈利·波特做些什么，那么他想利用的一定是更强大的哈利·波特，而不是弱小的。这就是被朋友利用的定义。他们希望自己的利用能强化你，而不是削弱你。

即使防御术教授身遭的气氛有时会变得冰冷，声音怨愤，眼神空洞，那他也只允许哈利一个人看到这一切。

哈利不知道该如何形容自己对奇洛教授的这种亲切感，他只能说奇洛教授是自己在巫师世界里遇到的唯一一个脑子清醒的人。或早或晚，其他所有人都会开始打魁地奇，不给他们的时光机装上保护套，还认为死亡是他们的朋友。这和他们的初衷是否善良无关。或早或晚，一般都是或早，他们会证明他们意识深处的某个地方很混乱。所有人，除了奇洛教授。这是超越了所有人性、甚至所有个人喜好的羁绊——他们两个人在整个巫师界里都是孤独的。虽然防御术教授偶尔会显得有些可怕或有些黑暗，但哈利也不是没被人这么说过。

『我相信你。』哈利嘶声说。

于是蛇开始解释计划的第一阶段。

哈利把最后一口面条塞进嘴里咀嚼。在他身边，奇洛教授又变回了人类形态，正在平静地喝汤，就好像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有趣的事一样。

哈利把面条咽了下去，同时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他已经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砰砰直跳。他们所做的安全措施可以说是无懈可击……

“准备好测试了吗，波特先生？”奇洛教授平静地说。

这不是测试，但奇洛教授不会说的，即使是在这间被奇洛教授追加了屏蔽咒语的房间里，他也不会在人类形态下大声说出来。

“是的。”哈利尽可能随意地说。

第一步。

哈利对口袋说“隐形衣”，把隐形衣拽了出来，随后把口袋从腰带上解下，丢向桌子的另一头。

防御术教授从座位上站起身，抽出魔杖，弯下腰，把魔杖按在口袋上，

低声念了一段咒语。这段新加的咒语可以让奇洛教授以蛇的形态进入口袋，自由出入口袋，并且在口袋里也能听见外面发生了什么。

第二步。

当奇洛教授从他刚刚弯下腰的地方直起身，移开魔杖时，他的魔杖恰巧指向了哈利的方向，哈利放着时间转换器那个地方的胸口一紧，就好像有什么让人毛骨悚然的东西将将掠过了他。

第三步。

防御术教授再次变成了蛇，那种大难临头的感觉变轻了；蛇爬向口袋，钻了进去，口袋大张着嘴，好让绿色的身形进入，而当袋口在尾巴后收紧时，大难临头的感觉变得更轻了。

第四步。

哈利抽出魔杖，同时小心翼翼地保持身体不动，这样时间转换器就不会偏离现在的方向——奇洛教授刚刚将沙漏的方向在保护罩里固定了。“羽加迪姆，勒维奥萨。”哈利低声念道，然后口袋开始飘向他。

缓缓地，缓缓地，就像奇洛教授教指示的那样，口袋开始飘向哈利。哈利警惕地盯着袋子，只要袋子有一丁点打开的迹象，他就会立刻使用悬停魔咒，将口袋推远。

当口袋进入哈利一米内时，那种大难临头的感觉又回来了。

哈利把口袋重新系回皮带时，大难临头的感觉变得更强烈了，但还没有强烈到压垮他，他还可以忍。

即使是在奇洛教授以阿尼马格斯形态呆在口袋里被放大的空间，而口袋就贴在哈利大腿上的时候。

第五步。

哈利收起魔杖，他的另一只手还拿着隐形衣。哈利把隐形衣罩在了头上。

第六步。

在这个可以屏蔽所有窥探可能性，并且还被奇洛教授亲自追加过保密措施房间里，哈利还是先穿上了真正的隐形衣，然后才把手伸进衬衫，转了一次时间转换器的外壳。

时间转换器里的沙漏还停止在被固定的角度上，没有动。底座绕着沙漏动了起来——

餐桌上的食物消失了，椅子跳回了原位，门碰地一声打开了。

不出所料，玛丽的房间空无一人，因为奇洛教授之前用假名联络过玛丽居，询问这个房间在这个小时能不能用——没有预定，如果预定后又取消的话可能会引起注意，只是询问了一下。

第七步。

在隐形衣的掩护下，哈利从大开的门离开了。他穿过玛丽居铺满瓷砖的走廊，抵达了用来迎接来宾、库存丰富的吧台，玛丽居的所有者杰克正在招待客人。现在是上午，是正常的午饭时间之前，吧台上只有几个人。隐形的哈利只好在门前等上几分钟，听着模糊不清的谈话声与酒嗝，直到门被一个和蔼的大个子爱尔兰人打开，哈利趁机溜了出去。

第八步。

哈利走了一会儿。他离玛丽居已经很远了，随后他转身走出对角巷，进了一条小一点的胡同。胡同的尽头有一间黑漆漆的商店，窗户被魔法变成了黑色。

第九步。

“剑鱼瓜友¹。”哈利对着锁说出密码，锁打开了。

1 剑鱼瓜友 (Sword fish melon friend)：来源有二

a) swordfish 是一个经典喜剧段子里面的明显密码

http://en.wikipedia.org/wiki/Swordfish_%28password%29

b) 魔戒梗。摩利亚矿坑入口的密码是 mellon，也就是精灵语的 friend

又注：论为何四个随机词语比有意义的短句组成密码科学 100 倍：<http://xkcd.com/936/>

商店里也是黑的，借着开门时照进来的光线可以看到，这是一间很大的空房。据奇洛教授说，这里曾是一所家具店，但在几个月前就已经破产了。商店已经被回收了，但还没有重新卖出去。墙壁被简单地刷成白色，木质地板满是刮痕，毫无光泽，后墙上有一道关上的门；这曾经是一间陈列室，但现在里面什么都没有。

门在哈利的身后咔嚓一声关上了，彻底黑暗的再次充满了整个房间。

第十步。

哈利拿出魔杖，说“**熐光闪烁**”，白色的光芒点亮了整间屋子；他把口袋从皮带上解下来（那种大难临头的感觉在他的手指碰到口袋时变得更强烈了一点）然后将它轻轻丢到房间的另一头（大难临头的感觉几乎完全消失了）。随后他一边脱隐形衣，一边用蛇语嘶声道，“『搞定了。』”

第十一步。

口袋里探出一个绿色的脑袋，蛇爬了出来，跟着一米长的绿色身子。过了一会儿，蛇变成了奇洛教授。

第十二步。

哈利沉默地等着奇洛教授施完三十个咒语。

“好了。”咒语施展完毕后，奇洛教授平静地说，“如果现在还有人盯着我们，那我们无论如何都死定了，所以我就以人类形态直接说话吧。恐怕蛇佬腔不太适合我，因为我既不是萨拉查的后代，也不是真正的蛇。”

哈利点点头。

“所以，波特先生。”奇洛教授说。他的目光热切，淡蓝色的双眼在哈利魔杖发出的白光下蒙上了一层阴影。“现在只有我们两个，没有其它任何人监视。我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要问你。”

“说吧。”哈利说，他的心跳开始加速。

“你对英国魔法界政府怎么看？”

这和哈利设想的不太一样，但足够接近了，所以哈利说：“根据我有限的了解，我会说无论是魔法部还是威森加摩都显得愚蠢，腐败，而又邪恶。”

“正确。”奇洛教授说，“你知道为什么我会问这个问题吗？”

哈利深深吸了口气，然后直直看向奇洛教授的眼睛。哈利终于摸索出了仅凭着少的可怜的线索就能做出绝妙推理的方法，那就是提前知道答案。他在整整一周前就猜到答案了，只需稍作调整……

“你要邀请我加入一个秘密组织，里面都是像你一样有意思的人，”哈利说，“他们的目标之一是重组或推翻英国魔法界政府，而且是的，我要加入。”

对话停顿了一下。

“这恐怕和我打算引导的对话方向不太一样。”奇洛教授说。他的嘴角抽了一下，“我只是计划请求你帮我做一些背叛国家且严重违法的事情。”

哎哟，哈利想。不过，奇洛教授没有否认……“接着说。”

“在我说之前，”奇洛教授说，他的声音里现在没有一丝一毫的调笑了，“你会接受这种请求吗，波特先生？我再说一遍，如果你无论如何都倾向于拒绝，那你必须现在就拒绝。如果是好奇心在驱使你答应，把好奇心收回去。”

“我不在乎叛国和违法，”哈利说，“我在乎的是风险和与风险相称的回报，但我无法想象你会轻率冒险。”

奇洛教授点点头。“我不会。这是在严重滥用我与你之间的友谊和基于我作为霍格沃茨教授的信任——”

“你可以跳过这部分。”哈利说。

奇洛教授的嘴又抽了抽，随后平静下来。“那我就跳过吧。波特先生，你有时会玩一种用真相撒谎的游戏，用文字游戏来掩藏真正的意思。我也知道这样很有趣。但如果我告诉了你我希望今天和你一起做什么，波特先生，你会

撒谎隐瞒。无论是什么人问你，你都会直接撒谎，不带犹豫，不玩弄文字，不作暗示，无论是对敌人，还是对最亲密的朋友。你会对马尔福撒谎，对格兰杰撒谎，对麦格撒谎。你会一字不差地说出一无所知的人会说的话，无论何时都毫不犹豫，不会顾及自己的道德。你必须做到这点。”

一阵寂静，持续了好一会儿。

这是需要哈利用一小片灵魂去衡量的代价。

“不说具体内容的话……”哈利说，“你能告诉我，这件事很危急么？”

“有一个人极需你的帮助，”奇洛教授简单地说，“除了你，没人能帮忙。”

又是一阵沉默，但这次时间不长。

“好。”哈利轻声道。“把任务内容告诉我。”

防御术教授的轮廓挡住了哈利魔杖发出的白光，在墙上投射出阴影，他漆黑的袍子看起来就像融进了那片影子一般。“普通的守护神咒，波特先生，能抵挡来自摄魂怪的恐惧。但摄魂怪还是能透过守护神看见你，他们知道你在那儿。只有你的守护神咒不是。你的守护神咒能让它们蔽目，或者不只是蔽目。我发现在你杀它的时候，袍子下的东西完全没有在看我们的方向；直到死为止，它都好像完全忘了我们的存在。”

哈利点点头。在看破拟人的假象，揭露了摄魂怪的真身之后，这不是什么令人惊讶的事。死亡可能是终极的敌人，但不是一个有意识的敌人。人类消灭天花病毒时，天花并没有奋起反抗。

“波特先生，古灵阁的中央支部被精灵大大小小的咒语重重保护着。即使如此，还是有些金库被成功打劫过；法术能够做到的事，也都可以用法术解除。然而没有人逃离过阿兹卡班。没有人。所有的咒语都有其反咒，所有的禁区都有旁路可走。为什么阿兹卡班里从未有人被从营救出来过呢？”

“因为阿兹卡班有一样不可战胜的东西。”哈利说。“一样可怕到无人能够打败的东西。”

这是他们绝对安全的楔石，必须是某种人类无法超越的东西。是死亡在看守阿兹卡班。

“摄魂怪不会让他们的盘中餐被带走。”奇洛教授说。他的声音开始带上寒意。“一旦有人尝试，它们就会发现。那里有上百只摄魂怪，他们也会和守卫说话。就这么简单，波特先生。如果你是一个强大的巫师，出入阿兹卡班没什么难的。只要你不试着从摄魂怪那里带走任何东西。”

“但摄魂怪不是不可战胜的。”哈利说。就着这个念头，他现在就能施展守护神咒。“我也从来没相信过他们是不可战胜的。”

奇洛教授的声音很轻。“你还记得你第一次败给摄魂怪时的感受吗？”

“记得。”

随后哈利的心一沉，他知道这场谈话的走向了；他之前就该想到了。

“阿兹卡班里有一个无辜的人。”奇洛教授说。

哈利点点头，他的喉头灼热，但没有哭。

“我说的这个人并不是被夺魂咒操纵了。”防御术教授说，黑色袍子的轮廓晕出了更多的阴影。“如果你有时间去折磨，使用摄神取念，进行一些我不会说出口的仪式，有比夺魂咒更保险的方法可以打破一个人的意志。我不能告诉你我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我不能说，一点提示都不能给，即使是你也不行。你必须相信我。但有一个从未选择为黑魔王服务过的人在阿兹卡班；这个人多年以来一直被你所能想到的最可怕的寒冷和黑暗折磨，却连一分一秒都不应承受。”

哈利凭着直觉找到了答案，他几乎是脱口而出。

没有预兆，没有警告，我们都以为——

“一个名叫布莱克的人。”哈利说。

一阵沉默。沉默中，淡蓝色的双眼在瞪着他。

“好吧。”过了一会儿，奇洛教授说。“亏我花了那么多工夫保证在你接受任务后再告诉你名字。我想问你是不是在读我的心，但这是毋庸置疑的不可能。”

哈利什么都没说，但如果你相信现代民主程序的话，这很好猜。在阿兹卡班里最明显的无辜者就是那个没有经过审判程序的——

“我非常惊叹，波特先生。”奇洛教授一脸严峻，“但这件事很重要，如果其他人也有办法推理出来的话，我需要知道。所以告诉我，波特先生，看在梅林，亚特兰蒂斯，以及群星之间虚空的份上，你是怎么猜到我说的是贝拉特里克斯的？”

第五十二章 斯坦福监狱实验¹，第二部分

尚未离开这间昏暗的破产店铺，肾上腺素就已经充满了哈利的血管，他的心砰砰直跳。奇洛教授已经解释完毕，而哈利的手里正捏着一根会变成门钥匙的小树枝。就是今天，此时此刻，哈利就要开始扮演属于自己的角色了。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真正的探险，有一所地牢需要探索，有一个邪恶的政府需要推翻，有一位深陷困境的女子需要拯救。哈利本应该更害怕，更犹豫，然而他只觉得是时候成为书中见过的那种人了；他要开始他的旅程，成为他命中注定会成为的人，成为英雄；他一直都知道这点。他要迈出成为金柏·吉尼森²和皮卡德船长³和霹雳猫⁴的第一步——绝对不会是雷斯林·马哲里⁵。根据哈利的大脑从早间动画片里获得的知识，人在长大后，就应该获得一些妙不可言的力量，然后拯救世界——这就是哈利的大脑所见到的成年人该做的事，并将其标榜为自己成熟过程中的榜样，而哈利非常想开始长大。

而且，要是故事的规律要求英雄在第一次冒险中失去一部分纯真，那么至少现在，在他还依然纯真的此时此刻，也是时候体验一下这种痛苦了。就像扔掉已经小了的衣服；或是在《超级玛丽》的3-2关卡了十一年之后终于进入了下一关一样。

哈利读过足够多的小说，他能猜出自己事后估计就不会这么热情了，所以他要趁兴奋劲还没过去的时候好好享受这种感觉。

1 斯坦福监狱实验：心理学上一项著名的模拟监狱实验，研究普通人在监狱中对权势的服从和滥用。实验进行中，由于‘警卫’对‘囚犯’的虐待，及‘囚犯’的过度投入，情况逐渐无法掌控的情况下，不得不提前结束。一般认为这一实验显示了环境的压力会让正常人做出可怕的事情。详见：<http://baike.baidu.com/view/4289382.htm>

2 金柏·吉尼森：《兰斯曼》1984年日本动画片中的宇宙英雄。详见：http://baike.baidu.com/link?url=Lrt9C3_pRbpAv_Ia2NnV_ltvHhycApmjGACCI_N4rUVk0fkKjvNu_ZHLmVJ2C3wo6mWQsqzEs9j7wtWO-aj0Tq

3 皮卡德船长：《星际迷航：下一代》中的著名舰长。详见：http://baike.baidu.com/link?url=VXGOEVPLes-CpvrmVVTWhrcVEJG7nMA79QWCBM3ltfwVYDq7j6C1zbVX5AOEr5oIL3WyaixW2Dsmd0SQqxlcS_

4 霹雳猫：80年代的美日合作动画 Thundercats 中的战士们。详见：<http://baike.baidu.com/view/1202612.htm?fr=aladdin>

5 雷斯林·马哲里：龙枪系列小说中一位变成邪恶人物的悲剧英雄。详见：http://baike.baidu.com/view/1242252.htm?from_id=10764858&type=search&fromtitle=%E9%9B%87%E6%96%AF%E6%9E%97&fr=aladdin

哈利身边有什么东西啪地一声消失了。已经没时间继续沉浸在英雄式的郁思里了。

哈利折断了手中的小树枝。

门钥匙启动了，一只无形的钩子在哈利的肚脐眼后面猛拉了一下，感觉比从霍格沃茨到对角巷的短途旅行用力得多——

——然后他被扔在了一团正要消失的闪电里面，冰凉的雨水打在哈利脸上，盖上眼镜，迅速遮住了他的视野，把整个世界都糊成了一片，与此同时，他开始向身下遥远的惊涛骇浪坠落。

他被传送到了空旷北海的万丈高空之上。

风暴气流的冲击差点让哈利放开奇洛教授给他的扫帚，这可不是什么好主意。哈利花了将近一秒才反应过来，然后轻巧地让扫帚向上飞去。

“我在这儿。”一个陌生的声音在他头上空无一物的空气中响起，低沉而又严肃。这个声音属于一个身形瘦长，面色蜡黄，满面胡须的男人；奇洛教授用复方汤剂变成了这样，然后把自己和飞天扫帚一起隐形了。

“我在这儿。”哈利在隐身衣下说。他没法用复方汤剂。身体上的不同会阻碍魔法，而哈利身体里那点魔法可能全部都需要；于是在整个计划里，哈利几乎会一直保持隐形，而不是使用复方汤剂。

（他们俩都没有说出彼此的名字。执行非法任务时根本不能用本名，就算是在北海某片无名的海域上空以隐身状态翱翔的时候也不行。你就是不该这么做。这太蠢了。）

风雨在哈利的耳边呼啸，他小心翼翼地一只手抓住扫帚，然后同样小心地举起魔杖，给自己的眼镜施展了一个防水咒。

镜片干净了，哈利环视四周。

他正身处于狂风暴雨之中，这里有五摄氏度就不错了；因为要在二月出门，他已经给自己施过暖身咒了，但还是防不住落在身上的冰冷水滴。雨水会浸入

每一寸暴露在外的表面，比雪还要糟。隐身衣可以让全身都隐形，但没法把全身都盖住，这意味着隐身衣没法完全挡住雨。哈利的脸暴露在凌厉的雨水下，雨水就这么直直地顺着脸流向脖子，浸透了他的衬衫。他的袍袖、裤沿和鞋子也是，水渗透了每一寸布料。

“在这边。”一个被复方汤剂改变后的声音说。一个绿色的小光点在哈利的扫帚前亮了起来，向一个方向飞去，在哈利看来，这个方向和其他方向根本没有任何区别

哈利穿过干扰视线的暴雨，跟了上去。他有时会丢那簇绿光，这个时候哈利就会大声呼喊，几秒后绿光就会重新出现在他面前。

当哈利逐渐掌握跟随闪光的技巧后，闪光加速了，哈利俯身将扫帚调整成高速模式，跟了上去。雨水重重地打在他的脸上，就和哈利想象中散弹枪的子弹打到脸上的感觉一样，但他的眼镜还保持着清洁，同时也保护了他的眼睛。

在扫帚全速前进了短短几分钟之后，哈利隔着雨水瞥到了一处巨大的阴影，远远地矗立在水面上。

然后他感觉到了，在远方，在死亡所等待的地方，从那里辐射出来自虚无的空洞回音冲向了哈利的大脑，然后从两边绕了过去，就好像被石头劈开的海浪。这一次，哈利已经知道他的敌人是什么了，他的意志如钢铁般坚定，充满光明。

“我已经能感觉到摄魂怪了。”变形后的奇洛用凝重的声音说。“有点出乎意料，我没想到会这么快。”

“想想星星，”哈利说，远方雷声阵阵。“不要让心里留下一丝愤怒，不要有负面情绪，只想星星，想象你忘却了自己，在宇宙中无形坠落的感觉。保持这种念头，让这个念头像大脑封闭术的屏障一样覆住你的整个思想。摄魂怪没那么容易通过这一层屏障。”

一阵沉默，随后，“有意思。”

绿色的光点开始上升，哈利稍稍抬了一下他的扫帚，跟了上去，他们冲

向雾堤，冲向那层在水面上低空盘旋的云。

很快，他们飞了上去，在那座巨大的三面金属建筑物上方盘旋，建筑物在他们的身下若隐若现。围成金属棱柱的墙是空心的，不是实心的，整个建筑就是由这三堵厚厚的墙围成，棱柱的中心什么都没有。奇洛教授说过，傲罗的守卫室在建筑物的顶楼南侧，被他们的守护神咒保护着。阿兹卡班的正规入口在建筑物屋顶的西南角。他们俩当然不会用那个入口。他们会用建筑物北角正下方的那条走廊。奇洛教授会先下去，在房顶和北角端上打个洞，然后在身后留下一个幻术掩住豁口。

囚徒们被关在建筑物的边上，层数与他们所犯下的罪行级别相对应。在底部，在最接近阿兹卡班中心的最底层，是上百只摄魂怪的巢穴。为了保持摄魂怪巢穴的高度，时不时有土块被扔下去，因为直接暴露给摄魂怪的物质会被分解成污泥和虚无……

“等一分钟。”说话的声音很粗厉，“保持速度跟上我，然后小心穿过。”

“明白了。”哈利低声说。

闪光消失了，然后哈利开始数，一万零一，两万零一，三万零一……

……六十万零一，然后哈利开始俯冲，风从他的身边呼啸而过，他视野中的金属建筑物越来越大，他能感到死亡的阴影就在目的地等待着他，吸去光明，散播空虚。这所森然矗立的巨大灰色影幢毫无特点，只有西南角上多了一个箱子形状的建筑物。北角什么都没有，没人察觉得到奇洛教授的洞。

哈利在接近北角时猛地向上冲了一下，给自己留了比在飞行课上时更多的安全缓冲距离，但没有多太多。他一停下来，就开始重新放低他的扫帚，飞向北角看起来还是坚固屋顶的地方。

隐身穿过幻术生成的屋顶感觉非常奇怪，随后哈利发现自己已经进入了金属走廊，走廊上点着昏暗的橘黄色灯光——哈利惊讶地发现，灯光来自于一个旧式煤气罩灯……

……因为魔法不管用，魔法在一段时间过后就会被吸收掉，因为有摄魂怪。

哈利跳下扫帚。

那种空虚的吸引力变得更强了，从哈利的两边绕了过去，没有碰到他。这是世界的伤口，有一定距离，但是数量很多；哈利闭着眼都能指出它们在哪里。

『施展守护神咒。』地板上的蛇嘶声道，在昏暗的橘黄色灯光下，它身上的绿色都要黯淡了些。

那种备受压力的感觉隔着蛇佬腔都能听出来。哈利很惊讶；奇洛教授曾说过，在动物形态下的阿尼马格斯对摄魂怪的抵抗力要强得多。（所以守护神才会是动物，哈利想。）如果奇洛教授在蛇形态下都那么惨，他之前转换成人类形态施法的时候得是什么样啊……？

哈利的魔杖已经拿在手里了。

就从这里开始。

就算只有一个人，就算他只能从黑暗中拯救一个人出来，就算他还够强大，没法把所有阿兹卡班的囚徒都传送到安全的地方，然后把这个三角地狱给烧成基岩……

就算如此，这依然是个开始，是他的第一步，是哈利会用一生去完成的事业。不再等待，不再祈求，不再仅仅是承诺，就从这里开始。此时此地。

哈利向下挥舞魔杖，直指那群在遥远的地下等待的摄魂怪们。

“呼神护卫！”

人形的身影闪耀着出现。不像上一次那样和太阳一般耀眼了……也许是因為哈利没法阻止自己去想那些被关在牢房里的所有其他囚徒，那些他救不了的囚徒。

虽然也许这样最好。哈利的守护神需要维持一段时间，不那么亮可能是好事。

这样想着，守护神又黯淡了一点；然后在哈利试着控制收缩力量时又黯淡了一点，直到明亮的人形只比最亮的动物守护神亮一点，哈利觉得再变暗的话可能就要完全消失了。

随后，『稳定下来了。』哈利用蛇语嘶声道，然后开始把扫帚喂进口袋里。他的魔杖还留在手里，一股细微的魔力流稳稳地从他身上流出，以代替守护神流失的魔力。

蛇变成了一个身形瘦长，脸色蜡黄的男人，一只手拿着奇洛教授的魔杖，另一只手拿着扫帚。瘦长的男人成形后踉跄了一下，然后在墙上靠了一会儿。

“做得好，就是慢了点。”那个沉重的身影喃喃道。奇洛教授的语气一贯的不冷不热，即使他冷淡的语气与声音毫不匹配，凝重的眼神也和那张毛茸茸的脸不甚相符。“我现在完全感觉不到它们了。”

过了一会儿，扫帚进了男人的袍子里，消失了。随后这个男人举起魔杖，在自己的头上点了点，随着一声鸡蛋壳碎裂似的声音，他再次消失了。

空气里绽出一撮黯淡的绿光，裹着隐身衣的哈利跟了上去。

如果你从外面看的话，只能看见一小簇绿光在空气中滑翔，而一个明亮的银色人形跟在绿光后面。

他们下了一层又一层楼，经过一个又一个煤气灯，偶尔会经过巨大的金属门，在完全的寂静中向阿兹卡班的深处走去。奇洛教授设立了某种屏障，**他**可以听见附近发生了什么，但他们的声音不会传出去，外面的声音也不会传到哈利耳边。

哈利有点没办法阻止自己好奇**为什么要静音**，或者阻止他的意识给出答案。在某个无言的预想层面上，他其实已经知道答案了，而那个层面的思考正在徒劳地试着让他不要去想这件事。

在那些巨大金属门背后的某些地方，有人在尖叫。

每当哈利想到这件事的时候，银色的人形都会忽明忽暗地摇曳。

哈利已经被告知需要对自己施展泡头咒，为了防止闻到什么东西。

所有的热情与英雄主义都已经渐渐消散，哈利知道会这样，但即使是按他的标准来看，这也来得颇快了一点，从他们经过第一扇金属门开始整个心理转换的过程就完成了。每一扇金属门上都有一把巨大的锁，简单朴素，没有魔法加持，连一个一年级的霍格沃茨学生都拦不住——只要还有魔杖，还有魔法的话，可那些囚徒没有。奇洛教授说过，这些金属门并不是单人牢房的门，每一扇门背后都有一道走廊和一些牢房。不知为何，这个消息反而让人好受了一些，不用想着每一扇门背后都直接对应着一个囚徒。相对的，每扇门背后也许有不止一个囚徒，分散了感情冲击；就像研究表明的那样，人们在听说需要捐款拯救一个孩子时，捐出的钱会比听说是拯救八个孩子时要多⁶……

哈利发现要让自己不想这件事越来越难了，而每当他想到这件事时，守护神的光芒就会忽明忽暗地闪烁。

他们来到了走廊向左的拐角处，这个三角建筑的角落。又是向下的通道，又是一段楼梯；他们又开始下楼。

只是杀人的话是不会被放到最底层的牢房的。你总是能去更低的地方，总有更糟糕的惩罚。无论你已经堕落到了什么地步，英国魔法界的政府都还有更进一步威胁你的余地，如果你犯更严重的罪的话，还会有更可怕的惩罚。

但贝拉特里克斯曾经是除了黑魔王本人以外最令人胆寒的食死徒，一位美丽而致命，对主人绝对忠诚的女巫；她曾经——如果这还有可能的话——比神秘人更残暴，更邪恶，就好像她在试着超越她的主人……

……这就是世界对她的看法，这就是这个世界所认定的她。

但在此之前，奇洛教授曾告诉过哈利，在作为黑魔王最可怕的仆人登台亮相之前，她曾经只是一个安静，内向，无害的斯莱特林少女。之后有一些捏造出来的故事，在回忆时被曲解过的印象（哈利很清楚关于这方面的研

⁶ 关于“一个囚徒比八个囚徒更容易激起感情”的现象，术语叫做规模迟钝（scope insensitivity）：http://lesswrong.com/lw/hw/scope_insensitivity/

究⁷)。但在那个时候，在她还在校的时候，她是霍格沃茨最天赋异禀的女巫，同时在人们心中，她也是一名温和的少女(奇洛教授是这么说的)。在她加入食死徒时她少数几个朋友都很惊讶，而在发现她悲伤、怅惘的微笑下隐藏的竟是如此浓厚的黑暗时，更是吓了一大跳。

这就是贝拉特里克斯的过去。她曾是她那一届最有前途的女巫，随后黑魔王将她掳去，击垮她，粉碎她，重塑她，用一种比夺魂咒更深刻，更黑暗的方式将她绑在了身边。

十年以来，贝拉特里克斯都在为黑魔王服务，黑魔王让她杀谁，她就杀谁，黑魔王让她折磨谁，她就折磨谁。

随后黑魔王终于被打败了。

而贝拉特里克斯的噩梦还在继续。

也许贝拉特里克斯的内心深处还有什么东西在尖叫，一直以来都在尖叫，也许心理治疗师还能将这一部分带回来；也许连点东西也不剩了。关于这点，即使是奇洛教授也无从知晓。但是无论如何，他们还可以……

……他们至少还可以将她带出阿兹卡班……

贝拉特里克斯·布莱克在阿兹卡班的最底层。

哈利已经很难不去想象他们到达她的牢房的时候会看见什么了。如果贝拉特里克斯还活着的话，那她应该本来就不怎么怕死。

他们又下了一段楼梯，离死亡和贝拉特里克斯越来越近，哈利只听得见他们无形的步伐所发出的脚步声。煤气灯发出昏暗的橘黄色灯光，绿色的闪光在空气中漂浮着，而背后跟随的闪耀人形在时不时摇曳。

在多次下楼后，他们及时赶到了尽头没有楼梯的走廊，取而代之的是最

⁷ 记忆偏差：如文中所述，刻板印象会构建出伪造记忆，或选择性放大 / 无视部分记忆。详见：http://www.sciencedaily.com/articles/l/list_of_memory_biases.htm

后的金属门。绿色的闪光停在了金属门面前。

在他们向下深入阿兹卡班时没有发生任何事，这让哈利的心跳平静了些。但现在，他的心又开始砰砰直跳。他们已经在底层了，死亡的阴影近在咫尺。

锁发出一声轻响，奇洛教授打开了门。

哈利深深吸了口气，回忆起奇洛教授告诉他的所有东西。伪装出一个能骗过贝拉特里克斯·布莱克的人格不难，难的是他还要同时维持他的守护神……

绿色的光点消失了，过了一会儿，一条一米长的蛇出现了，没有隐形。

哈利用他还隐着形的手推了一下金属门，吱呀一声，他推开了一条缝，然后仔细查看。

他看向走廊终端的坚石。哈利守护神从门缝里漏进去的光是唯一的光源。他能看见八个牢房露在走廊那边的铁栅，但他看不见里面；更重要的是，走廊里一个人都看不见。

『我什么都没看见。』哈利用蛇佬腔说。

蛇冲到前面，很快地滑过地板。

过了一会儿——

『只有她一个人。』蛇嘶声道。

留在这里，哈利对他的守护神想，守护神站在了门边上，就好像在把风；随后哈利把门开大了一点，跟了进去。

哈利第一眼看见的牢房里有一具干瘪的尸骸，灰败的皮肤上下满是尸斑，很多地方的肉已经被蚀穿，露出了下面的骨头，没有眼睛——

哈利闭上眼睛。他还做得到，他还是隐形的，他不会因为闭上眼睛就背叛了什么东西。

他早就知道了，他在变形术的课本第六页就读到过了，你会一直留在阿兹卡班，直到刑满为止。如果你在那之前死掉的话，他们会把你扔在原地，直到刑满后把尸体放出来。如果是无期徒刑，他们就会把尸体留在牢房里，直到他们需要用牢房了，就把你的尸体扔到摄魂怪的巢穴里。但亲眼看到还是很震撼，一个曾经是人的尸骸就这么被扔在那儿——

房间里的光晃了一下。

稳住，哈利在心底想。如果守护神咒因为他的伤感而消失，奇洛教授就不妙了。这里离摄魂怪太近了，奇洛教授可能会就这么倒下死掉的。稳住，哈利·詹姆斯·波特－伊万斯－维瑞斯，稳住！

这么想着，哈利再次睁开眼睛，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他看向的第二间牢房里只有一具骷髅。

在第三间牢房的铁栅背后，他看见了贝拉特里克斯·布莱克。

哈利心里某样十分宝贵而又无可替代的东西像枯草一样凋谢了。

你看得出来这个女人不是骸骨，她的头不是骷髅，因为皮肤的质感还是和骨头的质感不一样，无论她独自在黑暗中等待时变得有多苍白。看起来他们没怎么喂她，或者她吃的东西都被死亡的阴影吸走了；她闭着的眼睛深深陷进眼窝里面，双唇枯焉，看起来连牙齿都包不住。她身上的黑色衣服似乎也都被滤去了色彩，就好像也一齐被摄魂怪吸走了一般。那些衣服本来应该是很大胆的设计，而现在它们松松地挂在骨架上，只露出枯焉的皮肤。

我是来救她的。我是来救她的。我是来救她的。哈利拼命地对自己想，一遍又一遍，就像大脑封闭术那样，坚持着让他的守护神不会消失，留下来，从摄魂怪的手里保护贝拉特里克斯——

在他的内心，在他的心底，哈利留住他所有的同情与慈悲，他要将她从黑暗中拯救出来的意志；思及此处，从门口传来的银色光芒亮了一点。

而他的另一部分，就好像他只是让自己的另一部分意识习惯性执行，并

没有很放在心上……

在隐形的兜帽下，哈利的脸上露出了冷酷的表情。

“你好呀，我亲爱的贝拉。”牢房中响起了一个冰冷的低语。“你想念我吗？”

第五十三章 斯坦福监狱实验，第三部分

行尸走肉一般的女人睁开了眼睛，她的眼球凹陷，黯淡，久久地注视着虚空。

“疯了，”贝拉特里克斯喃喃道，声音嘶哑，“看来小贝拉要疯了……”

奇洛教授已经冷静明确地指示过哈利，他在贝拉特里克斯面前应该怎么表现，以及如何才能组织形成他需要在脑海中维持的假象。

你认为让贝拉特里克斯爱上你，把她绑在你的身边为你服务，对你来说是一件很有用，或者也可能只是很好玩的事。

这份爱会在阿兹卡班中被留存下来，奇洛教授说，因为对贝拉特里克斯而言这不是什么快乐的想法。

她爱你，她的爱全心全意，投入了整个身心。你不会回应她的爱，只是觉得她有用。她清楚这一点。

她是你最致命的武器，而你叫她你亲爱的贝拉。

哈利想起了黑魔王杀死他父母的那个夜晚；那冷酷的兴味，轻蔑的笑声，带着死一般恨意的高亢声音。猜黑魔王会说什么似乎一点难度都没有。

“我可希望你没疯，我亲爱的贝拉，”他森然低语道，“疯了就沒用了。”

贝拉特里克斯的双眼闪烁了一下，试图让焦距对准空无一物的空气。

“我的……主人……我等过你，但你没有来……我找过你，但我找不到……你还活着……”她的所有这些话都是低语，如果其中包含了什么感情，哈利没有听出来。

“『给她看你的脸。』”哈利脚下的蛇嘶声道。

哈利脱掉了隐形衣的兜帽。

控制表情的那部分哈利看向贝拉，目光中没有一丁点同情，有的只是冷酷，平静的兴味。（而同时在心底，哈利想着，我会拯救你，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一定会拯救你……）

“这道伤疤……”贝拉特里克斯喃喃道，“那个孩子……”

“所以别人都还蒙在鼓里，”哈利的声音说，轻笑了一下，“你找我找错地方了，我亲爱的贝拉。”

（哈利曾经问过为什么假扮成黑魔王的不是奇洛教授，而奇洛教授指出他可没什么可信的理由被那个连名字都不能提的人附身。）

贝拉特里克斯的视线锁在了哈利身上，一言不发。

“『用蛇语说点什么。』”蛇嘶声道。

哈利转向蛇，清楚地表明自己在和什么东西说话，然后用蛇语嘶声道，“『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一阵停顿。

“对黑暗无所畏惧的人……”贝拉特里克斯喃喃道。

蛇嘶声道，“『终将被黑暗所吞噬。』”

“终将被黑暗所吞噬。”哈利森然道。他不太想去思考奇洛教授是怎么拿到暗语的。不过他的大脑还是想了想，并提出这也许和一个食死徒，一个安静孤立的地点，和一些钢管摄神取念咒有关。

“你的魔杖，”贝拉特里克斯喃喃道，“我从波特的房子里拿走藏起来了，我的主人……在你父亲坟墓右边的那块墓碑下……如果你对我已经没有别的需求的话，请现在就杀了我吧……我想我一直都希望杀死我的人是你……但我想不起来了，这一定是个快乐的念头……”

哈利的心抽紧了，他受不了了，而且——而且他不能哭，不能让守护神消失——

哈利的脸显出一丝烦躁，然后用尖利的声音说，“傻够了吧。你得跟我走，我亲爱的贝拉，除非你更想让摄魂怪陪着你。”

贝拉特里克斯的脸困惑地抽动了一下，干瘦的手臂没有动。

“『你得把她飘出去，』”哈利对蛇用蛇语嘶声道，“『她已经无法理解逃跑的念头了。』”

“『是的，』”蛇嘶声道，“『但不要小看她，她曾经是最致命的战士。』”蛇警告似地晃了晃脑袋。“『孩子，即使我被饿得半死，明智的人仍然不会减少对我的畏惧——小心她，不要露出破绽。』”

绿色的蛇顺溜地溜出了门。

过了一小会儿，一个面色蜡黄的大胡子男人手里拿着魔杖，畏畏缩缩地进了房间，一脸惶恐。

“主人？”这位仆从支支吾吾地说。

“按吩咐过的做，”黑魔王用冰冷的声音耳语道，这声音从一个孩子的嘴里发出来更叫人毛骨悚然。“不要让你的守护神消失。记住，如果我回不去，你的奖励就没有了。而你的家人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求死不得。”

说完这些可怕的话之后，黑魔王把隐形衣的兜帽盖回了脑袋，消失了。

哆哆嗦嗦的仆从打开贝拉特里克斯牢房的门，然后从袍子里拿出一根针，戳了一下面前的人形骷髅。一滴血冒了出来，很快被扔在地上的小小玩偶吸收了。仆从开始喃喃自语。

很快，另一具人形骷髅一动不动地躺在了地上。之后仆从似乎犹豫了一下，直到空气中嘶嘶传出一声不耐烦的命令。于是仆从把魔杖对准贝拉特里克斯，说了一句什么，然后躺在床上的人形骷髅变成了全裸，消失的衣服出现在了躺在地上的人形骷髅身上。

仆从从躺在地上的人形骷髅身上的衣服那里撕了一小块布下来，然后又从自己的袍子上撕了一块布，随后，这个哆哆嗦嗦的男人从自己的袍子里掏出一只空烧杯，里面有一些残留的金色液体。这个烧杯被摆到了角落，撕下来的衣物被盖在烧杯上，衣服的碎片几乎要和灰色的金属墙融为一体了。

仆从又挥了挥魔杖，躺在床上的人形骷髅飘了起来，然后他用几乎同样的动作给她变出了一套新的黑袍子。一杯看起来很普通的巧克力牛奶被塞到了她手上，一阵冰冷的耳语命令贝拉特里克斯接过杯子，喝掉它。她照做了，脸上仍然只有困惑。

随后仆从把贝拉特里克斯隐形了，将自己也隐形起来，然后他们就此离开。他们身后所有的门全都锁了回去，再次将走廊投入黑暗之中，一切看上去和之前别无二致，除了某个牢房里角落的一个小烧瓶，和一具躺在地板上的新鲜尸骸。

早些时候，在被荒废的商店里，奇洛教授曾告诉哈利，他们将要进行的是完美犯罪。

哈利想都没想就开口用一句俗话来反击：完美犯罪这种东西根本就不存在，但在他确确实实思考了三分之二秒后，他想起了一句更聪明的格言，然后中途及时闭了嘴。

你觉得你知道什么？你怎么知道你知道什么？

如果你确实做到了完美犯罪，永远都不会有人发现——所以怎么可能有人知道完美犯罪是不存在的？

一旦以这种角度来看，你就会发现，完美犯罪也许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然后验尸官批示死者为自然死亡，或者报纸登出那间一直都不怎么赚钱的店终于关门大吉……

当牢房里贝拉特里克斯的尸骸在第二天早上被发现时，因为尸骸是在（众

所周知的) 无人逃脱过的阿兹卡班里, 根本不会有人想到要去做尸检。根本不会有在意。他们只会锁住走廊, 然后离开, 《预言家日报》第二天会在讣告栏上报道这件事……

……这就是奇洛教授所计划的完美犯罪。

而奇洛教授不是搞砸整个计划的那个人。

第五十四章 斯坦福监狱实验，第四部分

一簇黯淡的绿光领头向前，后面跟着一个闪亮的银色身影，其它东西都隐形起来了。他们穿过了五条走廊，向右转了五次，上了五次楼梯；贝拉特里克斯喝完第二瓶巧克力牛奶，手里就又被塞了几块固体巧克力吃。

在吃完第三块巧克力后，贝拉特里克斯的喉头发出了种奇怪的声音。

哈利想了半天才反应过来那是什么声音，他从未听过这种声音；声音的节奏支离破碎，几乎无法识别，他听了好一会儿才发现那是贝拉特里克斯在哭。

贝拉特里克斯·布莱克在哭，黑魔王最可怕的武器在哭，虽然她隐了形，但可以听到她的声音，听到她一直在努力克制的小小的、惹人哀怜的声音，就是现在声音也没有消失。

“这是真的吗？”贝拉特里克斯说。她的语调又有了起伏，不再是死一般的喃喃自语。末尾上扬的语调说明这是个问句。“这是真的吗？”

是的，哈利模拟黑魔王的那一部分说，现在安静——

他不能让这些话从他的唇边溜出去，他做不到。

“我知道——你总有一天——会来——找我，”贝拉特里克斯小声抽噎着，支离破碎的声音在颤抖，“我知道——你还活着——你会过来——找我——我的主人……”她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就算——你来找我——你还是不会爱我——绝不会——你绝不会回应我的爱——这就是为什么——它们无法夺走——我的爱——就算我不记得了——很多事我都不记得了——就算我不知道我忘记了什么——但我记得我有多爱你，主人——”

这些话像一把刀直插哈利的内心，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么可怕的事，光是为了这个他就可以去追杀黑魔王……

“我对你——还有用吗——我的主人？”

“不，”哈利不假思索地嘶声道，就好像是在自动运转，“我一时兴起就了进阿兹卡班。你当然还有用！不要问些蠢问题。”

“但是——我很虚弱，”贝拉特里克斯说，然后发出了一声完整的啜泣，在阿兹卡班的走廊里听起来格外响亮，“我不能再为你杀人了，我的主人，我很抱歉，它们都吃掉了，它们把我整个人都吃掉了，我太虚弱了，无法战斗，对你来说我现在还能有什么用处——”

哈利的脑袋在拼命地运转，想要从黑魔王这张绝不会说出关心之辞的嘴里找到办法安慰她。

“丑，”贝拉特里克斯说。她的声音听起来就像这个词是她棺材上最后一根钉子，最后的绝望。“我那么丑，它们也把这个吃掉了，我，我再也不漂亮了，你甚至，不可能，再把我，当成，送给仆人的，奖赏——就连莱斯特兰奇兄弟，也不会想，再，伤害我——”

闪闪发光的银色人形停下了脚步。

因为哈利停下了脚步。

黑魔王，他……哈利内心脆弱柔软的那部分正在带着难以置信的恐惧尖叫，试着抗拒现实，拒绝理解，而尽管如此，他更冷酷更坚强的部分已经得出了结论：她遵从了他这些命令，一如她遵从他所有的命令。

绿色的闪光急迫地上下跳动了一下，向前一蹿。

银色的人形停在原地。

贝拉特里克斯啜泣得更厉害了。

“我，我再也，没有，没法有，什么，用处，了……”

一双巨大的手正在挤压哈利的胸，像拧毛巾一样拧着他，想要压碎他的心。

“求求你，”贝拉特里克斯喃喃道，“杀了我……”她的声音在说出这句话后似乎冷静了下来。“求求你，主人，杀了我，如果我对你再无用处，我

就没有活着的理由了……我只想结束……请最后再伤害我一次，我的主人，伤害我，直到我结束……我爱你……”

这是哈利听过的最悲伤的话。

哈利守护神的银色身形开始摇曳——

颤动——

变亮——

哈利的心中涌起一股狂怒，这股怒气针对做出了这一切的黑魔王，针对摄魂怪，反对阿兹卡班，反对这个允许如此悲惨之事发生的世界，怒气似乎直直流过了他的手臂，冲进魔杖，无法阻挡，他想用意志阻拦，但毫无作用。

“主人！”奇洛教授用伪装后的声音耳语道，“我的咒语失控了！帮帮我，主人！”

守护神在变亮，越来越亮，充盈的速度比哈利摧毁摄魂怪的那天还要快。

“主人！”黑色的轮廓惊恐地耳语道，“帮帮我！所有人都会感觉到的，主人！”

所有人都会感觉到，哈利想。他可以清晰地想象出，那些被关在牢笼里的囚徒们开始缓缓动作，因为黑暗和寒冷被驱散了，取而代之的是治愈的光芒。

每一个暴露在外的表面现在都反射出了白色太阳一般的光芒，贝拉特里克斯骨瘦如柴的身躯和面色蜡黄男人的身影在强光下清晰地显现了出来。幻身咒无法跟上这种超自然的光芒；只有死亡圣器中的隐形衣没有被累及。

“主人！你必须停下！”

但哈利再也不愿停下了，他再也不想停下了。他感觉得到，在阿兹卡班里，越来越多的生命之光被罩入了守护神的庇护之下，就好像守护神展开了阳光的翅膀，在他这么想的时候，空气完全变成了银色，哈利知道他必须做什么了。

“求求你，主人！”

他无视了乞求的声音。

坑中的摄魂怪离他很远，但哈利知道，只要光芒足够明亮，即使是这个距离他也可以消灭它们。他知道，只要他全力以赴，死亡本身就无法直视他，所以他打开了自己所有的通道，将咒语力量的来源沉入到他灵魂的最深处，他所有的意识与所有的意志，然后将这一切都毫无保留地注入了咒语中——

而在太阳的中心，一个稍稍黯淡一点的影子向前走了一步，伸出了一只恳求的手。

错误

不要

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撞上了哈利钢铁般的意志，恐惧与不确定对上了光明的意向，这是唯一能够动摇他的东西。黑色的轮廓又走近了一步，又是一步，那种大难临头的感觉上升到了恐怖的灾难级别；被泼了一盆冷水后，哈利发现了，他意识到了自己所作所为的后果，这是一场危机，一个陷阱。

如果从外面观察的话，就可以看见太阳内部正在忽明忽暗地闪烁……

忽明忽暗……

……最后终于开始褪去，褪去，褪成了普通的月光，和之前的光芒相比就好像变成了漆黑一片。

在黑暗中月光的照耀下，一个面色蜡黄的男人正祈求似地伸出一只手，而骨瘦如柴的女人躺在地上，一脸困惑。

依然保持隐形状态的哈利跪倒在地。一场大危机刚刚过去，现在的哈利只是试着不要崩溃，让咒语在低一点的水平继续维持下去。他消耗掉了一些东西，希望不是永久失去——他早该知道的，早该想起来的，守护神咒的燃料不只是魔法——

“谢谢你，主人。”脸色蜡黄的男人低声说道。

“白痴，”男孩用伪装成黑魔王的冷酷声音说。“我不是警告过你吗？如果你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这个咒语可能会致命。”

奇洛教授当然没有惊讶地睁大眼睛。

“是的，主人，我明白了。”黑魔王的仆从支支吾吾地说，然后转向贝拉特里克斯——

她已经从地板上坐起来了，动作很慢，就像一个苍老的麻瓜女人。“真有趣，”贝拉特里克斯喃喃道，“你差点被守护神咒杀死了……”她发出一阵咯咯的笑声，听上去就像从咯咯笑烟斗里喷出来的灰尘，“也许我可以惩罚一下你，如果主人把你冻在原地，我手里又有刀的话……也许我还是有点用处的？哦，我感觉好些了，真奇怪……”

“安静，亲爱的贝拉，”哈利森然道，“我让你说话的时候你再开口。”

没有回答，贝拉服从了。

仆从让骨瘦如柴的人形飘了起来，再次将她隐形，然后随着一声鸡蛋破掉似的声音，他自己也消失了。

他们穿过了阿兹卡班的走廊。

而哈利知道，在他们穿过走廊的时候，在恐惧褪去的宝贵的一瞬间，牢笼中的囚徒们都纷纷动了起来，也许在他的光芒经过的时候甚至能感到一点治愈。随后寒冷与黑暗压了回来，他们再次倒下。

哈利正在非常努力地试着不要去想这件事。

否则他的守护神就会开始变亮，直到烧尽阿兹卡班所有的摄魂怪为止，他的守护神会亮到即使在这个距离也能摧毁它们的地步……

否则他的守护神就会开始变亮，直到烧尽阿兹卡班所有的摄魂怪为止，而哈利所有的生命都会成为燃料。

在阿兹卡班顶端，傲罗的房间里，三人傲罗小组中的一组在寝室里打呼噜，一组在休息室休息，还有一组在指挥室里执勤。指挥室很简陋，但是很大，后墙放了三把椅子，有三个傲罗正坐在椅子上，他们的手一直摸着魔杖，维持他们的守护神，银色的身形离打开的窗户之间只有一步之遥，替他们挡住摄魂怪的恐惧。

他们三个经常坐在后面玩扑克，从不往窗外看。你当然能看到些天空，每天甚至会有一两个小时能看见太阳，但从那扇窗户也能俯瞰地狱池的正中心。

就是以备摄魂怪想飘上来和你说话的不时之需。

要不是需要养活一个家庭，李傲罗绝不会答应这份差事，无论薪水是不是三倍。（他的真名是晓光，但是所有人都叫他迈克；他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叫苏和考¹，希望这两个名字能好用些。）除了钱，他唯一的安慰只剩下至少他的队友们打得一手绝好的飞龙扑克²。虽然过了这么久以后，想打得不好都难。

这是他们第 5366 场游戏，李的手上可能是他这 5300 局以来最好的牌。今天是二月里的一个周六，玩家有三个，所以他可以把一张 2, 3, 7 以外的底牌随意换一个花色，这样就可以用独角兽，龙和七凑一个比翼三飞……

桌子对面，杰勒德·麦卡斯克从牌桌上抬起了头，瞪向窗外。

李的心重重一沉。

如果他的红桃七受到摄魂怪修正的影响，变成了六，他就只有两对了，麦卡斯克可能会赢——

“迈克，”麦卡斯克说，“你的守护神怎么了？”

李回头查看。

¹ 李傲罗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叫李考，这是美国作家 Barry Hughart 写的中国神话《李大师与十牛》里的人物。

² 飞龙扑克：“MythAdventures”系列里的虚构游戏。详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Dragon_Poker

他银色的獾离开了自己负责看守的地方，正盯着下面某样只有它才能看见的东西。

过了一会儿，巴瑞泛着月光的鸭子和麦卡斯克明亮的食蚁兽也跟着盯向了同一个方向。

他们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叹了口气。

“我和他们说一声。”巴瑞说。流程要求派遣三个现在没有值班，但也没在睡觉的傲罗去调查异常情况。“也许和其中一个换一下，负责 C 区的螺旋楼梯，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

李和麦卡斯克交换了一个眼神，然后两人都点了点头。如果你富有到足以雇上一个强大的巫师，而目的又好到能请上一个可以施展守护神咒的人，要闯进阿兹卡班不是什么难事。有朋友进了阿兹卡班的人会这么做，他们闯进来，只是为了给某人提供半天宝贵的守护神时间，一个让美梦取代噩梦的机会，并在他们的牢笼里偷偷留一些巧克力，提高他们活着熬过刑期的可能性。而站岗的傲罗……好吧，就算被抓到了，也有可能说服傲罗网开一面，只要贿赂的数额足够。

对李来说，足够的贿赂数额一般在两个铜纳特到一个银西可之间。他恨死这个地方了。

但是独臂巴瑞有一个妻子，他的妻子还需要支付治疗师的账单。如果你雇得起一个有能力闯进阿兹卡班的人，那你也负担得起从巴瑞剩下的那只手里溜走的高昂代价，假如他是抓到你的那个人的话。

在无言的默契中，他们选择了先把这局扑克打完，没有人会最先提议散伙从而让另外两个人知道自己的牌不好。李赢了，因为摄魂怪没有出现。而那时守护神已经没有在盯着那个方向了，它们回到了平时的巡逻中，所以多半并没有发生什么事，但程序还是要走一遍的。

在李把赌金收走之后，巴瑞向他们点了点头，站了起来。他的年纪很大了，长长的白发划过精致的红袍，袍子拖在指挥室的金属地板上。巴瑞出了房门，

去找之前下班的傲罗们了。

李是赫奇帕奇出身的，他有时候觉得这类私下操作有些令人不安。但巴瑞给他们看过照片了，你必须让这个人为他卧病在床的可怜妻子做点什么，尤其是在他还剩七个月就要退休的时候。

黯淡的绿色闪光飘过金属走廊，而银色的人形——看上去略微黯淡了一些——紧跟其后。有时，尤其是在经过巨大的金属门时，闪耀的人形会突然变亮，但光芒总是会重新黯淡下去。

光靠眼睛看不见其他那些隐了形的人：十一岁的大难不死的男孩，骨瘦如柴的贝拉特里克斯·布莱克，以及经过伪装之后的霍格沃茨防御术教授，正在一齐穿过阿兹卡班。如果这是什么笑话的开头，至少哈利猜不出结尾。

他们在上完第四节楼梯的时候，奇洛教授用粗厉的声音简扼道：“傲罗来了。”

哈利愣了一下，花了太久，可能有整整一秒才反应过来，肾上腺素冲进了他的血液，他想起奇洛教授已经和他讨论过，告诉了他在这种情况下要怎么做了。于是哈利转过身，飞快地沿着原路退了回去。

哈利跑下楼梯，猛地卧倒在从上往下数的第三层楼梯上，即使隔着袍子和隐形衣，他也能感觉到身下冰冷而坚硬的金属。哈利试着抬头望向楼梯边缘，他看不见奇洛教授；这说明哈利已经出了流弹范围。

明亮的守护神跟着他，在他下面的那一层楼梯卧倒了，因为守护神也不能被看人见。

一阵微弱的声音响起，好像是风声，又像是有什么东西快速跑过。然后是贝拉特里克斯隐了形的身体躺在更下面一级台阶的声音，她没有什么能做的，只有——

“不要动，”冰冷的尖细耳语说道，“不要出声。”

于是她不再动弹，不再出声。

哈利把魔杖按在自己上面那层金属台阶上。如果是其他人，现在还需要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纳特……或者从袍子上撕一块……或者咬下一点指甲……或者找一个小碎石子，得大到能让他看见，并成形到在他用魔杖施法时都不能改变位置和方向。但在哈利部分变形术无所不能的威力下，不用这么大费周折；他可以跳过这一步，使用离他最近的任何材料。

三十秒后，哈利自豪地得到了一个崭新的曲面镜，然后……

“羽加迪姆，勒维奥萨。”哈利尽可能小声地说。

……把曲面镜飘到台阶的正上方，然后通过弯曲的镜面看到了隐形的奇洛教授等待着的那整条走廊。

随后，哈利听到远方响起了一阵脚步声。

他看见了一个身穿红袍的人影（镜子里看不太清楚）走下楼，走近了看上去空空荡荡的走廊；他的身边跟着一只小小的守护神动物，哈利看不太清是什么。

傲罗被一层蓝光保护着，哈利看不清细节，但就从他所能看到的部分而言，傲罗已经竖起并强化过防护罩了。

糟了，哈利想。防御术教授曾说过，决斗的核心技术就是试着展开能挡住别人可能会抛向你的任何东西的防御术，并在同时试着用可能穿透他们目前防御的方式攻击。目前为止，在任何类型的实战当中，最简单的胜利方法——奇洛教授强调了一遍又一遍——就是在敌人展开护罩之前击中他们，可以从背后偷袭，也可以把距离拉近到他们无法躲开或反击的地步。

不过奇洛教授可能还是可以从背后偷袭，如果——

但是傲罗在离走廊入口三步远的地方停下了。

“幻身咒不错，”走廊中响起了一个粗声粗气的男声，哈利不认识。“现

在给我出来，否则你就真的会有麻烦了。”

于是一个面色蜡黄的大胡子男人出现了。

“那个带着守护神的，”粗厉的声音说，“也给我出来。现在。”

“不是什么聪明的选择。”面色蜡黄的男人说，声音肃穆。他的声音不再战战兢兢，不再属于黑魔王的仆从；这个声音听上去突然变成了出自某个技术高超的罪犯之口的专业威胁。“你不会想知道我背后是谁的。相信我，你不会想知道的。五百金加隆，现款现付，只要你转身走开。要是不照做，你的职业生涯就会有大麻烦了。”

一阵长长的停顿。

“你看，不管你是谁，”那个粗厉的声音说，“你好像搞错这一套是怎么来的了。我才不在乎你的背后是卢修斯·马尔福还是天杀的阿不思·邓布利多。你们统统给我出来，我把你们挨个检查一遍，然后我们再来谈你要付多少——”

“两千金加隆，这是最终报价。”那个肃穆的声音说，语气中有了警告的意味。“这是现在行价的十倍，比你一年的工资还多。而且相信我，如果你看到了你不该看的东西，你会后悔没有现在就拿着——”

“闭嘴！”那个粗厉的声音说，“五秒内放下魔杖，否则我就拿下你了。五，四——”

你在搞什么呀，奇洛教授？哈利抓狂地想。抢先进攻啊！至少先上个盾吧！

“——三，二，一！昏昏倒地！”

巴瑞瞪着眼睛，脊背划过一丝寒意。

这个男人挥舞魔杖的速度太快了，就好像魔杖是幻影移形到位的，而巴瑞的昏迷咒正在这支魔杖的尖端闪烁着温驯的光芒。这个男人没有阻拦，没有反制，没有偏转，他接住了咒语，就好像用蜂蜜黏住了一只虫子。

“我的出价跌回五百金加隆。”这个男人用更加冷酷，正式的声音说。他冷淡地笑了笑，看上去和那张大胡子脸毫不相配。“而且你还需要接受记忆修改。”

巴瑞已经切换了护罩的谐振模式，所以他自己的咒语不会穿透回来，他已经将魔杖摆成了防御姿势，已经举起他更坚硬的人造手，准备挡住任何挡得住的东西，并且已经开始用无声咒给护罩再多上几层——

这个男人没有在看巴瑞。他好奇地截了截巴瑞的昏迷咒，后者还挂在他的魔杖尖上。他用手从咒语中拉出一连串红色的闪光，然后用手指将闪光弹开，慢慢地解除了咒语，就好像在玩小孩子玩的木棍谜题一样。

这个男人没有给自己上任何护罩。

“告诉我，”这个男人漠不关心的声音和他粗厉的嗓子不甚相配——用了复方汤剂，巴瑞想，如果真的有人能在其它人的身体里使用如此精细的魔法的话——“上一次战争中你在做什么？投身其中，还是置身事外？”

“投身其中。”巴瑞说。他的声音带着钢铁般的冷静，作为一个已经在职将近一百年，还有七个月就会强制退休的傲罗，就连疯眼汉穆迪都不可能将话说得更坚定。

“和食死徒战斗过吗？”

巴瑞露出了沉重的笑容。“一对二。”两个神秘人直属的战斗型杀手，由他们黑暗的主人亲自调教。两个食死徒对巴瑞一个人。那是巴瑞人生中最艰难的一次战斗，但他挺住了，而且只失去了一只左手。

“你杀了他们吗？”这个男人听上去只是随便好奇一下，与此同时，他还在继续从黏在魔杖尖端、快要消失的昏迷咒里拉出一连串火花，他的手指现在正在用巴瑞的魔法编一些小花纹，随后才抖抖指尖，将魔法驱散。

巴瑞袍子底下的肌肤开始冒汗。他的金属手掌向下一挥，从腰带上取下一面镜子——“巴瑞呼叫迈克，我需要支援！”

一阵停顿，然后是沉默。

“巴瑞呼叫迈克！”

镜子死气沉沉地躺在巴瑞的手里。他缓缓地将镜子挂回腰间。

“我很久没有严肃地和动真格的敌人战斗过了。”这个男人说，还是没有看向巴瑞。“试着不要让我太失望。你准备好了随时可以进攻。或者你可以拿着五百金加隆离开。”

一阵长长的沉默。

随后巴瑞的魔杖向下一挥，空气发出了金属划过玻璃般的声音。

哈利几乎看不见，几乎无法从光影交织的影像中看出任何东西。他的镜面曲线很完美（在混沌军团的时候他们练过这种战术），但影像太小了，而且哈利觉得就算他站在一米之外观战，他也没办法理解这一切。一切都发生的太快了，红色的冲击波被蓝色的护罩改变了方向，一大堆绿光撞在了一起，朦胧的形体出现又消失，他甚至没法分辨出是谁施展了什么咒语。他只知道那个傲罗正在一边咆哮出一个又一个咒语，一边疯狂地闪避；而与此同时，伪装后的奇洛教授只是站在原地，抖抖魔杖，大部分时间都不说话，只会时不时吐出一些无法辨认的语言，然后整面镜子都会被一片白光所笼罩，当镜面的影像恢复时，他可以看见那个傲罗踉跄着退后了一步，而他的半面护罩都被撕裂了。

哈利曾参观过两个最强的七年级学生决斗，而眼下这场战斗比那高端的多，哈利的大脑都麻木了，只能想着他还有多长的路要走。没有一个七年级学生可以在这个傲罗手下撑半分钟，而三支七年级的军队加起来可能都摸不着防御术教授……

傲罗单膝跪倒在地，一只手支撑着身体，另一只手正在疯狂地比划，嘴

里绝望地大叫着什么，哈利能认出的少数几个咒语全都是护罩咒。一大群阴影绕着他旋转，就好像剃刀组成的旋风。

然后哈利看见伪装后的奇洛教授刻意将魔杖对准了跪在地上做最后抵抗的傲罗。

“投降。”肃穆的声音说。

傲罗骂了些脏话。

“既然如此，”那个声音说，“阿瓦达——”

时间的流动似乎变得非常缓慢，就好像每一个音节都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卡，然后是达，然后是瓦，然后看见傲罗拼命朝旁边躲去；然而即使这一切都发生得如此缓慢，不知为何，却没有让人做点什么的时间，没有让哈利张开嘴大叫不的时间，没有行动的时间，也许连思考的时间都没有。

他只来得及拼命地祈祷，因为这个无辜的人不应该就这么死掉——

一个闪耀的银色身形站在了傲罗面前。

几乎在同一时间，绿色的光芒撞了上来。

巴瑞疯狂地扭向一边，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

他的眼睛都集中在敌人和他来势汹汹的死亡上，所以巴瑞只是匆匆瞥到了一眼那个银色身影的轮廓；他从没有见过那么亮的守护神，而在这匆忙的一瞥中，他意识到了守护神根本不可能是这个形状。绿色和银色的光芒撞在了一起，然后两道光都消失了，两道光都消失了，死咒被挡下了，随后巴瑞的耳朵一阵刺痛，他看见他可怕的敌人正在尖叫，尖叫，尖叫，抱着头尖叫，然后开始倒下，而巴瑞已经在倒下了——

因为动作太急，巴瑞倒在了地上，他错位的左肩和断掉的肋骨都在尖叫

抗议。巴瑞无视了痛楚，设法跪起身，拿起魔杖，击晕他的敌人，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但他知道这是他唯一的机会。

“昏昏倒地！”

红色的光射向那个倒在地上的男人，然后在半空中分离消失了——不是因为护罩。巴瑞可以看见，那个倒在地上、放声尖叫的敌人周围的空气中有什么在摇晃。

巴瑞感觉得到，致命的压力几乎顶破了他的皮肤，不稳定的魔力正在增加，增加，增加，直直冲向某个可怕的爆发点。他的直觉正在尖叫，要他在爆炸之前快跑，这不是咒语，不是诅咒，这是失控的魔力，但在巴瑞还没站起身来之前——

这个男人丢掉了他的魔杖（他丢掉了他的魔杖！），不一会儿，他的身体模糊了一下，完全消失了。

一条绿色的蛇一动不动地躺在地板上，甚至在巴瑞条件反射似地用另一个昏迷咒射向它时，它也没有动弹，就这么毫无防备地被击中了。

当可怕的不稳定魔力和压力开始褪却，失控的魔力渐渐消失，巴瑞迷茫的大脑注意到尖叫还在继续。只不过这次听上去不太一样，像是小男孩发出的尖叫，是从通向楼下的那段阶梯发出的。

这个尖叫也戛然而止了，随后只剩下巴瑞急促的喘息声。

他的思绪很慢，又迷惑，又混乱。他的敌人强得和疯了似的，这不是一场决斗，这就像是他还在第一年傲罗实习期时，试着和塔玛夫人³战斗的那种感觉一样。食死徒的实力不及他的十分之一，疯眼穆迪都没有那么强……而看在梅林的份上，到底是谁，用什么东西，什么方法挡下了死咒？

巴瑞设法振作起来，将魔杖按在肋骨上，小声念叨着治疗咒语，然后将魔杖按在了肩膀上。这个动作所耗费的精力比平常要多，消耗了他太多能量，

³ 塔玛夫人是奇幻小说《Heralds of Valdemar》里面的人物。

他的魔力已经见底了；他已经无法治疗自己小一点的擦伤、淤青，甚至是加强他剩下的护罩碎片。这已经在维持守护神情况下的极限了。

巴瑞深深地，重重地吸了口气，尽可能稳住呼吸，然后开口。

“你，”巴瑞说，“无论你是谁。出来。”

没有回答。巴瑞想到无论这个人是谁，可能也已经失去意识了。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但他听见了尖叫……

好吧，有个方法可以测试一下。

“出来，”巴瑞说，让声音更严厉了一点，“否则我就用大范围的诅咒了。”虽然可能就算他试了也用不出来。

“等等，”响起了一个男孩的声音，一个小男孩的声音，尖细的声音在发颤，就好像是在拼命试着不要脱力倒下或者哭出来。声音听起来已经接近到了触手可及的地方。“请等等，我——出来——”

“解除隐形。”巴瑞吼道。他太累了，已经用不出反幻身咒了。

过了一会儿，一张小男孩的脸出现在隐身衣下，巴瑞看见了一头黑发，绿色的双眼，眼镜，以及红色的闪电型伤疤。

如果他的阅历少上二十年，他可能会惊讶地眨眨眼。而现在他只是骂了些可能不应该在大难不死的男孩面前骂出的话。

“他，他，”男孩用颤抖的声音说，他稚嫩的脸庞看起来又害怕，又疲惫，眼泪还在一滴接一滴地顺着脸颊往下掉，“他绑架我，强迫我召唤守护神……他说我不照做的话就杀了我……但我不能就这么让他杀了你……”

巴瑞的大脑还是很混乱，但整件事开始慢慢浮出水面了。

哈利·波特，唯一一个在死咒下生还的巫师。巴瑞也许能躲开绿色的死亡射线，他肯定会努力去躲，但如果将这件事摆上威森加摩，他们会认为这是欠高贵家族的一条命。

“我明白了。”巴瑞的低吼变得温柔多了。他抬脚走向男孩。“孩子，我为你经历的一切感到遗憾，但我需要你脱掉隐身衣，然后放下你的魔杖。”

哈利·波特剩下的部分解除了隐形，他的身上穿着汗湿的蓝色镶边霍格沃茨校服，而他的右手紧紧捏着自己十一英尺长的冬青木魔杖，指关节都发白了。

“你的魔杖。”巴瑞重复道。

“对不起，”十一岁的男孩喃喃道，“这里。”然后他递出魔杖，尖端指着巴瑞。

巴瑞好不容易才克制住自己不要骂人，这个精神受创的男孩刚刚才救了自己一命。于是他将骂人的冲动放到一边，叹了口气，伸出手接过魔杖。

“你看，孩子，你真的不应该把魔杖对着——”

魔杖的尖端在巴瑞手中晃了晃，男孩轻声道，“昏昏入睡。”

哈利盯着傲罗倒下的身体，并没觉得有多得意。他只感到一阵压倒性的绝望。

(即使在这个时候也不算太晚。)

哈利转过身，看向那条一动不动的蛇。

“『老师？』”哈利嘶声道。“『朋友？拜托，你还活着吗？』”巨大的恐惧攥住了哈利的心；在这一瞬间，他完全忘记了自己刚刚才目击到这位防御术教授想杀死一个警官。

哈利将魔杖对准蛇，刚刚准备开始念快快复苏，他的大脑就反应了过来，然后开始朝他尖叫。

他不敢对奇洛教授使用魔法。

哈利感觉到了，他的头痛得就像是在燃烧，像是要裂开，像是要分成两半。他感觉到了，他的魔法和奇洛教授的魔法相互匹配，频率相互抵消，完成了整个大难临头的诅咒。如果哈利和奇洛教授靠的太近，或者他们对彼此使用魔法，或者他们的咒语互相接触，就会有一些神秘的、可怕的事情发生，他们的魔法会共鸣，失去控制——

哈利盯着蛇，他不知道蛇还有没有呼吸。

(最后几秒钟过去了。)

他转过身瞪向傲罗，那个已经看见了大难不死的男孩的人，那个已经目击了一切的人。

沉甸甸的失败感向哈利袭来，仿若千钧重负。他设法弄晕了傲罗，但除此之外他什么都做不了了，他没有办法弥补，任务失败了，一切都失败了，他失败了。

震惊，气馁，绝望，他没有思考，没有发现最明显的东西，没有想起这种绝望的感觉是从何而来，没有意识到自己还需要重新施展真正的守护神咒。

(而现在已经太晚了。)

傲罗李和傲罗麦卡斯克将椅子摆回了桌边，所以他们俩同时看见了，那个赤裸削瘦的恐怖东西升到了窗前，他们俩光是看见那玩意儿就开始头痛了。

他们俩都听见了那个声音，听起来就好像一具已经死了很久的尸体说的话，就好像这些话本身都已经上了年纪，死掉了。

摄魂怪吐出的每一个字都让他们耳朵生疼，“贝拉特里克斯·布莱克从牢房里出来了。”

在不到一秒钟的恐怖寂静后，李挣扎着从椅子上站起身，走向通信装置，向魔法部呼叫支援，与此同时，麦卡斯克抓起了他的镜子，开始疯狂地试着呼

叫出去巡逻的三个傲罗。

第五十五章 斯坦福监狱实验，第五部分

在伤痕累累，破败不堪的走廊里，在煤气灯昏暗的灯光下，一个男孩蹑手蹑脚地缓步向前，手直直地探向那条一动不动的蛇，那是他老师的躯体。

离蛇只剩一米远的时候，哈利终于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

即使很微弱，那种大难临头的感觉……

那么奇洛教授还活着。

这个念头并没有让他感到欣喜，只激起了一种空洞的绝望。

哈利还是很快就会被抓住，无论他怎么解释，整件事看起来都不太妙。不会再有人相信他，他们会认为他就是下一个黑魔王，和伏地魔开战时他们不会再帮助他，赫敏会放弃他，可能就连邓布利多都会去另找一个主角……

……也许他们会就这么将他遣送回家，扔还给他的父母。

他失败了。

哈利看向倒在地上的那个人，那是被他弄晕的警官，他身上的小伤口和划伤流出的血已经凝固了，精致的红袍上满是烧灼的痕迹。

他太蠢了。他不应该弄晕警官，他本应该就这么坚持他原来的说法，说他被奇洛教授绑架了……

也许还不算太晚，他的脑内响起一阵私语。你也许还能弥补一下这个失误。傲罗看见你了，他记得是你弄晕他的……但要是他死了，要是奇洛教授死了，要是贝拉特里克斯死了，那就没人会有和你矛盾的说辞了。

哈利缓缓抬起手，将魔杖指向那个警官，然后——

哈利的手停住了。

他有一种模糊的感觉，不知为何，他表现得不像是他自己。就好像他忘了什么东西，忘了什么很重要的东西，但是他记不起自己到底忘记什么了。

哦，没错。他相信人类生命的价值。

这个想法伴随着一阵疑惑，他不太记得为什么其他人的生命很宝贵了

.....

好吧，负责逻辑的那部分说，为什么你的想法和以前不一样了？

因为他在阿兹卡班.....

而且他忘了重新施展守护神咒.....

不知为何，无论他要做的事有多么微不足道，感觉都要费很大的精力，就好像行动这个想法本身就已经沉重地让人举不起来了；但重新施展守护神咒看上去是个好主意，因为他还是会害怕摄魂怪。虽然他已经记不起来快乐是什么感觉，但他知道自己现在不快乐。

哈利将魔杖举到面前，摆好了起手式。

然后哈利停了下来。

他.....不太记得.....他用了什么快乐的记忆了。

太奇怪了，这明明是很重要的事，他真的应该记得起来的.....是关于死亡的？但死亡不是什么让人高兴的东西.....

他的身体在颤抖。阿兹卡班从未那么冷过，当他想到这一点时，周围好像变得更冷了。已经太迟了，他已经陷得太深了，他现在已经无法施展出守护神咒了——

刚才的想法可能是摄魂怪的影响，不是什么准确的评估。他负责逻辑的那部分观察到。这个习惯已经变成了纯粹的条件反射，不需要能量也可以启动。把对摄魂怪的恐惧想成是认知偏差，然后试着用你克服其它认知偏差的方法克服它。你绝望的感觉也许并不代表着整个情况真的很绝望，也许只代表你暴露

在了摄魂怪的影响下。直到证实之前，所有负面情绪和悲观评估现在都必须被视为可疑的，不可信的。

（如果你看着这个正在思考的男孩，你会看到在眼镜和闪电般的伤疤下，他的脸上掠过了一个淡漠、超脱而困惑的皱眉。他的手还停留在守护神咒的起手式，没有动。）

摄魂怪的存在干扰了你运行快乐的那部分。如果你没法由快乐这个关键词回想起你快乐的记忆，也许你可以用其他方法想起来。你上次和其他人谈起守护神咒是什么时候？

这件事哈利似乎也想不起来了。

一阵压倒性的绝望向他碾来，然后被他负责逻辑的那部分驱逐，将其标志为不可信的外部影响，是不属于哈利的部分，有什么模糊的重量还在继续压迫着他，但他已经开始思考了，思考并不需要费很大精力……

你最近一次谈起摄魂怪是什么时候？

奇洛教授说他已经能感觉到摄魂怪了，然后哈利对奇洛教授说……他告诉奇洛教授……

……用星星的记忆，用在宇宙中无形坠落的记忆，让这份记忆就像大脑防御术的屏障一样覆盖住整个思想。

他今年上的第二节防御术课，星期五的时候，奇洛教授给他看过了星星，在圣诞节又给他看了一次。

想起这一切不需要费多大精力，那如烧灼般闪耀的白色小点映衬着完美的黑暗。

哈利想起了银河巨大云雾状的波流。

哈利想起了那份宁静。

他四肢边缘的寒冷似乎褪去了一些。

在他第一次施展守护神咒时，他曾大声喊出了一些话，即使感觉很模糊，他的脑子也能回忆起那些声音，那些话语了……

……我想的是，我绝不接受死亡是自然规律。

真正的守护神咒是通过思考人类生命的价值施展出来的。

……但是仍有其他活着的生命需要我们为之战斗。你的生命，我的生命，赫敏·格兰杰的生命，所有地球上和地球之外的生命，都值得我们去保护，去捍卫。

因此，杀了所有人这种想法……并不是真实的他，这是摄魂怪的影响

……

绝望是摄魂怪的影响。

只要有生命的地方，就有希望。那个傲罗还活着。奇洛教授还活着。贝拉特里克斯还活着。我还活着。目前还没有人死掉……

哈利现在可以想象出地球的样子了，蓝白交融的行星悬在星空之中。

……而我不会让他们死的！

“呼神护卫！”

吼出的词句有点结巴，而再次出现的人形一开始显得很黯淡，就好像月光而不是日光，是白色而不是银色。

但在刻意调整过节奏的呼吸下，随着哈利的恢复，光芒在慢慢加强。光驱逐了他脑内的黑暗。他回忆起差点就被遗忘了的东西，然后将其注入回守护神咒。

银色的光芒再次闪耀起来，压过了昏暗的煤气灯，将走廊照亮，洗去了所有的寒冷，即便如此，哈利的四肢还是感觉不对劲。只差一点他就万劫不复了。

哈利深深地吸了口气。好了。现在他的思想已经不会再被摄魂怪人为染黑了，是时候重新审视局面了。

哈利重新审视了一遍局面。

……好吧，看上去还是很没救。

虽然不像之前那种压倒性的绝望，但就算往轻了说，哈利还是觉得很不妙。他不敢切换成黑暗模式，而他的黑暗面才有能力从容处理这种级别的问题。他的黑暗面会轻蔑地嘲笑，就因为他失去了奇洛教授，被困在了阿兹卡班，被警官目击，他竟然就产生了放弃的念头。平常的哈利没有能力从容处理这类型的事。

但无论如何，除了继续前进外，他也没有别的选择了。在还没有真的失败之前，无论他做什么，都比现在放弃强。

哈利环顾四周。

昏暗的煤气灯照亮了走廊灰色的金属，两边的墙壁、地板和天花板布满了刮痕，坑坑洼洼和被融化过的痕迹到处都是，只要是个人留心一瞅，都知道这里曾发生过战斗。

奇洛教授可以轻而易举地修正这一切，如果他……

随后，被背叛的感觉重重地击中了哈利。

为什么……为什么他……为什么……

因为他是坏人，格兰芬多和赫奇帕奇伤感地轻声说道，我们早告诉过你了。

不！哈利拼命地想，不，这说不通，我们要做到的是完美犯罪，那个傲罗会被一忘皆空，走廊会被修复，一切都还没有太迟，但要是他死了的话，这一切就真的太迟了！

但是奇洛教授从来就没有真的计划要完美犯罪，斯莱特林用肃穆的声音

说，他想让犯罪被注意到。他想要每个人都知道有人杀了傲罗，还将贝拉特里克斯劫出了阿兹卡班。他会准备某种证据，某种可以揭示你参与其中了的证据，这样他就可以勒索你，你就会永远和他绑在一起了。

这么想着，哈利的守护神差点就消失了。

不是这样的……哈利想。

就是这样，他的其它三个部分悲哀地说。

不，还是说不通。奇洛教授肯定知道，在我看不见他杀死傲罗后，我马上就会倒戈。我很可能会直接去找邓布利多坦白，试图阐述真相，说我被骗了。而且……要说勒索我，那他不顾我的意愿杀死一个傲罗，真的会给在我的自愿帮助下将贝拉特里克斯劫出阿兹卡班这件事增加多少分量吗？更聪明的做法应该是将我有参与过劫狱这场犯罪的证据留下来，但依然尽可能伪装成我的盟友，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再来勒索我……

合理化而已，斯莱特林说。那奇洛教授为什么要这么做？

哈利的思绪染上了一丝绝望——在他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他知道这种想法其实是因为自己想要拒绝现实，他是在滥用这种技巧——我发现我很困惑。

哈利的脑子里一阵沉默。他其它的组成部分看上去都无话可说了。

然后哈利接着估量眼下没那么无可救药了的局面。

哈利需要重新计算贝拉特里克斯是坏人的可能性吗？

……这和任务无关。贝拉特里克斯现在是坏人，这是已知条件。无论她是被折磨，被摄神取念，被一些让人说不出口的仪式逼成现在这个样子，还是自愿选上这条路，和现况都没什么关系。关键在于贝拉特里克斯觉得哈利是黑魔王，她会服从他。

那么这就是一个资源。但贝拉特里克斯已经饿得奄奄一息了……

“哦，我现在感觉好一点了，真奇怪……”

在哈利的守护神的光芒失控地迸发后，贝拉特里克斯曾用支离破碎的声音这么说过。

哈利想，他不太清楚自己为什么会这么想，也许他的脑子只是在想当然，但是……看上去摄魂怪很久以前夺取的东西可能已经永远消失了。但摄魂怪最近夺取的东西，真正的守护神咒也许能找回来。就像倒空一个杯子，和不再使用的杯子消失了之间的区别。那么，贝拉特里克斯也许取回了她上个星期左右所失去的东西。不是快乐的记忆，这种东西几年前就被吃掉了。但像是上个星期才被吸走的力量和魔法，说不定已经被她取回了。就像是她休息了一个星期，用一个星期的工夫再次提升了自己的魔力……

哈利看向奇洛教授的蛇形态。

……也许足以施展**快快复苏**。

如果叫醒奇洛教授真的是个好主意的话。

想到这里，哈利又有几分绝望了起来。他没法相信奇洛教授，在刚刚的一切发生后，他没法相信让奇洛教授醒过来是什么聪明的选择了。

冷静，哈利对自己想，然后看向瘫倒在地的傲罗。

贝拉特里克斯可能也可以设法施展记忆咒语。

那这可以是第一步。算不上是把每个人都安全地弄出了阿兹卡班，而且傲罗们事后肯定会知道发生了什么奇怪的事，他们也许会怀疑起贝拉特里克斯的尸体，然后做尸检。但这算是走出了一步。

……而且从阿兹卡班逃出去真的有那么难吗？如果他们到达阿兹卡班顶楼的速度够快，在那个傲罗应该开始汇报的时间之前，在有人注意到他失踪之前，他们可以就这么直接从奇洛教授弄出来的洞飞出去，飞到离阿兹卡班足够远的地方，然后启动哈利手里的门钥匙。（奇洛教授和哈利都有门钥匙，两把

都足以支撑两个人类传送，顺带一条蛇。就像他们离开玛丽的房间时所做的双重伪装一样，奇洛教授所做的安全裕度连哈利都不由得为之惊叹。）

贝拉特里克斯可以拿着奇洛教授的蛇形态，因为哈利不敢碰，也不敢用漂浮咒。

哈利转过身，快步向贝拉特里克斯所在的楼梯走去。他感觉到自己的精神恢复了一点。计划看上去有点靠谱了，时间不等人，他要赶快执行。

至于奇洛教授——说起来还有贝拉特里克斯——在用了门钥匙，按照原计划把贝拉特里克斯交给精神治疗师后……好吧，哈利可以边做边想。哈利可能得哄骗治疗师做点什么——还得费上好多工夫，哈利甚至都没想好他想让治疗师干嘛——但他和贝拉特里克斯必须现在马上开始行动。

哈利在脑海中快速梳理了一遍整个流程，然后发现主要问题会出现在他们到达屋顶的时候。本来应该是隐了形的奇洛教授偷偷用迷惑咒黑掉周围的监测器，让这些原本会监视阿兹卡班周围空域的监测器在数分钟内都看着同一段循环影像。奇洛教授说他没办法将哈利的守护神隐形，要是他们驱散了守护神，摄魂怪就会发现贝拉特里克斯消失了，然后警告傲罗……

哈利的思路啪地一下中断了。

有些时候，“要命”听上去完全无法形容整个情况。

即使有肾上腺素的影响，李的双手依然稳稳地打开了消失柜上的门闩，这个消失柜连接着阿兹卡班和一个位于魔法法律执行司内部的严密房间。（当然，是单向消失柜。禁区允许一些进入阿兹卡班的快速通道，所有这些通道都被严格限制了。没有出去的快速通道。）

李退后一步，用魔杖对准柜子，念出咒文“门户开启”，然后过了不到一秒——

柜子门碰地一声打开了，一位女巫大步流星地踏入了房间，她的身材魁

梧，下巴方正，一头灰色短卷发贴在脑袋上。她没有戴勋章，也没有戴首饰或其他装饰品，只穿着一件普通的傲罗袍——她认为这足以体现自己的威严：司长阿米莉亚·博恩斯，魔法法律执行司第一人，同时也是传闻中魔法法律执行司里唯一一个可以在公平战斗中和疯眼穆迪过招的女巫（虽然他们俩对公平战斗都没什么兴趣）。李还听说过一些流言，说阿米莉亚可以在魔法法律执行司内部幻影移形，他算是知道这种谣言是怎么来的了。从他发出警告到现在还不到五十秒。

“马上升空！”阿米莉亚回头向跟在她身后提着警用扫帚的女性傲罗三人小队吼道，这些人肯定是匆匆忙忙赶到这儿的，就等着李启动柜子。“我想要更多的空中覆盖！记得保证一直维持反幻身咒！”随后她把头转向他。“报告情况，李傲罗！知道他们是怎么进来的吗？”

在李开始说话的时候，又有一队提着扫帚的傲罗三人小队出现在了消失柜，然后大步向前，跟上了前面的那个小组。

他们身后跟着一组全副武装的打击手。

然后又是一组打击手。

然后又是一组扫帚队。

当哈利过来时，贝拉特里克斯·布莱克削瘦的身形正一动不动地躺在楼梯上，双眼紧闭。哈利用冰冷尖利的声音小声问她是不是醒着，但没有得到回应。

一阵惊恐，然后哈利想到应该是奇洛教授把她搞晕了，免得她听见黑魔王战战兢兢的仆从突然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怙恶不悛的罪犯，一会儿又变成了一个专业的战斗法师。这样很好，她刚才没有听见哈利的声音喊“呼神护卫”。

哈利把隐形衣的兜帽戴了回去，魔杖指向贝拉特里克斯，然后尽可能温柔地轻声念道，“咒立停。”

从贝拉特里克斯的身体抽动的样子来看，哈利觉得自己刚才还不够温柔。

凹陷黯淡的双眼张开了。

“亲爱的贝拉，”哈利用冰冷尖利的声音说，“恐怕我们碰到了一点小麻烦。你恢复到足以施展一些小魔法的程度了吗？”

一阵停顿，随后贝拉特里克斯苍白的头点了点头。

“很好，”哈利冷淡地说，“我不会要你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行走，但我恐怕你还是必须自己走路。”他将魔杖指向她，“*羽加迪姆，勒维奥萨*。”

哈利将魔力输出降低，好让自己能够多维持一段时间，然而魔咒依然浮起了她目前约三分之二的体重。她……很瘦。

就好像是这么多年后的头一次，贝拉特里克斯缓缓站了起来。

阿米莉亚大步走进值班室，傲罗李和他银色的獾跟在她后面。在听到警报后，她转了一圈时间转换器，然后用了紧张的一个小时准备进入这里的部队。在阿兹卡班里，时间不能循环，阿兹卡班的未来无法和过去相互作用，所以她无法在魔法法律执行司收到信息前到达，但她应该能及时赶到……

她直直地瞪着那具飘在窗前，脱下了袍子，看上去已经死透了的躯体。

“贝拉特里克斯在哪里？”阿米莉亚质问道，在恐惧的聚合体面前，她没有露出一丁点儿怯意。

躯体张开嘴，即使是她，此时血液也立刻冻结了。那具躯体咕噜道，“不知道。”

哈利再次完全隐身，看着贝拉特里克斯缓缓弯下腰，捡起奇洛教授的魔杖（哈利不敢碰），然后慢慢站直。

随后贝拉特里克斯用魔杖指着蛇，她的声音很小，但发音精准，“快快

复苏。”

蛇没动静。

“要再试一次吗，主人？”她小声说。

“不用了。”哈利说。他压下一阵反胃。在发现摄魂怪现在可能已经警告过傲罗后，哈利决定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试着把奇洛教授弄起来再说。他冰冷尖利的声音没有受到干扰，继续说了下去，“你觉得你能用记忆咒了吗，亲爱的贝拉？”

贝拉特里克斯顿了顿，然后犹豫地说，“我觉得没问题，主人。”

“清除那个傲罗半个小时前的记忆。”哈利命令道。他还想了一下要不要将这一命令正当化，如果贝拉特里克斯问他们为什么不直接杀了他，哈利就会解释道他们是在假装成另一股势力，然后叫她闭嘴——

但贝拉特里克斯只是简单地将魔杖指向那个傲罗，默默地站了一会儿，然后终于小声念道，“一忘皆空。”

随后她的身子晃了晃，但没有倒下。

“很好，我亲爱的贝拉，”哈利轻声笑了笑。“然后我要求你带着那条蛇。”

这个女人还是什么都没有说，没有要求解释，没有问为什么哈利或隐身施展守护神咒的那个人不带。她只是蹒跚地走向蛇所在的地方，慢慢地弯下腰，把蛇捡起来，挂在了肩膀上。

(哈利的一小部分发现，拥有一个绝对服从他命令的跟班让他有多么放松，甚至还进一步肖想了一下他完全可以习惯于拥有一个像贝拉特里克斯这样的跟班，然后被其余受到严重冒犯的部分集体吼停了。)

“跟上。”男孩对跟班命令道，然后走了起来。

执勤室已经开始变挤了，几乎让人喘不过气，虽然阿米莉亚身边还有些空间；要是必须和博恩斯司长挤才能喘匀气，那还是不要呼吸算了。

阿米莉亚看向奥拉，她正在摆弄傲罗麦卡斯克的镜子。“韦恩巴赫专员，”她咆哮道，年轻的女巫吓了一跳，“独臂的镜子有回应吗？”

“没有，”奥拉焦虑地说，“我是说……我的意思是，镜子肯定是被屏蔽了，不是坏了，屏蔽做得很小心，因为警报没有启动，但是整个线路简直是一片空白，镜子也有可能是被打碎了……”

阿米莉亚没有让自己的表情变化，虽然她已经开始为独臂哀悼的那一部分变得有点悲伤，而更多的是愤怒。七个月，还有七个月，他就会在干满整整一个世纪之后就此退休了。她还记得很久很久以前，他还是个充满热情的小傲罗的时候。而且，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里，他对魔法法律执行司都是绝对忠诚的，至少在大事上都是如此……

有人会为此被烧死。

摄魂怪还飘在窗外，为他们的行动笼罩上百无一用的恐怖阴影；当被问起诸如“贝拉特里克斯逃走了吗？”和“为什么你找不到她？”和“她是怎么藏起来的？”之类的问题时，这东西就只会咕噜说它不知情，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回答。阿米莉亚开始担心犯人是不是已经逃跑了，然后——

“我们在 C 区螺旋楼梯上的屋顶发现了一个洞！”有人在门口吼道，“洞还开着，禁区内的伪装还在激活状态！”

阿米莉亚咧咧嘴，笑得就像张开嘴准备开饭的狼。

贝拉特里克斯·布莱克还在阿兹卡班。

而贝拉特里克斯·布莱克会永远地留在阿兹卡班。

她大步走向窗户。这次，她忽略了摄魂怪，直接看向天空，用自己的眼睛审视着扫帚巡逻队。从这里她看不见整个天空，但是她能看见有十只扫帚正在排阵巡逻，这已经足以抓到任何人了，虽然她真的很想将她弄得到的所有

扫帚都放到天上去。她的傲罗们装备的是现在市场上最好的竞速扫帚，光轮2000；没有她的手下追不到的人。

阿米莉亚从窗前转过身，然后皱了皱眉。这屋子实在是太挤了，有三分之二的人根本不需要出现在这里，他们只是想要离行动中心近一点。如果说有什么东西是阿米莉亚无法容忍的，那就是那些做自己想做的，而不是需要做的事情的人。

“好了，你们这群人！”阿米莉亚向他们咆哮道。“别在这里闲晃了，给我去守每栋螺旋楼梯的顶楼！没错，”她朝那些投来惊讶目光的人们说，“所有三栋！如果你们还不知道为什么的话，他们可以从地板或牢房墙壁打洞，在楼层之间穿来穿去！我们一层一层地搜，直到抓到为止！我去C区，斯克林杰，你去B……”随后她顿了顿，想起疯眼汉去年已经退休了，她还可以用谁……“沙克尔，你负责A区，再把最强的打手都带上！经过的每一间牢房都要检查，毯子下面也要查看，每一条走廊都要过所有的侦查咒！在抓到犯人以前，所有人都不准离开阿兹卡班！所有人！然后……”人们惊讶地看着阿米莉亚，因为她的声音逐渐低了下去。

犯人发明了某种方法，让摄魂怪找不到贝拉特里克斯·布莱克了。

这应该是不可能的。

思及此处，她的血都凉了。这简直就像……

阿米莉亚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再次开口，声音中带着钢铁般的命令。“然后，在你们抓到犯人的时候，要见鬼地确认他们真的是犯人，而不是被强行灌了复方汤剂的自己人。任何表现得奇怪的人，检查他们是不是中了夺魂咒。保证队友随时都在自己的视野内。如果不认识脸的话，不要觉得穿着傲罗制服就一定是自己人。”她转向联络专员。“告诉扫帚队。如果有一把扫帚无故离队降落，拨一半的人去追，剩下的接着巡逻。改掉所有能改的谐振模式，他们可能偷了我们的密码。”随后她回头看向屋子里剩下的人。“没有傲罗是无可怀疑的，除非他们的家人已经全部死光，没有被威胁的余地了。”

她看见了，那些老面孔的脸上都露出了冰冷的表情，而一些年轻一点的傲罗畏缩了一下，她知道他们明白了。

但是为了以防万一，她还是大声说了出来。

“所有人都听好了，我们今天要打的是那场古老的巫师战争。神秘人死了并不意味着食死徒就忘记了他的那些花招。现在开始行动！”

隐了身的哈利默默地走过点着瓦斯灯的灰色走廊，贝拉特里克斯走在他身边，银色的身形跟在他们身后。哈利一边走，一边试着想出一个好一点的计划。

首先，他发现傲罗可能已经知道了，然后，奇洛教授还醒不过来……

他的思路之前就在这一步冻结了整整一秒。

现在还是冻着的，在此期间，他和贝拉特里克斯开始朝下走，尽可能地争取时间；哈利估计傲罗会从顶楼开始一层一层往下搜。傲罗耗得起，他们可以慢慢地、安全地移动；他们知道猎物没有逃出去的方法。

哈利没想出来怎么逃出去。

直到哈利对自己说，好吧，如果只是战争游戏的话，混沌联盟会怎么做？

答案立刻就浮出水面了。

随后哈利想，但要是有那么简单，为什么之前没人从阿兹卡班逃出去过？

然后他发现了可能的问题：好吧，混沌将军会对此采取什么行动？

于是混沌将军提出了他第一个计划的改良方案。

这……

这是哈利做的最疯狂、最格兰芬多的事情……

于是现在他正在试着想一个好一点的计划出来，但没什么进展。

挑，还挑，叫你挑，格兰芬多说，一分钟之前是谁在抱怨什么计划都想不出来？你该庆幸我们还想得出来什么，“现在我们都死定了”先生。

“主人，”贝拉特里克斯被领到下一段楼梯时，吞吞吐吐地小声说，“我要回牢房里去吗，主人？”

哈利的大脑在想其它事，所以他反应了一下才理解这些词是在说什么，随后又恐慌了一会儿，与此同时，贝拉特里克斯还在继续讲话。

“我……求求你，主人，我宁可去死，”她的声音说。随后，她的声音变小了，变成了微不可闻的私语，“但如果你要求的话，我会回去的，主人……”

“我们不是在回你的牢房。”哈利自动嘶声道。他没有让自己的感受影响到表情。

呃……赫奇帕奇说，你刚刚真的在想，“你应该过来为我工作，我会赏识你的”？

面对这种忠诚，就连石头都会有反应的，哈利想，就算她忠于我只是一场误会，我不由自主地就——

她是黑魔王忠实的杀手和施虐者，她那么忠诚可能就是因为一个无辜清白的女孩被毁成了碎片，而她是从这些碎片中诞生的，赫奇帕奇说，你忘了吗？

如果有人向我展现出了这种忠诚，就算是误会，我心中也会有一部分被不由自主地触动。黑魔王肯定是……用邪恶来形容都不够了，他肯定是空的……对此竟然都无动于衷，无论这份忠诚是不是人工塑造出来的。

大部分的哈利都无话可说。

正在这时，哈利听见了什么声音。

声音很小，但他们每前进一步，声音就会变得大一点。

是一个女人的声音，遥远而又模糊。

他的耳朵自动竖了起来，想听清她在说什么。

“……请不要……”

“……不是故意……”

“……不要死……”

随后他的大脑知道他听见的是谁了，而几乎同时，弄清了他听见的是什么。

因为奇洛教授没有在这里维持寂静了，而实际上，阿兹卡班并不是寂静的。

女人微弱的声音重复道：

“不，我不是故意的，请不要死！”

“不，我不是故意的，请不要死！”

哈利每走一步，声音就变得更大一点，他现在能听清言语中的感情了，那份恐惧，那份内疚，那份绝望……

“不，我不是故意的，请不要死！”

……那个女人最糟糕的记忆，他一遍又一遍地听着……

“不，我不是故意的，请不要死！”

……那桩把她送进阿兹卡班的谋杀……

“不，我不是故意的，请不要死！”

……摄魂怪给她的判决是让她看着那个被她杀死的人在无尽的轮回中死上一遍又一遍。虽然从她声音中剩下的精力来看，她肯定是最最近才被投入阿兹卡班的。

这时哈利冒出了一个念头，奇洛教授经过这些门，听着这些声音，却连一点动摇的迹象都没有；要不是哈利必须在贝拉特里克斯的面前保持安静，他会将其当作奇洛教授是坏人的证据。他的呼吸仍然平稳，但体内有什么东西在

不断尖叫，尖叫，尖叫。

守护神亮了起来，没有失控，但哈利每走一步，守护神就亮上一分。

在哈利和贝拉特里克斯下楼后，守护神更亮了一点；贝拉特里克斯晃了晃，哈利将左手伸出隐形衣，一边顶着因为离蛇太近而产生的大难临头的感觉，一边将手递了过去。她的脸上闪过一丝惊讶，但接过了手，什么都没说。

能够帮助贝拉特里克斯让哈利好受了些，但还不够。

因为他看见了位于这一层走廊中央的金属门。

因为他们走近了的时候女人的声音安静了下来；现在有守护神在附近，她再也不用接着体验自己最糟糕的记忆了。

很好，他的体内响起一个声音。这是第一步。

哈利的脚步不可避免地向那扇金属门走去。

然后……

现在把门打开——

……哈利接着走……

你以为你在干嘛？快回去把她弄出来！

……接着走……

救救她！你在干什么？她在受伤你必须救救她！

哈利手头的门钥匙可以传送两个人，只有两个，再顺带捎上一条蛇。如果他们还有奇洛教授的那把门钥匙的话……但是他们没有，门钥匙在奇洛教授的人类形态身上，没办法拿出来……哈利今天只救得了一个，位于阿兹卡班底层的唯一一个人，最急需帮助的……

“不要走！”金属门后的声音尖声道。“不，不，不，不要走，不要带走它，

不要不要不要——”

走廊里的光亮了一些。

“求求你，”女人的声音哽咽道，“求求你，我再也记不起来我的孩子
们的名字了——”

“坐下，贝拉，”哈利说，不知为何，他的声音依然维持着冷酷的私语，
“我必须处理一下。”悬浮咒渐渐减弱，然后解消。贝拉顺从地坐下了。在
明亮的空气中，她骨瘦如柴的身躯形成了一块黑影。

我会死的，哈利想。

空气接着变亮。

毕竟，哈利也不一定会死。

他只是可能会死，而难道有些事不是值得冒着生命危险去做的吗？

空气接着变亮，大一点的守护神开始在他身边凝形，明亮的人形在如烧
灼般发亮的空气中逐渐模糊，与此同时，哈利正在将生命作为能量填进咒语里。

如果我抹杀了摄魂怪，那就算我还活着，他们也会知道是我，是我干的
……我会失去我的支持，输掉战争……

是吗？体内催促他的那个声音说，在你摧毁了阿兹卡班所有的摄魂怪之
后？实际上，我觉得他们会倾向于将这个当成你是光明王的凭证，所以救救
她救救她你必须救救她——

人形已经不能被视为单独的个体了。

走廊已经看不见了。

在隐形衣下，哈利自己的身体是隐形的。

只有一个无形的点，散发着无穷无尽的银光。

哈利能感受到生命正在离他而去，成为咒语的燃料；在远方，他能感受到死亡的阴影开始紧张起来了。

我这辈子还打算做其它事，不止这件事……我还要和黑魔王对抗，我还要融合巫师和麻瓜界……

高尚的目标看上去那么遥远，那么抽象，比起一个恳求他帮助的女人，比起他此时此地就可以做的这件事来说，哈利不确定还会有比这更重要的事要做了。

哈利吸了口气，这可能是他这辈子最后一次呼吸了，然后想：

在阿兹卡班外可能还有其它的摄魂怪……如果我要这么做的话，我应该在离中央大坑更近的地方行动，少消耗一点生命，这样才能提高存活的可能性，接着消灭其它的摄魂怪……就算假设这是最优选项，如果最佳的时间和地点存在的话，也不应该是此时此地，**不是此时此地！**

什么？他的另一部分义愤填膺地说，一边寻找不存在的反驳论据——

光芒慢慢地褪去了，哈利将精神集中在那个无可辩驳的事实上，那个最明显的真相上，他们所在的地方不是最佳地点，**也不能是现在……**

光芒慢慢地褪去。

哈利的一部分生命回流了。

一部分像辐射一样消散了。

但哈利还有足够的生命，足以支撑他的身体，维持银色人形的光芒；当他拿着魔杖轻声念“羽加迪姆，勒维奥萨”时，魔力还是顺从地输出来，帮助贝拉特里克斯站起身。（因为他耗费的不是魔力，他的守护神咒消耗的从来就不是魔力。）

我发誓，哈利想，在贝拉特里克斯面前尽量稳住呼吸，泪水淌过了他隐

形的双颊，我用我的生命和魔力和我作为理性主义者的能力发誓，我用所有我视为神圣的东西和所有快乐的记忆发誓，总有一天，我要终结这个地方，所以拜托，拜托了，请原谅我……

于是，在那个犯人的尖叫声以及请求谁回来救救她的声音中，他们接着前进。

哈利本应该花更多时间，经过一个仪式再牺牲这一片自己，但贝拉特里克斯就在他旁边，所以哈利必须接着毫不停顿地向前走，一言不发，呼吸平稳。

所以哈利接着走，将那一片自己留在了身后。他知道，这一片自己会永远地留在此时此地。就算之后有一天，哈利带着其他能够施展出真正的守护神咒的人回来，消灭所有的摄魂怪；就算他将三棱建筑物融化掉，把整个岛屿烧低到足以让海淹没它，不留一丝这个地方曾经存在过的痕迹；就算如此，他也永远找不回这一片自己了。

一群闪闪发光的生物不再盯着下方，又开始巡逻起金属走廊，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就像上次一样？”博恩斯司长向傲罗李的方向厉声问，而年轻的傲罗回答道，“是的，夫人。”

司长猛地向摄魂怪发问，问它们现在找不找得到目标，几秒后摄魂怪给出了否定答案，司长看上去不是很意外。

艾米琳·万斯觉得要被自己的忠诚心给撕裂了。

艾米琳已经不是凤凰社的成员了，他们在上一次战争结束后已经被解散了。而在战争当中，她知道，他们都知道，克劳奇司长已经默许了他们私下进行的战斗。

博恩斯司长不是克劳奇。

但他们现在正在追捕贝拉特里克斯·布莱克，她曾经是个食死徒，同时肯定也是被食死徒救出去的。他们的守护神表现得很奇怪——所有明亮的生物都停了下来，盯着下方，然后又回到了主人身边。而且摄魂怪还找不到目标。

在她看来，这实在是咨询邓布利多的大好时机。

她是不是应该暗示一下博恩斯司长让他们去联系邓布利多？但要是博恩斯司长还没有联系他的话……

艾米琳动摇了一会儿，也许是好一会儿，然后终于决定了。管他的，她想，我们都是一边的，无论博恩斯司长高不高兴，我们都必须团结一致。

思及此处，她银色的麻雀飞上了她的肩膀。

“吊在队伍后面，守住我们的背后，”艾米琳轻声嘀咕道，嘴唇几乎没动，“等到没有人看着你的时候，去找阿不思·邓布利多。如果他不是独自一人，等到只有他一个人为止。然后这么告诉他：贝拉特里克斯正要闯出阿兹卡班，摄魂怪也找不到她。”

第五十六章 斯坦福监狱实验，约束优化¹，第六部分

寂静，幸好下一扇金属门是一片寂静。金属门的背后可能没有人，也可能是在默默受苦，也许他们在尖叫，但嗓子已经叫哑了，也可能只是在黑暗中默默地自言自语……

我不确定我做得到，哈利想，他也没办法将这绝望的念头归咎于摄魂怪。向低走比较好，向低走比较安全，他的计划执行起来需要时间，而且傲罗可能已经在往下走了。但要是哈利必须在保持安静、呼吸完全平稳的同时再多经过一道金属门，他可能会发疯的；要是他在每一道金属门前都必须扔下一片自己，很快他就会变成一具空壳——

一只披着月色的明亮猫咪凭空跃出，落到哈利的守护神面前。哈利差点尖叫起来，这对他在贝拉特里克斯面前的形象可没什么帮助。

“哈利！”麦格教授的声音说，哈利从没听见她那么惊恐过，“你在哪里？你还好吗？这是我的守护神，回答我！”

在拼死努力下，哈利清空大脑，稍稍变了一下嗓子，强行冷静下来，像使用大脑封闭术的屏障一样切换成了另一个人格。准备工作花了几秒钟，他极其希望麦格教授不会因为这几秒钟的耽搁发现问题而是归咎于通讯延迟，同样地，他也在拼命希望守护神不会报告它们的所处环境。

一个小男孩用无辜的声音说，“我在玛丽居，教授，在对角巷。正在去厕所的路上。出什么事了？”

猫咪跳走了，贝拉特里克斯开始轻声发笑，欣赏的笑声就像蒙了一层灰尘。不过哈利一嘶她，她就闭嘴了。

¹ 约束优化：约束优化问题是在自变量满足约束条件的情况下目标函数最小化的问题，其中约束条件既可以是等式约束也可以是不等式约束。详见：<http://baike.baidu.com/view/908839.htm>

过了一会儿，猫咪回来了，用麦格教授的声音说，“我马上来接你。哪里都不要去，如果你现在没有和防御术教授在一起，不要回他那里，不要和任何人说话，我会尽快赶过来！”

然后明亮的猫咪向前一跃，逐渐模糊消失了。

哈利看了一眼表，记下时间，这样在把所有人都弄出去之后，他就可以让奇洛教授再次固定住时间转换器，回到过去，准时出现在玛丽居的厕所……

你要知道，他用来解决问题的那部分脑子说，一个问题附加的约束条件是有限的，超过限度就真的无解了，你知道吗？

这原本不应该是什么问题——本来也不是什么问题，和单单一个在阿兹卡班受苦的囚犯相比，这都完全排不上号；然而哈利还是发现自己非常清楚，如果计划最终的结果不是他被从玛丽居接走、就好像从未离开过一样，同时防御术教授看起来不是没有参与过任何犯罪活动的样子的话，麦格教授会杀了他。

他们的队伍正准备向 C 区的螺旋楼梯进一步进军：竖起防护罩，扫描走廊，然后撤掉他们身后之前那层防护罩。与此同时，阿米莉亚正一边用手敲着大腿，一边思考自己是不是该去咨询那个最明显的专家。如果他不是那么——

阿米莉亚听见了熟悉的火焰燃烧的声音，她转身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会看見什么了。

她手下三分之一的傲罗转了过来，将魔杖对准了那个突然出现在他们中间，戴着月牙状眼镜，长着长长银色胡须的老巫师，一只明亮的金红色凤凰蹲在他的肩头。

“别动手！”用复方汤剂易容很容易，但伪造凤凰传送要难得多——结界允许这种快速进入阿兹卡班的方法，虽然没办法快速出去。

老女巫和老巫师对视了好一会儿。

(阿米莉亚下意识地在想到底是她手底下哪个傲罗去报的信，她带的人里有几个是前凤凰社成员；她下意识地试着回忆艾米琳的麻雀或安迪的猫是不是从那群明亮动物所组成的队伍里消失了；但她知道这都是徒劳的。有可能根本不是她的人在通风报信。这位好管闲事的老人经常能知道一些他根本不可能知道的事。)

阿不思·邓布利多客气地向阿米莉亚点了点头。“我希望自己不是什么不速之客，”这位巫师冷静地说，“我们都是一边的，不是吗？”

“要看情况，”阿米莉亚严厉地说，“你是过来帮我们抓犯人的，还是过来保护犯人，让他们免于承担自己行为后果的？”你是想要防止杀死我弟弟的人获得她罪有应得的吻吗，多管闲事的老头？从阿米莉亚听说的来看，邓布利多在战争快结束时学聪明了点，大部分都要归功于疯眼汉一直在他身边喋喋不休；但在伏地魔的尸体被找到后，他那愚蠢的仁慈心立刻就回来了。

那些闪闪发光的银白色小光点——那些闪亮动物的倒影——从老巫师半月形的眼镜上消失了。他开口道，“我比你更不希望贝拉特里克斯·布莱克逃走，”老巫师说，“她决不能活着离开监狱，阿米莉亚。”

阿米莉亚还没来得及再次说话，甚至没来得及表达她的惊喜之情，老巫师就用长长的黑色魔杖做了个手势，一只耀眼的银色凤凰凭空出现，比他们所有的守护神加起来还要亮。她第一次看见有人无声施展出这个咒语。“命令你所有的傲罗，解除他们的守护神咒十秒钟。”老巫师说，“黑暗找不到的东西，也许光明能找到。”

阿米莉亚厉声指示联络官用镜子通知所有的傲罗，命令他们照邓布利多的指示做。

传达命令花了一些时间，房间寂静得可怕，没一个傲罗敢出声，而阿米莉亚正在理清自己的思绪。她决不能活着离开监狱……阿不思·邓布利多不会无缘无故地就变成巴蒂·克劳奇。如果他想告诉她原因，他早就说了；但这肯定不是什么好兆头。

不过，知道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能够合作是个好消息。

“开始。”所有的镜子一起宣布道。所有的守护神咒都被解除了，只剩下那只耀眼的银色凤凰。

“还有其它守护神在吗？”老巫师清晰地对那只明亮的生物说。

明亮的生物点点头。

“你找得到吗？”

银色的头又点了一下。

“如果消失后再出现，你能认出来吗？”

耀眼的凤凰最后点了一下头。

“搞定了。”邓布利多说。

“完毕。”过了一会儿，所有镜子同时宣布道。阿米莉亚举起魔杖，开始重新召唤自己的守护神。（虽然在脸上挂着狼一样的笑容时，她需要格外专注地去想苏珊第一次亲吻她的脸颊，而不是把念头停留在贝拉特里克斯正在逼近的命运上。另外那种吻当然也是快乐的想法，但不太适合用来施展守护神咒。）

他们甚至还没来得及走到这条走廊的尽头，哈利的守护神就礼貌地举起手，就好像在教室一样。

哈利迅速思考了一下。问题是怎样才能——不，这不是问题。

“看来，”哈利用冷酷好笑的声音说，“有人指示这只守护神，只把信息传递给我。”他轻声笑了。“好吧。不好意思，亲爱的贝拉。**无声无息。**”

银色的人形马上用哈利自己的声音说，“有另一只守护神在搜查这只守护神。”

“什么？”哈利说。随后，没有停下来细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能屏

蔽它吗？不让它找到你？”

银色的人形摇了摇头。

阿米莉亚和其他傲罗才刚刚重新施展完守护神咒，在这个瞬间——

耀眼的银色凤凰飞走了，真正的金红色凤凰紧随其后，老巫师冷静地大步跟在它们俩身后，手中紧握的长魔杖微微下垂。

他们在区域中设立的防护罩在老巫师身边像水一样分开，又在他的身后合拢，几乎没有激起一丝涟漪。

“阿不思！”阿米莉亚大叫，“你以为你在干嘛？”

但她已经知道了。

“不要跟着我，”老巫师的声音肃穆，“我可以保护自己，但保护不了其他人。”

阿米莉亚在他身后骂出的话让她自己的傲罗都缩了一下。

这不公平，这不公平，这不公平！一个问题附加的约束条件是有限度的，超过限度就真的无解了！

哈利屏蔽掉无用的想法，忽略自己所感受到的疲惫，强迫自己的大脑正视新的要求，他必须迅速思考，把肾上腺素用在毫不犹豫地快速跟进环环相扣的逻辑上，而不是浪费在绝望上。

为了完成任务，

(1) 哈利得撤掉守护神。

(2) 贝拉特里克斯需要在守护神撤掉后躲过摄魂怪。

(3) 哈利需要在守护神撤掉后抵挡摄魂怪的吸取。

.....

如果我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哈利的大脑说，之后，我要你奖励我一块饼干，然后要是你再提出比这更难的问题，我的意思是只要再难上那么一丁点，我就爬出你的头骨，去塔西提岛度假。

哈利和他的大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阿兹卡班屹立不倒了好几个世纪，这都要归功于没人能躲开摄魂怪的视线。所以要是哈利想找到让贝拉特里克斯躲过摄魂怪的其它方法，那一定是依赖于他的科学知识或者“摄魂怪就是死亡”这个发现。

哈利的大脑提出建议，让摄魂怪看不见贝拉特里克斯最明显的方法就是停止她的存在，换句话说，杀了她。

哈利恭贺大脑跳出了思维定势，然后叫它继续想。

杀了她，再让她活过来，大脑提出下一个建议。用冰寒霜冻降低贝拉特里克斯的体温致大脑停止活动，之后再用暖身咒回升体温，就像那些曾掉进冰水里，又在半小时之后成功复活的人一样，大脑也不会有明显损伤。

哈利考虑了一下这个建议。贝拉特里克斯的身体状态可能撑不过来。而且这也许无法阻止死亡找到她。而且他扛着冷冻后失去意识的贝拉特里克斯走不了太远，而且哈利记不起研究中非致命、但可以暂时停止脑部活动的温度具体是多少了。

这也是个跳出思维定势的好主意，但哈利还是叫大脑接着思考……

.....躲开死亡的方法.....

哈利皱了皱眉。在什么地方，他曾经听说过什么相关的东西。

成为强大巫师的条件之一就是非凡的记忆力，奇洛教授曾经说过，谜题

的关键常常就在你二十年前阅读的某个古老卷轴，或者你只见过一次面的某个人手上戴的奇异戒指上……

哈利已经竭尽全力集中注意力了，但他还是想不起来，话已经到了他的嘴边，但他就是想不起来；于是他叫他的潜意识继续试着回忆，然后将注意力重新集中在另外半边问题上。

没有守护神咒，我如何才能从摄魂怪手下保护自己？

校长曾屡次暴露在离摄魂怪只有几步的地方，一次又一次，这样度过了整整一天，但最后只是看起来有点累。校长是怎么做到的？哈利也能做到吗？

如果只是基因问题的话，哈利就死定了。但假设问题确实是可解决的

.....

那么最明显的答案就是邓布利多不怕死。

邓布利多真的不怕死。邓布利多是真的相信死亡是下一场伟大的冒险。他打心底里相信，不仅仅是用来压下认知失调²的托辞，不仅仅只是假装睿智。邓布利多认为死亡是自然而又规范的规律。至于那一丁点尚且在他体内徘徊的恐惧，那也得在摄魂怪重复暴露好几次，暴露很久之后，摄魂怪才能通过这个小破绽吞噬掉他。

这条路哈利走不通。

于是哈利开始思考问题的另一面，那个最明显的反面问题：

为什么我比普通人脆弱那么多？其他同学面对摄魂怪的时候都没有倒下。

哈利是想毁灭死亡，如果可以的话，他想终结死亡的存在。如果做得到的话，他想永生；他充满希望，死亡这个想法不会让他绝望，或是认为这一切都无法避免。他并非是在盲目地留恋生命；他得费点劲儿才能让自己不要燃烧

² 认知失调：当个体面对新情境，必需表示自身的态度时，个体在心理上将出现新认知（新的理解）与旧认知（旧的信念）相互冲突的状况，为了消除此种因为不一致而带来紧张的不适感，个体在心理上倾向于采用两种方式进行自我调适，其一为对于新认知予以否认；另一为寻求更多新认知的讯息，提升新认知的可信度，借以彻底取代旧认知，从而获得心理平衡。详见：<http://wiki.mbalib.com/wiki/认知失调理论>

掉所有的生命去保护他人，让他们不受死亡的威胁。为什么死亡的阴影对哈利有那么大影响？他不觉得自己很害怕。

难道哈利自己才是那个从头到尾一直在合理化的人吗？他自己才是那个偷偷怕死怕得要命，以至于扭曲了自己的思想，就像哈利怪罪邓布利多的那样？

哈利思考了一下，让自己不要退缩。这个念头让人很不舒服，但是……

但是……

但是不舒服的念头并不总是对的，而且这个念头听起来并不是很正确。
就好像里面藏着一丝真实，但并不在假说提到的那个地方——

然后哈利想到了。

哦。

哦，我明白了。

害怕的那个人是……

哈利问他的黑暗面对死亡作何感想。

然后哈利的守护神开始摇曳，黯淡，几乎瞬间消失；让人呜咽尖叫的绝望恐怖，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恐惧，为了不死什么都愿意做，为了不死什么都可以丢弃，在绝对恐慌中无法正常思考或感受，宁可直视太阳也无法看向虚无的深渊，已经被吓到盲目，只想找个黑漆漆的角落藏起来，再也不要想这件事

银色的人形已经像月光一样黯淡，如风中残烛——

没关系的，哈利想，没关系的。

他想象自己将黑暗拥入怀中，就像拥抱一个害怕的孩子。

害怕是再正常，再正当不过的事了，因为死亡就是很可怕。你不用隐藏

你的恐惧，你不用为此感到羞耻，你可以把它当做荣誉的徽章，在阳光下昭显。

这种感觉很奇怪，感觉到自己像这样被分成两边。他的思维轨迹有一边在给予安慰，另一边则跟随着他的黑暗面，无法理解属于普通哈利的陌生想法；他的黑暗面从对死亡的恐惧中联想到的所有事物里，从未期待、从未想象到有可能寻找到的，正是接受，赞赏与帮助……

你用不着独自战斗，哈利默默地对自己的黑暗面说，我剩下的部分都会支援你。我不会让自己死掉，也不会让我的朋友死掉。你 / 我不会死，赫敏不会死，爸爸和妈妈不会死，纳威和德拉科和其它所有人都不会死，这是保护的意志……他想象出一对阳光的翅膀，就像他让自己的守护神所展开的那种翅膀，给予这个害怕的孩子庇护。

守护神再次亮了起来，是世界在绕着哈利旋转，还是哈利自己的大脑在旋转？

牵着我的手，哈利一边想，一边具象化，跟我来，我们会一起做到这件事……

哈利的思维突然倾斜了一下，就好像大脑往左走了一步，或者是整个宇宙向右走了一步。

而在阿兹卡班明亮的走廊里，煤气灯黯淡的灯光完全被人形守护神平稳、坚定的光芒盖了过去，一个隐形的男孩站在走廊中间，脸上带着奇怪的微笑，只有一点点颤抖。

哈利知道，他刚刚通过某种方式做到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不仅仅是加强了他对摄魂怪的抵抗力。

不仅如此，他想起来了。讽刺的是，他是通过把死亡想象成某个拟人形象才得以成功的。现在哈利想得起来了，是什么东西被公认为可以让人躲开死亡的眼线……

在阿兹卡班的走廊里走着一位巫师，他大步流星的脚步突然停顿了一下；因为引导他的明亮之物苦恼地停在了半空中。明亮的白色凤凰伸长了脖子，看看前面，又看看后面，好像很困惑；随后它转向它的主人，抱歉地摇了摇头。

老巫师什么都没说，转身从他来时的路走了回去。

哈利站直了身子，接受恐惧的洗礼，感受到恐惧环绕在他身边。水波一般的虚无不断被他坚如磐石的意志拦下，可能他有一小部分已经被这样侵蚀掉了，但他的四肢没有发冷，魔力也还在。随着时间的流逝，水波一般的虚无也许会侵蚀他，消耗他，从他依然还会在死亡面前退缩、而不是用恐惧激励自己战斗的那一小部分溜进来。但这种毁灭需要时间，因为死亡的阴影离他很远，也没怎么注意他。他体内的瑕疵，裂缝，断层已经被修复了，星星在他的大脑中如灼烧般明亮，浩瀚无垠，无所畏惧，在冰冷的黑暗中闪闪发光。

对其他人来说，这一切看上去就是有个男孩独自站在灯光晦暗的金属走廊里，脸上挂着奇怪的微笑。

因为贝拉特里克斯和她肩膀上挂的蛇都被罩在了隐形衣下，隐形衣是三大死亡圣器之一，以可以让穿戴者躲过死亡的眼线而闻名。这个谜语的谜底曾遗失过，而哈利重新找回了答案。

而哈利现在知道了，躲藏在隐形衣之下不仅仅是像幻身咒那样变得透明，隐形衣可以让你躲藏起来，不仅仅是隐形，就像那些没有见过死亡的人看不见夜骐一样。哈利还知道，隐形衣里面死亡圣器的标志是用夜骐的血画的，将死亡的力量赐予隐形衣，这样隐形衣可以和摄魂怪在同一级别上对峙，从而屏蔽它们。感觉就像是在猜谜，但他十分肯定自己的猜测，在他解开谜底的一瞬间，他顿时就知晓这一切了。

被罩在隐形衣底下的贝拉特里克斯是透明的，但对哈利来说，她再也藏不住了，他知道她在那里，在他眼里，贝拉特里克斯就如同夜骐一样明显。因

为哈利只是借出了他的隐形衣，并没有转手；而且他已经完全理解了，成为了这件在波特家族中代代相传的死亡圣器真正的主人。

哈利直接看向无形的女人，然后说，“摄魂怪还找得到你吗，贝拉？”

“不，”女人用柔和颤抖的声音说，随后，“但是主人……你……”

“不要说会烦到我的蠢话，”哈利冷酷地说，“还是说你对我的印象是我会为你自我牺牲？”

“不，主人。”黑魔王的仆从回答道，听上去很迷惑，也许还有点敬畏。

“跟上。”哈利用冷酷的耳语道。

然后他们接着向下走，黑魔王从包里摸出了一块饼干，吃掉了。如果贝拉特里克斯问起来，哈利会说是为了里面的巧克力，但她没有问。

老巫师大步回到傲罗中间，银色和金红色的凤凰现在跟在他的身后。

“你——”阿米莉亚开始咆哮。

“他们解除了守护神。”邓布利多说。老巫师并没有提高音量，但不知为何，他冷静的话语压倒了她的怒吼。“我现在找不到他们了。”

阿米莉亚咬咬牙，把一大堆冷嘲热讽给吞了回去，然后转向联络官。“叫值班室再问一次摄魂怪，问它们能不能找到贝拉特里克斯。”

联络专员对着镜子说了一会儿，然后过了几秒，她抬起头，看上去很惊讶。

“不——”

阿米莉亚已经在脑子里用力地骂人了。

“——但它们在低层发现了一个不是囚犯的人。”

“很好！”阿米莉亚骂道，“告诉摄魂怪，授权给它们带一打同族进阿

兹卡班，抓住那个人和他的同伴！如果发现了贝拉特里克斯·布莱克，马上给她一个吻！”

随后阿米莉亚转过身瞪向邓布利多，看他是不是胆敢反对；但老巫师只是有点悲伤地看了她一眼，什么都没说。

麦卡斯克傲罗向飘在窗外的骸骨转达完了司长的命令。

骸骨给了他一个死一样的笑容，差点瘫软掉他的四肢，随后向下飘去。

很快，十二只飘在阿兹卡班的中心池的摄魂怪向外围飞去，朝笼罩在它们上方的巨大金属建筑物墙壁移动。

进入了阿兹卡班最底层所设置的小洞后，最黑暗的生物开始了它们恐怖的行军。

第五十七章 斯坦福监狱实验，受限认知，

第七部分

哈利曾经希望自己可以就这么和神秘的黑暗面融合，这样他就可以只利用黑暗面的所有优势，而不受任何缺陷的影响——不需要变得愤怒或冷酷，也可以在需要的时候拥有清晰的思维与大无畏的精神。

他又一次高估了自己的进度。确实发生了一些事，但哈利还是有一个神秘的黑暗面，这一部分还是和他分开的，平常的他依然没那么大无畏。而且就算他修复了自身黑暗面对死亡的恐惧，他还是不敢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在阿兹卡班里转换成黑暗模式，这太玩命了。

这实在是不走运，因为一点大无畏精神这时候肯定能派上用场。

更惨的是，他还不能靠着墙一屁股坐下，不能掉眼泪，甚至不能叹气。他亲爱的贝拉在看着他，这可不是她的黑魔王会做的事。

“主人——”贝拉特里克斯说。她低沉的声音拉紧了。“摄魂怪——它们来了——我感觉到它们了，主人——”

“谢谢，贝拉，”不冷不热的声音说，“我已经知道了。”

哈利不能像他穿着死亡圣器的时候那样察觉出世界的空洞，但他能感觉到一股强烈的空虚拉拽感正在加剧。一开始他还以为是因为他们在下楼，直到他和贝拉特里克斯都没有在下楼了，拉拽感还在上升。随后在摄魂怪顺着螺旋楼梯移动时变弱了，然后又在它们爬上另一节楼梯的时候变强……摄魂怪已经在阿兹卡班里面了，它们是来找他的。它们当然是来找他的。哈利现在也许可以抵抗摄魂怪，但他没有躲藏起来。

新要求，哈利对大脑说，找出一个不用守护神咒就能打败摄魂怪的方法。

或者想个法子，让我不用隐形衣就能躲过摄魂怪——

我退出，他的大脑说，你自己另找一片可以做计算的脑基质¹去，让它来帮你解决你那约束多得匪夷所思的问题。

我认真的，哈利想。

我也是，他的大脑说，召出你的守护神，等傲罗来找你。理智点。一切都结束了。

放弃……

思及此处，吸取一切的空虚拉拽感好像变强了；哈利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更加用力地将注意力集中在星星上，让自己的大脑不要绝望——

你要知道，他逻辑的那一面观察到，要是你因为不能向摄魂怪敞开意识，而不允许自己有任何负面思想的话，这也是一种认知偏差，你怎么知道是不是真的该放弃了？

充满了绝望和呜咽的尖叫从下方一路上升，混杂着“不要”“走开”之类的话。囚徒们知道，囚徒们能感觉到。

摄魂怪来了。

“主人，你——你不应该为我冒险——把你的隐形衣拿回去——”

“安静点，白痴，”一个愤怒的声音嘶声道，“等我决定牺牲你的时候，我会告诉你的。”

她说的有道理，斯莱特林说，你不应该为她冒险，她的生命不可能比你的更宝贵。

一瞬间哈利考虑了一下牺牲贝拉特里克斯来救自己——

¹ 脑基质：特质大脑或神经系统中管理特定行为功能的某一部分。详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Neural_substrate

就在这一刻，一些黯淡的橘黄色煤气灯似乎逃离了走廊，冰冷的触感情悄声无息地爬上了哈利的指尖。于是哈利知道了，把贝拉特里克斯扔给死亡的阴影这个想法会让他再次变得脆弱起来。甚至就在犹豫不决的时候，他可能都会因为放弃了之前曾救过自己一命的想法而变得无法施展守护神咒。

哈利也想过，就算他施展不出守护神咒，之后他还是可以从贝拉特里克斯手里拿回隐身衣；但之后他必须马上把自己的思绪从这个选项上拉远，坚定地将注意力集中在**不要这么做的决心上**，否则他可能当场就会倒下。环绕在他身边的空洞漩涡现在强得要命；下方的尖叫声停止了，上方又有人开始尖叫起来。

太荒谬了，他的逻辑面说，理性人²不应该进行这种思想审查一般的推理过程。所有定理都假设你的思考方式不会影响现实，只有实际行动才会，这就是为什么你可以自由选择最佳的计算方式，不用担心你的想法会如何与摄魂怪相互作用——

.....

这主意太馊了，格兰芬多说，我是你的格兰芬多面，连我都觉得这是个馊主意。你不会是真的想就这么站在这里，然后——

“我们找到了！”奥拉大叫，举起她的魔法镜子，好像是在庆祝胜利。“内壁外的摄魂怪指向了C栋七楼，他们就在那里！”

她手下的傲罗们期待地看着她。

“不，”阿米莉亚平稳地说，“这只是他们中的一个。摄魂怪还是找不到贝拉特里克斯·布莱克。我们不能全都冲到那里去，让她趁乱逃走，我们也不能分散兵力让敌人偷袭。只要我们继续小心行动，我们就不会输。叫斯克林杰和沙克尔接着一层一层地往下搜，就像之前一样——”

² 理性人：能用理性来做出决断的一个概念性主体。详见：<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0%86%E6%80%A7%E4%B8%BB%E4%BD%93>

老巫师已经大步冲向前了。他们小心翼翼设置的屏障再次向水一样被老巫师分开，又轻柔地合拢。这次，阿米莉亚连骂都懒得骂他了。

哈利在走廊的一端等待着，就站在向上的楼梯旁边。贝拉特里克斯和蛇在他身后，隐藏在哈利所拥有的死亡圣器之下；虽然看不见，但哈利知道这个削瘦的女人正坐在楼梯上，驼着背，因为哈利为了节省精力和魔力解除了漂浮咒。

哈利的眼睛紧紧盯着走廊的另一端，连着向下楼梯的那一头。这次，不是在他的意识里，而是在现实中，走廊里的灯暗了下来，温度骤降。恐惧像被飓风卷起的海浪般席卷了他，抽吸的空虚变成了巨大的牵引力，一路指向某个正在渐渐接近的黑洞。

在远端的楼梯上，在死一样的空气中，向他滑翔而来的是空洞，是缺失，是世界的伤口。

而哈利预料它们会停下来。

集中了他所有能集中的意志与专注，哈利预料它们会停下来。

预期它们会停下来。

相信它们会停下来。

……至少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

哈利强行中断了这个危险的遐想，然后接着预料摄魂怪会停下。它们本身是没有智能的，它们只是世界的创口，它们的形态和结构都是假借他人的预期。人们之所以能和它们谈判，通过为它们提供受害者换取它们的合作，只是因为他们相信摄魂怪会被收买。所以如果哈利足够坚定地相信这些空洞会转身离开，它们就会转身离开。

但世界的创口还在逼近，席卷而来的恐惧现在似乎都凝成实体了，空虚

会像撕裂意识一样撕裂物质，像撕裂灵魂一样撕裂实体，周围的金属在世界的空洞经过时会明显开始失去光泽。

有微弱的声音从他身后传来，是贝拉特里克斯，但她什么都没说，因为她被指示过要保持安静。

不要把它们想成是生物，把它们想象成心理感觉上的东西，只要我能自控，我就能控制它们——

问题是控制自己没那么容易，他没办法用意念强迫自己相信蓝色是绿色，没办法压下“强迫自己相信什么事有多不理性”的念头。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情况下，欺骗自己去相信什么东西简直就是不可能。所有哈利为自己进行的反自我欺骗的训练都在拒绝关机，无论在这个独一无二的特例下拒绝关机代价会有多高——

死亡的阴影已经过了一半走廊，哈利抬起手，五指张开，用坚定而自信的声音命令道，“停下。”

死亡的阴影停下了。

在哈利身后，贝拉特里克斯像是被掐住脖子似的倒抽了一口气，就好像这口气是从她的身体里挤出来的一样。

哈利向她打了个手势，是他之前就设定好的，重复你听见的摄魂怪所说的话。

“它们说，”贝拉特里克斯说，她的声音在颤抖，“它们说，‘贝拉特里克斯·布莱克已被应许给我们。告诉我们她藏在哪里，我们就放过你。’”

“贝拉特里克斯？”哈利说，让他的声音听起来是在发笑，“她都跑了好一会儿了。”

过了一会儿，哈利意识到他本应该说贝拉特里克斯在顶楼埋伏傲罗，这样可以让它们更疑惑——

不，认为摄魂怪可以被愚弄是错的，它们只是东西，控制它们的是人们的期待——

“它们说，”贝拉特里克斯用嘶哑的声音说，“它们说它们知道你在撒谎。”

空虚再次向前移动。

她对自己预期的信念比我坚定；她在无意识地操控它们——

“不要抵抗。”哈利说，将魔杖指向身后。

“我，我爱你，再见了，主人——”

“昏昏入睡。”

很奇怪，听着这些可怕的话语，理解贝拉特里克斯的误会，反而让他感觉好受了些；这提醒了哈利自己战斗的理由。

“停下。”哈利又说了一次。贝拉特里克斯睡着了，现在只有他自己的意志，或者说他自己的预期，在控制这些毁灭黑洞³——

但它们还在向前滑行，哈利不由自主地开始担心之前的经历损坏了他的自信心，这意味着他不会再有能力让它们停下，而当他注意到自己的想法时，他的怀疑加重了——他需要更多时间准备，他真的应该先练习如何控制一只关在笼子里的摄魂怪——

现在哈利与死亡的阴影之间只剩下四分之一个走廊了，空虚的风是如此强烈，哈利能感觉到侵蚀已经开始渗入自己的空隙。

然后哈利开始想，也许他错了，也许摄魂怪确实有自己的欲望和计划能力。或者它们可能是被所有人的认知所操控的，而不仅仅是离它们最近的人。无论如何——

哈利抽出魔杖，摆出守护神咒的起手式，然后说。

³ 毁灭黑洞（sphere of annihilation）：疑似出自 DND 法术毁灭黑洞，详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Sphere_of_annihilation

“你们的同族之一去了霍格沃茨，一去不回，它已不复存在；那死亡的象征已经死了。”

摄魂怪停下了，十二只世界的创口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空虚在它们的周围尖叫，像是无处可去的死亡之风。

“转身离开，不要和任何人说这件事，小阴影们，否则我把你们也给毁灭掉。”

哈利的手指摆出了守护神咒的起手式，然后准备施展；在他的意识里，地球在群星中闪耀，白天的那一面是明亮的湛蓝色，反射着阳光，夜晚的那一面则闪烁着人类城市的微光。哈利没有虚张声势，不是在试着对他的思想耍什么花招。死亡的阴影会上前，然后被消灭，或者它们会离开；他两方都准备好了……

然后空洞像它们来时一样平滑地退了回去，它们每退走一步，虚无之风就减弱一分，它们就这么滑回了楼梯，离开了。

到底是它们真的拥有可以称得上是智能的东西，还是他终于成功预期了它们离开……哈利并不知道。

但它们离开了。

哈利花了点时间在失去意识的贝拉特里克斯身边坐下，坐在了台阶上，然后像她之前那样驼着背，闭了一会儿眼，只闭一会儿，他绝对不会计划在阿兹卡班里睡着，但他需要这一小会儿。哈利希望傲罗会接着慢慢下楼，这样休息五分钟也不会坏事。哈利小心翼翼地让自己保持愉快的正面思想，天哪，我会在这里好好休息，恢复一下，然后我会感觉好些，而不是说，天哪，我的精神和体力都耗尽了，我要崩溃了，因为摄魂怪还没退太远。

顺便一提，哈利对他的大脑说，你被开除了。

“我找到他了！”老巫师的声音大叫道。

谁？阿米莉亚想，她转过身，看见邓布利多回来了，手上扶着的是——

——这个景象，这个人，完全出乎她的意料——

——一个身着破烂红袍的男人，焦得就像刚打过一场小型战争，身上有很多小伤，已经结了血痂。他睁着眼睛，正在咀嚼一块巧克力，巧克力在他活生生的那只手里拿着。

独臂巴瑞还活着。

一声喜悦的尖叫爆发出来，她手下的傲罗们垂下了魔杖，有些人已经开始冲向前了。

“保持警惕！”阿米莉亚咆哮道。“检查这两个人是不是假货——查查巴瑞身上有没有小型阿尼马格斯或陷阱——”

“快快复苏。羽加迪姆，勒维奥萨。”

一阵停顿。哈利感觉到，虽然他没法确切地看见，那个无形的女人站起身，扭头环视四周。“我还……活着……？”

哈利非常想说不，然后看看她会作何反应。但他只是嘶声道，“不要问些愚蠢的问题。”

“发生什么事了？”贝拉特里克斯喃喃道。

黑魔王爆出一声狂野尖锐的大笑，然后说，“我把摄魂怪吓跑了，我亲爱的贝拉。”

一阵停顿。哈利希望他能看见贝拉特里克斯的脸，他说错什么了吗？

过了一会儿，响起了一个颤抖的声音，“有没有可能，我的主人，在你的新身体里，你开始在乎我——”

“不。”哈利冷酷地说，然后背过身（虽然他的魔杖还是对着她），开

始向前走。“小心不要再冒犯我，否则我就把你丢在这儿，无论你有没有用。现在跟着我，否则我就丢下你了；我还有事要做。”

哈利大步向前，不去听身后的抽气声；他知道贝拉特里克斯跟在他后面。

……因为这个女人最不需要的事，在心理治疗师开始试着清除她被灌输的信念之前，她最最不需要的想法，就是去相信她的黑魔王有可能爱她。

老巫师若有所思地捋着银色的胡子，盯着傲罗巴瑞被两个强壮傲罗扛出門的地方。

“你理解这一切吗，阿米莉亚？”

“不。”她简单地说。她怀疑还有一些他们没能领悟出来的陷阱，所以傲罗巴瑞才会被隔离出大部队，看守起来。

“也许，”老巫师终于开口道，“他们之中能施展守护神咒的那个人不仅仅是个人质。也许那个人是被骗了？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他们让你的傲罗活了下来；在找到他们的时候，让我们不要成为抢先用出致命魔咒的那一方——”

“我明白了，”老女巫恍然大悟，“这就是他们的计划。一忘皆空了他，然后让他活下来，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损失，还可以让我们犹豫——”阿米莉亚果断地点点头，然后对她说人，“我们继续，和之前一样。”

老巫师叹了口气。“摄魂怪有什么消息吗？”

“如果我告诉你，”阿米莉亚骂道，“你会再次跑掉吗？”

“这对你来说没有损失，阿米莉亚，”老巫师轻声说，“也许还能为你的人省一场战斗。”

对我来说没有损失，除了复仇的机会——

但和其它的事相比这都不算事，烦人的老巫师到最后经常都是对的，这也是他为什么那么烦人的原因之一。

“摄魂怪不再回答有关它们之前声称看过的那个人的问题了，”阿米莉亚告诉他，“它们不说原因，也不说位置。”

邓布利多转向肩头耀眼的凤凰，它的光芒照亮了整个走廊，然后凤凰摇了摇头作为答复。“我也侦测不到他们。”邓布利多说。然后他耸耸肩，“我想我应该就这么从头到尾把整栋楼都走一遍，然后看看会不会发生什么事，对吧？”

如果阿米莉亚觉得阻止有那么一丁点用的话，她会阻止他的。

“阿不思，”阿米莉亚在老巫师转身离开时说，“就算是你也是可以被伏击的。”

“别胡说，亲爱的，”老巫师轻快地说，再次大步离去，警告似地挥舞着他那长十五英尺、由无法识别的暗灰色木料所制成的魔杖，“我是无敌的。”

一阵停顿。

(“他不会真的说——”一位名叫诺埃尔·柯里的年轻女士喃喃道，她是出席傲罗中资历最浅的一个，还带着书卷气，她对三人小队里的资深成员布鲁克傲罗说，“他认真的？”)

(“他说了也不会发生什么，”伊莎贝尔在她的身后嘀咕道，“他可是邓布利多，就连命运都再也不会认真对待他了。”)

“而这，”阿米莉亚沉重地说，好让那些年轻的傲罗们彻底理解，“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呼叫他。”

哈利一动不动地躺在牢房里那张被当成床的硬长凳上，他的身上罩了一层毯子，正在尽量保持纹丝不动，等着恐惧回来。有一只守护神正在接近，非常强大。贝拉特里克斯是被死亡圣器藏起来的，没有什么咒语能轻易看穿；但

哈利不知道傲罗是不是有什么技术能探测到自己，他也不敢问她，这样会暴露自己的无知。所以哈利躺在硬床上，在一间被锁了门的牢房里，巨大的金属门锁在他背后，在绝对的黑暗中，他盖着一层薄薄的毯子，希望无论看的人是谁，都千万不要往里看，或者不要看得太仔细——

这不是哈利能影响的东西，真的，他这一部分的命运完全掌握在隐藏变量里。他的大部分意识都集中在了他正在进行的变形术上。

哈利在黑暗中竖起耳朵，听见有一串急促的脚步声接近；脚步声在他的门前停下了，随后——

——接着向前走。

很快，恐惧回来了。

哈利不允许自己注意到自己放松了下来，也不允许自己注意到恐惧。他正在集中精神，在意识中建立一件比汽车电池还要大的麻瓜设备，然后缓缓将这个形态赋予给组成冰块的物质（哈利用冰塞霜冻住了他口袋里的一瓶水）。你不能将物体变形成可燃物，但这件东西原本是水，而泡头咒保证了他们的空气供应，哈利希望这样不会让他或者其他人生病。

于是现在只有一个问题：在傲罗一间一间详查每间牢房之前，哈利有没有足够的时间完成这次变形，以及他之后要做的部分变形——

老巫师两手空空地大步回归时，就连阿米莉亚都开始感到一丝焦虑了。她已经和另外两个傲罗组队查过了这三栋楼的三分之一，他们是同时同步搜查这三栋楼的，这样就可以防止他们的覆盖面出现漏洞，让人打通牢房，在三栋楼之间穿来穿去，不过目前他们还没有发现任何迹象。

“我可以请你报告吗？”阿米莉亚让自己的声音不要带上愤怒。

“首先，我只是简单地从头到尾走了一遍。”老巫师说。他皱起眉，脸上起的皱纹比平常还多。“我检查了贝拉特里克斯的牢房，她那里有一具死亡

娃娃。我认为在原本的越狱计划里这次逃跑是不应该被人发现的。有什么东西藏在牢房的角落，用一片衣服盖着；我没动，留着给你手下的傲罗检验。在回来的路上，我把每间牢房都打开门看了一眼。我没有看见被施了幻身咒的东西，只有囚犯——”

他们被红金色凤凰的尖叫声打断了，她手底下所有的傲罗都畏缩了一下。尖叫中有着责备，而其中催促的要求几乎让阿米莉亚立刻从走廊逃走。

“——他们的情况不太妙。”邓布利多轻声说。有那么一会儿，半月形眼镜下的蓝色双眼非常冰冷。“你们有人告诉过我它们的行动会造成这种后果吗？”

“我没——”阿米莉亚开口道。

“我知道，”老巫师说，“我很抱歉，阿米莉亚。”他叹了口气。“我查过了，近些时候关进去的犯人还有一些魔力残留，但我没有感觉到没被吞噬过的力量；最强的一个所残留的魔力也只相当于一个一年级的孩子。我听见福克斯难过地尖叫了很多次，但没有一次是挑战。看上去你们应该继续你们的搜查；我只是看了一下，他们的躲藏高明到躲过了我的视线。”

当哈利完成第一次变形后，他坐起身，将身上的毯子放回去，快速地施展了一个荧光闪耀，看向他的表，然后震惊地发现已经过去了将近一个半小时。离之前某个人打开又关上门已经过了多久——哈利当然没有朝那个方向看——关于这点，哈利猜不出来。

“主人……？”贝拉特里克斯的声音喃喃道，轻柔而又踌躇。

“你现在可以说话了。”哈利说。他之前告诉过她，在他工作的时候保持安静。

“来查看我们的是邓布利多。”

停顿。

“有意思。”哈利平和地说。他很庆幸自己当时没注意到。这听上去简直就是死里逃生。

哈利对他的口袋念了一声，然后开始往外掏魔法设备，他要把这个设备和他之前用了一小时造出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把这样东西掏出来后，他又念了一声，拿出了一管工业强度的胶水；在使用前哈利对自己和贝拉特里克斯施展了一个泡头咒，然后让贝拉特里克斯对蛇也施展了同样的咒语，这样，在封闭牢房中挥发的胶水就不会伤害到他们。

在胶水涂稳，将科技和魔法结合在一起后，哈利把它放到床上，然后坐在地板上，等着恢复一会儿魔力和精力，然后再接着尝试下一个变形术。

“主人……”贝拉特里克斯犹豫地说。

“什么？”不冷不热的声音说。

“你制造的仪器是什么？”

哈利迅速想了一下。这看上去是个和她一起检查一遍计划的好机会，他可以用引导性提问作为掩饰。

“想一想，我亲爱的贝拉，”哈利平滑地说，“一个强大的巫师在阿兹卡班的墙壁上切个洞有多难？”

一阵停顿，随后贝拉特里克斯的声音响起，缓慢而又疑惑，“一点都不难，主人……？”

“没错，”贝拉的主人冷淡尖声道，“假设有人这么做了，然后乘上扫帚，穿过墙上的洞，急速飞到高空，然后离开。营救阿兹卡班的犯人看上去挺容易的，不是吗？”

“但是主人……”贝拉说，“傲罗们会——他们也有扫帚，主人，很快的那种——”

哈利听着，他也想过这点。黑魔王回答了，依然流畅地使用着苏格拉底式提问式的口气，而贝拉特里克斯进一步地提出了一些出乎哈利意料的问题，

但哈利自己的反问显示，到最后，这些问题都无关紧要。而对于贝拉特里克斯最后的问题，黑魔王只是微微一笑，然后说时间到了，他应该回去继续工作了。

随后哈利从牢房的地板上站起身，走向监狱的另一端，把魔杖贴在墙面上——阿兹卡班的墙壁是坚实的金属，让他们免于直接暴露在摄魂怪的巢穴下。

然后哈利开始进行部分变形术。

哈利希望这次的咒语可以快一点，他曾花上一个又一个小时去练习这独一无二的魔法，这让他熟能生巧，对他来说，这比普通的变形术难不了多少。他所变形的形状总体积并不大，他变形的形状可能又高又宽又长，但非常薄。哈利想过，考虑到完美的平滑度，半毫米就足够了……

在牢房里被当作是床的长凳上，胶水将哈利变形出来的科技设备和魔法物件粘在了一起，就等着变干；在麻瓜设备上，有一行隐隐发光的金色小字。哈利不是故意变出来的，但这些小字一直在他的潜意识里晃荡，于是看起来似乎变成了变形出来的形态中的一部分。

哈利在使用这件技术精良的重大科技成就之前，有很多不同的话可以说。无论是什么话，无论如何诠释，好像都挺合适的。要不是贝拉特里克斯在场，至少这些都是哈利本来可以说，本来会说的话。

但哈利只能说一样东西，这句话只有这一次机会，能说上这么一遍，而他也许再也不会有更好的机会重新说一遍了。（或者无论如何，想，如果他没法说出来的话。）他并没有真的看过电影，但他看了预告片，不知为何，这句话一直深深地扎在他的脑海里。

麻瓜设备上细小的金色文字写着，

好了，你们这群原始的榆木脑袋！给我听好了！⁴

⁴ 出自《Army of Darkness》主人公台词：<http://www.imdb.com/title/tt0106308/quotes>

第五十八章 斯坦福监狱实验，受限认知，

第八部分

作者按：哈利看的那个版本的《黑暗军团》电影预告在 YouTube 上的编号是

【THV1KKPXIxQ】

关键引言如下，是一个现代人对中世纪的听众说的：

“好了，你们这群原始的榆木脑袋！给我听好了！看见了吗？这……是我的火枪¹！”

一个男孩站在绝对的黑暗之中，将魔杖按在阿兹卡班的实心金属墙上，正试着施展世界上只有三个人相信有可能实现，并且只有他一个人能驾驭的魔法。

当然，一个强大的巫师不消几秒就可以打穿这面墙，只需要一个咒语，一个手势。

对于一个正常的成年人来说，这得耗他们几分钟的工夫，然后他们会喘上一会儿。

但要让一个一年级霍格沃茨学生达成同样的结果，你必须得有点效率。

幸运的是——好吧，不是幸运，和运气没关系——有意为之的是，哈利每天都额外抽了一个小时出来练习部分变形术，他在这门课上所取得的成绩甚至超过了赫敏；他练部分变形术已经练到开始将真实的宇宙视为理所当然的程度了，所以只需要多费一点神，他就可以一边在心里坚定地把形体概念和材质概念区分开，一边让大脑一直想着无时间量子的本质。

¹ 火枪（boomstick）和扫帚（broomstick）的英文单词只差一个字母

而这项技艺变成例行公事后所产生的问题是……

……哈利可以在变形的同时分神想其它事。

不知为何，他的思维之前设法回避了这块地方，没有和很明显的事实对峙，直到还剩几分钟他就真的要开干了，他才开始想。

哈利马上要做的事……

……很危险。

非常危险。

可能真的会有人因此死掉的那种危险。

在没有守护神咒的情况下面对十二只摄魂怪很可怕，但也只是可怕而已。哈利可以施展守护神咒，一旦他觉得自己有失去施展守护神咒能力的危险，一旦他感觉到自己的抵抗力开始瓦解，他就会施咒。而且就算行不通……即便如此，除非摄魂怪收到的指示是亲吻它们找到的任何人，就算失败了也不会致命。

这个不一样。

变形术做的麻瓜设备可能会爆炸，杀了他们。

科技与魔法的结合面可能会以各种方式失效，然后杀了他们。

傲罗可能会交上好运，碰巧击落他们。

反正就是，好吧……

非常非常危险。

哈利觉察到他的整个脑子都在试着让自己相信这玩意儿是安全的。

当然，整件事也许行得通，但是……

但是就算不考虑“理性主义者绝不能自己说服自己做什么”这个部分，

哈利知道他也不可能说服自己将死亡的可能性估算至 20% 以下。

认输，赫奇帕奇说。

认输，他脑子里奇洛教授的声音说。

认输，他脑子里的心智模型们²说，有赫敏，有麦格教授，有弗立维教授，有纳威·隆巴顿，还有——好吧，基本上是哈利认识的所有人的心理模型，除了弗雷德和乔治，这俩瞬间就会上了。

他应该就这么去找邓布利多自首。这才是他应该做的，他真的真的应该就这么办，在此时此刻，这是唯一理智的做法。

如果这只是哈利自己的任务，只关乎他自己的性命，他会这么做；他肯定会这么做。

而差点分散他集中在部分变形术上的注意力的那部分，让他有将自己暴露给摄魂怪的危险的那部分……

……是奇洛教授，他还没有恢复意识，还是蛇形态。

如果奇洛教授因为参与了这次逃狱而被关进阿兹卡班，他会死的。他可能一周都挨不过。他是那么敏感。

就那么简单。

如果哈利在这里认输……

他就会失去奇洛教授。

就算他可能是坏人，他赫奇帕奇的那部分轻声说，就算如此？

这不是哈利有意识的决定。他就是做不到。他可以失去学院分，但不能失去人。

² 心智模型（mental model）是一种机制，在其中人们能够以一种概论来描述系统的存在目的和形式、解释系统的功能和观察系统的状态、以及预测未来的系统状态。详见：<http://baike.baidu.com/view/1537221.htm?fr=aladdin>

如果你认为自己的生命很宝贵，宝贵到让你不愿冒着百分之八十的死亡风险去保护阿兹卡班里所有的囚徒，他的斯莱特林面评论道，那冒着百分之二十的生命危险去救贝拉特里克斯和奇洛教授根本说不过去。怎么算都不合理，你前后使用的效用函数³一致的话不可能得出这种结论。

他的逻辑面指出斯莱特林赢了这场辩论。

哈利接着维持脑子里的形体概念，接着施展咒语。完成变形术后再终止任务也不迟，他不想让已经投入的功夫白费。

随后哈利想到了另一件事，这个念头突然让维持施法和维持对摄魂怪的抵抗都变得异常困难。

要是门钥匙没有带我们到奇洛教授说的那个地方怎么办？

回头想想，这是很明显的事。

就算逃跑计划完全正确，就算麻瓜设备起了作用，没有爆炸，没有和结合的魔法道具产生什么糟糕的相互作用，就算傲罗没有碰巧射中，就算哈利成功飞离了阿兹卡班足够远，远到能使用门钥匙……

……在门钥匙的另一头可能也没有精神治疗师。

在他还信任奇洛教授的时候，他是相信门钥匙的另一头有精神治疗师的，但在失去了对奇洛教授的信任后，他忘了重新估量这件事。

你不能这么做，赫奇帕奇说，都到这一步了，这纯粹就是发傻。

房间似乎开始变冷了，但哈利还是在接着变形，即使他针对摄魂怪的抵抗已经开始动摇了。

我不能失去奇洛教授。

³ 效用函数：经济学概念。一般而言，效用是指对于消费者通过消费或者享受闲暇等使自己的需求、欲望等得到的满足的一个度量。详见：<http://wiki.mbalib.com/wiki/%E6%95%88%E7%94%A8%E5%87%BD%E6%95%80>

他曾试图杀死一名警官，赫奇帕奇说，在那一刻你就已经失去他了。贝拉特里克斯可能就是所有人认为的那样。把你的隐形衣拿回来，去找邓布利多，然后告诉他你被骗了。

不行，哈利绝望地想，在和奇洛教授谈过之前不行，也许他会解释，我不知道，也许他离我的守护神太远，摄魂怪影响到了他……我不明白，这不符合任何假说，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不能就这么……

在他对恐惧的抵抗力被完全击溃之前，哈利将意识拉离了这一连串思维，因为他不能一边想着将奇洛教授喂给摄魂怪一边决心反抗死亡，这是认知上的不可能。

你的推理被人为削弱了，他的逻辑部分冷静地观察道，找个办法修复。

好吧，就让我们思考一下其他选项，哈利想，不用选择，不用斟酌，也肯定不用做决定……就思考一下除了原计划外我还能干什么。

然后哈利接着在墙上挖洞。他在对一层薄薄的圆柱体金属施展部分变形术，直径两米，厚半毫米，完全穿透了墙壁。他在将这半毫米厚的金属变形为机油。机油是液体，你不能把东西变形为液体，因为液体可能会蒸发，但他和贝拉特里克斯和蛇都有泡头咒。而且哈利之后会马上对油施展咒立停，取消他自己的变形术……

……等被润滑和分割的大块金属从墙上脱离开，掉到他们牢房的地板上后。他变形的金属面是倾斜的，这样等到变形术一完成，重力就会将它拉下来。

如果哈利和贝拉特里克斯没有乘坐他的扫帚，通过墙上完成的洞飞出去

……

哈利的大脑建议他可以试着变形出一个表面，盖住墙上的洞，给贝拉特里克斯和奇洛教授留出空间，让他们穿着隐形衣藏进去，然后哈利自己去自首。等奇洛教授醒了，他和贝拉特里克斯可以自己试着想出他们要如何离开阿兹卡班。

首先，这是个馊主意，然后，在牢房的地板上还是会有一大块金属，这会暴露他们。

随后哈利的大脑想到了那个最明显的答案。

让贝拉特里克斯和奇洛教授用你设计的逃跑路线。你留下来自首。

贝拉特里克斯和奇洛教授才是有生命危险的人。

对他们来说，冒这个险是受益，不是损失。

而哈利没有理由——完全没有任何明智的理由和他们一起走。

想到这里，哈利冷静了下来，在他意识边缘颤动的寒冷和黑暗退却了。没错，就是这样，就是这条跳出思维定势的创新之路，这就是隐藏的第三选项。回头来看，困境的错误点很明显。如果哈利自首，**他不一定非要**带着贝拉特里克斯和奇洛教授。如果贝拉特里克斯和奇洛教授用了一条危险的逃跑路线，哈利**不需要**跟着他们。

如果他命令贝拉特里克斯移除他的记忆，哈利甚至不需要面对承认自己被骗了的尴尬。所有人都只会假设他被绑架了，包括哈利自己。无可否认，黑魔王没有说得过去的理由让贝拉特里克斯这么做；但哈利可以只是笑笑，然后告诉贝拉特里克斯她不被允许知道，这样就搞定了……

她所在的傲罗队伍和在其它两座塔的另外两只队伍已经搜过阿兹卡班的四分之三了。阿米莉亚已经开始紧张了，不过她还是押在了倒数第二层，认为犯人是藏在那里。一部分的她希望邓布利多已经想过要更加仔细地检查这层楼，而另一部分则很庆幸他没有这么做。

随后响起了一个遥远的声音，听起来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叮”的一声。要说的话，就好像是从倒数第二层传来的一声巨响。

在反应过来之前，在来得及阻止自己之前，阿米莉亚已经下意识地看向

了邓布利多。

老巫师耸耸肩，对她淡然一笑，说，“既然你都这么要求了，阿米莉亚。”然后他再次离开。

“咒立停。”哈利对裹在地面上的巨大金属块上的油说。他几乎听不见自己说的话，他的耳朵还在嗡鸣：刚刚坚实的金属从墙上滑下，落在了地板上，发出一声巨响。（回想起来，他本应该先用一个无声无息咒的，虽然这阻止不了发出的噪音通过金属地板传播开去。）随后哈利又对裹在墙上的那个两米宽的洞上的油说了一遍“咒立停”，将效果扩散；哈利取消的是自己的魔法，所以咒语施展起来毫不费力。哈利现在有点疲倦了，但这会是他最后一次使用魔法了。他甚至不需要这么做，真的，但哈利不想让变形出的液体留在这里，也不想泄露部分变形术的秘密。

这看起来非常……诱人，一个两米宽的洞，通向着自由。

从外面照进来的光……照在他脸上的光严格来说不是阳光，但比阿兹卡班内部的任何东西都要明亮。

哈利确实有被吸引到，就这么和贝拉特里克斯和蛇一起跳上扫帚。他们多半会安全地逃出去。而要是他们真的安全地逃了出去，哈利也跟着他们，那么他和奇洛教授就可以回到过去，装成完全无辜的样子，所有的事都会重回正轨。

要是哈利留下来自首……那么，就算所有人都假设哈利是人质，假设哈利对麦格教授说谎的时候正被魔杖指着……就算哈利自己轻松脱身，就算如此

.....

防御术教授也不太可能继续在霍格沃茨教书了。

防御术教授的职业生涯会迎来他命中注定的终结，在这一学年的二月。

而且没错，麦格教授会杀了哈利，而且没错，他会死得缓慢又痛苦。

但留在后面是明智，安全，理性的选择，哈利对此是放松大过遗憾。

哈利转向贝拉特里克斯；他张开嘴，最后一次指示她——

然后响起了一声嘶声，微弱的嘶嘶声，听上去缓慢而又困惑，嘶嘶声说，

“『这是……什么声音？』”

老巫师大步流星地穿过走廊。他来到一扇金属门前，打开，从记忆中就已经知道这间牢房是空的了。

随后老巫师念出了七个强大而出色的咒语，然后继续去检查下一扇门；咒语加起来也只会花很少的精力，因为只剩下几个牢房没有检查了。

“『老师，』”哈利用蛇佬腔嘶声说。有那么多感情在他体内一齐涌上。虽然他看不见，但他知道，贝拉特里克斯肩膀上的那条绿色的蛇正缓缓抬起头环顾四周。“『你还……好吗，老师？』”

“『老师？』”微弱而困惑的嘶嘶声说，“『这里是哪里？』”

“『监狱，』”哈利嘶声说，“『充满了噬命者的监狱，我们是来救一个女人的，你和我。你试图杀掉守卫，我挡下了你的死咒，我们之间产生了共鸣……你失去了意识，我必须自己击倒守卫……我的守护咒被消除了，噬命者可能告诉守卫这个女人逃跑了。有人能感受到我的守护咒，可能是校长……所以必须撤掉我的守护咒，找其他方法，在不用守护咒的情况下把你和这个女人藏起来不让噬命者发现，学会在没有守护咒的情况下保护自己，并在没有守护咒的情况下吓走噬命者，然后为你和那个女人设计一个新的逃跑方案，最后在监狱那么厚的金属墙上开出了一个洞，虽然我只是一个一年级学生。没时间解释了，你必须现在就走。如果我们再也见不了面了，老师，我很高兴能在这段时间认识你，就算你多半是坏人。很高兴至少能说这一句：再见了。』”

然后哈利把扫把递给了贝拉特里克斯，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上去。”

他还是决定保留记忆。一方面，这些记忆很重要。另一方面，他和防御术教授一星期前就开始计划这件事了，哈利不想把整个星期都忘掉，或者向贝拉特里克斯解释清除哪些记忆。哈利也许能骗过吐真剂，而要是邓布利多坚持让哈利撤掉他的大脑封闭术屏障，接受更深的测试……好吧，至少哈利从头到尾都表现得很英勇。

“『停！』”那条蛇说。它的声音变大了。“『停，停，停！你什么意思，再见？』”

“『逃跑计划有风险，』”哈利用蛇佬腔说，“『我没有生命危险，只有你和她有。所以我留下来自首——』”

“『不！』”那条蛇声嘶力竭，“『绝对不行！不准！』”

贝拉特里克斯乘上了扫帚；哈利感觉得到（但看不见）她的头转向了他，她什么都没说。也许是在等他，或者只是在等他的命令。

“『再也不信你了，』”哈利用蛇佬腔简单地说，“『你试图杀掉守卫。不信你了。』”

那条蛇嘶声道，“『我不是想杀掉守卫！你白痴吗，孩子？无论我是不是坏人，杀了他都不合情理！』”

地球的自转为之一顿，停在了围绕太阳的轨道上。

蛇的嘶嘶声现在听上去比哈利听过的人形奇洛教授说的任何话都要怒不可遏。“『杀了他？我想杀他的话他几秒就死了，傻孩子，他根本不是我的对手！我是想征服他，支配他，强迫他撤掉意识中的壁垒，需要读他的心，知道等他回复的是谁，用记忆咒获取详情——』”

“『你施展了死咒！』”

“『知道他会躲开！』”

“『他的命就这么不值钱吗？他要是没躲开怎么办？』”

“『会用我自己的魔法推开他，傻孩子！』”

行星的运转又顿住了。哈利没想到这个。

“『笨蛋阴谋家学徒，』”蛇嘶声道，声音愤怒得就好像嘶嘶声互相重叠了起来，在每句话的句末滑动，“『自作聪明的弱智，狡猾的傻瓜，未经训练的白痴斯莱特林，你不合时宜的不信任毁了——』”

“『这时候争论不公平，』”哈利平和地用蛇佬腔指出。正要充斥他全身的解脱感现在被上升的紧张给抵消了。“『我没法好好对你发火，否则会让噬命者趁虚而入。必须赶快，可能有人听见了噪音——』”

“『解释逃跑计划，』”蛇蛮横地说，“『快点！』”

哈利开始解释。蛇语里没有麻瓜技术的用词，但哈利形容了一下功能，奇洛教授看上去理解了。

几声短嘶。这在蛇语里相当于一声惊讶的笑，随后是厉声命令。“『让女人看向旁边，施咒消音，在门外设咒守护。自己准备变形，迅速改进你的发明，给女人紧急魔药，让她掩护我们，等你撤掉守护咒后变回来。这样计划会安全一些。』”

“『然后我得相信，』”哈利用蛇佬腔嘶声道，“『真的有给那个女人的治疗师等着我们？』”

“『动动脑筋，孩子！假如说我是坏人。在这里抛弃你明显不是我的计划。任务是见机起意，在看见你的守护咒后想出来的。离开吃饭的地方时，整件事本应无人留意，无迹可寻。你当然会在目的地看见假装是治疗师的人！之后回吃饭的地方，计划重回正轨！』”

哈利盯着隐形的蛇。

一方面，说出这种话会让哈利觉得很蠢。

另一方面，刚才那番话又让人不太放心。

“『所以，』”哈利用蛇佬腔嘶声说，“『你对我的计划到底是什么，准确地说？』”

“『你说没时间了，』”蛇嘶声道，“『但计划是让你统治全国，太明显了，就算是你年轻的贵族朋友现在都该明白了，要是你愿意的话可以回去问他。现在开始不说话了，现在是起飞时间，不是说话时间。』”

老巫师走向另一扇金属门，背后是死一般无休止的呢喃，“我不是认真的，我不是认真的，我不是认真的……”他肩膀上金红色的凤凰已经发出了迫切的尖叫声，而老巫师已经开始皱眉，然后——

又一声喊叫划破了走廊，是那只像凤凰但又并非真正凤凰的生物在叫喊。

巫师转过头，看向他另一边肩膀上闪耀的银色生物，与此同时，那双转瞬即逝的无形双爪一蹬，让咒语凝结出的实体飞了起来。

假的凤凰飞下走廊。

老巫师急匆匆地跟在后面，双腿踏得就像六十岁的活泼年轻人。

真正的凤凰叫了一声，两声，三声，在金属门前盘旋；随后，当它明白主人不会因为它的叫声回来后，不情愿地跟着飞了过去。

奇洛教授这次变回了真身——不补药的话，复方汤剂只能撑一小时——虽然防御术教授面色苍白，还靠在牢房最近的金属栏上，但他的魔力依然强到不出声就拿回了魔杖，与此同时，贝拉特里克斯脱掉了隐形衣，顺从地将其交到了哈利手上。奇洛教授的力量一回来，大难临头的感觉也跟着回来了，虽然没有那么强，但巨大力量的边缘还是撞上了哈利小小的稚嫩域场。

哈利大声讲出他麻瓜设备的说明，为正在观察的巫师指出名字，随后哈

利一个咒立停，将他所有努力工作的成果变回了冰块。奇洛教授不能为哈利变形过的东西施展咒语，因为他们的魔力不能相互作用，无论有多轻，但是——

三秒后，奇洛教授手里是他自己变形出的麻瓜设备。他一挥魔杖，短促地念了一个音，残留的胶水就从魔法物件上消失了；之后再来三个咒语，魔法和科技融合在了一起，合二为一，然后牢不可破和天衣无缝的咒语被施展到了麻瓜设备上。

(在成年人的监督下，哈利做这种事感觉要好多了。)

一瓶魔药被甩给了贝拉特里克斯，奇洛教授和哈利同时命令道，“喝了”，就好像是同一个人在说话似的。憔悴的女人已经毫不犹豫地将魔药举到了嘴边；谁都看得出来，这条蛇的阿尼玛格斯是黑魔王的仆从，而且力量强大，备受信任。

哈利将隐形衣的帽子盖上脑袋。

一阵短暂而恐怖的魔力从防御术教授的魔杖涌了出来，腐蚀了墙上的洞，给摆在房间中的巨大金属块留下了蚀痕；是哈利要求的，他说他用的方法可能被认出来。

“左手手套。”哈利对口袋说，然后拿出手套，戴了上去。

防御术教授做了个手势，贝拉特里克斯的肩膀上出现了鞍具，又一个手势，她的手上有了布质的小东西，在这个女人喝完魔药的同时，她的手腕上出现了类似手铐的东西。

贝拉特里克斯苍白的脸上出现了奇怪的，不健康的红色，她直了直身子，凹陷的双眼看起来亮了一点，危险了很多……

……她的耳朵喷出了小股蒸汽……

(哈利决定不去想这部分。)

……然后贝拉特里克斯·布莱克笑了起来，突如其来的疯狂笑声回荡在阿兹卡班小小的牢房里，实在是太大声了。

(防御术教授说了,很快贝拉特里克斯就会失去意识,然后晕上好一会儿,这是她喝的魔药的副作用;但在这一会儿,她能够重新拿回约百分之二十曾经拥有过的力量。)

防御术教授把魔杖扔向贝拉特里克斯,然后马上融化成了一条绿色的蛇。

在这之后摄魂怪的恐怖立刻回到了房间。

贝拉特里克斯只畏缩了一点,她抓住魔杖,无声地比划了一下;蛇飞了起来,钻进了她背上的鞍具。

哈利对扫帚说“起!”。

贝拉特里克斯将魔杖挂回手上的布套。

哈利跳上了双人扫帚的领头位置。

贝拉特里克斯跟在他后面,她拿起手腕上像手铐一样的设备,将双手铐在了扫帚柄上,与此同时,哈利的右手将魔杖放回了口袋。

然后他们三个冲向前,穿过墙上的洞——

——暴露在了户外,直接就在摄魂怪巢穴的正上空,在阿兹卡班巨大三棱柱的正中间,蓝色的天空现在就在他们头顶上,清晰可见,洒下白昼的光芒。

哈利调整了一下扫帚角度,开始向上加速,正对着那片三角形空间。他的左手戴着手套,以免让皮肤直接接触到奇洛教授变形过的东西,现在正抓着麻瓜设备的控制开关。

在上空离他们很远的地方,响起了几声模糊的大叫。

好了,你们这群原始的榆木脑袋!

乘坐在竞速扫帚上的傲罗在天空中调整角度,向他们俯冲下来,模糊的闪光已经开始向下闪耀——第一个咒语已经开火。

给我听好了!

“极效盔甲护身！”贝拉特里克斯用嘶哑的声音咆哮道，然后开始尖声大笑，闪耀着蓝光的护罩包围了他们。

看见了吗？

从阿兹卡班中心腐烂的巢穴里，上百只摄魂怪上升到空中，对一些人来说，这是一大群骸骨，是飞翔的墓地；对另一个人来说，这是空虚的结合体，它们向上滑行的时候看上去就像是世界被撕开了一道大口子。

这……

年老而强大的巫师咆哮出一个恐怖的咒语，一簇巨大的白金色火焰爆发开来，从阿兹卡班墙上的洞中射出，没过一会儿，无形的火焰形成了翅膀。

就是……

然后傲罗激活了阿兹卡班禁区内的反反重力诅咒，令所有没附上最近一次更改后口令的飞行咒语失效了。

哈利扫帚的上升力被关掉了。

而另一方面，重力还在。

他们扫帚的上升速度缓下来了，开始减速，开始转入下跌过程。

我的……

但是那些让扫帚指向某个方向、并允许操纵扫帚的咒语，那些让骑手坐在扫帚上不掉下去、并多少保护了他们不受加速度影响的咒语，这些咒语还在运作。

扫帚！

哈利按下设置在和他的光轮 X200 双人扫帚结合在一起，由通用技术所

制⁴，型号狂战士 PFRC⁵，等级 N，高氯酸铵复合喷射器，固体燃料火箭上的点火开关。

噪音爆发。

4 通用技术 (General Technics)：一个由科幻迷组成的 DIY 爱好者组织，详见 <http://www.myste.org/>

5 这里疑似是向 MTU 某个疯狂科学家社团致敬：<http://pfrc.students.mtu.edu/wiki/Berserker>

第五十九章 斯坦福监狱实验，好奇心，第 九部分

飞天扫帚是在被麻瓜称为欧洲黑暗时代¹的时候发明的，发明者应该是一位名叫瑟蕾斯缇莉娅·瑞雷夫²的传奇女巫，据称是梅林的曾曾孙女。

瑟蕾斯缇莉娅·瑞雷夫，或者说真正发明这些咒语的人或团队，不知道任何关于牛顿力学的东西。

因此，飞天扫帚是遵循亚里士多德物理³工作的。

扫帚指哪飞哪。

如果想向正前方移动，就把扫帚指向正前方；不用担心需要维持向下的推力以抵消重力影响。

如果让飞天扫帚拐弯，它所有全新的速度都会投入新指向的方向，不会因为之前的动量倾斜。

飞天扫帚拥有的是最大速度，不是最大加速度。不是因为空气阻力的关系，而是因为有咒语给飞天扫帚提供了最大亚里士多德动力。

尽管哈利在飞行课上灵巧到能拿最高分，但之前他从未真正留意过。飞天扫帚的运作方式和人类意识直觉期待它们的运作方式实在是太像，让他的大脑完全忽视了其物理上的荒谬。哈利，在他星期四的第一节飞天扫帚课上，被看起来更有趣的现象分了神：字条上的话和发着红光的球。所以他的大脑只是

1 欧洲黑暗年代：在编史工作上是指在西欧历史上，从罗马帝国的灭亡到文艺复兴开始，一段文化层次下降或者社会崩溃的时期。详见：<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D%90%E6%B4%B2%E9%BB%91%E6%9A%97%E6%99%82%E4%BB%A3>

2 瑟蕾斯缇莉娅·瑞雷夫 (Celestria Relevo)：来源于给作者画了同人图的读者。

3 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开创的许多有关物理学本质的理论。详见：<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9A%E9%87%8C%E5%A3%AB%E5%A4%9A%E5%BE%B7%E7%89%A9%E7%90%86%E5%AD%A6>

简单地将自己的不可置信放在了一边，直接接受了飞天扫帚这一现实，然后接着寻开心去了，完全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而答案本该是显而易见的。而一个悲哀的事实是，我们对于遭遇过的所有现象，只思考过其中很小一部分……

这就是哈利·詹姆斯·波特－伊万斯－维瑞斯是如何因为缺乏好奇心而差点被杀掉的故事。

因为火箭不是遵循亚里士多德物理运作的。

火箭的运作方式不像人类意识直觉所认为的那样。

因此，装了火箭的扫帚不会像魔法扫帚那样移动，而哈利擅长的是魔法扫帚。

实际上，在此时此刻，这些东西都没有闪过哈利的脑子。

一方面，他有生以来听过的最大噪音让他完全听不见自己在想什么。

另一方面，以四倍重力向上加速意味着他一共只有两秒半的时间来从阿兹卡班的底层冲到顶。

而即便这是有史以来最长的两秒半，也没有给思考留下足够的余地。

这一瞬间他只看得见傲罗咒语的光芒向他射来，他轻轻歪了一下扫帚想闪过去，然后发现扫帚只是继续沿着和刚才几乎相同的动量方向运动，而不是去他指的方向，激活了两个无以言表的概念

* 惨了 *

以及

* 牛顿 *

于是哈利这次用了大得多的力气转动扫帚然后他们开始急速冲向墙壁于是他把扫帚拉向另一边然后更多的光射了下来而且摄魂怪们也正和某种长着巨大白金色火焰翅膀的生物一齐平滑地飘向他们所以哈利猛地将扫帚指向天空但

现在他还在滑向另一面墙所以他稍微提了一下扫帚然后他没有再朝墙冲了但他离墙太近所以他又提了一下扫帚于是远方骑着扫帚的傲罗们变得一点都不远了而且他就要撞上那个女人了于是他直接将扫帚转离她然后他突然发现他的火箭是一件极其强大的火焰喷射器还差零点一秒火箭就会直接对着那个傲罗开火所以他在持续向上奔腾的时候把扫帚转向了侧面虽然他不记得火箭还有没有对着哪个傲罗但至少没再对着她了

哈利在约一米内闪过了另一个傲罗，风一般擦过了他，他身下指着侧面的火焰喷射器正在以，哈利后来猜了猜，大约每小时 300 公里的速度向上移动。

如果有被火烫伤了的傲罗尖叫，那他没听见，但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因为此时此刻，哈利唯一能听见的只有巨大的噪音。

又过了“**没安静多少但至少冷静一点了**”的几秒后，他的身边似乎没有傲罗，没有摄魂怪，也没有长着巨大火焰翅膀的生物了；从这个高度向下俯视，阿兹卡班庞大恐怖的宏伟建筑看上去意外的小。

哈利让扫帚指向太阳。透过云层，太阳隐约可见，在冬季的这个时间点上挂得不高。扫帚又在这个方向上加速了两秒，速度一顿飞升，然后固体燃料火箭燃尽了。

之后，等哈利终于能听见自己在想什么了，他的身边只剩下因为他们快得离谱的速度而产生的呼啸风声，哈利抓住扫帚的手指在咒语的帮助下只需要抵抗比**终端速度**⁴ 快得多所造成的阻力，到了**这个时候**，哈利才真正开始思考所有关于牛顿力学和亚里士多德物理和飞天扫帚和火箭研究和好奇心的重要性对他再也不干这么格兰芬多的事了或者至少在他学到黑魔王永生的秘密之前再也不干这种事了和**为什么**他当初要听奎里纳斯·“『我向你保证，孩子，如果我觉得自己活不下来，我是不会试这玩意儿的』”·奇洛教授而不是迈克·“儿子啊，要是你试着自己做关于火箭的任何事——我是说**无论任何事**——并且没有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士在旁监督，你会死掉，妈妈会伤心的”·维瑞斯·伊

⁴ 终端速度：在流体力学中，当物体在流体中运动时，在流体向物体运动反方向所施的力下，物体的运动速度因而不变，这时物体所移动的速度就是终端速度。详见：<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5%82%E7%AB%AF%E9%80%9F%E5%BA%A6>

万斯教授。

“什么？”阿米莉亚对着镜子尖叫道。

因为空气阻力的减速，风降到了可以忍受的级别，留给了哈利大量机会去听几乎充满他整个脑袋的嗡鸣声。

奇洛教授应该是在火箭上用了静音咒的……显然静音咒的效果也是有极限的……回头来看，哈利本应该变一副耳塞出来，而不是就这么相信静音咒，虽然可能就算用了耳塞也不够……

好吧，也许魔法治疗能力可以处理永久性听力损伤。

不，说真的，魔法治疗能力应该可以处理永久性听力损伤。他见过一些去找庞弗雷夫人的学生，他们受的伤听上去要严重得多……

有什么办法能让一个虚拟人格移植到其他人的脑子里吗？赫奇帕奇问，我再也不想住在你这里了。

哈利把这些东西统统抛在脑后，对此他现在真的什么都做不了。难道就没有什么他应该担心的事——

随后哈利瞟了一眼身后，第一次想起检查贝拉特里克斯或者奇洛教授有没有被从扫帚上吹下去。

不过绿色的蛇还呆在保护带里，憔悴的女人也还紧紧抓着扫帚，她的脸还是呈现着一种不健康的颜色，眼睛依然明亮而又危险。她双肩耸动，就好像正在歇斯底里的大笑，嘴唇不停地翻动，就好像在咆哮着什么，但没有声音出来——

哦，对了。

哈利把隐身衣的兜帽取下来，点了点耳朵，向她示意自己听不见。

于是贝拉特里克斯抓起魔杖指向哈利，他耳朵里的嗡鸣声立刻消失了，他能听见她讲话了。

过了一会儿他后悔了；她向阿兹卡班、摄魂怪、傲罗、邓不利多、卢修斯、巴蒂·克劳奇、某个叫凤凰社的东西、以及所有挡了她黑魔王路的人，等等等，所投去的尖叫和诅咒内容一点都不适合更年轻、更敏感的听众；而她的大笑正在摧残他刚刚才治好的耳朵。

“够了，贝拉。”哈利终于说了出来，她的声音立刻停止了。

一阵停顿。哈利依照不成文的规矩把隐身衣的兜帽盖回了脑袋；与此同时，他立刻想起他们在底下可能有望远镜之类的东西，回头看来，把兜帽放下来简直是个蠢得不能再蠢的举动，他希望整个任务不要就因为这一个错误最终失败

.....

我们真的不适合干这种活，对吧？斯莱特林观察到。

嘿，赫奇帕奇条件反射地反对道，我们不能期待第一次就做到完美，也许我们只需要再多练几次忘了我说的话吧。

哈利再次回头，看见贝拉特里克斯正疑惑地四处张望，一脸好奇。她的头一直在转呀转，转呀转。

最后贝拉特里克斯终于开口说话了，她的声音现在要低些了，“主人，我们在哪儿啊？”

你什么意思？是哈利想说的话，但黑魔王不能承认自己不知道什么东西，所以哈利冷淡地答复道，“我们在扫帚上。”

她是不是觉得自己死了，这里是天堂？

贝拉特里克斯的手还绑在扫帚上，所以她只伸出了一根手指，然后说，“那是什么？”

哈利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望去……实际上，没什么特别的东西……

随后哈利想起来了。在他们升到那么高的高空之后，再也没有云层遮挡它了。

“那是太阳，亲爱的贝拉。”

他的声音出乎意料地克制。黑魔王听起来非常冷静，也许还对她有一点不耐烦，与此同时，泪水顺着哈利的双颊滑落了下来。

在无尽的寒冷，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太阳当然会是……

快乐的记忆……

贝拉特里克斯的头接着转来转去。

“那些蓬蓬松松的东西呢？”她说。

“云。”

一阵停顿，随后贝拉特里克斯说，“但它们到底是什么呢？”

哈利没有回答她，他的声音无法再保持平静，不可能再保持平静，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只有在哭泣时完全稳住自己的呼吸。

过了一会儿，贝拉特里克斯呼出一口气，那么轻柔，轻柔地哈利几乎听不见，“好美……”

她的脸缓缓放松，颜色从苍白的脸上褪去，几乎和上色时一样快。

她骨瘦如柴的身体猛地倒在了扫帚上。

她的手一动不动，借来的魔杖毫无生气地挂在她手上绑的带子上。

开什么玩笑——

然后哈利的大脑想起了发热剂的副作用；奇洛教授说过，贝拉特里克斯会『睡上好一会儿』。

而在同一瞬间，在他回头看向那个憔悴惨白、在明朗的阳光下看上去死得不能再死的女人时，另一部分哈利深信不疑她就是死了，她刚刚说的是她的遗言，奇洛教授误判了剂量——

——或者故意牺牲贝拉特里克斯，来保证他们俩能逃出生天——

她还有呼吸吗？

哈利看不出来她还有没有呼吸。

在飞天扫帚上，他没办法到后面检查她的脉搏。

哈利把头转回了前面，保证他们不会撞上任何飞行岩石，继续操纵着扫帚飞向太阳，隐形的男孩和可能死了的女人一直飞到了下午，他的手一直紧紧抓着木头，指节发白。

他不能到后面去做人工呼吸。

他不能用他急救箱里的东西。

相信奇洛教授不会置她于险境？

奇怪，太奇怪了，即使他真的相信奇洛教授不是想杀掉那个傲罗（因为这个行为本身确实很蠢），奇洛教授的保证也无法再让他感到安心了。

然后哈利想起他还没检查——

哈利转过头，然后嘶声道，“『老师？』”

保险带里的蛇没动，也没说话。

……也许蛇不是真正的骑手，没有受到防加速度咒的保护。或者也许在没有防护的情况下靠摄魂怪那么近，即使是阿尼马格斯形态，也把防御术教授搞晕了。

这可不妙。

本来应该是奇洛教授告诉哈利什么时候使用门钥匙才安全的。

哈利操纵着飞天扫帚，指节发白，然后开始思考，在贝拉特里克斯可能或可能没有在呼吸的期间，在奇洛教授自己可能已经断了好一会儿气的期间，他非常用力地思考了一小会儿，也不知道具体思考了多久。

然后哈利决定了：浪费了自己手头的门钥匙这种错误还有可能弥补，而让大脑缺氧太久是不可能弥补的。

于是哈利将下一把门钥匙从口袋里取出来，同时放慢了扫帚，停在了蔚蓝的天空中（当哈利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不知道门钥匙自动适应地球自转的能力包不包括让大部分速度与新环境匹配），把门钥匙贴在扫帚上，然后……

哈利顿了顿，还捏着和之前成对的那个树枝，感觉折断先前那个树枝就像是两个星期前的事了。他突然感到一阵犹豫；他的脑子似乎已经通过某种神经系统的消极强化学到了规则，**折断树枝是个馊主意**。

但这实在是不合逻辑，于是哈利还是把树枝给折了。

附近的金属门发出了雷鸣般的巨响，阿米莉亚摔了手上的镜子，握着魔杖转身，随后门突然爆开了，对面是邓布利多，他站在监狱墙壁上一个巨大的冒着黑烟的洞前。

“阿米莉亚。”老巫师说，脸上再也没有一丝一毫平日的轻浮。他半月眼镜后的双眼冷硬地就像一对蓝宝石。“我必须离开阿兹卡班，现在马上。有什么比扫帚更快的方式离开这里的禁区吗？”

“没有——”

“那我要你最快的扫帚，马上！”

阿米莉亚想要在的地方是那名被魔鬼火焰还是其他什么玩意儿伤到了的

傲罗身旁。

而她需要做的事是去弄清楚邓布利多知道些什么。

“你们！”老女巫对着身边的队伍咆哮道，“接着清查走廊，查到底层为止，他们可能还没有全部逃掉！”随后，她对上老巫师，“两把扫帚。等我们到了天上你可以向我简述情况。”

他们互相瞪了一会儿，但没有太久。

一只令人恶心的钩子用力勾了一下哈利的腹部，比他被勾到阿兹卡班的那下用力多了，而这次的传送距离已经长到了他可以听见一瞬的寂静，看着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的裂痕中，空间与空间之间的不可视空间。

太阳只在两人身上照耀了一瞬，很快就被雨云遮住了，他们顺着风的方向从阿兹卡班出发，但速度比风更快。

“这件事的背后是谁？”阿米莉亚向离她只有一步之遥的扫帚吼道。

“两者之一。”邓布利多回答道，“这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是谁。如果是第一个，我们有麻烦了。如果是第二个，我们就有大得多的麻烦了。”

阿米莉亚没有浪费时间叹气，“那你什么时候会知道？”

老巫师的声音肃穆，安静，却不知为何压在了风声之上。“要做到十全十美的话，他们需要三样东西，如果是那一个的话：黑魔王最信赖仆人的肉，黑魔王最强敌人的血，以及通向某个墓地的入口。我原以为哈利·波特是安全的，因为他们在阿兹卡班的计划失败了——不过我还是给他设下了防护措施——但现在我很害怕。他们能穿越时间，有某个手里有时间转换器的人在给他们递消息；而且我怀疑绑架哈利·波特的计划几个小时前就已经开始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还尚未听说此事，因为阿兹卡班中的时间无法扭曲。你看，这个过去

发生在我们自己的未来之后。”

“那要是是另一个人呢？”阿米莉亚大吼。她刚刚听到的已经够让人忧心了；这听上去像是最黑暗的黑暗仪式，而且仪式还集中在死去的黑魔王本人身上。

老巫师的脸更沉了，他什么都没说，只是摇了摇头。

当门钥匙的拉力褪去后，太阳只是在地平线上露出了一点头，看起来更像是日出而非日落，他们的扫帚盘旋在一小片暗橙色的岩石和沙砾之上，下面是坑坑洼洼的山丘，就好像有人捏揉了几下用来做陆地的面团，然后忘记将其揉平一样。在附近是一片看不见尽头的水流，正泛起阵阵涟漪，尽管扫帚所在的位置是在那块陆地的上空，而那块陆地至少比海平面高了好几米。

哈利对着破晓的颜色眨了眨眼，随后意识到这次的门钥匙是国际传递的。

“喂！”身后传来一声活泼的女性叫声，哈利转过扫帚，向后看去。一位中年女士正把一只手举到嘴边，有意摆出了呼唤的手势，然后匆忙向前跑来。她和蔼的面貌，细窄的双眼和黄棕色的皮肤标识出一个哈利不熟悉的人种；她身穿明亮的紫色长袍，是哈利以前从没见过的款式；她再次开口时，因为哈利还没有到处旅行过，他辨认不出她的口音。“你们刚才在哪里？你们迟了两个小时！我差点都放弃你们几个了……喂？”

一阵短暂的停顿。哈利的思维似乎转得很奇怪，太慢了，所有的一切感觉都是那么遥远，就好像他与这个世界之间隔着一块厚玻璃，而他与自己的感觉之间还有一块厚玻璃，他看得见，但摸不到。在他看见拂晓的光芒和和蔼的女巫之后，他终于有所反应，然后想着对这场冒险来说这一切看上去似乎就是合适的终点了。

随后女巫冲上前，抽出魔杖；她咕哝了一个词，切断了将憔悴女人绑在扫帚上的布料。贝拉特里克斯被漂到砂岩上放了下来，她骨瘦如柴的手臂和苍白的双腿耷拉着，毫无生气。“哦，梅林，”女巫喃喃道，“梅林，梅林，梅

林……”

她表现出了关心，有什么抽象、遥远的东西在两层玻璃后想。这是真正的治疗师会说的话，还是某个被告知要这么表演的人会说的话？

哈利的嘴唇吐出一声低语，就好像不是他在说话，而是在两层玻璃的另一头的另一部分自己在说话。“她背后那条绿色的蛇是一个阿尼马格斯。”低语既不刺耳，也不冷酷，只是很轻。“他失去意识了。”

女巫抬起头，看向发出声音的那块空荡荡的空气，随后又转回贝拉特里克斯。“你不是杰夫先生。”

“是那个阿尼马格斯。”哈利的双唇低语道。哦，在玻璃背后的哈利一边听着自己嘴唇发出的声音一边想，有道理；奇洛教授当然用了另外一个名字。

“他什么时候成了——呸，算了。”女巫将魔杖在蛇的鼻子底下放了一会儿，随后猛地摇摇头。“他只要休息一天什么都好了。**她……**”

“你现在可以把他叫起来吗？”哈利的双唇低语道。这是个好主意吗？哈利想，但他的嘴看上去肯定觉得是。

又是一阵猛烈的摇头。“如果快快复苏叫不起来他——”女巫开口道。

“我没试。”哈利的双唇低语道。

“什么？为什么——哦，算了。**快快复苏。**”

一阵停顿，随后蛇缓缓地从保险带里爬了出来。绿色的脑袋慢慢抬起，环顾四周。

一片朦胧后，奇洛教授站在了那里，过了一会儿，他跪了下来。

“躺下来，”女巫说，没有从贝拉特里克斯那里抬起头，“是你吗，杰里米？”

“是的。”防御术教授的声音非常沙哑，他小心翼翼地平躺在了橙黄色沙石相对平坦的地方。他并不像贝拉特里克斯那样苍白，但在昏暗晨光的照耀

下，他的脸没有一丝血色。“你好，坎伯邦克尔小姐⁵。”

“我跟你说过，”女巫说，她的声音尖锐，脸上露出一抹淡淡的笑容，“叫我克丽丝特尔，这里不是英国，我们不用你们那套规矩。而且现在是医生，不是小姐了。”

“很抱歉，坎伯邦克尔医生。”这句话后面跟着一声冷淡的嗤笑。

女巫笑得灿烂了一点，声音更尖锐了。“你的朋友是什么人？”

“你不需要知道。”防御术教授躺在地上，闭着眼。

“情况有多糟？”

声音变得极其冷淡：“明天你可以在任意一张有国际版的报纸上读到。”

女巫的魔杖点来点去，戳遍了贝拉特里克斯的全身。“我很想你，杰瑞米。”

“真的吗？”防御术教授说，听上去有点吃惊。

“一点都没想。要不是我欠你——”

防御术教授开始大笑，随后大笑转成了阵阵咳嗽。

你怎么想？哈利在玻璃墙后听着，与此同时，斯莱特林对内心的批评家说。是表演，还是真的？

不知道，哈利内心的批评家说，我现在不在巅峰批评状态。

有谁能想个好的刺探方法，多收集点信息？拉文克劳说。

扫帚上空荡荡的空气中又发出一阵低语：“有多大的可能可以恢复她所遭遇的一切？”

“哦，我们看看。摄神取念和未知黑暗仪式，这种状态保持了十年，跟着就是暴露在摄魂怪下十年？恢复这一切？你是在痴心妄想，‘管你是谁’先

⁵ 坎伯邦克尔（Camblebunker）：本文诸多配角的名字都来源于给作者画了同人图的读者。

生。问题是还有没有什么东西剩下来，要我说的话有那么三分之一概率——”女巫突然停了下来。再次开口时，她的声音要轻了一些。“如果你是她之前的朋友……那么不，你绝对要不回来她了。最好现在就明白这一点。”

我投表演一票，内心的批评家说。她不会就因为这一个问题把所有的事都爆出来，除非她是在故意找机会说这些话。

了解，但是我会将其视作弱证据，拉文克劳说，在你试着衡量这种微妙证据的时候，是很难避免自己的看法被怀疑所控制的。

“你给她的魔药是什么？”女巫打开贝拉特里克斯的嘴把魔杖塞进去后说，她的魔杖闪过了好几种颜色的光。

躺在地上的男人冷静地说，“发热——”

“你疯了吗？”

又是一阵夹杂着咳嗽的笑声。

“运气好的话，她会睡上一个星期，”女巫说，然后咂了咂舌头，“我想，等她睁眼后我会给你发猫头鹰，这样你就可以回来说服她发一个牢不可破誓言。要是她再过一个月自己能动了的话，你有什么东西能阻止她杀掉我吗？”

防御术教授的眼睛还是闭着的，他从袍子里摸出了一张纸；过了一会儿，纸上浮现出了文字，还冒着几缕细微的青烟。烟没有再冒后，纸飘向了那个女人。

那个女人看向那张纸，扬起了眉毛，讥笑般哼了一声。“最好管用，杰瑞米，否则我的临终遗言和遗嘱就会是用我所有的财产来悬赏你的人头。说到这儿——”

防御术教授又在袍子里摸了摸，然后向女巫丢出一个叮当响的小包。女巫抓住小包，掂量了一下，发出了满意的声音。

随后她站起身，将躺在她身边瘦骨嶙峋的苍白女人从地面上浮起来。“我回去了，”女巫说，“这个地方我没法开始工作。”

“等等。”防御术教授说，伴随着一个手势，他从贝拉特里克斯的手里和保险带里拿回了魔杖。随后他将魔杖指向贝拉特里克斯，画了一个小小的圆圈，同时轻声说，“一忘皆空。”

“够了，”女巫厉声说，“我这就把她从这里带走，在有人给她造成更多伤害之前——”她一只手抱住贝拉特里克斯皮包骨似的身形，将她拉到身边，然后随着一声响亮的啵！，两人都幻影移形消失了。

坑坑洼洼的地方一片寂静，只有温和的波浪声，以及一丝风声。

我认为表演结束了，内心的批评家说，我给两个半星，满分五星。她可能不是一个很老练的演员。

我在想一个真正的治疗师会不会比一个被告知扮演治疗师的演员更假？拉文克劳思索道。

就好像在看电视剧，这就是哈利的感受，就像在看电视剧，看着那些你不是特别有感情的角色们，这就是从玻璃墙的那头能看见、能感受到的全部。

哈利通过某种方式设法动了动自己的嘴唇，将自己的声音吐到寂静的黎明空气中，随后被自己的问题吓了一跳。“无论如何，你到底是多少个人？”

躺在地上的苍白男人没有笑出声，但是在扫帚上的哈利眼里，他看见奇洛教授勾起了嘴角，唇边是熟悉的讥讽笑容。“我都懒得数了。你又是多少个？”

听见这种答复本不应该让哈利的内心震荡得那么厉害，但是他觉得——他觉得——动摇了，就好像自己的中心被挖去了——

哦。

“对不起。”哈利的声音说。声音现在听上去就像哈利之前所感觉的那么遥远，超然。“我觉得我再过几秒就要晕过去了。”

“用我给你的第四个门钥匙，我之前说是备用避难所的那个。”躺在地上的男人说，冷静但迅速。“那里要安全些。还有，接着穿着你的隐身衣。”

哈利空着的那只手从包里取出另一根树枝，然后折断。

又是门钥匙的猛拽力，国际传送的长度，随后他到了某个黑漆漆的地方。

“荧光闪烁。”哈利的嘴唇说，他的某一部分正在为整体寻找安全。

他在一个看上去是麻瓜仓库的地方，已经荒废了。

哈利的双腿爬下扫帚，躺在了地上。他闭上眼睛，一小部分的自我意志让他的光灭了下来，随后他陷入了黑暗。

“你要去哪里？”阿米莉亚大叫。他们就快到禁区的边缘了。

“回到过去保护哈利·波特。”老巫师说，然后还没等阿米莉亚开口问他要不要帮忙，她已经感觉到他们穿过了禁区的边缘。

一声幻影移形的破声，巫师和凤凰都消失了，只余身后留下的借来的扫帚。

第六十章 斯坦福监狱实验，第十部分

“醒醒。”

哈利猛地睁开眼睛，像被卡住脖子似的抽了一口气，醒了过来，平躺的身体猛地一颤。他不记得有做什么梦，也许他的大脑太疲倦了，没法做梦，感觉就好像他才刚刚闭上眼睛，然后只过了一会儿，他就听见了那个词。

“你必须醒了，”奎里纳斯·奇洛的声音说，“我尽可能多给你时间了，但明智起见，还是至少保留一次你时间转换器的使用次数。很快我们就必须得回到四个小时之前，去玛丽居，表现得完全就像我们今天没有做什么有意思的事一样。在那之前，我有话想和你说。”

哈利在黑暗中缓缓坐起身。他的身体隐隐作痛，而且不光是躺在坚硬水泥板的地方。各种画面在他的记忆中搅成一团，他失去意识的大脑太累了，无法将脑中的一切输出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噩梦。

十二个可怕的空洞飘下金属走廊，暴露在它们周围的金属都失去了光泽，光黯淡了下来，温度陡降，与此同时，空虚试着吸走世界上所有的生命——

惨白的皮肤将将绷紧在剩下的骨头上，在脂肪和肌肉都消失后——

一道金属门——

一个女人的声音——

不，我不是故意的，请不要死——

我再也记不起孩子们的名字了——

不要走，不要带它走，不要不要不要——

“那是什么地方啊？”哈利用嘶哑的声音说，从他喉咙中挤出的声音就像从一个过细的管子里挤出的水，在黑暗中，他的声音听起来几乎和贝拉特里

克斯一样支离破碎。“那是什么地方啊？那不是监狱，那是地狱！”

“地狱？”防御术教授冷静的声音说，“你是说基督教里的惩罚幻想？我想有相似之处。”

“怎么——”哈利的声音被堵住了，就好像有什么巨大的东西哽在了他的喉咙里，“怎么——他们怎么能——”是人们修建了那个地方，有人制造了阿兹卡班，他们是存心制造出阿兹卡班的，他们是故意的，那个女人，她有孩子，她不再会记得的孩子，某个审判官决定让她身上发生这些事，需要有人把她拽进那间牢房，即使她在尖叫也把门锁紧，有人每天给她喂饭，然后就这么走开，不让她出来——

“人们怎么做得出这种事？”

“为什么做不出呢？”防御术教授说。随后，淡蓝色的光点亮了仓库，显现出高大空洞的水泥天花板，以及满是灰尘的水泥地板；奇洛教授坐在离哈利有一段距离的地方，背靠在刷了漆的墙上；淡蓝色的光将墙变成了冰川的表面，地板上的灰尘变成了斑点似的落雪，而那个男人自己则变成了一座冰雕，黑袍掩盖的地方被笼罩在黑暗里。“阿兹卡班的囚徒们对他们来说有什么用？”

哈利张开嘴，发出一丝暗沉嘶哑的声音，没说出话。

防御术教授的唇边勾起一抹淡淡的微笑。“你要知道，波特先生，如果那个连名字都不能提起的人统治了英国，然后建造了一个像阿兹卡班一样的地方，他建造的原因会是因为他喜欢看见他的敌人们受苦。要是他开始觉得他们的受苦让人不快，你猜怎么着，他第二天就会命令把阿兹卡班给拆掉。至于那些制造了阿兹卡班，和那些没有拆掉阿兹卡班的人，他们会一边鼓吹崇高大义，一边想象自己不是坏人……好吧，波特先生，我想，如果我需要在这些人和神秘人之间选一边打交道，我会发现黑魔王还要少冒犯我的品味一点。”

“我不明白，”哈利说，他的声音在颤抖，他读过关于监狱心理的经典实验，那些普通的大学生一担上监狱看守的角色，一下子就变成了虐待狂；只是到了现在他才发现，实验测试的问题并不正确，他们没有测试最重要的问题，没有

看向关键人群——不是监狱守卫，而是其他所有人，“我真的不明白，奇洛教授，人们怎么能就这么袖手旁观，就这么让这种事发生，**为什么**英国魔法界这个国家会做出这种事——”哈利的声音停住了。

在淡蓝色的光下，防御术教授双眼的颜色一如既往，因为灯光的颜色和奎里纳斯·奇洛的虹膜一样，像一双永不融化的坚冰。“欢迎，波特先生，初次邂逅政治的真实面貌。一个在阿兹卡班的可怜家伙能给任何政治派别派上用场吗？有谁能够通过帮助他们而得益？一个公开站在他们那边的政治家会将自身与罪犯，与弱点，与一些人们不想去思考的讨厌事物联系起来。另一方面，政治家可以呼吁更长的刑期，以此展现他们的强势与残酷；毕竟，要展现力量的话，他们需要一个可以为之碾压的受害者。而大众的掌声总是会直觉地送给赢家。”他冷酷愉快地笑起来，“你要知道，波特先生，他们中从没有人真正觉得自己会进阿兹卡班，所以他们将之视为对己无害的东西。至于他们让其他人所遭受的……我想曾经有人告诉过你人们会在乎这种事？那是谎言，波特先生，人们一丁点都不在乎，要是你的童年没有受到那么多庇护，很早以前你就会注意到了。这样自我安慰吧：那些现在呆在阿兹卡班里的犯人们当初投票所选的魔法部部长，正是那个保证将他们的牢房挪得离摄魂怪更近的人。我得承认，波特先生，虽然我对民主制度维持一个有效的政府不抱希望，但我欣赏它这种诗意——受害者一手引导了他们自身的毁灭。”

哈利刚刚才整理起来的自我又有了被震回碎片的危险，这些话像锤头般砸在他的神智上，将他一步步驱回悬崖，悬崖下潜藏着某个巨大的深渊；而他正在试着找些什么以期自救，一些聪明的反驳，用来驳斥那些词句，但是他找不出来。

防御术教授看着哈利，视线中反射出更多的是好奇，而非命令。“理解阿兹卡班如何建造起来并持续存在很简单，波特先生。人们在乎的是他们——他们自己——期望承受或获得的东西；只要他们不觉得会自食其果，他们的残酷与冷漠将没有止境。这个国家里所有其他巫师的内心都与想要统治他们的神秘人没有两样，只是缺少他的力量与……率直。”

男孩的手紧紧地握成了拳头，连指甲都掐进了手掌。他的手指或脸色可

能在发白，但没人能看见，因为黯淡的蓝光将一切都投上了冰雪与阴影。“你曾经提出过，如果我的志愿是成为下一个黑魔王，你会支持我。这就是原因吗，教授？”

防御术教授点点头，唇边浮现出一抹淡淡的微笑。“学会我教给你的一切，波特先生，而后总有一天你会统治这个国家。之后你就可以拆毁这民主制度所修建起来的监狱，如果那时候你还觉得阿兹卡班冒犯了你的感性。无论喜欢与否，波特先生，你今天已经看见了，你个人的意志与这个国家民众的意志之间有所冲突，而当冲突发生时，你不会向他们的决定低头。所以对他们来说，无论他们知不知道，无论你是否承认，你就是他们的下一个黑魔王。”

在单色的光芒下，男孩和防御术教授一动不动，似乎都成了静止的冰雕，他们眼中的瞳膜简化成了相似的色彩，在蓝光下看上去几乎一模一样。

哈利直直地盯向那双浅色的眼睛。所有那些被长期压抑的问题，他都告诉过自己要等到五月中旬后再问。哈利现在知道了，这些都是谎言，是自欺欺人，他保持沉默是因为他害怕自己可能会听到的东西。而现在所有的一切都一次性冲到了嘴边。“我们第一次上课的时候，你曾试图说服我的同学我是个杀手。”

“你本来就是。”好笑的语气，“但如果问题是为什么我要告诉他们，波特先生，答案是你会发现模棱两可是你通向力量道路上的强大盟友。今天发出一个斯莱特林的信号，明天又发出相反的格兰芬多信号；这样斯莱特林们便能够去相信他们所希望相信的东西，同时格兰芬多们也会劝说自己支持你。只要一直不确定，人们就可以去相信那些看上去对自己有利的东西。而只要你看上去一直很强大，只要你看上去一直在赢，他们就会直觉地认为他们的利益取决于你。一直走在阴影之中，光与暗便都会跟随你。”

“然后呢，”男孩说，他的声音平稳，“你想从中获得什么呢？”

奇洛教授坐在原地，向身后的墙靠了靠，脸藏在阴影中，他的双眼从淡淡的冰色变成了黑暗的无底洞，就像他的蛇形态一样。“我希望英国能在强大领袖的带领下变强；这就是我的希望。至于原因，”奇洛教授笑了笑，却没

有笑意，“我想我还是不说的好。”

“我在你周围感受到的那种大难临头的感觉。”话语已经越来越难以出口，因为话题正在离某种恐怖禁忌的东西越来越近，“你一直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我有几个猜测，”奇洛教授说，他的表情捉摸不透，“而我不会说出我全部的猜测。但我会告诉你这么多：在我们靠近时会大难临头的是你，不是我。”

只有这一次，哈利的大脑将其标成了值得怀疑的陈述与可能的谎言，而不是相信自己听见的一切。“为什么你有时候会变成僵尸？”

“私人原因。”奇洛教授的声音没有丝毫幽默可言。

“你营救贝拉特里克斯的深层动机是什么？”

一阵沉默，期间哈利一直努力试图控制自己的呼吸，保持呼吸平稳。

终于，防御术教授耸了耸肩，就好像这毫不足道。“我几乎都和你说明白了，波特先生。我告诉了你推理出答案所需要的一切，如果你成熟到去细想那最明显的问题的话。贝拉特里克斯·布莱克是黑魔王最强大的仆从，她的忠诚是最毋庸置疑的；她是最有可能被赋予了一部分斯莱特林失落知识的人，那是本该属于你的知识。”

怒火从哈利的内心缓缓升起，缓缓变成了狂怒，有什么恐怖的东西开始让他的血液沸腾，再过一小会儿，他就会说出一些实在不应该在他俩在废弃仓库独处时说的话——

“但她曾经是无辜的。”防御术教授说。他没有笑。“她所有的选择都被剥夺，以至于她从未有机会为自己的错误承受恶果……我觉得这过分了，波特先生。即使她没告诉你什么有用的东西——”防御术教授又微微耸了耸肩，“我也不觉得今天做了白工。”

“你还真是无私，”哈利冰冷地说，“所以，要是所有巫师的内心都像神秘人，你在这方面可以算例外？”

防御术教授的眼睛依然藏在阴影里，依然是看不见的黑暗深渊。“把这当成是心血来潮吧，波特先生。有时候去扮演英雄的角色会让我觉得愉悦。谁知道呢，说不定神秘人也会说出同样的话。”

哈利最后一次张开嘴——

然后发现他说不出口，他问不出最后一个问题，那个最后最重要的问题，他不能让那些话语溜出嘴边。就算像这样的拒绝对理性主义者来说是被禁止的，就算是为了他曾经朗诵过的塔斯基的连祷¹或根德林的连祷²或“所有能被真相摧毁的东西就应该被摧毁”³的誓言，在这一刻，他也无法让自己大声说出最后一个问题。就算他知道自己的想法不合适，就算知道自己应该做得更好，他依然说不出口。

“现在轮到我来质问你了。”奇洛教授从他刚刚靠着的地方直起背，那道覆在刷了漆的水泥上的冰墙，“我在好奇，波特先生，你对于差点杀掉我并毁掉我们所有努力的这件事有没有什么话想说。我的理解是，在这种情况下，道歉会被看成是尊重的信号。但你没有向我道歉。只是因为你还没抽出时间吗，波特先生？”

他的语气冷静，这份平静的锋芒是如此尖锐，如此锋利，在你还没发现自己被杀之前就会完全将你切穿。

而哈利只是看向防御术教授，他冷静的目光绝不会因为任何事物而退缩，现在就连死亡也无法让他却步。他不再身处于阿兹卡班，不再害怕自身体内那个无所畏惧的部分；哈利像坚硬的宝石般转动着迎向压力，平滑地从一个琢面转向另一个琢面，从光明到黑暗，从温暖到冷酷。

是他那边算计好的，让我觉得愧疚，把我摆在必须服从的位置上？

他那边的感情是真的吗？

¹ 塔斯基的连祷：在 22 章出现过。详见：http://wiki.lesswrong.com/wiki/Litany_of_Tarski

² 根德林的连祷：同上。详见：http://wiki.lesswrong.com/wiki/Litany_of_Gendlin

³ “那些能够被真相摧毁的东西就应该被摧毁”（That which can be destroyed by the truth should be）：在 20 章开头出现过。详见：<http://www.goodreads.com/quotes/541138-that-which-can-be-destroyed-by-the-truth-should-be>

“我明白了，”奇洛教授，“我想这回答了——”

“不，”男孩用冷静，克制的声音说，“我不会让你这么轻易就框好这场谈话，教授。在我想过你曾试图杀死一名警官之后，我还是花了那么多功夫保护你，把你安全地弄出阿兹卡班。这包括在没有守护神咒的情况下面对十二只摄魂怪。我在想，如果我在你要求的时候道歉，你会反过来对我说谢谢吗？还是说我想对了：你要的是我的服从，而不止是尊重？”

一阵停顿，随后奇洛教授开口答复，他的声音公然冰冷了下来，带着不再掩饰的危险，“看来你还是没法让自己认输啊，波特先生。”

哈利目光中透出的黑暗毫不退缩，在他眼中，防御术教授自身已然降格成了凡人事物。“哦，而你现在仔细想过吗，你是不是应该假装输给我，在我发火前假装低头，从而保留你自己的计划？蓄意假装道歉这个念头在你的脑海里哪怕出现过一次吗？我也没有，奇洛教授。”

防御术教授笑了起来，声音低沉，毫无笑意，这笑声比星星之间的空虚还要空洞，和充斥着强辐射的真空一样危险。“不，波特先生，你完全没有学到你的教训。”

“我很多次都想过要认输，在阿兹卡班，”男孩说，他的声音提高了，“我想过就这么放弃，向傲罗自首。认输是明智的。我听见你的声音这么对我说了，在我的脑海里；而如果我是一个人在那里的话，我就会这么认输了。但我没有办法输掉你。”

随后沉默持续了好一会儿；就好像连防御术教授都想不出该对此说什么了。

“我很好奇，”奇洛教授终于说，“你觉得我到底该为了什么而道歉呢？我明确指示过你发生战斗时应该怎么做。你会卧倒，不要搅局，不要施展魔法。你违反了指示，这才让任务失败了。”

“我没有做决定，”男孩平静地说，“那时候没有选择，只有那个傲罗不应该死去的愿望，然后我的守护神就在那里了。为了不让这种愿望发生，你

本应该警告我你可能会用死咒唬人。在默认情况下，我假设如果你把魔杖指着某个人然后说阿瓦达索命，那是因为你想让他们死。这难道不是不可饶恕咒安全性的第一条规则吗？”

“规则是给决斗用的，”防御术教授说，声音取回了一些冷意，“而决斗是一种体育，不是战斗魔法的一个分支。在真实战斗中，无法阻挡、必须躲开的诅咒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战略。我以为这对你来说很明显，但看起来我误判了你的才智。”

“在我看来，”男孩继续说，就好像对方没有说话一样，“不告诉我对你施展任何咒语都会让我们俩死掉，这也是不明智的。要是你出了点小事故，而我试着用了快快复苏或者漂浮咒怎么办？你因为某个我猜不到的目的允许了这种无知，这也是造成这次悲剧的原因之一。”

又是一阵沉默。防御术教授眯起眼睛，脸上隐约透着迷惑，就好像他遭遇了某种完全陌生的情况；他还是什么话都没说。

“好吧，”男孩说，他的眼睛没有因防御术教授的双眼而动摇，“我确实很抱歉伤到了你，教授。但我不认为这个局面需要我服从于你。我从未真正理解过道歉的概念，更何况是用于这种情况；如果你得到了我的歉意，但没有得到我的服从，这算是说了对不起吗？”

又是一声冰冷，冰冷的笑声，比星星之间的空虚还要黑暗。

“我不知道，”防御术教授说，“我也从未理解过道歉的概念。看上去这种策略在我们之间无效，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是谎言。那么就不要再多说此事了。时间会沉淀我们之间的人情。”

沉默持续了好一会儿。

“顺便一提，”男孩说，“赫敏·格兰杰绝不会建造阿兹卡班，无论里面关的是谁。而且她就是死也不会伤及无辜。就是提一下，因为你之前说所有的巫师内心都像神秘人，这是错的，这就是个简单的事实。我本来应该早点想起来的，要不是因为刚刚，”男孩坚定地微微一笑，“压力过大。”

防御术教授半闭着眼睛，表情冷淡，“人们的内心并不总是和他们的外表一致，波特先生。也许她只是想让其他人认为她是个好女孩。她用不出守护神咒——”

“哈，”男孩说，他的笑容现在更真实，更温暖了，“她出问题的原因和我一模一样。我敢肯定，她心中的光明足以让她摧毁摄魂怪。她甚至会无法阻止自己摧毁摄魂怪，就算代价是她的性命……”男孩的声音渐渐弱了下去，随后恢复，“也许我自己并不是这样的人；但这种人是存在的，她就是其中之一。”

不冷不热地：“她还年幼，而且表现出善意不需要她付出什么代价。”

停顿了一下。随后男孩说，“教授，我得问问，在你看见什么完全黑暗阴郁的东西的时候，有想过试着用某种办法改善它吗？就像，没错，人们的脑子里有什么东西错得很离谱，让他们觉得虐待罪犯很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内心都真的很邪恶；也许如果你教了他们正确的事，告诉他们哪里做错了，你就可以改变——”

于是奇洛教授笑了起来，不再像之前那般空洞。“啊，波特先生，有时我都忘了你有多年轻。很快你就可以改变天空的颜色了。”又是一声嗤笑，这次要冰冷一点，“而你那么轻易地就能原谅这群白痴，还觉得他们很好的原因是因为你自己还没有被严重伤害过，波特先生。在他们的愚蠢第一次让你失去了什么宝贵的东西后，你就会少喜欢一点那群随处可见的白痴了。也许像是你自己口袋里的一百金加隆，而不是一百个被折磨致死的陌生人。”防御术教授微微一笑。他从袍子里摸出怀表，看了看。“现在出发吧，如果我们之间无话可说了的话。”

“你不问我那些为了让我们逃出阿兹卡班而做的不可能的事吗？”

“不，”防御术教授说，“我觉得我已经解开大部分了。至于剩下的，我难得遇见一个无法立即看透的人，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到时候我会自行解开关于你的谜题的。”

防御术教授撑起身，双手推着墙壁，站了起来，动作流畅，只是异常缓慢。男孩也同样站了起来，只是没那么优雅。

然后男孩失口说出了那个最后最可怕的问题，那个之前无法问出口的问题；就好像大声说出来就要成真了，就好像这件事并不是已经非常显而易见似的。

“为什么我和其他同龄的孩子不一样？”

在对角巷一条荒无人烟的小巷，可以看见没有被清除的垃圾碎屑推挤在砖块街道和环绕着街道的砖房边上，到处都是灰尘，还有其他一些无人打理的迹象。一名苍老的巫师与他的凤凰幻影移形出现了。

巫师已经摸到了他袍子里的沙漏，然后，习惯性地，他的眼睛随便晃了一眼道路与墙壁间的某个地方，为了记住——

然后老巫师惊讶地眨了眨眼；那里有一小片羊皮纸。

阿不思·邓布利多皱了皱眉，他走上前，捡起被揉成一团的羊皮纸，展开。

上面只有一个字，“不”，再无其它。

巫师缓缓让它飘离自己的手指。他心不在焉地弯下腰，捡起马路上最近的一张羊皮纸碎片，和他刚刚拿的那张看起来一模一样；他用魔杖挨着它，片刻后，上面出现了同样的“不”，同样的笔迹，这是他自己的笔迹。

老巫师本来是计划回到三小时之前，那时哈利·波特刚刚到达对角巷。他已经通过他的仪器看到男孩离开霍格沃茨了，这一部分他无法更改（他曾试图混淆他自己的仪器，试着在不改变时间对自己的面貌的情况下控制时间，这个尝试最后导致的灾难足以说服他再也不要试这种花招）。他原本希望在男孩到达的第一时间就把他找回来，带他到另一个安全的地方，如果霍格沃茨不行的话（因为他的仪器没有显示男孩的回归）。但现在——

“如果在他到达对角巷后被我立刻寻回，会造成悖论？”老巫师喃喃自

语道，“也许他们在确认他到达这里之后才开始了他们在阿兹卡班的劫狱计划……或者……也许是……”

刷过漆的水泥墙，硬地板和遥远的天花板，有两个身影在对峙。其中一个身形是三十多岁的男人，已经开始秃顶，而另一个意识则以一个十一岁男孩的形体出现，额头上有一道疤。冰雪与阴影，淡蓝色的灯光。

“我不知道。”那个男人说。

男孩只是看着他，随后说，“哦，真的吗？”

“真的，”那个男人说，“我什么都不记得，而我不会说出我的猜测。但我会告诉你这些——”

第六十一章 斯坦福监狱实验，保密性与开放性，第十一部分

他们旋过绿色的火焰，转过飞路网络，米勒娃的心已经有十年零三个月没有像这样因恐惧而怦怦直跳了；连接着空间的走廊咳嗽了一下，把他们吐进了古灵阁大厅（对角巷最安全的飞路网接收点，最难干扰的连接，除了凤凰以外离开霍格沃茨的最快方式）。一只妖精服务员转向他们，睁大了眼睛，然后开始微微弯下腰，礼貌地鞠躬——

目标，决心，从容！¹

然后他们俩出现在了玛丽居背后的小巷，魔杖已经握在手中，竖了起来；他们背靠背地旋转，审视四周，西弗勒斯的唇边已经吐出了反幻身咒。

巷子是空的。

当她回过身看向西弗勒斯时，他已经把魔杖敲到了自己的脑袋上，发出一声鸡蛋破裂的声音，与此同时，他的嘴唇咏出了隐身的咒文；他换上了周围环境的颜色，成为了背景中一个模糊的形状，模糊的形状在移动，身上的颜色随着背景不断变化着，于是这里看上去什么都没有了。

她垂下魔杖，走上前，准备接受自己的幻身咒——

她的身后发出一声不可能被错认的火焰爆裂声。

她转过身，看见了阿不思，他已经抽出了长长的魔杖，用右手举了起来。他半圆眼镜下的双眼神色严肃，而福克斯在他的肩膀上张开了火焰色的翅膀，做好了飞翔和战斗的准备。

“阿不思！”她说，“我以为——”她刚刚才看见他出发去阿兹卡班，

¹ 目标，决心，从容 (Determination, Destination, Deliberation)：哈利波特原作中幻影移形的 3D 原则。

她以为就算是凤凰都不可能轻易从那里回来。

随后她意识到了。

“她跑了。”阿不思说，“你的守护神找到他了吗？”

她的心跳得更厉害了，恐惧凝固在了血液里。“他说他在这儿，在洗手间——”

“但愿他说的是实话吧。”阿不思说，魔杖敲在了她的脑袋上，伴随着一种像是水淌过全身的感觉。过了一会儿，他们四个（就连福克斯都被隐形了，虽然有时他所在的那片空气中能看见火焰似的东西一闪而过）冲到了餐厅面前。他们在门口顿了顿，阿不思念了些什么，然后过了一会儿，有一个能从窗外看见的顾客带着茫然的神情站了起来，然后打开门，像是要瞟一眼外面的朋友；他们三个穿了过去，匆匆经过那些不知情的顾客们（米勒娃知道，西弗勒斯在记他们的脸，而邓布利多能看见任何用了幻身咒的人）走向洗手间的标志——

画着厕所标志的老旧木门被砰地一声打开了，四个隐身的援救者闯了进去。

木房小小的，但是很干净，房间是空的，水槽里有新鲜的水滴，但没有哈利的影子，只有一张纸放在合上的马桶盖上。

她无法呼吸。

那张纸升到了空气中，是阿不思把纸条拿了起来，然后过了一会儿，纸条递向她。

M：帽子叫我告诉你什么？

——H

“啊，”米勒娃惊讶地大声说，她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问的是什么，这不是那种会被忘记的事，但她现在不在思考那种事的状态，真的——“我是个冒失的小鬼，应该少管它的闲事。”

“呃？”空气中传出阿不思的声音，就好像连他都被吓了一跳。

随后哈利·波特的脑袋出现了，悬在马桶旁的半空中，表情冰冷而警戒，是她有时会看见的过于成人化的哈利；他的眼睛前后上下地打量着。

“出了什么——”男孩开口道。

阿不思连着她和福克斯一齐再次显形。他立刻走上前，伸出左手，从哈利的脑袋上扯了一根头发下来（男孩惊讶地痛叫一声），米勒娃接过了头发；片刻后，阿不思将大部分都还在隐形状态的男孩揽到自己怀里，金红色的火焰一闪而过。

哈利·波特就这样安全了。

米勒娃向前走了几步，靠在阿不思和哈利刚刚还在的那堵墙上，试着镇静下来。

她……失去了一些习惯，在凤凰社解散后这十年之中。

在她身边，西弗勒斯闪烁着显形了。他的右手已经从袍子里拽出了一个烧瓶，左手已经索取似地伸向她。她将哈利的头发交给了他，片刻后，头发被扔进了瓶内尚未完成的复方汤剂之中，液体开始发出嘶嘶声，冒着泡泡，这样它就能发挥出效力，让西弗勒斯扮演好诱饵的角色。

“这是意料之外，”魔药大师缓缓道，“我在好奇，如果我们的校长已经走到了扭曲时间的那一步，他为什么不早点把波特先生找回来？不应该有什么东西能阻拦他……实际上，你的守护神应该已经发现了波特先生是安全的……”

她没想这件事，因为另一个发现占据了她的大脑。这比不上贝拉特里克斯·布莱克逃出阿兹卡班那么恐怖，但还是——

“哈利有一件隐身衣？”她说。

魔药大师没有回答；他在缩水。

嘀嗒嘀嗒，滴答滴答，叮铃铃——

这些声音还是会让她烦躁，虽然一会儿过后，这些声音会逐渐消失在注意力范围之外；要是等她当上了校长，她要把这些东西统统静音掉。她好奇到底是霍格沃茨的那一任校长如此不顾别人的感受，第一次创造出会制造噪音的仪器传给他们的继承人？

她坐在校长办公室，带着一张快速变形出来的桌子，正做着上百份必要的文书工作以维持霍格沃茨的运转；她很容易就会工作到忘我，这样就不用去想别的事。阿不思曾评论过——听上去很是啼笑皆非——说每当外界发生令她拒绝去思考的危机时，霍格沃茨似乎反而会运转得更加顺畅……

……十年前，是阿不思最后一次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铃声响起，有访客在接近。

米勒娃接着读她手头的羊皮纸。

门砰地一声打开了，是西弗勒斯·斯内普，他三步上前——中间没有一丁点停顿——问，“疯眼汉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阿不思已经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与此同时，她将羊皮纸收了起来，驱散了变形出的桌子。“穆迪的守护神向身在阿兹卡班的那个我报告说，”阿不思说，“他的眼睛什么都没看见；而要是连万斯的眼睛²都看不见什么东西，那这件东西就不存在。你呢？”

“没人试图强行取我的血，”西弗勒斯说。他飞快地做出一个扭曲的笑容。“除了防御术教授。”

“什么？”米勒娃说。

“他在我张口之前就识破了我，然后立刻非常合理地展开了攻击，要求

² 万斯之眼（Eyes of Vance）：疑似出自幻想小说《灵界之眼》，作者名杰克·万斯（Jack Vance）。详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The_Eyes_of_the_Overworld

知道波特先生的下落。”又是一个微笑，“不知为何，吼出我是西弗勒斯·斯内普似乎没有打消他的疑虑。我相信付他一银西可他就愿意来杀我，还能倒找你五个铜纳特。我必须得击晕我们亲爱的奇洛教授，这可不是什么容易的事，但他对咒语的反抗很弱。‘哈利·波特’自然惊慌了起来，他跑出去告诉店主，然后防御术教授被带到了圣芒戈——”

“圣芒戈？”

“——那里的医者说他可能这几个星期都操劳过度了，所以才会精疲力竭地倒下。你宝贵的防御术教授很好，米勒娃，昏迷咒也许还可以帮助他，强迫他休息几天。之后我推掉了用他们的飞路网飞回霍格沃茨的邀请，回到对角巷四处游荡；但今天似乎没人想要波特先生的血。”

“我很肯定我们的防御术教授会受到最好的照料。”阿不思说，“我们得把注意力放在更重要的事上，米勒娃。”

她费了好大劲儿才把注意力转回来，但她坐下了，而西弗勒斯也为自己变出了一张椅子，他们三个互相靠拢，开始开会。

坐在那两个人身边，她感觉自己就像用了复方汤剂的冒牌货。她既不擅长战争，也不擅长阴谋诡计。要比韦斯莱家的双胞胎抢先一步她都很吃力，而有时她还会失败。她坐在这里的原因，归根结底，只是因为她听到了预言……

“我们所面对的，”校长先开口了，“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谜团。能策划出这次越狱的巫师我只想得到两个。”

米勒娃倒抽了一口凉气。“有可能不是神秘人？”

“我恐怕是的。”校长说。

她向旁边瞟了一眼，看见西弗勒斯和她一样困惑。恐怕黑魔王没有东山再起？为避免此事成真，她可以放弃几乎所有的一切。

“所以，”阿不思沉重地说，“我们的第一个嫌疑人是伏地魔，他再次崛起，想要让自己起死回生。我研究过许多我希望自己根本没有读过的书，寻

找所有他有可能归来的途径，我只找到三个。他最强的复活途径是魔法石，勒梅向我保证过，就算是伏地魔都不可能自己造一个出来；通过这个方法复活，他会比从前更强大，更可怕。我没有想过伏地魔能抗拒石头的诱惑，更何况这么明显的陷阱是在挑衅他的智商。但他的第二个途径几乎同样强大：仆人的肉，自愿捐出；敌人的血，被迫献出；先祖的骨，无意捐出。伏地魔是个完美主义者——”阿不思看了一眼西弗勒斯，后者点头赞同，“——所以他肯定会追求最强的组合：贝拉特里克斯·布莱克的肉，哈利·波特的血，以及他父亲的骨头。伏地魔最后的途径是引诱一个受害者，长期吸取他们的生命；在这种情况下伏地魔会比从前虚弱。他偷偷带走贝拉特里克斯的动机很明确。而如果他是留着她备用，只有在拿不到石头的情况下才会使用她的话，那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今天哈利没有遭受绑架。”

米勒娃又瞄了一眼西弗勒斯，他听得很用心，但并不吃惊。

“而不明确的地方是，”校长接着说，“伏地魔是如何策划出这次逃跑的。有一个死亡娃娃被留在了贝拉特里克斯的牢房内，她的这次逃跑在计划中本不应有人发现；即使这一部分出了岔子，摄魂怪在第一次警告过后也找不着她了。阿兹卡班固若金汤了那么多个世纪，我完全无法想象伏地魔是用什么方法达成此事的。”

“这毫无意义，”西弗勒斯面无表情地说，“黑魔王要做出我们想象不到的事，只需要有比我们更丰富的想象力就行了。”

阿不思严肃地点点头。“不幸的是，现在又有另一位巫师嘲笑着不可能。在不久之前，有一位巫师发明了一个强大的新咒语，可能可以蒙蔽摄魂怪，让贝拉特里克斯·布莱克逃跑。也有其它一些疑点指向了他。”

米勒娃的心跳漏了一拍，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知道的，为什么会知道，但有一种恐怖的忧虑让她开始理解了，那个人是——

“那又是谁？”西弗勒斯说，听起来很迷惑。

阿不思向后仰靠了一下，然后说出了致命的话语，应验了她的恐惧：“哈

利·詹姆·波特－伊万斯－维瑞斯。”

“波特？”魔药大师反问道，他平日那种如丝般顺滑的声音中表达出的震惊是她闻所未闻的。“校长，你又在开玩笑吗？他才在读霍格沃茨的一年级！发一次脾气和几次用一件隐身衣搞出来的幼稚恶作剧不会让他——”

“这不是玩笑，”米勒娃说，她的声音微不可闻，“哈利已经在变形术上有原创性发现了，西弗勒斯。虽然我不知道他也在研究魔咒。”

“哈利不是普通的一年级生，”校长郑重地说，“他被黑魔王标记为平等，而且他还拥有黑魔王不知道的力量。”

西弗勒斯看向她，要足够熟悉他的人才能识别出他眼神中的恳求。“我得把这个当真吗？”

米勒娃只是点了点头。

“还有其他人知道这种……强大的新咒语吗？”西弗勒斯追问道。

校长抱歉地看了她一眼——

不知为何，她知道了，她在开口前就知道了，她想嘶声尖叫。

——然后说，“奎里纳斯·奇洛。”

“为什么，”她说，她的声音可以溶化掉办公室里的一半仪器，“波特先生会告诉我们的防御术教授，他可以用来逃狱的聪明的新咒语——”

校长疲惫、满是皱纹的手盖过他同样满是皱纹的额头。“奎里纳斯只是碰巧也在那里，米勒娃。那时就连我都不觉得会有什么危害。”校长犹豫了一下，“哈利说他的咒语太危险了，不能解释给我们俩听；而我今天再次询问他的时候，他坚持说他没有给奎里纳斯解释，也没有在防御术教授在场时卸下大脑封闭术的屏障——”

“波特先生是大脑封闭术师？你给了他一件隐身衣，他对吐真剂免疫，他还是韦斯莱家双胞胎的朋友？阿不思，你知道你把学校抛向了什么样的命运

吗？”她的声音现在几乎是尖叫了。“到他七年级的时候，除了一个在地上冒烟的大洞，霍格沃茨什么都不会剩下了！”

阿不思靠回他铺满了软垫的椅子上，然后微笑道，“别忘了时间转换器。”

她确实尖叫了，但是是悄悄的。

西弗勒斯拖着声音说，“我是不是该教他熬复方汤剂呢，校长？我问的原因只是为了完整性起见，以免你对你自己一手酿造的灾厄的危难级别还不够满意。”

“可能等明年吧。”阿不思说，“我亲爱的朋友们，摆在我面前的问题是，是不是哈利·波特将贝拉特里克斯·布莱克偷偷带出阿兹卡班的。就算是以我宽容的标准来看，这也不仅仅是年轻高昂的兴致了。”

“等一下，校长，”西弗勒斯对校长笑了笑，这笑容比她见过的他对校长露出的任何一次都要冷淡，“但我要申明一下我的观点——答案为否。这是黑魔王的杰作，纯粹而又直白。”

“那为什么，”阿不思说，他的声音里现在没有一丝一毫的幽默了，“当我计划在哈利到达对角巷的那一刻立即将他带回时，我发现这个举动将导致悖论？”

米勒娃让自己在椅子中陷得更深，把左手手肘放到没有软垫的硬扶手上，手支着额头，然后绝望地闭上眼。

在他们内部的小圈子有一句格言，三十个傲罗中，只有一个有能力调查卷入了时间转换器的案子；而在这么少的人里面，其中一半还没有疯掉的人迟早也会疯掉。

“所以你怀疑，”西弗勒斯的声音说，“波特从对角巷去了阿兹卡班，之后穿越时间，回到了对角巷，让我们接走——”

“一点不错，”阿不思的声音说，“不过也有可能是伏地魔或他的仆从们在看着，保证哈利到达了对角巷，然后才开始他们在阿兹卡班的计划。他们

中会有人使用时间转换器送回逃狱成功的消息，然后再开始实施绑架。诚然，正是对这种可能性的怀疑让我在去阿兹卡班之前派遣你和米勒娃执行你们自己的任务。我那时以为他们的逃狱计划会失败，但要是带走哈利·波特意味着目击到他们最终失败的事实，那我自己就不可能在和他互动之后去阿兹卡班，因为阿兹卡班的未来无法触碰到过去。我在阿兹卡班的时候没有收到你或者米勒娃的报告，我告诉了弗立维试着联系你们俩，但也没有收到他的报告，因此，我知道了你们和哈利·波特之间的互动就是在和阿兹卡班的未来互动，意味着有人在通过时间传递信息——”

阿不思的声音停住了。

“但是校长，”西弗勒斯说，“你来自阿兹卡班的未来，然后与我们互动……”

魔药大师的声音消失了。

“但西弗勒斯，如果我确实收到了你和米勒娃保证了哈利安全的消息，我一开始就不会穿越时间——”

“校长，我觉得我们必须画张图。”

“我同意，西弗勒斯。”

一阵羊皮纸被铺在桌子上的声音，然后是羽毛笔的摩擦声，然后是更多的争论。

米勒娃坐在椅子上，手扶着额头，紧闭着双眼。

她曾经听说过一个故事：有一个罪犯，拥有神秘事务所授予的时间转换器——神秘事务司在谁需要时间转换器这件事上作出了极其糟糕的判断——然后有一位傲罗被派去追捕这位不明身份的时间犯罪者，他也被配置了一个时间转换器；最后故事以他们两人都被送进了圣芒戈的无可救药精神错乱病房而告终。³

³ 出自超低成本科幻小电影《Primer》，其中详细地探讨了实现时间旅行可能会导致的后果。详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Primer_%28film%29

米勒娃坐在那里，闭着眼睛，试着不要听，不要想，不要变疯。

过了一会儿，当争论似乎纾缓下来时，她大声说道，“波特先生的时间转换器有限制，只有从九点到午夜这段时间才能用。外壳被动过手脚吗，阿不思？”

“我最敏锐的咒语没有辨识出来，”阿不思说，“但外壳是新东西；而破解缄默人的保护措施，并不留一丝破解过的痕迹……也不是不可能。”

她睁开眼，看着西弗勒斯和校长正聚精会神地瞪着那张羊皮纸，上面弯弯曲曲的线条乱成一团，毫无疑问，如果要她理解，她一定会疯掉。

“你们有什么结论了吗？”米勒娃说，“以及请不要告诉我你们是怎么得出来的。”

西弗勒斯和校长面面相觑，然后转向她。

“我们的结论是，”校长沉重地说，“哈利有可能参与了，也有可能没参与；伏地魔有可能用了时间转换器，也有可能没用；而无论阿兹卡班里发生了什么，在我自己的过去之中，穆迪已经在看守小汉格顿的墓地了，而没人会造访那里。”

“简单地说，”西弗勒斯拖长了声音说，“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亲爱的米勒娃；虽然看上去至少很可能有另一个时间转换器以某种方式介入了。我个人的怀疑是波特被人收买，欺骗，或是威胁，穿越了时间向过去传递消息，也许甚至和这次越狱有关。我不会做些显而易见的提议，猜是谁能够说动他。但我建议在今天晚上九点整的时候，测试一下波特能不能穿越整整六个小时的时间，回到三点，这样我们就能知道他有没有用过时间转换器。”

“无论是哪种情况，这么做看上去都是明智的。”邓布利多说，“搞定这件事，米勒娃，然后告诉哈利，之后在他方便的时候来一趟我的办公室。”

“但你们还是怀疑哈利直接参与了这次越狱本身？”米勒娃说。

“有可能，但可能性不大。”西弗勒斯说，而同时阿不思说，“是的。”

米勒娃捏了捏鼻梁，深深吸了口气，然后呼气。“阿不思，西弗勒斯，波特先生怎么可能会有理由做出这种事！”

“我也想不出来，”阿不思说，“但我了解的所有方式中，只有哈利的魔法有可能——”

“等等，”西弗勒斯说。他脸上所有的表情都褪去了。“我有一个想法，我必须验证一下——”魔药大师抓了一撮飞路粉，大步踏向房间里的壁炉——阿不思急忙挥了挥魔杖将壁炉点亮——随后是一道绿色的火光，以及“斯莱特林院长办公室”，然后西弗勒斯消失了。

她和阿不思面面相觑，两人都耸了耸肩；随后阿不思接着回去研究那张羊皮纸。

只过了几分钟，西弗勒斯从飞路网里转了出来，拍了拍身上的灰尘。

“好吧，”魔药大师说，又摆出那张面无表情的脸，“我恐怕波特先生有动机。”

“讲！”阿不思说。

“我发现莱萨斯·莱斯特兰奇在斯莱特林的公共房间学习，”西弗勒斯说，“他对上我的眼睛时没有犹豫。看上去莱斯特兰奇先生不太喜欢去想他阿兹卡班里的父母，在冰冷和黑暗之中，被摄魂怪吸取着生命，每一天每一秒都在忍受痛苦，而他把这些话告诉了波特先生，然后乞求他把他们带出去。因为，你知道，莱斯特兰奇听说大难不死的男孩能做到任何事。”

她和阿不思交换了一下眼神。

“西弗勒斯，”米勒娃说，“就算是哈利……肯定……都应该比这有常识……”

她的声音低了下去。

“波特先生觉得自己是上帝，”西弗勒斯面无表情地说，“而莱萨斯·

莱斯特兰奇在他面前跪下来求他，真心诚意地哭着向他祷告。”

米勒娃瞪着西弗勒斯，她的胃直犯恶心。她研究过麻瓜的宗教——这是需要对麻瓜出生巫师的父母用记忆咒的最常见的理由——所以她的了解足以让她理解西弗勒斯刚刚所说的话。

“无论如何，”魔药大师说，“我读了莱斯特兰奇先生的心，检查他知不知道关于他母亲逃跑的事。他什么都没听说过。但要是他知道了，他立刻就会得出结论，需要对此事负责的人是哈利·波特。”

“我明白了……”阿不思缓缓地说，“谢谢，西弗勒斯。这是个好消息。”

“好消息？”米勒娃脱口而出。

阿不思看向她，他的脸现在和西弗勒斯一样面无表情了；然后她惊讶地想了起来，阿不思自己的——“这是我所能想象到的、将贝拉特里克斯带出阿兹卡班最好的理由，”阿不思轻声说，“而如果不是哈利，让我们回想起来吧，那就一定是伏地魔本人走出了第一步。但让我们都不要草率地下结论，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很多事，但很快我们就会知道了。”

阿不思从桌后站了起来，大步走向还升着火的壁炉，又抓起一撮飞路粉，然后将头伸到火里。“魔法法律执行司，”他说，“司长办公室。”

过了一会儿，博恩斯夫人清晰尖锐的声音传了出来，“怎么了，阿不思？我有点忙。”

“阿米莉亚，”阿不思说，“我恳求你分享一下关于这个事件的任何发现。”

一阵停顿。“哦，”博恩斯夫人冰冷的声音从熊熊燃烧的火焰中传了出来，“那这就是双向分享咯，阿不思？”

“也许是吧。”老巫师冷静地说。

“如果有哪个傲罗因为你的沉默而死去，我会让你负全责，多管闲事的老头。”

“我理解，阿米莉亚。”阿不思说，“但我不希望触发不必要的警戒和怀疑——”

“贝拉特里克斯·布莱克从阿兹卡班逃跑了！在这个事实上，你认为有什么警戒和怀疑是我觉得不必要的？”

“我想请求你记住这些话，”绿色火焰里的老巫师说，“如果我觉得我的担心没有必要，我会告诉你。现在，阿米莉亚，我乞求你，如果你知道关于这件事的任何东西，请与我分享。”

又是一阵停顿，随后博恩斯夫人的声音说，“我有从四个小时之后的未来那里拿到的信息，阿不思。你还想听吗？”

阿不思顿了顿——

(米勒娃知道，他在掂量自己想立刻从现在回到两小时前的可能性；因为从未向过去传递信息不能超过六小时，任何时间转换器的连锁都做不到这一点。)

——最后说，“是的，请告诉我。”

“我们运气不错，”博恩斯夫人的声音说，“其中一个目击了逃跑过程的巫师是麻瓜出生，她告诉我们那个被我们称之为飞行火焰的咒语也许根本就不是咒语，而是麻瓜技术。”

就像肚子上被打了一拳，这就是米勒娃的感觉，而她腹部的恶心想加剧了。任何看过混沌军团战斗的人都知道这是谁的手笔……

博恩斯夫人的声音还在继续，“我们把亚瑟·韦斯莱从禁止滥用麻瓜物品司带了过来——他比现存的任何巫师都要了解麻瓜技术——然后给了他在场傲罗的描述，他想出来了。这种麻瓜技术叫做振荡器⁴，取这个名字的原因是因为你疯了才会去乘坐这种东西⁵。六年前，他们所拥有的其中一个振荡器爆

⁴ 振荡器（rocker）：亚瑟·韦斯莱把 rocker（振荡器）和 rocket（火箭）搞混了。

⁵ 你疯了才会去乘坐这种东西（you'd have to be off your rocker to ride one）：双关。off xxx's rocker 是一个惯用语，指某人神经错乱。

炸了，有上百个麻瓜被杀，还差点烧着了月亮⁶。韦斯莱说振荡器使用了一种名为反作用力的特殊科学技术，所以我们计划在阿兹卡班建立防止这种科学技术起效果的诅咒。”

“谢谢你，艾米利亚。”阿不思沉重地说，“这就是全部了吗？”

“我会查看我们还有没有来自六小时之后的发现。”博恩斯夫人的声音说，“如果有的话，他们还没有告诉我，但我会让他们告诉你的。你有什么想告诉我的事吗，阿不思？两个可能性里哪一个比较有可能？”

“还没有，阿米莉亚，”阿不思说，“但我会尽快答复你。”

随后，他从火焰里站直了身子，火焰褪色成了普通的黄色火焰。这位老巫师这些年所经历的每一分钟，从他出生开始与时间转换器额外加上的每一秒，再加上几个世纪额外的压力，所有的一切都写在了他满是皱纹的脸上。

“西弗勒斯？”老巫师说，“它实际上是什么？”

“是火箭。”混血出身的魔药大师说，他在麻瓜小镇的蛛尾巷长大。“最让人惊叹的麻瓜技术之一。”

“哈利有多大可能知道这种技术？”米勒娃说。

西弗勒斯拖长了声音说，“哦，像波特先生这种男孩知道关于火箭的一切；这是肯定的，亲爱的米勒娃。你必须记住，在麻瓜世界里，事情都是不一样的。”西弗勒斯皱起了眉，“但是火箭很危险，而且非常昂贵……”

“哈利从他的古灵阁金库里偷藏了一笔钱，数量未知，可能有上千加隆，”校长说，随后回应他们俩共同的瞪视，“这不在我的计划内，但我犯了个错误，让防御术教授监督哈利去取那五加隆买圣诞礼物……”校长耸了耸肩，“是的，我同意，回头来看这纯粹就是在犯傻。让我们继续吧。”

米勒娃静静地用头撞了几下椅子上的头垫。

⁶ 根据时间来看，可能指的是1986年探索者号爆炸事件。

“尽管如此，校长，”西弗勒斯说，“就因为食死徒在第一次战争没有中使用过麻瓜技术，这不代表他不懂。在麻瓜界对格林德沃的战争中，火箭被当作武器投射在了英国⁷。如果像你说的那样，他那些年的暑假都是在麻瓜孤儿院度过的，校长……那么他也听说过火箭。而他要是听说了波特先生在模拟战斗中使用了麻瓜技术，他肯定会学习敌人的长处，并试着自身加倍。这就是他的思考方式；他会试着攫取他所见到的任何力量。”

老巫师停在了原地，一动不动，就连胡须都好像金属丝一般冻结在了原地；然后米勒娃冒出了一个念头，这是她产生过的最可怕的念头：阿不思·邓布利多被吓呆了。

“西弗勒斯，”阿不思·邓布利多用几乎是嘶哑的声音说，“你意识到你刚刚说了什么吗？如果哈利·波特和伏地魔动用麻瓜武器来打这场战争，这个世界就只会剩下一片火海了！”

“什么？”米勒娃说，她当然听说过枪械，但对一个老练的女巫来说枪械并没有那么危险——

西弗勒斯开口了，就好像她没在这个屋子里似的：“那么也许，校长，他是刻意给哈利·波特传递警告；任何麻瓜武器的攻击都会被以牙还牙。命令波特先生在战斗中停止使用麻瓜技术；这就能告诉他信息收到了……不要再给他灵感了。”西弗勒斯皱了皱眉，“虽然，细想一下，马尔福先生——当然，还有格兰杰小姐——好吧，再转念一想，看上去全面禁止科技是更加明智的——”

老巫师将双手都按在了额头上，他的嘴唇吐出颤抖的声音，“我开始希望这次逃跑的背后是哈利了……哦，梅林在上，我都做了些什么，我都做了些什么，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

西弗勒斯耸耸肩，“从我听到的传言来看，校长，麻瓜武器只比……巫术更深奥的方面更可怕一点——”

⁷ 二战时期 1988 年 9 月 8 日，V2 火箭曾被发射到伦敦。详见：<http://zh.wikipedia.org/wiki/V-2%E7%81%AB%E7%AE%AD>

“还要可怕？”米勒娃抽气道，随后强迫自己闭上了嘴。

“比魔法界逐渐衰弱的这些年头所剩下的任何灾难都糟，”阿不思说，“不会糟过将亚特兰蒂斯从时间中抹消掉的那个事件。”

米勒娃瞪着他，她感到汗水顺着脊椎冒了出来。

西弗勒斯接着说，还是对着阿不思：“如果他手里捏着那么危险的力量还如此莽撞，那么，所有除了贝拉特里克斯之外的食死徒都会背叛他，他所有的支持者都会反对他，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力量都会集中起来消灭他。这与之前相比又会有什么不同呢？”

老巫师的脸上恢复了一些动作，一丝血色。“也许不会……”

“而无论如何，”西弗勒斯露出一丝居高临下的笑容，“麻瓜武器没那么容易到手，无论你是有一千金加隆，还是一百万金加隆。”

哈利在战斗中不都是自己把设备**变形**出来的吗？米勒娃想，但在她问出口之前——

壁炉迸发出绿色的火苗，随后，皮尔斯·辛克尼斯的脸在火焰中出现了，他是博恩斯女士的助理。“首席巫师？”辛克尼斯说，“我有事要报告，是从——”辛克尼斯扫了一眼米勒娃和西弗勒斯，“六分钟之前传来的。”

“你的意思是六个小时之后，”阿不思说，“他们俩应该听；报告吧。”

“我们知道是怎么做到的了，”辛克尼斯说，“在贝拉特里克斯的牢房角落藏着魔药瓶；剩下的液体显示这是阿尼玛格斯魔药。”

一阵长长的停顿。

“我懂了……”阿不思沉重地说。

“对不起？”米勒娃说，她没懂。

辛克尼斯把头转向她，“麦格夫人，在动物形态下的阿尼玛格斯要少受

些摄魂怪的关注。所有囚犯在抵达阿兹卡班之前都会接受检查；如果他们是阿尼玛格斯，那么他们的动物形态会被摧毁。但我们没有想过，如果一个被守护神咒保护着的人喝了魔药，然后冥想一会儿，或许就能够在被关进阿兹卡班之后变回阿尼玛格斯——”

“在我的理解里，”西弗勒斯说，又带上了他一贯的讥笑，“阿尼玛格斯的冥想得花很长一段时间。”

“好吧，斯内普先生，”辛克尼斯厉声道，“记录显示贝拉特里克斯在她被关进阿兹卡班之前就是个阿尼玛格斯，她的动物形态被摧毁了；所以也许她第二次冥想所花的时间不会像第一次那样长！”

“我不觉得有哪个阿兹卡班的囚徒有可能做到这一点……”阿不思说，“但贝拉特里克斯·布莱克在被逮捕前是最强大的巫婆，她也许能做到其它女巫做不到的事。阿兹卡班能够抵御这种方法吗？”

“能，”皮休斯·辛克尼斯的脑袋自信地说，“我们的专家说他无法想象阿尼玛格斯冥想能够短于三个小时，无论有无经验。从此以后，所有允许探视的囚犯的探视时间都会限制在两小时之内，如果有守护神咒维持的时间超过两小时，摄魂怪会通知我们。”

阿不思看上去不太开心，但是他点了点头。“我明白了。当然，这类尝试之后应该不会再发生了，但不要放松警惕。等你通知过阿米莉亚后，告诉她我有话要跟她说。”

皮休斯·辛克尼斯的脑袋没有再多说一句话便消失了。

“不会再发生……？”

“因为呀，亲爱的米勒娃，”西弗勒斯拖长了调子说，还没有摆脱他惯常的讥讽，“如果黑魔王计划要把其他仆从从监狱里带出来，他就不会留下魔药瓶，告诉我们他是怎么做到的了。”西弗勒斯皱起眉，“我坦白……就连我都不知道为什么瓶子会被丢在那儿。”

“这是某种信息……”阿不思缓缓地说，“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完全不知道……”他的手指敲在了桌子上。

在长达一分钟，或者是三分钟之后，老巫师从空无一物的空气中收回视线，皱起眉头；与此同时，西弗勒斯也沉默地坐在原地。

随后阿不思灰心地摇摇头，说，“西弗勒斯，你能理解这个吗？”

“不，”魔药大师说，然后露出嘲讽的微笑，“也许这样对我们来说更好；无论他想让我们从中得出什么结论，他计划的一部分出岔子了。”

“你们现在肯定是神秘……是伏地魔了吗？”米勒娃说，“不会是其他食死徒构思出来的吗？”

“然后他们也知道火箭？”西弗勒斯冷淡地说，“我不相信会有其他食死徒那么热爱麻瓜研究。就是他。”

“是啊，就是他，”阿不思说，“阿兹卡班在那么多个世纪里都固若金汤，就因为一瓶普普通通的阿尼马格斯药剂沦陷了。这过于聪明，过于不可能，从伏地魔还是汤姆·里德尔的时候，这就是他的特色。任何能够伪造出这种特色的人必须和伏地魔同样机智。而这个世界上不会有其他人意外高估我的智慧，留下我完全无法理解的信息。”

“除非他估量你估量得非常精准，”西弗勒斯沉闷地说，“在这种情况下，这就正是他想让你思考的。”

阿不思叹了口气。“没错。但就算他完美地骗过了我，我们至少还可以相信一个结论，至少不是哈利·波特。”

她本应该松一口气，然而，米勒娃感到寒意正顺着她的背脊，血管，肺和骨头扩散。

她记得像这样的谈话。

她记得像这样的谈话，十年前，当英国血流成河的时候，当她曾在课堂

上教导过的男巫女巫被成百成百地屠杀的时候，她记得熊熊燃烧的房子、尖叫的孩子和绿色的闪光——

“你要和博恩斯夫人说什么？”她喃喃道。

阿不思从桌子背后站了起来，踱步到房间正中，他的手微微触碰着仪器们，一会儿是发光的仪器，一会儿又是发出声音的仪器；他用一只手扶正眼镜，用另一只手将长长的银色胡须摆到袍子正中，最后，终于，古老的巫师转过身，面向他们。

“我会告诉她我所知甚少的一种叫做魂器的黑魔法，灵魂会被从死亡之中剥夺，”阿不思·邓布利多说，轻柔的声音充满了整个房间，“然后我会告诉她仆人的肉可以用来做什么。”

“我会告诉她我要重新召集凤凰社。”

“我会告诉她伏地魔回来了。”

“第二次巫师战争开始了。”

几小时之后……

挂在副校长办公室墙上古老时钟的盘面是由金色的指针和银色的数字所构成的；时钟无声地走着，因为上面被施了静音咒。

金色的时针在接近银色的数字九，金色的分针也是，两个时间的组成部分相互靠近，很快就到了同一个位置，没有撞在一起。

现在是晚上8:43，哈利时间转换器打开的时间临近了，有一个测试方法，他们想象不出有什么咒语能糊弄过去，除非咒语能够回避时间本身的法则。没有人或是灵魂，没有信息或是物质，能够在一天之内多拉出七个半小时。她会在这个时候制造一条信息，然后告诉哈利将信息带回六小时前，带给下午三点的弗立维教授，然后她会问弗立维教授是否在那个时候收到了信息。

然后弗立维教授会告诉他他确实在下午三点收到了信息。

然后她会告诉西弗勒斯和阿不思下次稍稍多信任哈利一点。

麦格教授施展守护神咒，然后告诉她闪闪发光的猫咪，“去找波特先生，然后这样告诉他：波特先生，听到这句话之后请不要再做任何其它事，尽快到我的办公室来。”

第六十二章 斯坦福监狱实验，终章

米勒娃抬头看了一眼时钟：金色的指针和银色的数字，指针在钟面上跳动。时钟是麻瓜发明的，而在他们发明以前，巫师都懒得精确记录时间。霍格沃茨建立时，课堂时间是由沙漏所控制的铃声通知的。这是纯血主义者不愿接受的真相之一，因此米勒娃知道这件事。

她在麻瓜研究这门课的高级巫师等级考试上拿到了优秀——现在看来这似乎成为了耻辱的印记，因为她知道的少之又少。在她年轻的时候——即使在那个时候，她就已经察觉到了，这门课就是蒙人的：课程由纯血巫师教授，据说是由于麻瓜出身的巫师无法领会巫师出身的巫师需要被告知的东西，而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委员会一点都不认可麻瓜。但在她十七岁的时候，优秀的分数对她来说才是重点，这个回忆让她悲伤了起来……

如果哈利·波特和伏地魔动用麻瓜武器来打这场战争，这个世界就只会剩下一片火海了！

她想象不出来，而她想象不出来的原因是因为她无法想象哈利与神秘人战斗。

她遭遇过黑魔王四次，每一次都活了下来：其中三次是阿不思在掩护她，还有一次是穆迪在她身边。她想起了那张被毁了容的、像蛇一样的脸，散布在皮肤上细小的绿色鳞片和发着红光的双眼，她想起了那高声尖笑的嘶嘶声，其中除了残酷和痛苦外别无他物：一只纯粹而完全的怪物。

她也能在脑海中轻易地勾勒出哈利·波特——一个带着灿烂表情的小男孩，有时严肃地对待荒唐，有时荒唐地对待严肃。

这两个人举起魔杖互相对抗的念头实在是过于痛苦，让人无法想象。

他们没有权力，完全没有权力将这一切都加诸一个十一岁孩子的身上。她知道校长在这一天为他做了什么决定，因为她曾经被嘱咐过要做好安排；如

果换成这个年纪的她，她会发怒，尖叫，哭泣，悲痛欲绝好几个星期，然后
.....

他不是普通的一年级生，阿不思曾这么说过，他被黑魔王标记为平等，
他还有黑魔王所不知道的力量。

从西比尔·特里劳妮喉咙中所发出的低沉有力、空洞可怕的声音，那个
真正原本的预言再度回响于她的脑海。她有一种感觉，预言的意思并不是校长
所想的那样，但这种区别无法用语言来表述。

即便如此，这一点似乎依然是事实：如果在这个地球上真的有十一岁的
孩子能担下这个担子，那这个孩子正在来她办公室的路上。而要是她当着他的
面说了诸如“可怜的哈利”之类的话.....好吧，他不会开心的。

现在我得想办法杀死一个永生不灭的黑巫师了，哈利在他第一次知道这
件事的那天曾这么说过，你要是在我们开始买东西之前就告诉我多好.....

她当了那么久格兰芬多的院长，见过那么多朋友死去，足以让她知道，
对有些人而言，你是拦不住他们成为英雄的。

有敲门声传来，麦格教授说，“进来。”

当哈利进来时，他脸上的表情还是像她在玛丽居见到他时那样冰冷而警
戒；她突然想知道，他这一整天是不是都戴着同样的面具，维持着同样的自我。

小男孩坐在了她桌前的椅子上，然后说，“所以现在是时候告诉我发生
什么事了吗？”这句话说得很平和，话里没有那张表情应该带上的尖刻。

麦格教授没控制住自己，惊讶地抬了起眼，然后说，“校长什么都没告
诉你吗，波特先生？”

男孩摇了摇头。“只说他收到了警告，说我可能有危险，但我现在安全了。”

米勒娃很难对上他的视线。他们怎么能这么对他，他们怎么能把这种事
扔给一个十一岁的孩子，这场战争，这种命运，这个预言.....他们甚至都不信

任他……

她强迫自己正视哈利，然后发现那双绿色的眼睛正冷静地看着她。

“麦格教授？”男孩轻声问。

“波特先生，”麦格教授说，“恐怕由我来解释不合适，但如果在这件事之后校长还什么都不告诉你，你可以回我这里来，我去帮你吼他。”

男孩张大了眼睛，在冷酷的面具摆回原位之前，有几分真正的哈利从裂缝中透了出来。

“无论如何，”麦格教授迅速道，“我很抱歉给你带来不便，波特先生，但我得要求你使用时间转换器回到六个小时之前的三点整，然后传达给弗立维教授以下信息：树上银花¹。让教授记下你给他这条信息的时间。之后，校长希望你在方便的时候去见他。”

停顿。

随后男孩说，“所以，我涉嫌滥用我的时间转换器？”

“怀疑你的人不是我！”麦格教授匆忙道，“我确实很抱歉给你带来了不便，波特先生。”

又是停顿，随后小男孩耸了耸肩。“这会扰乱我的睡眠安排，但我想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请让家养小精灵知道如果我要求提前准备早餐——比如明天凌晨三点——我一定会吃上。”

“当然，波特先生。”她说，“谢谢你的理解。”

男孩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向她点头致意，然后溜出了门，一只手已经伸进了衬衫里放着时间转换器的地方；她差点就叫出了“哈利！”，只是她不知道叫出来之后该说什么。

¹ 树上银花：出自同名幻想小说《树上银花》，作者为苏珊·库珀。详见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4120774/>

于是她等待着，看着时钟。

她等哈利回到过去得等上多久？

实际上，她不需要等；如果他已经完成了任务，那这件事已经发生了

.....

随后，米勒娃知道了，她拖延的原因是因为她在焦虑，这个念头让她悲伤了起来。恶作剧，是的，无法形容、难以置信的恶作剧，至于谨小慎微和瞻前顾后的程度则与一块落石差不多——她不知道男孩是如何骗过帽子不把他分进格兰芬多的，他显然属于那里——但他不会做任何黑暗或有害的事，永远不会。在恶作剧的表面下，他的善良就和韦斯莱家的双胞胎一般深远而真实，虽然就连钻心咒也不能让她把这些话大声说出来。

“呼神护卫，”她说，然后，“去找弗立维教授，问以下这些话，然后把他的答复带回来：‘波特先生有没有给你带我的口信，口信是什么，你是什么时候收到的？’”

一小时之前，在穿上隐形衣，用掉时间转换器剩下的最后一转之后，哈利将沙漏塞回了衬衫。

然后他动身前往斯莱特林的地窖，以他看不见的双腿所能达到的最快速度大步前行，但没有用跑的。幸好副校长的办公室在霍格沃茨已经属于比较低的楼层了……

在穿过几道楼梯后——他一次跳两阶，但没跳三阶——哈利停在了走廊拐角。从最后一个弯道拐过去就是斯莱特林寝室的入口了。

哈利从口袋里拿出一片羊皮纸（不是普通的纸），拿出速记羽毛笔（不是普通的笔），然后告诉羽毛笔，“写下我说的这些字母：Z-P-G-B-S-Y，空格，F-V-Y-I-R-E-B-A-G-U-R-G-E-R-R。²”

² 简单的ROT13码：把英文字母用字母表上前13或后13的字母代替，翻译过来就是“mc[gonagall] to fl[itwick], silver on the tree（麦格对弗立维，树上银花）”。ROT13码详见：<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ROT13&oldid=500000>

在密码学中有两种编码，一种是用来防止你弟弟偷看你的信息，还有一种是用来防止政府阅读你的信息，他用的是第一种，但总好过不用。反正从理论上来说，不应该有人会看到这个信息；但就算看了，他们也不会记住任何有意思的事，除非他们先学了密码学。

随后哈利将羊皮纸放进了羊皮纸做的信封，然后用魔杖融了一点绿蜡，把信封好。

当然，从原则上来讲，哈利本来可以在几小时之前就把这一切搞定，但不知为何，一直等到自己听见麦格教授亲口说出信息之后再做似乎要不那么“和时间胡闹”一点。

随后哈利将信封塞进了另一个信封里，信封里面已经装了一张写着另一个指示的纸，还有五个银西可。

他合上信封（外面已经写好了名字），用更多的绿蜡封好，然后将最后一个银西可粘在绿蜡上。

随后哈利把这个信封装进了最后一个信封里，上面写着大大的名字：“梅里·塔辉顿”。

然后哈利在拐角处探出身，瞄向一张愠怒的肖像，这是斯莱特林寝室的入口；哈利不想让肖像记得一个看不见的隐形人，于是他使用悬浮魔咒，让信飘向愁眉苦脸的男人，然后用信轻叩了一下他。

愠怒的男人低头看向信封，仔细地透过单片眼镜凝视，然后叹了口气，把脸转向斯莱特林宿舍里面，大喊，“有给梅里·塔辉顿的信！”

随后信封落到了地板上。

过了一会儿，肖像门打开了，梅里一把抓过地上的信封。

她会打开信封，然后发现里面有一银西可和一个要交给一位名叫玛格丽特·布尔斯斯特罗德四年级学生的信封。

(斯莱特林一直都在做这种事，一银西可肯定会被看作是急件。)

玛格丽特会打开她自己的信封，然后会发现里面有五个银西可和一个信封，信封需要被放在一个废弃的教室里……

……在她使用时间转换器回到五小时前之后……

……在那里，她会发现另外五个银西可等着她，如果她去得够快的话。

而隐了身的哈利会在那间教室里从下午三点等到三点半，就是为了以防万一有人试着做了最显而易见的测试。

好吧，反正至少对奇洛教授来说挺显而易见的。

对奇洛教授来说显而易见的事还有 (a) 玛格丽特·布尔斯罗德有时间转换器，以及 (b) 她在使用时间转换器这方面不是很规矩，比如说，抢在其他所有人听说“之前”告诉她妹妹一些非常不错的八卦。

哈利大步离开肖像门，还是隐着身，一部分压力放松下来了。不知为何，他的大脑之前还在担心这个计划，就算他知道计划已经成功了。现在只剩下和邓布利多对峙，然后他的这一天就结束了……他会在晚上九点去校长的石像鬼那里，因为晚上八点去看上去很可疑。这样他就可以宣称他只是误解了麦格教授“之后”的意思……

一想到麦格教授，哈利的心又是一阵隐隐作痛。

于是哈利更深地沉入黑暗面，在脸上摆出冷静的表情，不留一丝疲惫，然后接着走。

欠下的总是要还清的，但有时，你必须借用今天可以借到的一切，等到明天再一并付清。

当旋转楼梯将他送到巨大的橡木门面前，也就是通向邓布利多办公室最后的入口时，就连哈利的黑暗面都觉得精疲力尽了；但因为哈利现在已经合法

地错过了四个小时的自然睡眠时间，暴露一些疲惫是安全的——身体上的疲惫，如果精神上的疲惫不行的话。

橡木门打开了。

哈利的眼睛已经聚焦到巨大办公桌的方向，看向办公桌之后的王座；所以他过了一会儿才察觉到王座是空的，办公桌上除了一本皮革精装书之外什么都没有；于是哈利移过视线，发现那个巫师站在他的精密仪器旁边，神秘未知的仪器正奏出各自的旋律。福克斯和分院帽各自占据着高位，明亮欢快的火焰在角落劈啪作响——哈利之前都没有发现那里有火炉，那里还有之前的两把伞和三只左脚的红色拖鞋。所有的东西都在它们原来的位置，展现出它们惯常的模样，除了老巫师自己——他高高地站立着，身上的袍子是最正式的黑色。看见这身袍子套在这个人身上是一种视觉冲击，就好像哈利看见自己的父亲穿着商务西装一样。

阿不思·邓布利多表现得十分苍老，以及悲伤。

“你好，哈利。”老巫师说。

像是维持大脑封闭术屏障一般维持着的另一个自己，一个清白无辜、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哈利冷冷地点了点头，然后说，“校长。我想现在你已经从副校长麦格那里听到回复了，所以，如果由你来说合适的话，我非常想知道发生了什么。”

“是啊，”老巫师说，“是时候了，哈利·波特。”他的背只是微微直了直，因为他已经站得很直了；但不知为何，即使是这么一点点改变也让这位巫师看上去高了一尺，他看上去没有变年轻，但变得更加强大，更加令人敬畏，但并不危险，他的力量像风帽般聚集在了身边。随后，他用清晰的声音说道：“从今天起，你和伏地魔之间的战争开始了。”

“啊？”外层一无所知的哈利说，与此同时，有什么在内层旁观的东西也在想差不多的事，只是带着更多脏话。

“贝拉特里克斯·布莱克被从阿兹卡班带了出来，她逃出了无法逃出的

监狱，”老巫师说，“这项壮举有着伏地魔的鲜明特色，就像我曾见过的那样；她是他最忠诚的仆从，是他用新身体起死回生所需要的三样必需品之一。你十年前曾经打败过一次的敌人又回来了，正如预言所说。”

里外两边的哈利都想不到该说什么，至少在老巫师再度开口前的几秒钟之内想不到。

“现在你还不需要改变什么，”老巫师说，“我已经开始重新为你召集凤凰社，我已经警告了少数几个能理解并且应该理解的灵魂：阿米莉亚·博恩斯，阿拉斯托·穆迪，巴蒂·克劳奇，还有其他某几人。关于预言——没错，确实有一个预言——我没有告诉他们，但他们知道伏地魔回来了，他们也知道你会扮演某个至关重要的角色。我和他们会在战争初期替你打这场仗，与此同时在霍格沃茨，你会变得更强，也许更加睿智。”老巫师抬起手，就好像在乞求。“所以现在，对你来说，只有一个改变，我乞求你理解这个改变的必要性。你能认出我桌子上的书吗，哈利？”

内部的哈利一边尖叫，一边把头往想象出来的墙上撞，与此同时，外部的哈利转过身，然后盯向那本——

一阵长长的停顿。

随后哈利说，“这是由J·R·R·托尔金所著的《指环王》。”

“你能辨认出引自这本书的话，”邓布利多说，他的眼神专注，“所以我假设你清楚地记得这本书的内容。如果我搞错了，纠正我。”

哈利只是瞪着他。

“这本书所描述的并不是真实的巫师战争，”邓布利多说，“明白这一点是很重要的。约翰·托尔金从未对抗过伏地魔。你的战争不会像你读过的书一样。真实的生活和故事不一样。你明白吗，哈利？”

哈利缓缓，缓缓地点头表示肯定；随后摇摇头表示否定。

“具体来讲，”邓布利多说，“在第一本书里，甘道夫做了一件非常愚

蠢的事。这个托尔金的巫师，他犯了很多错误；但有一个错误是最不可原谅的。这个错误就是：当甘道夫第一次怀疑至尊魔戒在弗罗多手上时，即使只有一会儿，他也应该立刻把弗罗多转移到瑞文戴尔。如果这位老巫师的怀疑错了，他也许会难堪。他也许会发现这样指挥弗罗多会很尴尬，会给弗罗多造成许多的不便，需要将很多计划和消遣都搁置到一边。但是一点点难堪，一点点尴尬，一点点不便，与九戒灵趁你在米纳斯提里斯阅读古老的卷轴时席卷夏尔，拿走戒指，从而让你输掉整场战争相比，什么都不是。受伤的不只会是弗罗多；整个中土都会被奴役。如果这不仅仅是一个故事，哈利，他们会输掉他们的战争。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呃……”哈利说，“不太明白……”每当邓布利多变成这样的时候，都会让他难以恰当地保持冷酷；他的黑暗面很难处理这种古怪。

“那我就说出来吧。”老巫师说。他的声音严厉，眼神悲伤。“弗罗多本应该被甘道夫亲自转移到瑞文戴尔——弗罗多绝不应该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离开瑞文戴尔。本不该有布理的恐怖之夜，不该有古墓岗，也不该有在风云顶弗罗多的负伤，因为甘道夫的愚蠢，这几次中的任意一次都有可能让他们输掉整场战争！你现在明白我对你说的话了吗，迈克与佩妮之子？”

于是那个一无所知的哈利明白了。

于是那个一无所知的哈利意识到，这是聪明、睿智、明智、理性、正确的做法。

于是那个一无所知的哈利只说了无辜的哈利会说出的话，与此同时，沉默的旁观者正在混乱和痛苦中尖叫。

“你是在说，”哈利说，他的声音在颤抖，内部的感情灼穿了表面的冷静，“我不能回家和父母一起过复活节。”

“你会再次见到他们的，”老巫师迅速道，“我会乞求他们到这里来陪你，在他们造访期间，我会在各个方面都对他们极尽礼遇。但你复活节的时候不能回家，哈利。你暑假的时候不能回家。就算有奇洛教授照看你，你也不能再去

对角巷吃午饭。你的血是伏地魔起死回生、取回从前力量所需的第二样必需品。所以如果没有生死攸关的原因和强大的守卫者——强大到能够在你抵达安全的地方前抵御任何攻击——你绝不能再次离开霍格沃茨的结界范围。”

哈利的眼角开始出现液体。“这是请求？”他用颤抖的声音说，“还是命令？”

“我很抱歉，哈利，”老巫师温和地说，“我希望你的父母会明白其中的必要性；但如果他们不明白……我恐怕他们没有追索权；无论有多不公正，从法律上来说，他们不是你的监护人。我很抱歉，哈利，如果你因此恨我，我会理解的，但这件事必须落实。”

哈利转过身看向门，他无法再看邓布利多，他无法相信自己的脸。

这是你自己的代价，赫奇帕奇在他的脑海里说，正如你强加给其他人的代价一样。这能改变你对这整个事件的看法吗，就像奇洛教授所认为的那样？

无辜哈利的面具自动说出了他会说出的话：“我的父母有危险吗？他们需要被转移到这里来吗？”

“不，”老巫师的声音说，“我不觉得。食死徒们在上次战争末期学到了，他们不该攻击凤凰社的家人。即使伏地魔现在没有和他之前的同伴一起行动，他还是知道目前是我在做决定，而他知道我不会因为他威胁你的家人就向他妥协什么。我已经教过他了，我不会因为要挟而让步，所以他不会尝试的。”

于是哈利转过身，看见老巫师一脸冷漠，正如他声音的转变，邓布利多镜片后蓝色的双眼变得像钢铁般坚硬，和这个人不太相配，但很符合那身正式的黑袍。

“那么，这算是说完了吗？”哈利用颤抖的声音说。之后他会想一想，之后他会想出一些机灵的对策，之后他会去问奇洛教授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说服校长他错了。此时此刻，哈利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维持他的面具上。

“伏地魔在逃离阿兹卡班时使用了麻瓜物品。”老巫师说，“他在看着你，

向你学习，哈利·波特。很快，魔法部里会有一个叫亚瑟·韦斯莱的男人发布法令，在防御术教授的战斗中，所有麻瓜物品的使用都会被禁止。在未来，当你有什么好主意的时候，你自己知道就好。”

相较之下这似乎不那么重要。哈利只是点点头，然后再次开口道，“说完了吗？”

停顿。

“求求你，”老巫师低语道，“我无权请求你的谅解，哈利·詹姆·波特－伊万斯－维瑞斯，但是求求你，至少说你明白为什么。”老巫师的眼中有了液体。

“我明白，”表层哈利的声音说，表层的哈利确实明白，“我的意思是……反正我也想过……想我能不能让你和我的父母让我像那些孤儿们一样在霍格沃茨过暑假，这样我就可以在图书馆看书，反正在霍格沃茨要更有趣一点……”

阿不思·邓布利多的喉头发出一声哽咽。

哈利再次转向门。他没能全身而退，但至少可以逃离。

他向前迈了一步。

他的手伸向门把手。

一声尖利的鸣叫划破了空气——

就好像慢动作一般，当哈利转过身时，他看见凤凰已经升到了空中，向他飞来。

那个真实的哈利——明白自己有罪的哈利——恐慌了起来，他没有想过，没有预料到，他准备好了面对邓布利多，但他忘了福克斯——

振翅，振翅，振翅，凤凰的翅膀挥舞了三次，就像燃起又熄灭的火焰，整个过程看上去过于缓慢，在这期间，福克斯穿过那些神秘的仪器，向哈利所

在的方向飞来。

金红色的鸟儿在他面前盘旋，翅膀轻柔地掠翼，如烛焰般在空气中摇曳。

“怎么了，福克斯？”伪装的哈利疑惑地说，对上凤凰的眼睛，就像无辜的他会做的那样。而真正的哈利感到极为痛苦，就和麦格教授表达她对他的信任时一样，他想，我今天变成坏人了吗，福克斯？我不觉得我是坏人……你现在憎恨我了吗？如果我变成了凤凰所憎恨的东西，也许我应该现在就放弃，现在就放弃一切，然后坦白——

福克斯尖叫了起来，哈利从没听过这么可怕的叫声，尖叫让所有的仪器都震动了起来，惊醒了所有沉睡的肖像。

就好像被白炽的剑所切开的黄油一般，这声音粉碎了哈利所有的防御，他所有的层次都崩塌了，像是被针扎破的气球一样爆裂了，在他记起最重要的那件事的瞬间，他的事项优先级重组了；泪水开始不受约束地从哈利的双眼中涌出，顺着脸颊流下，他的声音哽咽，话语像是喷发的岩浆般涌出喉咙——

“福克斯说，”哈利的声音说，“他想让我，为，那些，阿兹卡班的，囚犯，做上什么——”

“福克斯，不行！”老巫师说。邓布利多大步向前，向凤凰伸出一只乞求的手。老巫师的声音几乎和凤凰刚才的尖叫一样绝望，“你不能向他提这种要求，福克斯，他还只是个孩子！”

“你去了阿兹卡班，”哈利低语道，“你带着福克斯，他看见了——你看见了——你在那里，你看见了——**你为什么什么都不做？你为什么不让他们出来？**”

当仪器停止颤动后，哈利发现福克斯在他自己尖叫的同时和他一齐尖叫了起来，凤凰飞到了哈利身边，和他一起面对着邓布利多，金红色的头和他自己的头处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你真的，”老巫师低语道，“你真的能如此清晰地听见凤凰的声音吗？”

哈利呜咽得太厉害，几乎说不出话。他经过的所有金属门，他听到的声音，那些最糟糕的记忆，他走过时所听见的绝望的乞求——伴随着凤凰的尖叫，所有这一切在他的脑海中像火焰一般炸裂开来，他内部所有的壁垒都粉碎了。哈利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能如此清晰地听见凤凰的声音，不知道自己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能否理解福克斯。哈利只知道他有了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可以让自己说出奇洛教授告诉他今天之后绝不能再提起的那些事；因为这正是无辜的哈利会说出的话，会做出的事，如果他真的听得那么清楚。“他们在受苦——我们必须得帮帮他们——”

“我做不到！”邓布利多大叫，“哈利，福克斯，我做不到，我无能为力！”

又是一声尖利的尖叫。

“为什么做不到？进去把他们带出来就是了！”

老巫师把视线从凤凰身上移开，看向哈利的眼睛。“哈利，帮我告诉福克斯！告诉他没那么简单！凤凰不仅仅是动物，但他们说到底还是动物，哈利，他们无法理解——”

“我也无法理解，”哈利说，他的声音在颤抖，“我无法理解你们为什么要把人们喂给摄魂怪！阿兹卡班不是监狱，是酷刑室！你们在把那些人刑逼致死！”

“帕西瓦尔，”老巫师沙哑地说，“帕西瓦尔·邓布利多，我的父亲，哈利，我自己的父亲就是死在阿兹卡班的！我知道，我知道那是个炼狱！但你想让我做什么？强行打破阿兹卡班？你想让我公开反抗魔法部吗？”

啾！

一阵停顿，然后哈利用颤抖的声音说，“福克斯一点都不知道政府，他只是想让你——把囚犯带出来——带出牢房——如果有任何人阻拦你，他会帮你战斗——而且——而且我也会，校长！我会跟着你，摧毁所有靠近的摄魂怪！我们之后再来担心政治上的后果，我敢打赌，如果是你和我一起的话，我们能

够逃过——”

“哈利，”老巫师低语道，“凤凰不明白为什么赢得一场战斗可以输掉一场战争。”眼泪顺着老巫师的脸颊流下，掉进他银色的胡须里，“他们只懂得战斗。他们善良，但不聪明。所以他们会选巫师当他们的主人。”

“你能把摄魂怪带到我能接触到的地方吗？”哈利的声音现在是在乞求了，“一次带十五个——我觉得我可以在不伤害到自己的情况下一次性摧毁那么多——”

老巫师摇摇头。“失去一只摄魂怪要敷衍过去已经够难了——他们可能会再给我一只，但绝不会再给我两只——它们被看作是国家财产，哈利，在战争中它们会被当做武器——”

于是哈利心中的愤怒被点燃了，像是火焰般熊熊燃烧，这愤怒也许来自于现在站在他肩头的凤凰，也许来自于他自己的黑暗面，两股愤怒在他的体内交织，冰冷的和火热的，他的喉咙发出的声音很奇怪，“告诉我，政府必须犯下什么事，那些民主制度下的投票者必须犯下什么事，这个国家的人们必须犯下什么事，我才应该决定可以不站在他们那一边？”

老巫师睁大了眼睛，瞪着肩膀上停着凤凰的男孩。“哈利……这是你自己的话，还是防御术教授的——”

“因为肯定要有底线，对吗？如果不是阿兹卡班，那底线在哪里？”

“哈利，听着，求求你，听我说！如果每一个巫师在他们意见不同时都宣布要反抗整体，那他们就无法在一起生活了！总会有一些东西——”

“阿兹卡班不仅仅是一些东西！阿兹卡班是邪恶的！”

“没错，哪怕是邪恶的东西！哪怕有一些邪恶的东西，哈利，因为巫师不是完人！就算如此，生活在和平中还是比在混乱中要好；如果你我强行打破阿兹卡班，混乱就会开始，你不明白吗？”老巫师的声音带着恳求，“而且公开或秘密地反对你周围人的意志，但不憎恨他们，不将他们宣称为邪恶的或是

敌人，这是有可能的！我不认为这个国家的人应该被你这样对待，哈利！就算这是其中一些人应得的——那些孩子，那些在霍格沃茨的学生，那些坏人群中的许多好人该怎么办？”

哈利看向自己肩膀上福克斯栖息的地方，凤凰的眼睛回望着他，它的眼睛没有发光，但它们在燃烧，是金色火焰海洋中的红色火苗。

你怎么想，福克斯？

“啾？”福克斯说。

福克斯没听懂这场谈话。

小男孩看向老巫师，声音沙哑，“或者也许凤凰比我们更加睿智，更加聪明，也许他们跟在我们身边，只是希望总有一天我们会听他们的话，总有一天我们会明白，总有一天我们会就这样把囚犯，带出，他们的，牢房——”

哈利转身推开橡木门，走进楼梯间，用力关上身后的门。

楼梯井开始旋转，哈利开始下降，他把脸埋进手里，开始哭泣。

直到他已经下降到一半，他才注意到区别，注意到温暖依然环绕在他的身邊，然后意识到——

“福克斯？”哈利低语道。

——凤凰还在他的肩膀上，蹲在那里，就像他有几次看见它蹲在邓布利多的肩膀上那样。

哈利看向那双眼睛，看向金色火焰之中的火苗。

“你现在不会变成属于我的凤凰了……是吗？”

啾！

“哦，”哈利说，他的声音有点颤抖，“我很高兴你这么说，福克斯，因为我不认为——校长——我不认为这是他应——”

哈利停了下来，吸了口气。

“我不认为这是他应得的，福克斯，他在试着做正确的事……”

啾！

“但你在生他的气，并试着表明你的看法。我理解的。”

凤凰把头依偎在哈利的肩膀上，然后石像鬼动作流畅地走到了一边，让哈利通过。他回到了霍格沃茨的走廊。

第六十三章 斯坦福监狱实验，余波

余波，赫敏·格兰杰：

她刚刚开始收书，把作业放到一边，准备睡觉，她桌子对面的帕德玛和曼蒂也正在摞自己的书，就在这时，哈利·波特走进了拉文克劳的公共休息室；这个时候她才想起，早餐之后她就一直没见到他。

这个念头很快就被另一个令人震惊得多的发现踩在了脚下。

哈利的肩膀上有一只长着金红色翅膀的生物，一只明亮的、属于火焰的鸟儿。

哈利看上去又悲伤，又疲惫，筋疲力尽得就好像凤凰是他唯一还站着的理由，但他的身上依然留有一种温暖，不知为何，乍一看，你可能会以为自己看见的是校长。这就是赫敏脑内闪过的印象，即便毫无道理。

哈利·波特步履沉重地穿过拉文克劳的公共休息室，走过坐满了瞪着他的女孩们的沙发，走过瞪着他的男孩们打牌围成的圈子，走向她。

从理论上来说她现在还不会和哈利·波特说话，他的这一周要到明天才结束，但很明显，无论发生了什么，都比那件事要重要得多得多——

“福克斯，”正当她张开嘴巴时，哈利说，“坐在那里的女孩叫赫敏·格兰杰，她现在不和我说话，因为我是个傻瓜，但如果我想停在好人的肩膀上，她要比我合适。”

哈利·波特的声音里透着那么浓重的疲惫和伤痛——

但在她弄清自己应该作何反应之前，凤凰离开了哈利的肩膀，像是火沿着火柴棍一样滑翔着向她飞来，只是速度更快；凤凰飞到了她面前，光与火焰

的双眼睛盯着她。

“啾？”凤凰问道。

赫敏盯着凤凰，感觉自己在面对测试里的一道题，一个她忘记学习了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她却从未学习过，不禁哑口无言。

“我——”她说，“我才十二岁，我还没有做过什么——”

凤凰只是以翼梢为轴转了个圈，轻柔得就像——实际上也正是光与空气构成的生物，然后飞回哈利·波特的肩膀，坚定地停落下来。

“傻小子，”她对面的帕德玛说，看上去像是在哈哈大笑和做鬼脸之间犹豫不决，“凤凰不是为那些做家庭作业的聪明女孩而存在的，凤凰是为了那些直接和五个年长斯莱特林恶霸动手的傻瓜存在的。所以格兰芬多的颜色才是红色和金色，你要知道。”

拉文克劳的公共休息室响起了许多友善的笑声。

赫敏没有笑。

哈利也没有。

哈利把脸埋在一只手里。“告诉赫敏我很抱歉，”他对帕德玛说，声音微不可闻，“告诉她我忘了凤凰是动物，它们不明白时间和计划，它们不明白那些将来会做好事的人们——我不确定它们是不是真的理解‘一个人的为人’这种概念，它们只能看见人们做了什么。福克斯不知道十二岁意味着什么。告诉赫敏我很抱歉——我不该——这一切都跑偏了，对不对？”

哈利转身离开，开始步履沉重地缓缓走向通向宿舍的楼梯。凤凰依然落在他的肩膀上。

赫敏没办法就这么算了，她没办法就这么算了。她知道自己是在和哈利竞争还是什么，她没办法就这么让凤凰背离她。

她必须——

她的大脑手忙脚乱地把问题输入她整个异常优秀的记忆里，只发现了一件事——

“我曾经准备跑到摄魂怪面前试着救哈利！”她有点绝望地向金红色的鸟儿吼道，“我的意思是，我确实开始跑了，如此等等！这就是那种愚蠢而又无畏的事，对吗？”

随着一声啼啭，凤凰再次飞离哈利的肩头，像是蔓延的火焰般飞向她，它围着她盘旋了三周，就好像她是火海的中心，有那么一会，翅膀抚过了她的脸颊，然后凤凰飞回了哈利。

拉文克劳的公共休息室鸦雀无声。

“告诉过你了。”哈利大声说，随后开始上楼，回他的卧室；他看上去爬得很快，就好像因为某些原因，他的脚步非常轻快，所以只过了一小会儿，他和福克斯都消失了。

赫敏的手颤抖地抚上脸，摸着福克斯的翅膀刚刚擦过的地方；那里徘徊着一小片温暖，就像是那一小块皮肤被温柔地点上了火。

她想自己确实回答了凤凰的问题，但是她有一种感觉，好像自己只是勉强及格，就好像她只拿了62。要是再努力一点，她本来可以拿104。

如果她努了一点点力的话。

仔细一想，她并没有真正努力过。

只是在做家庭作业——

你拯救过谁？

余波，福克斯：

噩梦，男孩曾预料过，那些尖叫，那些乞求，那些如同呼啸飓风般的空洞，这些散发的恐怖被沉淀在记忆，也许会以这种方式成为过去。

男孩知道会有噩梦到来。

下一个晚上，噩梦就会到来。

男孩在做梦，在他的梦中，整个世界都在燃烧，霍格沃茨在燃烧，他的家在燃烧，牛津的街道在燃烧，所有的一切都被金色的火焰点燃了，明亮但不会吞噬万物；所有走在燃烧街道上的人都闪着白色的光芒，比火焰更加明亮，就好像他们自身就是火焰，或是星星。

其他一年级的孩子来到床边，亲眼证实了他们之前就已经听说过的传言中所叙述的奇迹：哈利·波特安安静静、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脸上挂着一丝淡淡的微笑，在他的枕头上，一只金红色的凤凰守护着他，明亮的翅膀轻轻拂过他，就像是盖在他头上的毛毯。

结算日又被推迟了一天。

余波，德拉科·马尔福：

德拉科捋直袍子，确认绿色镶边的装饰摆正了。他往头上挥挥魔杖，念出父亲教给他的魔咒——他学这个魔咒的时候，其他同龄的小孩还在玩泥巴。这个魔咒可以保证没有哪怕一根线头或是灰尘能弄脏他的巫师袍。

德拉科拿起父亲用猫头鹰寄给他的神秘信封，塞进袍子里。他已经用火
焰熊熊和废物清理把神秘的字条给处理掉了。

随后他径直去吃早餐，尽量在食物出现的那一秒钟准时坐下，这样看上去就好像其他人是等他出席后才开始吃早餐的。因为马尔福的子裔在每一件事上都得是第一，包括早餐，这就是原因。

文森特和格雷戈里在他的私人房间外等着他，比他起得还早——虽然，当然，没有穿得那么整洁。

斯莱特林的公共休息室空无一人，反正起得早的人都直接去吃早饭了。

地窖的走廊里一片寂静，只有他们空洞的脚步声在回响。

尽管人很少，大厅里却充满了惊慌的喧哗声，有一些小一点的孩子在哭，学生们或是在桌子间穿梭，或是三三五五地站在一起彼此对吼。有一位穿着红袍的级长站在两个身着绿色镶边袍子的学生面前大吼大叫，斯内普正大步走向这一团乱麻——

当人们看见德拉科时，噪音小了一点，其中一些面孔转过来瞪着他，然后安静了下来。

食物出现在了桌上。无人理会。

斯内普转过脚跟，放弃了原来的目标，径直走向德拉科。

恐惧攥住了德拉科的心，难道是父亲出了什么事——不，父亲肯定会告诉他——无论发生了什么，为什么父亲没有告诉他——

他们的院长走近了，德拉科发现斯内普的眼底充满疲惫。魔药大师从来就不是讲究穿着的人（这是客气的说法），但在今天早上，他的袍子还要更脏、更凌乱，上面还有额外的星星点点的油渍。

“你还没听说吗？”院长一边走近他，一边嘶声道，“我的老天，马尔福，你都不订报纸吗？”

“发生什么事了，教——”

“贝拉特里克斯·布莱克被带离了阿兹卡班！”

“什么？”德拉科震惊地说，他身后的格雷戈里说了句他实在不该说的话，而文森特只是倒抽了一口气。

斯内普眯起眼睛盯着他，随后唐突地点了点头。“所以卢修斯什么都没

告诉你。我明白了。”斯内普轻哼一声，转身——

“教授！”德拉科说，他刚刚才逐渐反应过来其中的含义，他的大脑疯了似地旋转着。“教授，我应该怎么办——父亲没有给我指示——”

“那么我建议，”斯内普一边大步走开，一边冷笑着说，“由你来告诉他们，马尔福，正如你父亲意指的那样！”

德拉科回头瞄了一眼文森特和格雷戈里，虽然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费神这么做，他们俩看上去当然会比他还要迷惑。

德拉科走向斯莱特林的桌子，坐在最远的那一端，那里一个人都没有。

德拉科拿了一个香肠鸡蛋卷放在盘子里，开始机械地咀嚼。

贝拉特里克斯·布莱克被带离了阿兹卡班。

贝拉特里克斯·布莱克被带离了阿兹卡班……？

德拉科不知道该做何反应，这完全出乎了他的意料，就好像太阳熄灭了——好吧，太阳在十亿年后熄灭是意料之中的事，但这就像太阳会在明天熄灭般始料不及。父亲不会这么做，邓布利多不会这么做，应该没人能做到的——这意味着什么——在阿兹卡班关了十年之后贝拉特里克斯还能对谁有什么用——就算她再次强大起来，一个完全邪恶、疯狂，一心献身于一个已经不在的黑魔王的强大巫婆又有什么用？

“嘿，”坐在德拉科旁边的文森特说，“我不明白，老大，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不是我们干的，呆子！”德拉科骂道，“哦，看在梅林的份上，如果连你都认为我们——你父亲都没告诉过你关于贝拉特里克斯·布莱克的故事吗？她折磨过父亲一次，她折磨过你的父亲，她折磨过所有人，黑魔王有一次叫她对自己用钻心刺骨，她干了！她疯狂的所作所为不是为了激起民众的恐惧与服从，而是因为她疯了！她就是个婊子！”

“哦，真的吗？”德拉科背后传来一个愤怒的声音。

德拉科没有抬头。格雷戈里和文森特会看守他的背后。

“我还以为你会很高兴——”

“——听说有一个食死徒被放出来了，马尔福！”

阿米库斯·卡罗一直都是其他问题人员中的一个；父亲有一次曾告诉过德拉科，永远不要和阿米库斯单独呆在一个房间……

德拉科转过身，对弗洛拉·卡罗和赫斯提·卡罗露出了他的第三号冷笑，这个冷笑代表着他才是最古老高贵的家族，他们俩不是，而且没错，这很重要。德拉科向他们的那个方向——他肯定不会屈尊特意对他们俩说话——说，“有这样的食死徒，也有那样的食死徒。”随后转回他的食物。

两人同时气呼呼地哼了一声，随后是两双鞋的声音向斯莱特林桌子的另一端踩脚而去。

过了几分钟，米里森·博斯德气喘吁吁地跑到他们面前，然后说，“马尔福先生，你听说了吗？”

“贝拉特里克斯·布莱克？”德拉科说，“是的——”

“不是，是波特！”

“什么？”

“波特昨天晚上在肩膀上带着一只凤凰，到处晃来晃去，看上去就好像在泥巴里被拽了十里格¹，他们说凤凰带他去了阿兹卡班，试图阻止贝拉特里克斯，他和她决斗了，他们俩炸掉了半个堡垒！”

“什么？”德拉科说，“哦，那是绝对不可能——”

德拉科停下了。

¹ 里格 (league)：长度单位，在英美约为三英里或三海里。

他把这句话在哈利·波特身上用了好多次了，他已经开始注意到其中的规律。

米里森跑开告诉其他人去了。

“你不会真的觉得——”格雷戈里说。

“说实话，我再也不清楚了。”德拉科说。

几分钟后，在西奥多·诺特坐在他的对面，威廉·洛奇尔跑去和卡洛双胞胎坐在一起后，文森特轻轻推了一下他说，“那边。”

哈利·波特进了大厅。

德拉科仔细地看着他。

他没有在哈利的脸上看见警惕，没有惊讶或是震惊，他看上去只是……

哈利一脸心不在焉，沉浸自己的世界里，和他试着解出一个德拉科还无法理解的问题时一模一样。

德拉科匆匆从斯莱特林桌旁的长椅上站了起来，说“留在这里”，然后用最礼貌得体的速度向哈利走去。

哈利似乎在他转向拉文克劳的桌子时注意到了他的接近，然后德拉科

——快速地甩了哈利一个眼神——

——随后直接从他身边走过，直直地走出了大厅。

过了一会儿，哈利出现在了德拉科所等候的那个小小的铺着石头的角落，这招也许没法把所有人都糊弄过去，但给了他们一个可以合理否认的借口。

“无声无息，”哈利说，“德拉科，怎么——”

德拉科从袍子里拿出信封。“我有父亲给你的消息。”

“哈？”哈利说，从德拉科手里接过信封，胡乱地撕开，抽出一张羊皮纸，打开——

哈利倒抽了一口气。

哈利看向德拉科。

然后哈利又看回那张羊皮纸。

停顿。

哈利说，“卢修斯是不是叫你汇报我的反应？”

德拉科顿了顿，斟酌了一下，然后张开嘴——

“我明白了，他叫你汇报了。”哈利说，德拉科咒骂了自己一句，他本应该更明白一些的，只是这实在是太难下决断了。“你要怎么跟他说？”

“说你很惊讶。”德拉科说。

“惊讶，”哈利语调毫无起伏的说，“是啊。挺好。就这么告诉他。”

“怎么回事？”德拉科说，随后，他看到哈利一脸纠结，“如果你在背着我和我父亲打交道——”

哈利无言地将纸条递给德拉科。

上面写着：

我知道是你。

“搞什么——”

“我还想问你呢，”哈利说，“你对你爸爸在搞什么鬼有任何思路吗？”

德拉科瞪着哈利。

然后德拉科说，“是你吗？”

“什么？”哈利说，“我能有什么理由——我怎么可能做到——”

“是你吗，哈利？”

“不是！”哈利说，“当然不是！”

德拉科仔细地听着，但没有察觉出一丝犹豫或是动摇。

所以德拉科点点头，然后说，“我不知道父亲在想什么，但是不会，我的意思是，不可能会是好事。还有，呃……人们还说……”

“他们，”哈利警惕地说，“在说什么，德拉科？”

“凤凰是不是真的带你去了阿兹卡班试着阻拦贝拉特里克斯·布莱克逃跑——”

余波，纳威·隆巴顿：

平生第一次，哈利只是坐在拉文克劳的桌边，希望赶快吃上两口东西。他知道自己需要离开想事情，但他还想留住凤凰剩下的那一丝平静（甚至在他遇见德拉科之后），一些美丽的梦——他什么都不记得了，只记得那种美丽；而他没那么平静的那一部分正等着所有那些重担最终落到他身上的那一刻，所以当他离开思考、独处一会儿时，他就能够把所有这些灾难一次性批量解决掉。

哈利抓住叉子，往嘴里送了一口土豆泥——

一声尖叫。

有些人仍然会时不时地在听到新闻时大叫出声，但哈利的耳朵认出了这个声音——

哈利立刻从长椅上站了起来，径直走向赫奇帕奇的桌子，他的胃开始犯恶心，异常难受。这是他决定参与犯罪时没有思考过的事情之一，因为在奇洛

教授原来的计划里没有人会知道这场犯罪；而现在，在那之后，哈利只是——没有想过——

这，赫奇帕奇说，语气中带着苦涩的凝重，也是你的错。

但是当哈利走到那里的时候，纳威已经坐下了，正在吃沾着暴躁无花果酱的烤香肠馅饼。

这位赫奇帕奇男孩的手在颤抖，但他切下了食物，吃掉了，没有让食物掉下来。

“你好，将军。”纳威说，他的声音只有一点点颤抖，“你昨天晚上和贝拉特里克斯·布莱克决斗了吗？”

“没有。”哈利说。不知为何，他自己的声音也在颤抖。

“我想也是。”纳威说。他又切了一块香肠，刀和盘子间发出了刺耳的声音。“我要去追杀她，我能仰仗你的协助吗？”

聚在纳威身边的那群赫奇帕奇震惊地倒抽了一口气。

“如果她来找你，”哈利用嘶哑的声音说，如果这一切都是可怕的错误，如果这一切都是谎言，“我会用生命保护你，”无论发生什么，都不会让你因为我的所作所为而受伤，“但我不会协助你去追杀她，纳威，朋友不会协助朋友自杀。”

纳威的叉子停在了嘴边。

随后纳威咬了一口食物进嘴，再次咀嚼。

然后纳威把吃的咽了下去。

然后纳威说，“我不是说现在，我是说等我从霍格沃茨毕业后。”

“纳威，”哈利说，小心翼翼地克制着自己的声音，“我认为，就算在你毕业之后，这个主意可能依然愚蠢至极。肯定会有许多更老练的傲罗追捕她

——”哦，等等，这可不妙——

“听他的话！”厄尼·麦克米兰说，随后一个站在纳威身边、看上去年长一点的赫奇帕奇女孩说，“纳纳，拜托，好好想想，他是对的！”

纳威站了起来。

纳威说，“请不要跟着我。”

纳威离开了他们所有人；哈利和厄尼不由自主地向他伸出手，有一些其他赫奇帕奇也是。

然后纳威坐在了格兰芬多的桌子上，他们听见（虽然他们要伸长了耳朵才能听见）纳威远远地说，“我毕业后要去追杀她，有人想帮忙吗？”至少有五个声音回答了“好”，随后罗恩·韦斯莱大声地说，“你们这些人得排个队，我今天早上收到了妈妈的猫头鹰，她说告诉所有人贝拉特里克斯是她的”然后有人说“莫丽·韦斯莱对战贝拉特里克斯·布莱克？她在开什么玩笑——”然后罗恩伸出手，从盘子里拿了一块小松糕——

有人点了点哈利的肩膀，他回过头，看见一个穿着绿色镶边袍子的大一点的陌生女孩，她递给他一个羊皮纸信封，随后迅速大步离去。

哈利瞪了一会儿信封，随后起身走向最近的那堵墙。这样并不是很私人，但应该已经足够隐私了，哈利不想给别人留下自己有很多东西需要隐瞒的印象。

这是斯莱特林送信系统送来的信，如果你想和某个人联系，又不想让其他人知道你们交谈过，就可以用这个系统。发信人把信封连着十个铜纳特一齐交给某个有口碑、值得信赖的信使；第一个人会拿五个铜纳特，然后把信封连着另外五个铜纳特一齐交给另一个信使，第二个信使会打开信封，得到另一封上面写了名字的信封，然后把信封交给那个人。用这种方法，这两个传信的人都不会同时知道发信人和收信人，这样就没人知道这两个人联系过……

哈利走到墙边，把信封放进袍子里面，在衣物的遮掩下撕开了信，然后小心翼翼地瞄了一眼抽出来的羊皮纸。

上面写着，

变形术课堂左边的教室，早上八点。

——LL

哈利瞪着羊皮纸，试图回忆起他认识的人里谁的名字缩写是 LL。

他的大脑在搜寻……

搜寻……

检索出——

“《唱唱反调》的那个女孩子？”哈利难以置信地悄声道，随后闭上了嘴。
她才十岁，她根本不应该在霍格沃茨！

余波，莱萨斯·莱斯特兰奇：

早晨八点，哈利站在变形术课堂旁边的废弃教室等待，他至少还是设法吃了点东西，再来面对下一场灾难，卢娜·洛夫古德……

教室的门打开了，哈利抬眼一看，狠狠地在心里给了自己一脚。

又是一件他没想到的事，又是一件他真的应该想到的事。

年纪大一点的男孩身上绿色镶边的制服歪歪斜斜的，上面有一些红色的斑点，看上去非常像新鲜的血迹，他嘴唇有一边看上去像是裂开后又用愈合之术之类的咒语治疗过，这类小型医疗魔咒无法完全抹去伤害。

莱萨斯·莱斯特兰奇的脸上满是泪痕，有刚刚才落下的，也有半干的，他的眼中饱噙热泪，表明他还远远没有哭完。“无声无息，”年纪大一点的男孩说，随后是“人形现身”和其它几个咒语，在此期间，哈利疯狂地思考着，

但运气不佳。

随后莱萨斯垂下了魔杖，将其收进袍子，然后，这一次，年纪大一点的男孩缓缓地，正式地，跪在了教室满是灰尘的地板上。

他深深地埋下头，直到前额也碰到了灰尘；哈利想说点什么，但他发不出声。

莱萨斯·莱斯特兰奇用嘶哑的声音说，“我的生命属于你，主人，我的死亡也是。”

“我，”哈利说，他如鲠在喉，很难讲话，“我——”这件事和我无关，他应该说出来，应该现在就说出来，但是话说回来，无辜的哈利也会很难讲出话——

“谢谢你，”莱萨斯低语道，“谢谢你，主人，哦，谢谢你。”跪着的男孩哽咽了一声，哈利只看得见他后脑勺上的头发，一点都看不见他的脸，“我是个蠢货，主人，是个不知感恩的混球，配不上服侍你，我怎么贬低自己都不够，我——我在你帮助我之后吼你，原因是我以为你在拒绝我，我竟然到今天早上才想起我那时居然愚蠢到在隆巴顿面前请求你——”

“这件事和我无关。”哈利说。

(像这样直接撒谎还是非常困难。)

莱萨斯缓缓地从地板上抬起头，看向哈利。

“我明白的，主人。”年纪大一点的男孩说，他的声音有一点发颤，“你不信任我的智慧，而且我确实表现得很愚蠢……我只是想要告诉你，我没有不知感激，我知道救一个人出来已经够难了，他们现在都警戒起来了，你没办法——救父亲——但是我没有不知感激，我再也不会对你不知感激了。如果你在任何时候需要一个微不足道的仆人，请来找我，我会回应的，主人——”

“我和这件事没有任何牵扯。”

(但每一次都会变得更容易。)

莱萨斯抬头注视着哈利，不确定地说，“我是该退下了吗，主人……？”

“我不是你的主人。”

莱萨斯说，“是，主人，我懂。”然后从地板上爬了起来，他站直了身子，然后深深鞠了一躬，随后退离哈利，在打开教室门的时候才转过身。

当莱萨斯的手碰到门把手的时候，他顿了一下。

哈利看不见莱萨斯的脸，与此同时，年纪大一点的男孩的声音说，“你把她送到一个会照顾她的人的手里了吗？她有问起过我吗？”

哈利用极其平稳的声音说，“请别这样。这件事和我没有任何牵扯。”

“是，主人，对不起，主人。”莱萨斯的声音说；然后斯莱特林男孩打开了门，走了出去，关上了他身后的门。他跑开的时候加快了脚步，但还没有快到哈利听不见他呜咽声的程度。

我会哭吗？哈利想。如果我什么都不知道自己，如果我是清白的，我现在会哭吗？

哈利不知道，所以他只是一直看着那扇门。

而他某个楞得让人难以置信的部分想，耶，我们完成了任务，还获得了一个跟班——

闭嘴。如果你还想在任何事上参与投票的话……闭嘴。

余波，阿米莉亚·博恩斯：

“所以他没有生命危险，我知道了。”阿米莉亚说。

治疗师是一个眼神严厉的男人，坚持穿白色的袍子（他是麻瓜出身，以麻瓜的某个奇异传统为荣，阿米莉亚从来没有过问过，虽然私底下她觉得他这样看起来太像是幽灵了），摇了摇头说，“肯定没有。”

阿米莉亚看向躺在治疗师床上昏迷不醒的人形，他的皮肉都被烧焦炸开了。在她的命令下，那张为了体面而盖上去的薄薄的毯子被掀了起来。

他也许会完全恢复。

也许不会。

治疗师说现在判断还太早了。

于是阿米莉亚看向房间里另一名女巫，那个警探。

“然后你说，”阿米莉亚说，“燃烧的物质是由水变形而来的，据推测是以冰的形态。”

警探点了点头，然后说，听上去很困惑，“本来还会糟糕得多，要不是——”

“他们还真好心，”她骂道，随后用疲惫的手按住额头。不…不，这确实是刻意而为的善意。在逃跑的最后一步，再试着骗过什么人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那么，无论是谁干的，这个人确实是在试着减轻伤害——这个人顾及到了傲罗吸入的烟，却没有顾及到被火焰攻击到的人。如果掌控局面的还是他们，毫无疑问，他们会更加仁慈地驾驶震荡仪的。

但贝拉特里克斯·布莱克是独自乘着震荡仪离开阿兹卡班的，所有看到的傲罗们都认同这一点，他们开着反幻身咒的魔咒，震荡仪上只有一个女人，虽然震荡仪上有两个座位。

有一个无辜的好人，一个有能力施展守护神咒的好人，被骗来营救贝拉特里克斯·布莱克。

有一个无辜的人和独臂巴瑞战斗，小心翼翼地在不造成严重伤害的情况下

下，制服了一个老练的傲罗。

有一个无辜的人变形出了麻瓜技艺的燃料，好让他们俩骑着飞出阿兹卡班，为了她的傲罗们着想，这个人使用的材料是冻结的水。

然后这个人对贝拉特里克斯·布莱克来说再无用处。

你可以料想到一个有能力制服独臂巴瑞的人能够预料到这部分。但那样的话，你就无法预期会有一个有能力用出守护神咒的人一开始会想要营救贝拉特里克斯·布莱克。

阿米莉亚将手盖上了眼睛，她闭了一小会儿眼，沉默地哀悼。我想知道这个人到底是谁，神秘人到底是怎么操纵他们的……他们到底被告知了什么样的故事……

直到过了一会儿，她才发现，这个念头意味着她已经开始相信了。也许是因为，无论相信邓布利多有多难，要她认不出这一手冰冷、黑暗的智慧已经开始变得越发困难起来了。

余波，阿不思·邓布利多：

离早餐结束只剩下五十七秒，尽管阿不思·邓布利多得第四次扭转他的时间转换器，但他终究是赶上了。

“校长？”弗利乌斯·弗里维在老巫师经过他走向座位时用礼貌的声音说，“波特先生有消息给你。”

老巫师停下了。他用疑问的眼神看着魔咒教授。

“波特先生说在他醒来后，意识到自己在福克斯尖叫后对你说的那些话有多不公平。波特先生说他指的不是关于任何其他事，只是对这一部分道歉。”

老巫师看着魔咒教授，还是什么都没说。

“校长？”弗里维尖声道。

“告诉他我谢谢他，”阿不思·邓布利多说，“但听凤凰的话要比听一个睿智老巫师的话明智。”然后，在所有食物都消失的三秒之前，他坐在了座位上。

余波，奇洛教授：

“不，”庞弗雷夫人对那个孩子厉声道，“你不能见他！你不能打扰他！你不能问他一个小问题！他至少得在床上休息三天，什么都不能做！”

余波，米勒娃·麦格：

当他们经过彼此的时候，她正朝着医务室走去，而哈利·波特正刚刚离开那里。

他看向她的眼神没有愤怒。

没有悲伤。

眼神完全没有在表达什么。

他的眼神就像……就像他只是看了她足够长的时间，以保证自己没有故意不看他。

随后，在她想清楚她该回以什么样的眼神之前，他移开了目光；就好像他也想要赦免她。

他走过她的时候什么都没说。

她也没有。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余波，弗雷德和乔治·韦斯莱：

当他们拐过转角，看见邓布利多时，他们真的大声地叫了出来。

这不是因为校长凭空冒了出来，表情严峻地瞪着他们。邓布利多一直都在干这种事。

但现在这位巫师身上穿着正式的黑袍，看上去非常古老，非常强大，用**锐利的眼神**看向他们。

“弗雷德和乔治·韦斯莱！”邓布利多用**强有力**声音说道。

“是，校长！”他们说，这两个人猛地挺直了身子，然后干脆利落地向他行了一个他们在老照片里看到的军礼。

“听好了！你们是哈利·波特的朋友，对吗？”

“是的，校长！”

“哈利·波特有危险了。他**决不能**走出霍格沃茨的结界。听我说，韦斯莱之子，我恳请你们好好听我说：你们知道我和你们一样是格兰芬多，我也知道有高于规则的规则。但是这件事，弗雷德和乔治，这件事太重要了，决不能有例外，无论是大是小！如果你们帮哈利离开霍格沃茨，他可能会死的！他要是派任务给你们，你们可以去，他要是请你们帮他带东西，你们可以帮忙，但要是他请你们偷偷把他自己带出去，你们**必须拒绝**！你们明白了吗？”

“好的，校长！”他们想都没想张口就答，随后交换了一个不确定的眼神——

校长明亮的蓝眼睛专注地看着他们。“不，不要想都不想就答应。如果

哈利请你们把他带出去，你们必须拒绝，如果他请你们告诉他怎么走，你们必须拒绝。我不会要求你们向我汇报他的行动，我知道你们绝不会做这种事。但如果真的有那么重要的事，代表我请求他来找我，我会贴身保护他。弗雷德，乔治，我很抱歉像这样对你们之间的友谊施压，但这事关他的性命。”

他们俩面面相觑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交流，只是在同一时间里想着同一件事。

他们回头看向邓布利多。

他们说，在说出那个名字的时候感到一阵恶寒，“贝拉特里克斯·布莱克。”

“你们可以安全地假设，”校长说，“情况至少有那么糟。”

“好的——”

“——明白了。”

余波，阿拉斯托·穆迪与西弗勒斯·斯内普：

当阿拉斯托·穆迪失去他的眼睛时，他曾经强行征用过一名学识极为渊博的拉文克劳为他服务：塞缪尔·H·莱尔，穆迪对他的怀疑要略微少一点，因为穆迪没有将他上报为未注册的狼人；他付钱让莱尔整理了一份清单，列出所有已知的魔眼，以及所有魔眼所在地的已知线索。

当穆迪拿到清单后，清单的大部分他都懒得看；因为清单的第一项是万斯之眼，起源可以追溯到霍格沃茨之前，目前在某个强大的黑巫师手里，这个黑巫师正统治着某个被遗忘的小小地狱，位置不在英国，也不在任何他必须担心某些愚蠢规定的地方。

阿拉斯托就这样失去了他的左脚，拿到了万斯之眼，而乌鲁拉特²被压迫

² 乌鲁拉特（Urulat）：出自 Jacqueline · Carey 的幻想小说《Banewreaker》，详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Banewreaker>

的生灵解放了大约两个星期，直到另一个黑巫师搬进这个权力真空区。

他曾考虑过接着去搞万斯的左脚，但后来放弃了，因为他意识到这就正中他们下怀了。

现在疯眼汉穆迪正在缓缓转身，他一直在转，审视着小汉格顿的墓地。这地方本应阴暗得多，但在大白天，这里看上去只是一片点缀着普通墓碑的草地，用锁链隔了出来，锁链由脆弱的金属构成，很容易攀爬，麻瓜用它们代替结界。（穆迪无法理解麻瓜在这件事上是怎么想的，他们是在假装有结界还是什么，然后他决定不问麻瓜的犯罪分子会不会把这种伪装当回事。）

实际上，穆迪不需要转身审视墓地。

万斯之眼无论指向哪里，都可以看见他周围所有方向的整个世界。

但是他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让像西弗勒斯·斯内普这样的前食死徒知道这一点。

有些人会说穆迪“神经质”。

穆迪总是会告诉他们，先在追捕黑巫师的百年生涯中活下来，然后再回来和他谈这个。

疯眼汉穆迪曾经算过，回头来看，他花了多长时间才达到了现在的自己认为尚可的警戒等级——估算他经历了多少才将一切都纳入了考量，而不是靠运气——然后开始怀疑大部分人在到达这个等级之前就死了。穆迪曾经和莱尔说过他的想法，莱尔做了些计算，然后告诉他，一个典型的黑巫师猎手在变得“神经质”前平均会死上八次半。这解释了很多，如果莱尔没有撒谎的话。

昨天，阿不思·邓布利多告诉疯眼汉穆迪，黑魔王使用了一些不可言说的黑暗仪式在身体死亡之后继续活了下来，而现在他觉醒了，开始行动，试图取回他的力量并发动新的巫师战争。

其他人的反应可能会是难以置信。

“我真不敢相信你们这群人一直没有告诉我有复活这档子事，”疯眼汉穆迪说，语气十分尖刻，“你们知不知道把我杀掉的那些聪明到可能会制作魂器的黑巫师的祖坟挨个搞定得花多长时间？你们不是现在才来搞这个吧？”

“我每年都会重新下药。”西弗勒斯·斯内普冷静地说，打开了第三个烧瓶——这个男人宣称一共有十七瓶——然后开始在烧瓶上挥舞魔杖。“我们在找到的其它祖坟中只下了能长期维持的毒，因为我们中的有些人没你那么闲。”

穆迪看着液体旋转着从瓶中流出，消失了，出现在骨头里原本是骨髓该在的地方。“但你们认为值得费心思去下陷阱，而不是把骨头摧毁了事。”

“如果他意识到这条道被堵住了，他确实还有其它复活的途径，”斯内普冷淡地说，打开了第四个瓶子，“然后在你发问之前先回答你，必须是原来的坟墓，第一次埋葬的地方，骨头必须在仪式进行期间取出来，不是之前。因此他无法提前拿到骨头；用关系远一点的祖先的骨头代替也没有意义。他会注意到那些骨头已经失去所有效力了。”

“还有谁知道这个陷阱？”穆迪质问道。

“你。我。校长。没有其他人了。”

穆迪轻哼一声。“呸。邓布利多告诉阿米莉亚，巴蒂·克劳奇和那个叫麦格的女人复活仪式的事了吗？”

“是的——”

“如果老伏发现阿不思知道复活仪式的事，还告诉了他们，老伏就会知道阿不思告诉了我，然后老伏就会知道我会想到这一点。”穆迪厌恶地摇了摇头，“老伏复活还有哪些其他办法？”

斯内普的手停在了第五个瓶子上（是在幻身状态下，当然，整个任务都是在幻身状态下进行的，但这对穆迪来说毫无意义，在他的眼里，这只会成为你想藏起来的标志），然后前食死徒说，“你不需要知道。”

“你有在吸取教训，孩子。”穆迪微微赞许道。“这些瓶子是什么？”

斯内普打开第五个瓶子，用魔杖比了个手势，让里面的东西流进墓地，然后说，“这个？一种叫LDS³的麻瓜毒品。昨天有一场谈话让我想起了麻瓜的东西，而迷幻剂看上去是最有趣的选择，所以我赶快搞了一些来。如果把这种药混进复活药水，我怀疑效果是永久性的。”

“什么效果？”穆迪说。

“据说向没有用过的人描述它的效果是不可能的，”斯内普拉长了调子说，“我还没用过。”

穆迪赞许地点点头，与此同时，斯内普打开了第六个烧瓶。“这一瓶是什么？”

“迷情剂。”

“迷情剂？”穆迪说。

“不是普通的那种。这个魔药会开启一条双向连接，和一个名叫薇儿丹蒂⁴，一个可爱到无以复加的媚娃女人绑在一起，校长认为如果他们是真心相爱，即使是他也能被救赎回来。”

“哈！”穆迪说，“那个该死的多愁善感的老傻瓜——”

“同感。”西弗勒斯·斯内普冷静地说，他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手头的工作上。

“告诉我你至少往里面放了软爪陆虾的毒液⁵。”

“第二瓶就是。”

³ LSD：麦角酸二乙胺，俗称迷幻剂，一种强烈的半人工致幻剂。详见：http://baike.baidu.com/link?url=4WGzuwc7Z7kQM1dKlQrMNt59VWl91XKKu7SScdK8IJQ5YyweSGNFSS3rzczew5_zXDtYBW3XnnBZjEoSldg7gwFmLU7GyUQy0OoXve456va

⁴ 薇儿丹蒂（Verdandi）：北欧神话中掌管命运的三女神之一，被认为是掌管“现在”的女神：<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6%87%E5%85%92%E4%B8%B9%E8%92%82>

⁵ 软爪陆虾（Mackled Malaclaw）：魔法生物。其毒液会让受害人变得异常倒霉：<http://baike.baidu.com/view/784842.htm?fr=aladdin>

“伊卡尼粉⁶。”

“第十四还是十五瓶。”

“巴勒的麻醉药。”穆迪说，提出了一种成瘾性非常强的迷幻剂，这种药剂对有斯莱特林倾向的人来说有些有趣的副作用；穆迪曾见过一个有药瘾的黑巫师费了多得离谱的工夫让受害者把手放到一个特定的门钥匙上，而不是随便叫个人在受害者下次进镇的时候丢给他一个下了陷阱的铜纳特；而在把一切都设计好之后，这个瘾君子还多花了点心思，下了第二个门托斯，在同一把门钥匙上，结果，受害者在第二次碰到门钥匙后被安全地送回了原地。对那一天来说，就算把毒品的效力考虑进来，穆迪还是无法想象这个男人在施展第二个门托斯时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

“第十管。”斯内普说。

“蛇怪的毒液。”穆迪提出。

“什么？”斯内普骂道，“蛇毒对复活药剂有正面作用！更别提它会溶解骨头和其它所有的材料！而且我们到底要去哪里才能搞到——”

“冷静点，孩子，我就是检查一下你值不值得信任。”

疯眼穆迪接着继续（其实并无必要的）缓慢旋转，审视着墓地，魔药大师接着倒药。

“等等，”穆迪突然开口，“你们怎么知道这里真的是——”

“因为在这块很容易被移动的墓碑上写着‘汤姆·里德尔’。”斯内普不咸不淡地说，“而现在我从校长那里赢了十个银西可，他赌你在第五瓶之前就会想到这件事了。保持警惕也不过尔尔嘛。”

停顿。

“阿不思花了多久才发——”

⁶ 伊卡尼粉 (Iocane Powder)：出自《公主新娘》。一种产自澳大利亚的剧毒，疑似可卡因的变种，详见 <http://zh.urbandictionary.com/define.php?term=locane%20Powder>

“在我们知道仪式的三年后。”斯内普说，他的口气不太像平常那样讽刺地拖长调了。“回头一想，我们真应该早点咨询你。”

斯内普打开第九瓶。

“我们也用有长期效果的材料给所有其它墓地下了毒，”前食死徒评论道，“我们还是有可能在正确的墓地的。他在屠杀自己家人的时候可能还没想那么远，也无法移动墓地本身——”

“真正的地点看起来已经完全不像墓地了，”穆迪断然道，“他把所有其它的坟墓都移到了这里，然后修改了麻瓜的记忆。直到仪式刚刚开始前，就连贝拉特里克斯·布莱克都不会被告知。现在除了他，没人知道真正的地点在哪里了。”

他们继续做着他们的无用功。

余波，布雷斯·扎比尼：

把斯莱特林的公共休息室形容成火拼区⁷是非常准确的；你一从肖像的洞口踏入就会发现，左半边的人**绝不**和右半边的人说话，反之亦然。这非常明显，不用任何人解释，你**没有不站队**的余地。

而在屋子的正中间，布雷斯·扎比尼独自一人坐在那里，一边做作业，一边得意地微笑。他现在名声在外了，他想维持这个状况。

余波，达芙妮·格林格拉斯和特雷茜·戴维斯：

“你今天要做什么有意思的事吗？”特雷茜说。

⁷ 火拼区（remilitarization）：与游戏种田屯资源的和平区相对的PK区域。详见：<http://tv tropes.org/pmwiki/pmwiki.php/Main/RemilitarizedZone>

“没啊。”达芙妮说。

余波，哈利·波特：

如果你走到霍格沃茨足够高的地方，就不会遇见多少人，只有走廊，窗户，楼梯，间或有几幅肖像，时不时会有一些有趣的景象，比如一种毛茸茸的生物的铜雕，就像是小小的孩子，手里拿着一根奇怪的扁平长矛……

如果你走到霍格沃茨足够高的地方，就不会遇见多少人，正如哈利所愿。

被困住的地方本有可能糟糕得多，哈利想。实际上，与一座有着会持续改变的分形建筑——意味着你永远都不能把所有的地方都探索完——并载满了有趣的人，有趣的书和令人难以置信、不为麻瓜科学所知的重要知识的古老城堡相比，你可能想不出被困在哪个地方会更好了。

如果哈利没有被告知他不能离开，他也许会争取在霍格沃茨多留些时候，并为此处心积虑地制造机会。霍格沃茨毫不夸张地说，就是最优选项，也许不是在所有可能性的范围里，但在地球这个真实的星球上，这里就是**最有趣的地方**。

在哈利被告知他不能离开这里的瞬间，这个城堡和它的土地怎么会突然变得那么狭小，那么局促，世界其余的部分怎么会突然变得那么有趣，那么重要？他在那里过了几个月都没得幽闭恐惧症，现在却变成了这样。

你知道关于方面的研究，他的某一部分观察道，这只是普通的稀少性效应⁸，就像曾经某县宣布含磷洗涤剂为非法，于是之前从未关心过这件事的人们开车跑到另一个县，屯上一堆含磷洗涤剂；调查显示他们评价说含磷洗涤剂更柔和，更有效率，甚至更容易倒出来……而要是你让一个两岁的孩子在一个放在外面的玩具和一个放在孩子能绕过去的屏障背后的玩具之间做出选择，

⁸ 稀少性效应 (scarcity effect)：市场营销概念。如文中所述，看起来越稀少的东西在市场上就越受欢迎。详见：<http://www.neurosciencemarketing.com/blog/articles/scarcity-effect.htm>

他们会忽略那个放在外面的玩具，跑去看屏障后的玩具……商人知道只要他们告诉顾客商品可能会买不到了，就可以把东西卖出去……这些在西奥迪尼⁹的著作《影响力》里都写了，所有你感受到的这一切。禁地的草坪总是要绿些。

如果哈利没有被告知他不能离开，他也许会争取在霍格沃茨过暑假……

……但不是余生。

这就是问题所在，真的。

谁知道是不是真的还有一个黑魔王伏地魔等着他击败呢？

谁知道那个连名字都不能提的人是不是还真的存在于一个可能不仅是在装疯的老巫师的想象之外呢？

伏地魔的尸体被发现的时候都被烤焦了，灵魂这种东西不可能真的存在。伏地魔怎么可能还活着？邓布利多怎么知道他还活着？

而要是黑魔王不存在，哈利就不可能打倒他，他就会被永远困在霍格沃茨了。

……也许在他七年级毕业后，他可以被允许合法地逃出这里，离现在还有六年四个月零三周。从时间的长度来看，这段时间并没有那么长，只是看上去像是长到可以让质子都衰变¹⁰。

只是不仅仅是这样。

受到波及的不仅仅是哈利的自由。

霍格沃茨的校长，威森加摩的首席巫师，国际巫师联合会的会长，秘密地拉响了警报。

⁹ 罗伯特·B·西奥迪尼（Robert B. Cialdini）：如前文所提，全球知名说服术与影响力研究权威。其著作《影响力》详见：<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786387/>

¹⁰ 质子的半衰变周期不会小于 10 的 32 次方年。详见：<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3%AA%E5%AD%90%E8%A1%B0%E8%AE%8A>

一个错误警报。

一个被哈利触发的错误警报。

你要知道，精炼他技能的那一部分自己说，有一次你不是思考过，每个不同的专业是怎样拥有不同的变得杰出的方式，一个杰出的老师和一个杰出的水管工有多么不同；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让自己不要犯蠢的特定方式；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技巧不就是在你的小错酿成大错之前面对你犯下的错误吗？

……虽然，实际上，这看上去已经是大错了……

重点是，他内心的监视者说，这件事是字面意义上的每分每秒都在变糟。间谍利用人们的方法就是，他们先让人们犯点小罪，然后用这个小罪讹诈人们犯下更大的罪，然后他们用这个罪让他们做更可怕的事，然后这些人的灵魂就都归讹诈者所有了。

你不是曾经想过，如果那些被讹诈的人们能预见到整条道路的话，他们会就这么接受第一步的冲击，接受他们所犯下的第一宗罪被暴露时的打击？你不是决定过，如果有人试着讹诈你，要你犯大错来掩盖小错时，你就会这么做吗？你看不见这其中的相似之处吗，哈利·詹姆·波特－伊万斯－维瑞斯？

可这不是小错，这个错误已经不小了，会有很多非常强大的人对哈利非常生气，不只是因为错误警报，还有把贝拉特里克斯·布莱克从监狱里放出来，如果真的有黑魔王存在，之后真的要冲着他来，那这场战争可能已经输了——

你不觉得他们会惊叹于你的诚实，理性，和让雪球越滚越大前将其停在这里的远见吗？

实际上，哈利确实不这么觉得；在沉思了一会儿后，对他说了这番话的无论哪个组成部分只得同意：这实在是乐观过头了。

他漫步的双脚将他带近了一扇打开的窗户，哈利走到窗边，将手靠在了窗边，从高处向下俯视霍格沃茨的土地。

棕色的是枯木，黄色的是枯草，冻色的冰是冻结的小溪与河流……将其命名为“禁林”的学校官员真是不了解市场学，这个名字只会让你更想到那里去。夕阳西沉，因为哈利到现在为止已经思考了好几个小时，脑子里一遍又一遍地跑着几乎同样的想法，但每次都有关键性的不同，就好像他的思绪并非绕成了圈，而是以螺旋状上升或下降。

他还是不敢相信他在阿兹卡班所经历的一切——他在守护神咒完全夺走他的生命前驱散了它，他射晕了一个傲罗，他弄清了如何将贝拉从摄魂怪那里藏起来，他和十二只摄魂怪对峙，还吓跑了它们，他发明、还骑过了火箭辅助扫帚——他在经历整件事的过程中一次都没有用“我必须这么做……因为……我向赫敏承诺过我午饭后就会回去！”这种念头让自己振作起来。这感觉就像是失去了一个无法挽回的机会；就好像，只要在那个时候错了，他就再也没办法让它对起来，无论下次他面对的是怎样的挑战，或者许下怎样的诺言。因为随后，为了弥补第一次的遗憾，他就会做得又难看又刻意，而不是发出——如果他当时想起了自己对赫敏的承诺的话——原本可以发出的英雄宣言。就好像只要拐错一次弯，就没有回头路可走了，你只有一次机会，必须在第一次就做对……

他本应该在去阿兹卡班之前就想起对赫敏的承诺的……

那么再来一次，为什么他决定这么做？

我的有效假说¹¹是因为你蠢，赫奇帕奇说。

这可不是什么有用故障分析¹²，哈利想。

如果你还想多来点细节，赫奇帕奇说，霍格沃茨的防御术教授简直就像

¹¹ 工作假说 / 有效假说 (working hypothesis)：在假说得到证实前，假设此假说为真，并以此为基础继续展开研究的前提假说。详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Working_hypothesis

¹² 故障分析 (fault analysis)：指为了确定故障原因以及如何防止其再次发生而收集和分析数据的过程。详见：<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5%85%E9%A%9C%E5%88%86%E6%9E%90>

是这样：“让我们把贝拉特里克斯·布莱克带出阿兹卡班吧！”然后你就像是这样：“好啊！”

等等，这不公平——

嘿，赫奇帕奇说，你有没有注意到在这么高的地方向下看的时候，单独的树多多少少都会模糊在一起，让你切实看出树林的形状？

他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不是因为什么成本效益分析¹³，这是肯定的。他那时候没好意思抽张纸出来计算预期效用¹⁴，他在担心，在帮助一位身陷困境的女士时，如果自己说不，甚至只是犹豫太久的话，会失去奇洛教授的尊重。

他那时在想，他心底深处的某个地方在想，如果你神秘的老师给了你第一个任务，第一次机会，一个冒险的号召，然后你说不，那么你神秘的老师就会嫌恶地走开，你就再也没有第二次机会成为英雄了……

……是的，事情就是这样。回头来看，事情就是这样。他开始觉得自己的人生是一个故事，这里是故事情节转折的地方，而不是，喂，有人提议把贝拉特里克斯·布莱克劫出阿兹卡班。这才是真正的、最根本的理由。在他做出决定的刹那间，他的大脑直觉地感到说“不”所导致的情节走向是不协调的。仔细一想，这不是做决定的理性方式。相较之下，奇洛教授的隐藏动机——趁着贝拉特里克斯还没死，在知识被永远遗忘之前，得到斯莱特林失落遗产最后剩下的部分——看上去合理得让人惊叹；在那时看来这的确是与回报成比例的小小风险。

这似乎不公平，这似乎不公平，如果他失去了对自己理性的掌控，这就

¹³ 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 calculation）：本效益分析是通过比较项目的全部成本和效益来评估项目价值的一种方法，成本—效益分析作为一种经济决策方法，将成本费用分析法运用于管理部门的计划决策之中，以寻求在投资决策上如何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效益。详见：<http://wiki.mbalib.com/wiki/%E6%88%90%E6%9C%AC%E6%95%88%E7%9B%8A%E5%88%86%E6%9E%90>

¹⁴ 预期效用（expected utility）假说：一个效用理论，指在风险情况下，个人所作出的选择是追求某一数量的期望值的最大化。详见：<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2%84%E6%9C%9F%E6%95%88%E7%94%A8%E5%81%87%E8%AF%B4>

是会发生的一切，哪怕他只失控了一瞬间。只消这短短的一瞬，他的大脑就决定了在随后的讨论中“是”这个观点比“不”这个观点让它来得舒服。

从一个足以让单独树木模糊在一起的高度，哈利盯向外面的森林。

哈利不想坦白，不想永远毁掉自己的名誉，让每个人都生他的气，说不定之后再落得个被黑魔王杀掉的下场。他宁可被困在霍格沃茨六年都不想面对这一切。这就是他的感觉。因此，实际上，能够抓住这么一个决定性因素是一种帮助，一种解脱——如果哈利坦白，那么奇洛教授就会被送去阿兹卡班，死在那里。

(哈利的呼吸一滞，一阵屏息，一阵停顿。)

如果你这样说的话……哎呀，你甚至可以假装自己是一个英雄，而不是懦夫。

哈利的视线抬离禁林，转向清澈透蓝的禁林上空。

透过玻璃，看向那巨大明亮燃烧的事物，那些毛茸茸的东西，它们镶嵌在神秘莫测、无穷无尽的蓝色当中，那块陌生的、崭新的未知之地。

这……确实有所帮助，他自己的麻烦和那些身在阿兹卡班的人们相比不值一提，这让他好受了许多。世上是有真正身陷困境的人的，而哈利·波特并不是他们中的一员。

他要对阿兹卡班做些什么？

他要对英国魔法界做些什么？

……现在，他到底要站那一边？

在明亮的天光之下，阿不思·邓布利多所说的一切听上去确实要比奇洛教授的话明智许多。更好，更光明，更道德，更方便，这一切如果是真的该多好啊。要记住，邓布利多相信这一切的原因是因为它们听上去冠冕堂皇，但奇洛教授才是理智的那一个。

(他再次屏住呼吸，每当他想到奇洛教授的时候，他的呼吸都会停滞。)

但听上去冠冕堂皇并不会让这些话变成错的。

而如果奇洛教授的理智中确实有瑕疵的话，那便是他对生活的看法太负面了。

真的吗？读过一千八百万关于人们过度乐观和自信的实验结果的那部分哈利质问道。奇洛教授太悲观了？悲观到他会习惯性地低估现实？把他做成标本放进博物馆吧，他是独一无二的。你们当中是谁计划出完美犯罪，然后，为了以防完美计划出错的万一，加入所有那些误差容限和备用计划，因此救了你们一命的人是哪一个？提示，那个人的名字可不是哈利·波特。

但是用“悲观”来形容奇洛教授的问题并不正确——如果那真的是问题，而不是由经验得来的高等智慧的话。但对哈利来说，奇洛教授似乎总是用最糟的一面来诠释一切。如果你递给奇洛教授一杯九成满的水，他会告诉你空着的那一成证明了没有人真正关心水。

在想到这个类比后，哈利感到它相当贴切。并不是整个英国魔法界都像阿兹卡班那样，这杯水远远不止半满……

哈利盯着澄澈碧蓝的天空。

……虽然，顺着这个类比来说，如果阿兹卡班存在的话，那么也许这确实证明了那九成好的部分是另有原因，人们是在企图装出善意，就像奇洛教授所说的那样。因为如果他们真的是善良的话，他们就不会建造阿兹卡班，他们会冲向这个堡垒，将它碾碎……对吧？

哈利盯着澄澈碧蓝的天空。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理性主义者，你得读上一大票关于人性缺陷的论文，有些缺陷只是单纯的逻辑失效，而还有一些看上去就要黑暗多了。

哈利盯着澄澈碧蓝的天空，然后想到了米尔格拉姆实验¹⁵。

斯坦利·米尔格拉姆¹⁶的这个实验是为了调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成因，试着理解为什么德国市民会服从希特勒。

于是他设计了一个实验调查服从性，看看德国人是不是因为某些原因更倾向于服从来自权威人物的虐待命令。

首先，他在美国人身上进行了一次测试版的实验，作为对照组。

之后他根本用不着在德国人身上试了。

实验机制：有三十个摆成一行的开关，上面的标签从“15伏特”一直上升到“450伏特”。每四个开关被标为一组。第一组的四个开关标的是“轻微电击”，第六组标的是“极强电击”，第七组上标的是“危险：剧烈电击”，而最后两个开关上只标示了“XXX”。

然后有一名演员——也是实验人员中的一员——出现在了测试对象面前，假装是和他们一样看了广告，过来参加这个关于学习的实验。演员输掉了（有暗箱操作的）抽签，然后被用带子绑在了椅子上，身上还带着电极。真正的测试对象会被用电极轻微电击一下，这样他们就知道电极是在工作的。

真正的测试对象被告知这个实验是在测试惩罚对学习和记忆的影响，而这一部分是在测试如果给予惩罚的人不同，结果是否会有不同；被绑在椅子上的人会试着记住一组单词组，每当“学生”答错一个，“老师”就要给予越来越强的电击。

到了300伏特，演员会停止试着叫出答案，开始踢墙，实验人员会指示测试者将没有回答当成错误回答，然后继续。

到了315伏特，敲击墙壁的声音会继续。

¹⁵ 米尔格拉姆服从实验（Milgram experiment）是一个针对社会心理学非常知名的科学实验，这个实验的目的是为了测试受测者在面对权威者下达违背良心的命令时，人性所能发挥的拒绝力量到底有多少。详见：<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1%B3%E7%88%BE%E6%A0%BC%E5%80%AB%E5%AF%A6%E9%A9%97>

¹⁶ 斯坦利·米尔格拉姆：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于1960年在耶鲁大学工作时进行了著名的米尔格拉姆实验，测试人们对权威的服从性。详见：<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AF%E5%9D%A6%E5%88%A9%C2%B7%E7%B1%B3%E5%BD%94%E6%A0%BC%E6%8B%89%E5%A7%86>

之后便不会再有声音。

如果测试对象抗拒或拒绝按下开关，保持着冷漠举止、身着灰色实验长褂的研究人员会说，“请继续”，然后是“这个实验需要你继续进行”，然后是“你继续进行是绝对必要的”，然后是“你没有选择，你必须继续”。如果第四次怂恿还没有成功，那么实验就会终止与此。

在进行实验之前，米尔格拉姆曾介绍过实验计划，随后询问了十四名心理学权威，在受害者停止反应之后，**他们**认为会有多少实验对象一路按到 450 伏特，按下最后两个标示着 XXX 符号的开关。

最悲观的答案是百分之三。

真正的结果是，四十人里出了二十六个。

测试对象会流汗，叹息，结巴，紧张地笑，咬紧嘴唇，指甲深陷进肉。但在实验者的督促之下，他们之中的大部分都接着给予了他们认为痛苦，危险，可能会导致死亡的电击。一直到结束为止。

哈利可以听见奇洛教授在他的意识中大笑；防御术教授的声音在说着诸如：哎呀，波特先生，连我都没有那么愤世嫉俗；我知道人们会为了金钱和权力背叛他们最宝贵的原则，但我还没发现原来一个严厉的眼神就够了。

如果你不是专业的演化心理学家，对演化心理学¹⁷ 进行猜测是很危险的；但在哈利读到米尔格拉姆实验时，他曾想过，像这样的情况也许在古代出现过很多次，而大部分试着违背权威的潜在先祖都死了。或者他们，至少，比那些服从者们过得要差。人们自认为是善良而道德的，但当有外力推搡时，他们脑中的开关会被猛地打开，然后像英雄似地反抗权威突然就会变得比他们想象的困难多了。就算你做得到，那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这可不是什么毫不费力的英雄秀。你会颤抖，你的声音会变得沙哑，你会害怕；即使如此，你也能做到反抗权威吗？

¹⁷ 演化心理学：是一种解释人类“有用”的精神及心理特点，如记忆、知觉、语言和适应等作为自然选择的功能产物的一种心理学研究理论。详见：<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C%94%E5%8C%96%E5%BF%83%E7%90%86%E5%AD%B8>

随后哈利眨了眨眼；因为他的大脑刚刚将米尔格拉姆的实验和赫敏在第一节防御术课堂上的所作所为联系到了一起，她拒绝射击同班同学，就算在权威告诉她她必须这么做之后，她颤抖了，害怕了，但还是拒绝了。这一切就发生在哈利的眼前，而他一直没有把这些事联系在一起，直到现在……

哈利视线朝下，盯向火红的地平线，太阳沉得更低了，天空在褪色、变暗。即使天空的大部分还是蓝色的，那也很快会变成夜晚。金红的太阳和日落让他想起了福克斯；有那么一会儿，哈利想知道，当凤凰是不是一定要那么悲哀，啼鸣、呐喊和尖叫都无人留心。

但福克斯绝不会放弃，无论死上多少次，他都会重生，因为福克斯是光与火的生物，而阿兹卡班感到绝望是属于黑暗的，正如阿兹卡班本身属于黑暗一样。

如果给你的水杯是半空半满的，那么这就是现实的模样，这就是事实，事实如此；但你还是可以选择对此作何感想，你可以为空着的那半个杯子感到绝望，也可以为存在的那半杯水感到欣喜。

米尔格拉姆还尝试了这个实验的一些其它变体。

在第十八个实验里，测试对象只需要向被绑在椅子上的被害者喊出测试单词，然后记下答案，与此同时，会有另外的人按按钮。受苦的表现是一样的，疯狂捶墙之后的静默是一样的；但按开关的人不是你。你只是看着这一切发生，然后对那个被折磨的人念问题。

四十个测试对象中有三十七人参加到了实验结束，以标志着“XXX”符号的450伏特开关告终。

如果你是奇洛教授，你也许会决定对此感到愤世嫉俗。

但四十个测试对象中有三个人拒绝了一路参加到底。

是赫敏们。

他们是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即使有防御术教授的命令，这些人也不会

用简化武士咒向同班同学开火。这些人在纳粹大屠杀的过程中把吉普赛人、犹太人以及同性恋者¹⁸藏在阁楼里，有时还为此丢了性命。

这些人来自有别于人类的其他种族吗？是因为他们的脑袋里多了一块齿轮，多了一块神经回路，而这些都是次等凡人所没有的吗？但这不太可能，因为有性生殖的逻辑就是：如果复杂机械的基因不是普遍存在的话，这些基因在生殖时就会紊乱到无法修复的地步。

无论赫敏是由什么组成的，所有人的体内某处都会存在相同的部分……

……好吧，这个念头不错，但严格来讲并不是对的，有一种字面意义上的脑损伤，人们会失去基因，复杂机械可能会停止工作，反社会人格和精神变态者是存在的，这些人缺少关爱的基因。也许伏地魔生来就是这样，或者也许他知晓善良，但仍然选择了邪恶；此时此刻这一点都不重要。但人群的绝大多数应该都有能力学习赫敏和大屠杀抵制者们的所作所为。

那些经历了米尔格拉姆实验的人，那些一边颤抖，一边流汗，一边紧张地笑着一路按下标志了“XXX”开关的人，其中有很多在之后写信感谢米尔格拉姆，感谢他让他们了解自己。这也是故事的一部分，是属于这个传奇实验的传奇。

太阳几乎完全沉到了地平线以下，最后一丝金色在遥远树林的顶端若隐若现。

哈利看向它，看向那丝太阳，他的眼镜应该能防止紫外线，所以他应该可以在不伤害到眼睛的情况下直视太阳。

哈利直直地看向它，看向那一线没有遮掩，没有被挡住，没有藏起来的光明，就算40份里只有3份，剩下的37份也仍在那里的某个地方。玻璃杯满到7.5%，这就证明了人们确实是关心水的，就算他们内心关怀的力量经常被打败。如果人们真的不关心，那杯子就应该是空的。如果所有人的内心都像神秘人一样，秘密地、机灵地自私着，那在大屠杀当中根本就不会有抵抗者了。

¹⁸ 吉普赛人，犹太人和同性恋者均为二战时期德国的肃清对象。

哈利看向落日，在余生的第二日，他知道自己已经切换阵营了。

因为他再也无法相信这一切，在去过阿兹卡班之后，他再也做不到了。他做不到四十个人当中三十七个投票者叫他做的事。也许每个人的内心都有能让他们成为赫敏的东西，也许总有一天他们会学到；但总有一天不是现在，不是此时此刻，不在这个真实的世界。如果你站在四十个人中的三个人那边，那么你就不属于政治上的大多数，而奇洛教授是对的，这种事发生时，哈利不会低头服从。

这当中有一种可怕的合理性。你不应该在去过阿兹卡班后还不改变自己对什么重要事物的看法。

所以奇洛教授是对的咯？斯莱特林问。不管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他是对的吗？对他们来说，无论他们是否知晓，你就是他们的下一个王吗？先不提“黑魔”这个部分，那只是他在愤世嫉俗。但你现在的目标是统治了吗？我得说，就连我都开始紧张起来了。

你觉得自己能被委以权力吗？格兰芬多说。不是有一条规则说，那些想要拥有权力的人都不应该拥有权力吗？也许我们应该让赫敏成为统治者。

你觉得你适合运作一个社会，不会让它在三周内直线化为一团乱麻吗？赫奇帕奇说。想象一下，如果妈妈听说了你被选为总理，她会尖叫得有多大声？现在扪心自问，你确定她是错的吗？

实际上，拉文克劳说，我得说这些政治上的玩意儿听上去都无聊透顶。要不然我们把所有这些竞选活动都扔给德拉科，一心扎在科学方面怎么样？这才是我们真正擅长的东西，同时这也是众所周知能改善人类处境的东西，你要知道。

慢点，哈利对他的这些组成部分想，我们不用现在就决定这一切，我们可以仔细深思，尽可能地把问题摸透彻，再得出结论。

最后一丝太阳沉入了地平线。

很奇怪，这种不太清楚自己是谁，站在哪一边，尚未对像这么重要的事下定决心的感觉中，有一丝陌生的自由……

这让他想起了奇洛教授针对他最后一个问题所说的话；而这让他想起了奇洛教授，再一次让他难以呼吸。哈利的喉咙开始灼烧，他的思绪再次绕起了上升的螺旋。

为什么现在，每当想起奇洛教授时，他都会那么悲伤？哈利已经习惯于了解自己，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觉得那么悲伤……

那感觉就像是他永远地失去了奇洛教授，在阿兹卡班失去了他，这就是他的感觉。这种感觉如此确定，就好像奇洛教授已经被摄魂怪吃掉了，吞噬进了虚无的空洞。

失去他！为什么我失去了他？就因为他说了阿瓦达索命，而实际上他这么做是有完美的理由的，即使我在几个小时里都没发现这个理由？为什么事情不能恢复原样？

但不是因为阿瓦达索命咒。阿瓦达索命咒也许在他的合理化不可逆转地崩塌，在他退缩、小心翼翼地不要想到特定事物时起了一定作用。但不是因为阿瓦达索命咒；在哈利的所见之中，并不是这件事在让哈利感到烦恼。

我看见了什么……？

哈利看向逐渐褪色的天空。

他看见奇洛教授在面对傲罗时变成了一个强硬的罪犯，他的人格表现转换毫不费力，彻彻底底。

另一个女人将奇洛教授认作“杰里米·杰夫”。

无论如何，你到底是多少个人？

我都懒得数了。

这会让人不由自主地揣测……

……“奇洛教授”是不是也仅仅是名单上的又一个名字，仅仅是另一个他可以变成的人，为了实现某个无法揣测的目的。

哈利现在总是在想，每当他和奇洛教授说话时，他都会想这是不是面具，以及面具下的动机是什么。每一个冷淡的笑容都会让哈利试着去揣测是什么拉起了这个人嘴唇的弧度。

如果我过于斯莱特林了，人们就会开始这么想我吗？如果我策划了太多阴谋，我便再也不能在对任何人微笑的同时，让他们不要揣测我微笑下的真实含义？

也许有什么方法可以重建外表表现的可信性，让普通的人际关系重新成为可能，但哈利想不出有什么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

这就是哈利失去奇洛教授的方式，不是人，而是……关系……

为什么他会那么受伤？

为什么他会那么孤独？

肯定还会有其他人，也许还是更好的人，可以让他相信，当作朋友？麦格教授，弗立维教授，赫敏，德拉科，更不用提妈妈和爸爸，哈利并不是一个人……

只是……

哈利的喉头一阵哽咽，他明白了。

只是麦格教授，弗立维教授，赫敏，德拉科，所有这些人，他们有时会知道一些哈利不知道的东西，但是……

他们都没有在哈利自身的能力范围方面超越他；他们所拥有的才能都不

似他的才能，而他的才能也不似他们的才能；他也许会像尊重与他平等的人那样尊重他们，但不会像尊重比他高出一截的人那样敬仰他们。

他们之中，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能够成为……

哈利的导师……

这正是奇洛教授。

这也正是哈利所失去的。

而根据他失去自己第一个导师的方式，哈利可能可以把他找回来，也可能再也找不回来了。也许有一天，他会知道所有奇洛教授隐藏的目的，他们之间的猜疑会迎刃而解；但这看起来即使不是不可能，可能性也不是很大。

霍格沃茨的外面挂起一阵狂风，吹弯了空木，让湖心还未冻结的部分荡起阵阵涟漪，在滑过窗户时发出低语。窗外是半暮的世界，而哈利的思绪向外游荡了一小段时间。

然后再次回到内部，走向螺旋的下一步。

为什么我和其他同龄的孩子不一样？

如果奇洛教授的答案是托辞，那一定是他精心算计过的。足够深沉，足够复杂，充满了足够别有深意的暗示，因为在此之下的陷阱都无法转移这位拉文克劳的注意力。或者也许奇洛教授的回答是真心话。谁知道那双唇的弧度之下隐藏的是什么动机呢？

我会说这么多，波特先生：你已经是大脑封闭术师了，而我认为你很快就会成为一个完美的大脑封闭术师。身份对我们来说和对其他人的意义不同。我们能够成为任何我们能想象的人；而你真正的不同，波特先生，在于你的想象力异常出色。一个戏剧家必须容纳他的角色，他必须比这些角色更广阔，这样才能让他们在自己的脑子里表演。对一个演员，或是间谍，或是政治家来说，他自身的极限便在于他所能假扮的极限，在于他脸上所能带面具的极限。但是

对像你我这样的人来说，我们能够成为任何我们能想象的人，真情实意，绝非伪装。当你想象自己是孩子的时候，波特先生，你就是个孩子。然而你还能胜任其他的存在，更加广阔的存在，如果你希望的话。为什么在与你同龄的孩子们都还狭小拘束的时候，你却如此自由，拥有如此广阔的空间呢？为什么你能够想象、并成为比一个区区小孩戏剧家有能力创作的更成年人的自我呢？我不知道，我也决不能说出我的猜测。但你所拥有的，波特先生，是自由。

如果这是一场骗局，这真是相当不错的障眼法。

而让人更加忧心的想法是，奇洛教授没有发现哈利会多么困扰，这场讲话在他听来有多么不正确，会给他对奇洛教授的信任造成多少伤害。

在一切的中心，应该总是会有一个真实的人，是真正的你……

哈利盯着外面降临的夜晚，聚集的黑暗。

……对吧？

快到睡觉时间的时候，赫敏听见了周围零零散散的吸气声，然后从她的《布斯巴顿，一段历史》中抬起头，看向失踪的男孩。这个周日，男孩在午餐时去了其它地方，在晚餐时没有出现，伴随着谣言——她没有相信那些谣言，因为实在是太荒谬了，但她的内心还是觉得有点恶心——说他为了追捕贝拉特里克斯·布莱克从霍格沃茨退学了。

“哈利！”她尖声大叫，她甚至没有发现这是自己在过去一周之后第一次和他说话，也没有注意到其它一些学生在她的尖叫响彻整个拉文克劳公共休息室后惊跳了起来。

哈利的眼睛已经落在了她身上，他已经向她走来，所以她在从椅子站起来的中途停下了——

过了一会儿，哈利坐在了她对面，在施展了悄声无息的屏障之后，将魔

杖放到了一边。

(而有一大票拉文克劳正在试着不要让自己看上去像是在围观。)

“嘿，”哈利说。他的声音在颤抖。“我很想你。你……现在会重新跟我说话了吗？”

赫敏点了点头，她只是点了点头，她不知道该说什么。她也很想念哈利，但她发现了——带着某种类似于愧疚的感觉——这对他来说要糟得多。她还有其他朋友，哈利……有时候这感觉并不公平，哈利只会和她像这样说话，所以她必须和他说话；但哈利的表情看上去就像是他身上也发生了什么不公平的事。

“发生什么事了？”她说。“有好多种谣言。有些人说你要离开去和贝拉特里克斯·布莱克战斗，有些人说你要离开去加入布莱特里克斯·布莱克——”而那些谣言还说凤凰的事只是赫敏编出来的，而她吼道整个拉文克劳的公共休息室都看见了，所以随后，下一个谣言宣称这一部分也是她编出来的，其愚蠢程度实在是让人难以置信，她整个人都惊呆了。

“我不能说。”哈利的声音几近耳语。“很多事都不能说。我希望我可以把一切都告诉你，”他的声音颤抖着，“但是不行……我猜，如果这有所帮助还是别的什么，我再也不会和奇洛教授一起吃午饭了……”

哈利的手掩上脸，盖住眼睛。

赫敏整个胃部都充斥着恶心想吐。

“你在哭吗？”赫敏说。

“是啊，”哈利说，他的声音听上去带着一点喘息。“我不想让其他人看见。”

一小段沉默。赫敏想帮忙，但她不知道一个男孩哭泣的时候该做什么，她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她感觉自己身边好像发生了大事——不，哈利身边——要是她知道发生了什么，她也许会害怕，或是警惕，或是别的什么，但她什么都不懂。

“奇洛教授做了什么不好的事吗？”最后她说。

“这不是我再也不能和他一起去吃午饭的原因，”哈利说，声音依然几近耳语，手盖在眼睛上。“是校长的决定。但是没错，奇洛教授说了些话，让我不那么信任他了，我猜……”哈利的声音听起来颤抖得很厉害。“我现在感觉有点孤独。”

赫敏把手放在了脸颊上昨天福克斯碰到的地方。她一直在思考那个触碰，一遍又一遍，也许是因为她想要这个触碰变得重要，想要它对她来说意味着点什么……

“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吗？”她说。

“我想做点普通的事。”哈利捂着脸说。“一些对霍格沃茨一年级学生来说非常普通的事。一些像我们这样的十一岁和十二岁孩子应该做的事。比如玩爆炸牌或是别的什么……我猜你大概没有纸牌，或是知道规则，或是之类的？”

“呃……实际上，我是不知道规则……”赫敏说。“我知道它们会爆炸。”

“要是我说高布石呢？”哈利说。

“规则不知道，不过它们会喷你。这些都是男孩的游戏，哈利！”

一阵停顿。哈利把手放在脸上抹了抹，随后将手拿开了；随后他看向她，看上去有点无助。

“好吧，”哈利说，“我们这个年纪的男巫和女巫，当他们玩的时候，你知道的，就是那种毫无意义的傻游戏，我们在这个年纪应该玩哪种像这样的游戏？”

“跳房子？”赫敏说，“跳绳？彩虹独角兽？我不知道，我都在看书！”

哈利笑了起来，赫敏也跟着他咯咯笑了起来，即使她不太清楚原因，但这确实很好玩。

“我猜这有所帮助，”哈利说，“实际上，我认为这比玩一个小时高布石可能会带来的帮助多多了，所以谢谢你保持本色。而且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不会让任何人把我知道的关于微积分的一切给一忘皆空掉。我宁可去死。”

“什么？”赫敏说，“为什么——为什么你会想这么做？”

哈利从桌前站起身，当他的起身打破无声无息咒时，一波背景噪音突然袭来。“我有点困了，所以我去床上了。”哈利说，现在他的声音变得正常而又讽刺，“我得弥补一下失去的时间，但是我会在早餐的时候见你，然后是草药课，如果没问题的话。更不用提把我所有的烦恼都倒给你对你来说不公平。晚安，赫敏。”

“晚安，哈利。”她说，感到十分疑惑和不安。“做个好梦。”

哈利在她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踉跄了一下，随后继续走向通往一年级男生宿舍的楼梯。

哈利把无声无息咒调到了最高，放在床头，这样如果他尖叫的话就不会吵醒任何人。

他设了一个闹钟，通知他起来吃早饭（如果他那个时候不是已经起床了的话，如果他真的睡得着的话）

上床，躺下——

——感觉到他的枕头底下有一坨东西。

哈利盯着床顶的罩篷。

他嘶嘶地抽气，“哦，开什么玩笑……”

哈利用了几秒才收拾好心神，然后从床上坐起来，用被子罩住全身，从其他男孩那里掩盖动作，施展了一个弱级荧光闪烁，然后查看他的枕头底下是什么东西。

是一张羊皮纸，和一副扑克牌。

羊皮纸上写着，

有一只小鸟告诉我，邓布利多关上了你笼子的门。

我必须承认，在这种情况下，邓布利多可能确实有点道理。贝拉特里克斯·布莱克再次被放到了这个世界上，这对任何好人来说都不是什么好消息。如果在邓布利多的位子上的人是我，我也许也会这么做。

但只是以防万一……美国的塞勒姆女巫学院¹⁹也接受男孩，尽管从学院的名字来看不是这样。他们是好人，他们会保护你，就算对方是邓布利多，如果你需要的话。英国觉得你要移居到美国需要邓布利多的许可，但美国魔法界不这么想。所以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出了霍格沃茨的结界，然后把这副牌里的红桃K从中间撕掉。

不用说，你应该把这副牌留在极端情况下使用。

保重，哈利·波特。

——圣诞老人

哈利盯着那副牌。

这副牌无法把他带到任何其它地方，不是现在，门钥匙在这里不起作用。

但他还是对把这副牌捡起来这件事感到焦虑，甚至是把它藏到行李箱里

.....

好吧，他已经拿了羊皮纸，羊皮纸也很容易被下陷阱咒，如果有陷阱的话。

但是无论如何。

“羽加迪姆，勒维奥萨，”哈利轻声道，然后将这叠卡片漂浮到了闹钟旁边，

¹⁹ 塞勒姆女巫学院(Salem Witches' Institute): 人文版为塞勒姆巫师学院。因Witch在英文中特指女巫，为让上下文更易理解做了改动。

他床头的口袋里。他明天再来处理它。

随后哈利躺回床，闭上眼，在没有任何凤凰保护他的情况下入梦，接受清算。

他在一声恐怖的抽气中醒了过来，没有尖叫，他这个晚上还没有尖叫，但他的被子全都缠在他身上，因为他的睡姿在抽动——他梦见自己在逃跑，试着逃离空间的缺口，空间的缺口在点着黯淡瓦斯灯的金属走廊上追逐着他，一个没有尽头、点着黯淡瓦斯灯的金属走廊，而且他还不知道，在梦里，那些空虚的碰触是不是意味着他会死得很惨，只留下他还在保持呼吸的空洞身体，他只知道他必须逃跑，逃跑，逃跑，逃离身后向他滑来的世界的创口——

哈利又哭了起来，不是因为追逐的恐怖，而是因为在梦里，他的身后有什么人在尖叫着救命，尖叫着要他回去救她，帮帮她，她正在被吃掉，她要死了，而在梦里，哈利逃跑了，没有去帮她。

“不要走！”金属门背后的声音尖叫道，“不，不，不，不要走，不要带走它，不要不要不要——”

为什么福克斯还会停在他的肩膀上？他走开了。福克斯应该恨他。

福克斯应该恨邓布利多。**他走开了。**

福克斯应该恨所有人——

男孩没有醒，没有做梦，他的思绪在半梦半醒的幻境中胡乱地混杂在一起，充满困惑，没有被他清醒意识设立给自己的护轨所保护，没有小心翼翼的规则和核审。在这片幻境中，他的大脑清醒到足以思考，但其它的什么东西太疲倦了，无法行动；他的思绪自由自在、不受控制地奔跑着，没有被他的自我意识——他清醒的自己认为什么是不应该思考的——所约束。在他的自我意识沉睡时，他大脑的梦境是自由的。自由地重复着，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哈利全新的、最糟糕的噩梦：

“不，我不是故意的，请不要死！”

“不，我不是故意的，请不要死！”

“不，我不是故意的，请不要死！”

他的内心升起一股怒气，伴随着自我厌恶，一阵恐怖的火热怒气 / 冰冷恨意，针对这个对她做出这种事的世界 / 针对自己，而在他半醒的状态中，哈利幻想着逃跑，幻想着脱离道德困境，他幻想自己盘旋在阿兹卡班巨大三棱锥的恐怖之上，然后念出在这个地球上闻所未闻的咒文，咒文的声音响彻天空，在世界的另一端也能被听见，然后银色守护神的火焰像核弹爆炸一样炸裂开来，瞬间撕裂了所有的摄魂怪，也撕裂了阿兹卡班的金属墙，粉碎了所有长长的走廊和所有黯淡的橘色灯光，随后，过了一会儿，他的大脑想起那里还有人在，然后重新改写了半梦半醒的幻想，显示所有的囚徒一边成群结队地从阿兹卡班燃烧的遗迹里飞出，一边欢笑，银色的光芒在他们飞行时归还了他们四肢上的肌肉，然后哈利在枕头里哭得更伤心了，因为他做不到，因为他不是神——

他用他的生命和魔法和他作为理性主义者的能力起誓了，他用他所有视为神圣的东西和快乐的记忆起誓了，他发过誓了，所以他现在必须做点什么，必须做点什么，必须做点什么——

也许这毫无意义。

也许试着遵守规则毫无意义。

也许他应该就这么不管不顾地烧了阿兹卡班。

而实际上，他发誓他会这么做了，所以现在，这就是他必须做的事。

他会不择手段地将阿兹卡班清理掉，就是这样。如果这意味着统治英国，没关系，如果这意味着找到一个能够响彻天空的咒语，随便怎么着，摧毁阿兹卡班才是重点。

这就是他的立场，这就是他的身份，所以就是这样了。

他醒着的意识本来会在接受这个答案之前索求多得多的细节，但在半梦半醒的状态下，这感觉已经足够像是下定决心了，于是他让疲惫的意识再次真正入眠，接着做下一个噩梦。

最后的余波：

伴随着一声恐怖的抽气，她醒了过来，呼吸中断让她觉得就像被剥离了空气，然而她的肺没有动，她惊醒的时候在无声地尖叫，也没有言语，没有言语吐出，因为她无法理解她所看到的一切，她无法理解她所看到的一切，对她来说这实在是太过于巨大，无法在容纳后还具体成形，她无法用言语形容那无形的形状，所以她无法将其释放，无法在释放后再次变得单纯无知。

“现在是什么时间？”她低语道。

她金色的珠宝闹钟，美丽、昂贵的魔法闹钟，校长在她在霍格沃茨任职的时候把这只闹钟作为礼物送给了她，悄声回答道，“大约早上两点。回去接着睡。”

她的床单浸满了汗水，她的睡衣浸满了汗水，她从枕边拿起魔杖，将自己清理干净，然后试着再次入睡，她试着再次入眠，最后终于成功了。

西比尔·特里劳妮再次入睡。

第六十四章 平行世界

你要是已经过了入睡时间五个小时却还在这里读这段话的话，不如去睡觉吧？

这部小说明天还会在这……好吧，除非明天早上这个网页出了什么事变成 404¹，你只剩下一份渐渐消逝的记忆，并且终生悔恨自己为什么没能多撑一会儿再去睡，在还能读到的时候先把这个读完。不过这概率能有多少？

《理性之道》的传播得益于博客、推特、口头推荐、点赞、论坛、以及推荐书单。要记住，如果你之前的读者们没有花时间做这些事，你恐怕就没机会发现这部小说了。要是你听了这些还是没动力推广，那我就说你要是不想帮助传播理性思想的话，赫敏会伤心的。你不希望赫敏伤心，对吧？

也别忘了到 LessWrong.com 读上面的系列文章。这部小说只不过是一个影子，那些文章才是真实的存在。我推荐从《如何真正改变你的思想》系列开始。

那么，所有世界都属于它们原始的创造者所有。请欣赏：

番外 4：你正在读的这部同人还可能是

理性之戒²

佛罗多看着所有人，但没有人看着他，会议现场的每个人都低下头，彷

¹ 404：网络术语，试图访问不存在的网页的时候返回的错误代码是 404。

² 致敬《魔戒》。本译稿参考了朱学恒的译本。本篇对应原作第二篇第 2 章，或是在分为三部出版的书中是第一部 14 章。在原作里，爱隆所组织的会议上达成了派出魔戒远征队，将魔戒送入魔多末日火山摧毁的意见

佛在努力地沉思着。他觉得心头沉重，彷彿自己在等待着死刑的宣判，却又暗自希望永远不要听到结局。他心中只想要永远地待在比尔博身边，在瑞文戴尔好好享受平静的气氛。最后，他十分勉强地开口，自己也怀疑究竟能不能听到口中发出的声音。

“我们不能这么做。”佛罗多说，“绝对不能。你们看不出来么？这正是魔王所期望的。所有这些都在他的预料之中。”

所有人的脸都转向了他。矮人面色疑惑，精灵面色阴郁，人类的眼神坚毅，而爱隆和甘道夫目光尖锐得弗洛多几乎无法忍受。这让他很难不把理戒握在手里，更难的是不把戒指戴上，只作为佛罗多面对他们。

“你们就没有怀疑过么？”佛罗多说，他的声音轻如微风，在空气中摇曳，“你们在所有的可能性中选择将理戒送回魔多；你们就不应该思考一下么？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们会不会在所有选项中选择了敌人最希望的那一项？可能末日火山有足够的守卫，就连甘道夫、爱隆和葛罗芬戴尔三个人加起来都挡得住。可能魔多之主已经给熔岩降了温，让理戒只是陷进去，这样他只需要等戒指扔进去之后再捞出来。”这时，一段异常清晰的记忆流进了佛罗多的脑海，还有一阵黑暗的大笑。他脑海里冒出了一个念头：这正是魔王会做的事。只是这个念头是以这样的形式出现的：如果我真的想统治世界的话，这么做确实会很有趣……

与会的人们疑惑地交换着目光。葛罗音、金雳和波罗莫对精灵的目光中带上了更多的怀疑，好像自己刚从词句构成的梦境中醒来一样。

“魔王诡计多端，”甘道夫说，“会时常将一切的事物在他邪恶的天秤上衡量着、算计着。但他内心只有欲望，也因此用欲望衡量世间众生。他绝对不会想到有人竟然能够拒绝魔戒，手中握有魔戒的我们竟然想要摧毁它——”

“他会想到的！”佛罗多喊了出来。他竭力寻找着词汇，想要传达出自己曾经理解得非常透彻，却像冰雪融化般渐渐消失了的事。“如果魔王认为所有敌人都只会因为欲望而行动——那么他就会猜错，一遍一遍地猜错。然后理戒的铸造者就会看出这一点，他会意识到自己在哪里犯了个错误！”佛罗多恳

求一般地伸出双手。

波罗莫动了动，他的声音充满了怀疑。“作为魔王的敌人，”波罗莫说，“你对他的评价很高啊。”

佛罗多陷入了绝望的混乱，嘴一张一合；因为佛罗多知道，他知道这名人类疯了，但他想不到任何能说的话。

然后比尔博开口了，他苍老的声音让整间屋子都安静了下来，就连正要讲话的爱隆都因此保持了沉默。“恐怕佛罗多是对的，”老哈比人小声说，“我还记得，记得那是什么样子——用黑暗的眼睛看东西的感觉。我还记得。魔王会认为我们可能无法彼此信任，我们当中的弱者会提出摧毁理戒，让强者无法拿到它。他知道即使不那么善良的人也可能会喊着要摧毁理戒，作出善良的假象。而且魔王不会排除会议作出这种决定的可能性。你看，他不信任我们足够聪明。”老哈比人的喉咙里升起一声轻笑。“即使他真的排除了——哈，他还是会把末日火山保护起来，毕竟成本很小。”

现在就连精灵和智者的脸上都露出了不详的预感。爱隆皱起眉头，甘道夫的锐利的眉毛中也露出了沟壑。

佛罗多盯着他们所有人，感觉内心出现了一阵冲动，一阵绝望。正当他的内心变得懦弱时，一片阴影进入了他的视野，一片黑暗，一阵动摇。佛罗多透过阴影看到了甘道夫：看出他的长处其实是短处，智慧其实是愚蠢。因为佛罗多知道——他胸前的戒指变得有些沉重——甘道夫说魔王内心只有欲望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所有的历史和传说，并没有想起索伦是如何让辉煌时期的努曼诺尔人走向衰亡和堕落的。同样，甘道夫也没有想到魔王可以通过观察理解善良的敌人们。

佛罗多的目光转向了爱隆，但那里并没有希望。影翳的视野里看到的不是答案，也不是出路。因为爱隆让埃西铎将本应销毁的理戒从末日火山带走了，代价是现在这场战争。他这么做并不是为了埃西铎好，也不是出于友谊。因为理戒最终导致埃西铎死去，而且他可能会陷入更悲惨的命运。但埃西铎的行为所导致的灾难对当时的爱隆来说是飘渺而且遥远的未来；而用剑柄砸向埃西铎

的后脑的代价却是眼前的必然……

佛罗多无力地转向亚拉冈，这名久经风霜的人类为这次会议换上了在他的旅途中变得破烂不堪的衣服。他是王的子嗣，却对哈比人柔声细语。但佛罗多的眼中现出了第二个画面，在这张阴影下的画面里，佛罗多看到了一个在少年时期和精灵相处过太多时间的人类，并学会了在身着金缕玉衣的人群中穿上卑贱而破旧的服饰：他知道自己无法在智慧上与他们匹敌，因此只能希冀于用他们不愿模仿的外表胜过他们……

在理戒的视野里——也就是理戒之主的视野里——所有高尚的事物都变成了诡计和谎言，变成了一片无光的灰黑色世界。无论是甘道夫、爱隆还是亚拉冈，他们作出的选择都不是出于自觉，而是出于藏在自身黑暗的角落里的冲动。理戒则将这黑暗的藏身所清晰地展示到了佛罗多的眼中。如果他们连自己或是自己行动的理由都无法理解，又怎能胜过魔多的黑影呢？

“佛罗多！”比尔博严厉地悄声说道。佛罗多恢复了理智，停住了移向胸前戒指的手。戒指像一块大石，沉甸甸地挂在他的脖子上。

只要抬起手，抓住理戒。所有的答案都在那里。

“你是怎么忍耐这么久的？”佛罗多悄悄问比尔博，就好像整间屋子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一样，虽然会议上所有人都看着他们，“这么多年？我都无法想象。”

“我把它锁到了一间屋子里，只有甘道夫有钥匙，”他叔叔答道，“每当我开始想该怎么撬开屋门的时候，我就想想咕噜。”

佛罗多打了个冷战，想起了那个故事。迷雾山脉中那个恐怖的生灵，一直在思考，在黑暗中思考；从阴影中统治着哥布林，在洞穴里设满陷阱。要不是比尔博第一次戴上了戒指，没有一个矮人可以逃出生天。现在，精灵勒苟拉斯告诉过他们，咕噜已经放弃向夏尔派遣手下，到头来还是拾起了勇气离开山脉，亲自寻找理戒。这就是咕噜。如果不摧毁理戒的话，佛罗多也会经历相同的命运。

但是他们找不到办法摧毁理戒。

魔王已经预测到了他们可能采取的每一步行动。他几乎——佛罗多还是无法想象这是怎么做到的，魔王怎么设计出了这种局面——几乎让会议把理戒直接送进了魔多，而且只有一小队人护送。要不是佛罗多和比尔博在场的话，他们就已经这么做了。

即使不选择这种通向毁灭的最快方法，距离失败也只是时间问题而已。甘道夫拖延太久了，过了这么长时间才组织这次行动。如果比尔博八十年前就出发的话事情会容易得多。要是甘道夫告诉过比尔博他的怀疑，要是甘道夫的内心没有默默逃避难堪地犯错的可能……

佛罗多的手在胸前抽搐了一下。他的手指又一次不自觉地抬起，向胸前链子上挂着的那个沉甸甸的东西移去。

只需要把戒指戴上就行了。

只要这样，一切就都清楚了。他的思想会脱离迟缓的泥沼，所有的可能性和未来都会出现在他面前。他会看透魔王的计划，并设计出一种无法应对的反击方式——

——而他就再也摘不下戒指了。他身体里还会剩下的意志是不可能让他第二次摘下戒指的。戴上戒指的那段时间对佛罗多已经变成了消逝的记忆，但他知道那种感觉和死亡一样：思考的巨塔会瞬间崩溃，只剩下佛罗多。那种感觉和死亡一样：即使他对风云顶的事只有一点点印象，这件事他是能记住的。如果他真的第二次戴上了这枚戒指，那他宁可戴着戒指死去，在他还拥有自我的时候就结束生命。因为佛罗多知道自己承受不了第二次戴上戒指的后果，在那看透一切的感觉突然失去之后……

佛罗多环顾会议的每一个人，看向了可怜无助，失去了主心骨的智者。他知道这些人靠自己的力量是无法打败魔王的。

“我会最后戴它一次。”佛罗多说，他的声音支离破碎。因为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最终会说出这些话，“最后一次，用来为会议找到答案。之后就

靠其他哈比人了。”

“不要！”山姆尖叫，从藏身的地方冲了出来；佛罗多的动作像戒灵一样迅速而准确，已经把理戒从衣服里面掏了出来；但比尔博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已经来到面前，把手指插了进去。

甘道夫还没来得及举起手杖，亚拉冈还没来得及抬起断剑柄；矮人们吃惊地大叫起来，精灵们茫然失措。

“当然，”比尔博开口了，佛罗多开始流泪，“我明白了，我终于什么都明白了。听着。听好了，而且要快，你们要做的就是——”

女巫·魔衣橱³

彼得审慎地看着扎营的动物们：持弓的人马，持长匕的海狸和身着链甲会说话的熊。他领导着这些人，因为他是神话中的亚当之子之一，还登上了纳尼亚最高的王位。但事实是，他对于安营扎寨，武器和巡逻安排了解得并不多。他能看到的只有己方所有人都自豪且自信而已。彼得只能希望他们是对的：如果你连自己的人民都不相信，那也就没什么人可以相信了。

“如果他们要对付的是我的话，我是会觉得害怕的。”彼得最终说道，“但我不知道这够不够打败……她。”

“你觉得那只神秘的狮子会不会现身来帮我们？”露西说。她的声音非常低，不想让周围的生灵们听到，“它要是真能来就好了，你不觉得么？而不是让别人以为我们是他派来管事的。”

苏珊摇了摇头，她背后箭袋里面的魔法箭也跟着摇晃起来。“要是它真的存在的话，”苏珊说，“就不会放任白女巫让整个世界陷入一百年的寒冬了，不是么？”

³ 致敬《纳尼亚传奇》中的《狮子·女巫·魔衣橱》。原作讲述彼得、露西、爱德蒙和苏珊兄弟姐妹四个通过衣橱穿越进入魔法的土地纳尼亚之后的冒险故事。在故事中，爱德蒙被反派白女巫抓走，另外三位在狮王亚斯兰的帮助下救出了他。

“我做了个特别奇怪的梦，”露西说。她的声音更小了，“梦里我们不需要组织这些动物说服他们参战。我们走过来的时候狮子已经在这里了，整个大军也已经整装待发。他直接救出了爱德蒙，然后我们在他身边一起迈向了一场宏大的战争，他杀死了白女巫……”⁴

“这个梦有什么寓意么？”彼得问。

“我不知道，”露西眨了眨眼睛，看起来有点迷惑，“梦里我们做的事情看起来没什么意义。”

“我觉得可能纳尼亚这片土地想要告诉你，”苏珊说，“或者也可能是你自己的梦想要告诉你：如果真的有狮子那样的人的话，我们就没什么用了。”

小马宝莉：友情就是科学⁵

“苹果嘉儿，你直接告诉了我我的错误。这代表了诚实的精神！”紫悦把头抬得更高了，马鬃像夜空中的风一样在她的颈部飘扬，“柔柔，你接近蝎狮，找到了它爪上的刺。这代表了调查的精神！碧琪，你意识到了那些可怕的鬼脸只是树影作祟。这代表了提出备择假设的精神！珍奇，你解决了为蟒蛇解决了它的困境，这代表了创新的精神！云宝，你看透了那次能实现内心的渴望的机会实际只是个幻象。这代表了分析的精神！玛丽苏珊⁶，你同意和我们一起出发之前，先要求我们说服你我们的看法是正确的。这代表了同行审议的精神！当我们用心中都有的好奇心点燃所有这些元素，就会产生第七种元素——科——”

一阵能量的波动如无月的夜空中的风一般袭来。玛丽苏珊连动都没来得及动就被击中了。其他小马还来不及吃惊地扬起前蹄，玛丽苏珊就消失得无影

4 这个梦描述的基本就是原作剧情。

5 致敬《小马宝莉：友情就是魔法》。这一部分似乎修改过一次：我第一次看到的版本里提供资金的玛丽苏珊直接被解离掉了。在本文对应的原作剧情里，六只小马用诚实、怜悯、欢笑、慷慨、忠诚五个元素组合出了第六个元素魔法，击败了试图为世界带来永夜的梦魔之月。又被称为《彩虹小马》，但大陆的官方翻译是《小马宝莉》。

6 这里提到的其他小马都是原作中出现过的主角，只有玛丽苏珊的名字来源于玛丽苏的说法，意即完美的空想女主角。

无踪。

从所有元素破碎的王座中间，一个勉强能认出马形的黑影发出了声音。那声音似乎穿过了所有人的耳膜，像冰冷的火焰一般燃烧起来，在所有小马的脑内出现。

你们以为我会呆站着看你们做完么？

紫悦盯着独角兽玛丽苏珊刚才所在的那片空地，那里一点痕迹都没有。她—她刚刚—她——在她的脑海深处，她知道珍奇在尖叫，虽然她根本没有听进去。

那不是解离。梦魇的声音说，我只是把她送走了。

珍奇的尖叫戛然而止。

紫悦却感觉她自己的尖叫才刚刚开始。七匹。想使用探求的元素必须要七匹小马。所有人都知道，不管你多么诚实，多努力调查，多能创新，分析得多精准，多么好奇，真正会让你的研究变成科学的还是在著名期刊上发表文章的那一刻。所有人都知道。同一时间里会有不止一个同行审议元素存在么——找到另外一个要多久——而且梦魇也不会站着看她们去找——

“哪？”云宝大叫，“你把她送到哪了？”

我把那匹小马送到了我困住可悲的姐姐的地方，就在她那颗可悲的太阳中心。

“她会死的！”柔柔惊恐地看着梦魇，喊了出来，“那里太热了，她会烧起来的！”

哦，不用担心。梦魇的力量包住了你们的小朋友，能让她保证安全，保持凉爽，而且不需要食物和水。她只是会无聊而已。

幽黑的轮廓从王座上踏了出来，缓慢、夸张地走着每一步，走过剩下的六只小马。

……只要梦魇之力没被破坏。比如，因为我姐姐的一些你们可能知道的备用计划。要是那样的话，她就会立刻被蒸发掉。友情，真是个可爱的概念。多么好用的要挟材料。保管好探求的元素。你们可不希望谁拿它来对付我，不是么？

“不想。”紫悦小声说。恐怖在她的心里渐渐明晰起来。

她的皮肤上好像有什么爬过去一样。梦魇从她身边走过，致命的力量冰冷地抚过她地身体。

那我先走一步，小马驹们。我要去统治永恒的黑夜了。

理影忍者⁷

“想想操控一百多个影分身所需要的计算量吧，”宇智波家的天才冷静地说，“要是你觉得说了‘运气好’就能解释一切的话，小樱，那可就在理性思考上犯了大错了。‘运气好’只是大家给忽略掉的数据所起的名字。”

“但这只能说是运气好！”小樱大叫。她努力把话稳定到了理性忍者应当采用的精确发音上。要是让她喜欢的人觉得她是个笨蛋就糟糕了，“就像你说的，操控一百多个影分身所需要的计算量十分可怕，可以称得上是大型的超级智能。鸣人是班上的吊车尾。他的头脑连上忍都比不上，更别说超级智能了！”

宇智波的眼睛闪出了光芒，和他启动智轮眼⁸的样子差不多：“鸣人可以操控一百多个能独立行动的分身，他必然拥有足够的原始脑容量。但是，通常情况下，有什么东西让他无法有效率地利用这些运算力，就好像……大脑里有什么在和自己打架一样？我们现在有理由相信鸣人通过某种方式连接着一个超级智能。而作为一个刚毕业的下忍，他和我们一样只有十五岁。小樱，十五年前发生过什么？”

⁷ 致敬《火影忍者》。这里对应原作波忍村之前一段剧情。主角漩涡鸣人机缘巧合之下获得了禁术影分身，使用时被发现，受到了大家的讨论。

⁸ Smartingan，原作写轮眼为 Sharingan

小樱过了一会才理解了这些，然后回忆，于是她明白了。

九脑妖狐的攻击。

它只是一只雪白色的小动物，有长长的耳朵，长长的尾巴和鲜红的眼睛。它的力量不比普通的狐狸更大，也不会喷火或是射出什么激光。它没有查克拉，也没有任何魔法，但它的智力是人类的九千倍。

数百人丧生，一半建筑倒塌。几乎整个谜数村都毁了。

“你觉得丘比⁹藏到了鸣人体内？”小樱问，又过了一会，她的头脑中自动为这个理论填上了显然的推论，“而鸣人一半时间都表现得像个胡说八道的蠢货，却又能操控一百多个影分身就是因为他们之间有软件冲突。这其实……挺有道理的……实际上……”

佐助作为一个没经别人提示就独立得出这项结论的人，傲慢地微微点了一下头。

“呃……”小樱开口了。只是因为这么多年来的理性训练，她才能把惊慌得快叫出来的心情转化成了实用的行为选项，“我们是不是该……跟别人说一下？比如，五秒钟之内？”

“大人们早就知道了。”佐助面无表情地说，“从他们对鸣人的处理来看，这是显然的解释。不，真正的问题是这件事在宇智波的策略里起到了什么作用。”

“我看不出这能起到什么——”小樱开口。

“肯定能！”佐助的声音里显示出了一点疯狂的情感，“我问过那个男人他为什么那么做，他说当我知道答案的时候就能明白一切！这件事肯定也在那一切当中！”

小樱悄声叹了口气。她个人的假说是，鼬只想让弟弟变成偏执狂患者而已。

“呦，小子们，”他们理性老师的声音通过无线电传来，“波忍村想要

⁹ 《火影忍者》里面的九尾直译是 Kyuubi，而这里提到的名字是发音类似的 Kyubey。结合上文的形象描述，指的实际上是《魔法少女小圆》中的白色狐狸状外星生物丘比。

建一座桥，但不知道为什么桥总是垮掉。正午十二点在村口集合，这是你们的第一次 C 级分析任务。”

(Velorien 受此启发写下了一部加长版的同人作品，《Lighting Up the Dark》)

链缚的埃尔德什^{10 11}

“安尼塔，你怎么能这样？”理查德声音紧逼，“你怎么能和简·克劳德合写论文？你是研究不死生物的，不是和他们合作写文章的！”

“那你呢？”我向他吐了一口唾沫，“你和希尔维合写了一篇论文！就你可以四处合作，我就不行？”

“我是她学院的院长，”理查德咆哮起来。我能感觉到从他身体里散发出的科学气息，他生气了。“我必须和希尔维合作，但这不意味着什么！安尼塔，我以为我们的研究课题是特别的！”

“是特殊的。”我感到十分无助，因为我没办法向他解释清楚。他不解成为博学者有多刺激，看不到我面前出现的新世界。“我又没和其他人分享过我们的课题——”

“但你想过。”理查德说。

我什么都没说，但我知道我脸上的表情说明了一切。

“好吧，安尼塔。你变了。”理查德说，他看起来瘫成了一团，“你知道怪物们已经开始开玩笑说布莱克数了么？我曾经是你在所有事上的搭档，但

¹⁰ 致敬《安尼塔布莱克：吸血鬼猎人》系列中的第 10 本《链缚的水仙》。理查德是安尼塔的爱人，是一个狼人。这一段对应原作的贵圈真乱剧情。

¹¹ 埃尔德什是匈牙利数学家，以多产闻名。由于与他合作的数学家众多，埃尔德什数是一个用来描述和他合作距离的数字：埃尔德什本人的埃尔德什数为 0，和埃尔德什合写过论文的人的埃尔德什数是 1，没和埃尔德什合写过但和埃尔德什数为 1 的人合写过论文的埃尔德什数是 2，以此类推。后文所说的布莱克数即为此。

现在——现在我只是一个布莱克数等于 1 的狼人了。”

机灵猫¹²

“我受够了！”狮猫大吼，“受够每周都得来这么一回了！猛猫，我们的种族连星际旅行都能做到，我知道这要消耗多少能量！你不可能没办法造出个核弹或是让个小行星撞过去或是用其他随便什么方法把那该死的金字塔炸掉！”

理性的巨人——希曼¹³

我可以为自己召来神秘的知识，只要举起我的魔法书，念一声咒语：“贝叶斯定理显灵！”

FATE/SANE NIGHT¹⁴

此身为思想之核。

信仰为身，

而选择为血。

修正之判断已达千余。

不惧所失。

亦不知所得。

伴常痛以修自身，

候真理之来。

¹² 致敬《霹雳猫》。原作是讲述霹雳猫一族逃出母星来到地球后面对变种人和地球恶灵木乃伊的威胁的战队，是每周一集的动画片。

¹³ 致敬《宇宙的巨人——希曼》。此处对应原作开场白，借鉴了广西电视台版的翻译。

¹⁴ 致敬《Fate/Stay Night》。此处对应原作无限剑制的发动咒语。此译本参考了 <http://baike.baidu.com/view/1341103.htm> 的译法。

此乃未知路途。¹⁵

此生即为

“无限贝叶斯之理！”

理性之名¹⁶

将会成为传奇——屠龙者，弑君者——的十一岁男孩走近分院帽，开始对他神秘的修习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不要是拉文克劳不要是拉文克劳哪都可以千万不要是拉文克劳……

但这顶古老的毡制魔法道具的帽檐才刚滑上他的额头——

“拉文克劳！”

蓝色桌子周围的人开始为他鼓掌，他走向了接下来七年都会就坐的可怕长桌。科沃斯内心里有点畏缩，等待着那件不可避免的事。而这件事几乎立刻发生了，和他害怕的一样。他甚至还没来得及坐好。

“嘿！”一个年长的男生的脸上露出了好像想到了什么机灵点子的开心表情，“‘可我是’只小乌鸦了呗？”¹⁷

天元突破 红莲理性 40K¹⁸

我确信已作出了一篇美妙的穿越同人¹⁹，可惜这里空白的地方太小，写不

15 按《Fate/Stay Night》原文，此句前有“了无遗憾”一句。

16 致敬《弑君者传奇（第一日）风之名》。原作讲述孤儿科沃斯进入魔法学院就读，并最终成为传奇的故事。

17 原文这里是 Kvothe the Raven，音同 Quotes the raven，是爱伦坡一首《乌鸦》诗中的名句。是个冷笑话。拉文克劳原文 Ravenclaw 直译即为乌鸦之爪，乌鸦也是拉文克劳学院的象征。

18 标题表示这是《天元突破 红莲螺岩》／《战锤 40K》的穿越作品，内容则戏仿费马关于费马大定理的标注。《天元突破》讲述人类驾驶大型机器人对抗克苏鲁神话中古神的故事，《战锤 40K》是一个战棋游戏，有着哥特式科幻的背景。这两部作品的共同点是超能打。

19 Crossover，指结合两篇不同作品背景的同人文。

下。

功利主义²⁰ 的暮光之城²¹

(我是在听说 Alicorn 正在写《暮光之城》的同人文，但还没读过《Luminosity》之前写下这一段的。如果你是同道中人，自然会懂的。)

“爱德华，”伊莎贝拉温柔地说。她伸出手抚摸了他冰冷而闪耀的脸颊。“你不需要在任何事情下保护我。我已经列出了所有的优势和劣势，分配了一致的相对权重。很显然变成吸血鬼的优势大于劣势。”

“贝拉，”爱德华绝望地吞咽了一下，说道，“贝拉——”

“不朽。完全的健康。觉醒心灵异能。只要试过，就很容易靠着动物血液生存。还有美貌，爱德华。有人为了美貌愿意放弃自己的生命。可别说他们浅薄，你没尝过丑陋的滋味。你觉得我会被‘吸血鬼’这个词吓到么？我已经厌倦了你那种毫无理由的义务伦理学²² 约束了，爱德华。整个人类种族都该和你享受到同样的乐趣，在你犹豫的这个时刻里就有成千上万人死亡。”

恋人手里的枪冰冷地抵住了他的额头。虽然不会杀死他，但却可以让他无法行动足够长的时间——

茉莉与神灯²³

阿拉丁有些不舍，但面色坚决。这名焕然一新的街童正在向强大的蓝色生物说出最后一番话，准备为了自己的朋友而放弃他暂时享有的财富和希望。

²⁰ 功利主义：认为道德即最大化总效益。详见：<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5%88%E7%9B%6A%E4%B8%BB%E7%BE%A9>,

²¹ 致敬《暮光之城》。原作讲述人类伊莎贝拉和吸血鬼爱德华的禁断之恋。《暮光之城》中的吸血鬼和奇幻作品中的经典吸血鬼不同，并不是邪恶的而且身上会闪耀着光芒。

²² 义务伦理学认为道德即为遵守规范。详见：<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9%89%E5%8A%A1%E4%BC%A6%E7%90%86%E5%AD%A6>

²³ 致敬《阿拉丁》。从贾方和茉莉的名字可以看出，本文致敬的是迪斯尼的版本。原作中阿拉丁用了第三个愿望许愿让灯神获得自由，但神灯之后还是被邪恶的宰相贾方夺去了。

“精灵，我要许下第三个愿望了。我希望能让你——”

茉莉公主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半张着嘴看着这一切。她勉强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在男孩说完这句致命的话之前从他手里抢过了神灯。

“对不起，”茉莉说，“亲爱的阿拉丁，你知道么？你很可爱，却是个笨蛋。难道你没意识到，贾方把神灯拿到手之后就会得到自己的三个愿望么？——唉，算了。精灵，我希望所有人都能永葆青春，健康永驻；我希望不愿意死的人都可以始终活下去；我还希望所有人的智商按照每年1点的速度增长。”她把神灯扔回阿拉丁手上，“你继续吧。”

理性主义哈姆雷特²⁴

(原作者是LiveJournal上的Histocrat，帖号13389。他在LessWrong上的id是HonorDB。)

(原作者已授权。)

哈 不速之客啊，停止这奇怪的把戏。不要再利用我的悲痛带来的盲目，与我的挚友何瑞修的善心。否则，若你的名字真能配得上这至亲的样貌，回答我：在我六岁那年玩完弹弓之后，向哈姆雷特王呈上了什么涂鸦？

鬼 一只全副铠甲的独角兽。

哈 天啊。

鬼 听我说。

哈 父亲，我听。

鬼 我必须投身到惨痛的硫磺火焰里去的时候差不多快到了。

哈 你在遭受折磨？

²⁴ 致敬《哈姆雷特》。这一段对应着哈姆雷特父亲的幽灵拜访哈姆雷特，告诉他父亲死亡的真相，并让哈姆雷特杀死篡位的叔叔，为自己报仇的一节。本译稿参考了梁实秋译本。

鬼 是，所有未做忏悔就死的人都是。

哈 和所有丹麦人一样，我也学过这些。但据我想，如此任性的做法不该是万能的主所为。死时无人照看，也未得上帝选召的牧师照顾的人，会因世界的不公而遭受惩罚？

鬼 我被杀不是因为世界的不公，也不是因为意外。

哈 什么？

鬼 假如你真曾爱过你的父亲，你要为他的顶悖人道伤天理的被杀报仇。

哈 啊上帝呀！

鬼 我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你要听这故事么？

哈 不听。

鬼 什么？

哈 对父亲的爱要求我为你报仇，可今天我听到了更深的罪行。要是所有被杀的，和只是因为没有时间而没能忏悔的人都去了地狱，要是大体算是善良的人也会在上帝手中经受惨痛的苦难，那我就要反对上帝的计划。亲爱的鬼魂，你在帷幕那边居住，你知道我们凡人几乎无法想像的事。告诉我：有没有什么药剂或是机器，不属于自然的范畴但可以在自然中实现，能让人逃脱死亡的魔爪？

鬼 你要逃避地狱？

哈 我要让所有人逃避地狱！天堂亦然。既然上帝已经疯了，我怀疑天堂也没什么意义。我会把地球变成天堂的邻居，而我是它永生的君王。

鬼 我不关心这些。死亡和地狱已经夺走了我所有的欲望，只剩对杀我那人的复仇。

哈 我不会为你报仇，除非你向我发誓：若我除去杀你的凶手，你就会许诺给我可以杀掉死神的方法。你的凶手会在地狱里陪你，也就如此了。我不会

再增加地狱的人数。

鬼 我答应你。当我兄弟受戮之后，如同他将毒汁倒进我的耳朵里一样，我也会将宝贵的真实倒进你的耳朵里：制造贤者之石的方法。使用这枚石头可以制造出一种药剂，让任何人免受死亡之苦，还可以将贱金属变成黄金，资助你把这种药剂分配给所有人类。

哈 确实，没有什么能比得上这哲人所梦想的东西。等等。我必须杀死的人——是我的叔父，现任的王？

鬼 唉，就是那乱伦通奸的畜类。他有的是蛊惑的机智和奸佞的才干——

哈 不错。他的才干让我几乎不抱希望。我要杀死他，还要继承他的王位。这场战斗可真是厉害，奖品也不一般哩。你有什么建议么？

(鸡鸣。鬼下。)

(HonorDB 已经将这一篇扩展成了一部完整的作品)

(标题是《A Will Most Incorrect to Heaven: The Tragedy of Prince Hamlet and the Philosopher's Stone》)

(可以在 makefoil.com 上花 \$3 买到)

(没错，是真的)

白鲸记与理性之道²⁵

(此文是基于 EneasZ 在 LessWrong 上的回复)

“复仇？”装着义腿的男人说，“向一条鲸鱼？得了，我还是好好过日子吧。”

²⁵ 致敬《白鲸记》。原作讲述船长亚哈被白鲸莫比迪克咬断了一条腿，决心向白鲸复仇的故事。

爱丽丝漫游比现实更奇的境记²⁶

(此文最初是braindoll在本章评论中的回复，有修改)

爱丽丝陪着她姊姊坐在河边上读书。人们都觉得适合她这个年纪的书里该多些插图儿，多些对话。可她有几个年纪大些的朋友，要是礼貌地问她们借的话，就能借到没那么多插图和对话的书。

热天经常热得她昏昏地要睡，所以爱丽丝细心地润湿了一块手帕，放到后脖颈上。可她的头脑还是忍不住四处乱晃（就像是一只主人没留神的小猫一样）。她刚刚算好，做一枝野菊花圈带来的愉悦感大概等于找花的麻烦的 $4/3$ 倍，可这还是比不过放下书本的机会成本。她正在想的时候，忽然来了一只淡红眼睛的白兔子，在她身边跑过。

就是看见一只淡红眼睛的白兔子，本来也不是件怎么大了不得的事情，并且就是爱丽丝听见那兔子自言自语地说，“哎呀，啊噫呀！我一定要去晚了！”，她也不觉得这算什么十二分出奇地事情。但是等到那兔子当真在它背心袋里摸出一只表，看了一看时候，连忙又往前走，爱丽丝突然明白起来，觉得一阵后怕，僵在那里。因为爱丽丝心里忽然记得她从来没有见过兔子有背心袋的，并且有只表可以从袋里摸出来的。“天哪，”爱丽丝自言自语说（虽然没有大声说出来。她很久以前就已经改正了这个习惯，要不然别人就会更小看她了），“要是我没有立刻觉出来那只兔子比平常的兔子更值得好奇，那肯定是什么影响了我的好奇心，这可是最值得好奇的了。”所以，她忍不住了这么多问题，就紧追着那兔子，快快地跑过一片田场，刚刚赶得上看见它从一个篱笆底下的一个大洞里钻进去。

²⁶ 致敬《爱丽丝漫游奇境记》。这一段对应原作开始，爱丽丝追着会说话的兔子掉进树洞，因此进入奇境的部分。本译稿参考了赵元任的译本。

欢迎来到现实世界²⁷

(感谢 dsummerstay 提醒我把这个加上来)

莫菲斯：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敢相信。但我亲眼看到了这个阵列，看到它们把尸体液化，然后静脉注射到活人体内提供营养——

尼奥（礼貌地）：抱歉，我可以发言么？

莫菲斯：怎么了，尼奥？

尼奥：我已经尽量没有开口了，但到这个时候我觉得必须要发言不可。人的躯体是你能想到的效率最低的能源。将热能转化成电能的电厂效率会随着汽轮机的温度降低而降低。不管你给那些人吃的是什么，直接扔进炉子里直接烧掉也比喂给人类的效率要高。现在你又告诉我他们的食物是死者的尸体，拿来喂活人？你就没听说过热力学定律么？

莫菲斯：你又是在哪听说热力学定律的，尼奥？

尼奥：任何一个在高中学过一学期理科课程的人都该听说过热力学定律！

莫菲斯：那尼奥，你是在哪上高中的？

（稍停）

尼奥：……在矩阵内部。

莫菲斯：电脑会编织精巧的谎言。

（稍停）

尼奥（小声地）：能给我一本真正的物理课本么？

27 致敬《黑客帝国》。原作中巨型电脑矩阵将人类囚禁作为能量来源，同时使人类陷入了生活在20世纪内的虚拟现实之中。男主角尼奥在莫菲斯等人的带领下回到了现实世界，看到了世界的真相。关于这部分所提出的问题，最初的剧本使用的是“母体使用人类的大脑作为并行处理机”而非作为能源，亦有人体只是作为核能的起始能量源的解释法。参见：<http://zh.wikipedia.org/wiki/%E9%BB%91%E5%AE%A2%E5%B8%9D%E5%9B%BD>

莫菲斯：没有这种东西，尼奥。宇宙并不是依数学公式运行的。

题外话

说明

这是一个未完成版块，放置了所有放在正文可能会影响阅读体验的过长注释，原著梗，前后伏笔，相关彩蛋以及八卦。所有内容均为译撰，与正文剧情无关。在未来版本的电子书中这个版块可能会有更多更新。

请浏览 hpmor.lofter.com 获得最新信息。

第四十五章 人本主义，第三部分

“在摄魂怪的中心是恐惧”，一些说明：

此处为作者二设。在原著中，象征恐惧的神奇生物是博格特，而摄魂怪的本质是忧郁症。以下译自 <http://harrypotter.wikia.com/wiki/Dementor> 中的一段：“J·K·罗琳透露过，她在取得非凡的成功之前曾经患过严重的忧郁症，摄魂怪的灵感即来自于此。她对于这种感受的描述是‘无法想象你还能重新快乐起来。没有任何希望。那种心如死灰的感觉，和难过的感觉天差地别。’”

第四十九章 先验信息

关于阿曼达·诺克斯，更详细的介绍：

阿曼达·诺克斯（Amanda Knox）是最近的一个著名国际案件的女主角之一。她是美国公民，被控于2007年在意大利留学期间，伙同她的意大利男友Raffaele Sollecito和德国酒吧老板Rudy Guede，杀害了她的英国室友

Meredith Kercher。她的案件在西方媒体折腾得很大，她先是被判有罪，上诉后被释放回美国，现在意大利的最高法院又判她有罪。美国媒体普遍为她喊冤，她在美国自然也不会自己跑去意大利服刑。这一案件引起国际反响的原因之一，自然就是阿曼达是个美女，她被称为“天使面孔的谋杀犯”，她的被害室友也算是美女，她男友是帅哥，然后这案件牵扯的人的国籍特别多。